武俠世界
第32年
52
$15.00

編者話 馬騰先生所著「反戈一擊」在今期和大家見面，文中敘述本市的走私集團頭子黎錦邦和偷車集團頭子何啓泉勾結在一起，往大陸走私汽車，獲利甚豐，引起毒梟安爺對他們垂靑，想利用黎錦邦從水路將白粉運回本市，黎錦邦斷然拒絕，毒梟師爺周紹昌獻計，破壞他們偷車、走私的活動，使黎錦邦一伙損失慘重，威迫他們就範，黎錦邦和手下佯稱合作，暗向警方報訊，將運回的白粉連師爺等擒獲，却又被安爺走脫……黎錦邦最後如何對付安爺？他們之間的恩恩怨怨如何了結？請細看本文。

*　　　*　　　*

石磊先生所著「大澤英雄」在今期刊出，內容新穎，引人入勝！

另一新篇爲麥浪所撰寫的「儒俠嬉春」，名家佳作，篇篇精彩，萬勿錯過！

*　　　*　　　*

下期的巨型小說將刊登伴霞樓主所著「玉觀音」，花蕾携暗鏢獨自上道，途中驚險萬狀，幸得鬼書生暗中相助……故事情節生動活潑，請讀者留意！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三樓
五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廈壹一四樓　電話 5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 370.00	一年港幣 $ 740.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 399.00	一年港幣 $ 79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 456.00	一年港幣 $ 912.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教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2500半年26期NT.$130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5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廈弍樓
電話：五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32年
第52期
（總號1652）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十五元
H. K. $ 1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反戈一擊

現代警匪槍擊故事／馬　騰・文　可　飛・圖

海上走私　驚險萬狀

夜色漆黑，從遠處望去，根本分不出那是海，那是天，幸好，那如星星閃爍的點點燈光，將天與地「劃分」出來。

波動的海面泛起微弱的水光，一艘水警輪有如一頭怪物般，自黑暗的夜色中「游」出來，機輪聲令人覺得，那是實在的，並不是幻影。

水警輪沿着既定的航綫，向前駛去。

這艘水警輪在執行例行的巡邏任務，堵截偷渡者以及走私艇。

近年來，海上走私活動異常活躍。

利之所在，使那些不法之徒鋌而走險。

驀地，在靜寂的海面上滑行着的水警輪突然發出低沉的警報聲，一盞探射燈突然亮起來，往左側遠處的海面探射。

輪上的水警全都精神一振，加强戒備，所有的視綫，皆望向探射燈照射的水面。

水警輪的速度也即時加快了。

燈光强烈的探射燈在海面上作扇面形掃射，燈光探射之處，海面上的情形清晰可見。

目光可及之處，海面上似乎沒有什麼特別，沒有任何物體在移動，但輪上的指揮官却從望遠鏡中，清楚地看到一隻快艇在遠處的海面上飛快地滑行着，從快艇行走的方向來看，是往大陸那面駛去。

這個時候，指揮官腕上的手表長短針正指着凌晨一時三十九分，海面上出現這種快艇，往大陸那面駛去，憑經驗，指揮官斷定那是走私船。

說起海上走私，眞是五花八門，最普通的有香烟、電視機、錄影機、音响器材，比較特別的有汽車，是整部車子偷運出去，據說，全都是失車。

指揮官下達了一連串的命令。

水警輪船頭往外擺開去，斜斜地往「水界」那個方向加速駛去，企圖將那艘快艇截住。

輪上的探射燈熄滅了，免得被那艘快艇發現水警輪正在追截它。

全速行駛了近十分鐘左右，水警輪上的探射燈突然亮起來，白亮的光柱掃過海面，水警輪上的人都清楚地看到，大約五十米外的海面上，有一艘快艇已往「水界」那面飛快地駛去。

水警輪上的擴音喇叭隨即响起警告的聲音：「前面快艇上的人聽着，我們是水警巡邏艇，立刻關掉引擎停下來，接受檢查！」

那艘快艇在擴音器的警告聲中，突然加大馬力，飛速往水界那面駛去。

水警輪亦全速追截。

眨眼間，那艘快艇已脫出了探射燈的照射範圍之內。

好明顯，那艘快艇是經過改裝，加裝了馬達，令到馬力强大，速度驚人。

水警輪是循着快艇的馬達聲追截的，輪上的指揮官看見水警輪無法追上那艘快艇，下令派出橡皮艇追截。

兩艘橡皮快艇以高速追逐那艘快艇。

兩艘橡皮艇的速度比水警輪快很多，眨眼間便將水警輪抛在後面。

但是，與那艘飛速逃逸的快艇比起來，仍然及不上，因此，當兩艘橡皮艇追到水界前面，那艘快艇已越過水界，往大陸那面飛馳而去，橡皮艇上的水警聽着那急促而又强烈的馬達聲，徒呼嗬嗬。

* * *

那艘快艇上只有兩個人，在進入大陸那面的水域後，都鬆口氣，將速度減慢。

陡地，漆黑的水面上驟然現出一艘巡邏船的影子，快艇上的兩個人發覺的時候，巡邏船上已射出一道强烈的探射光，照射在快艇上。

「熄掉機器，停下來，接受檢查。」船上傳出嚴厲而又刺耳的喝叫聲。

快艇上的兩個人口裏吐出一句粗話，掌舵的那個立刻加大馬力，飛速前駛。

「停船，停下來，逃不了的。」巡邏船上的擴音器傳出一連串的呼喝。

快艇上的兩個人充耳不聞，艇首往外一拐，沿着水界往前飛掠。

「砰砰砰……」巡邏船一面加速追逐，一面開鎗射出。

子彈射在快艇上，發出「錚錚」的銳响聲，在快艇駕駛室內的兩個人夷然不懼，依舊往前貼着水面飛掠。

原來，在快艇前面駕駛的地方，用比人還高的鋼板圍起來，造成一個不怕鎗彈的「駕駛室」，怪不得鎗彈射在艇上，都傷不了那兩個人。

巡邏船追着那艘快艇，不停地開鎗射擊。

快艇很快便脫出鎗彈的射程之外，突然間往內一拐艇首，往海岸綫掠去。

看來，快艇上的兩個人仍然想將艇上的物品偷運到大陸那面。

後面那艘巡邏船已被遠遠地抛離，艇上兩個人互相拍一下手，快艇繼續飛速往海岸綫掠去。

驀地，斜刺裏衝來一隻公安巡邏船，船上的公安沒有發出警告，突然間向快艇開鎗射擊。

鎗彈射在豎起的鋼板上，「錚錚」作响，「駕駛室」內的兩個人大驚失色，急忙將快艇掉轉頭，往「水界」那面飛速逃走。

後面那艘公安巡邏船已追上來，亦向那艘逃走的快艇開鎗掃射。

在兩艘公安巡邏船的追逐射擊下，那艘快艘有如受驚的兎子，在海面

上左拐右彎，極力閃避公安船上的猛烈掃射。

那片海面上一時間「熱鬧」得很。

那艘快艇仗着艇小，速度快，在兩艘公安船的窮追，彈雨下，終於逃出大陸水域，進入這邊水域。

本來，逃出大陸水域，進入這一邊的水域，應該安全的了，因爲，按照慣例，大陸公安船是不能越界追逐的。可是，兩艘大陸公安船可能追得性起，一時間忘了任何一方不能越過水界，進入另一方的水域，又或是無視那道水界的存在，那兩艘公安船竟然直往水界那邊闖去。

那艘快艇在進入這邊水域後，驚魂稍定，艇上兩個人鬆口氣，才將速度減慢下來，却發覺那兩艘公安船越界追過來，兩人大吃一驚，慌忙加速往前飛逃。

兩艘公安船仍然不肯罷休，眼看就要越境進入這邊水域，陡地，左邊遠處駛來一艘水警輪，响號示意那兩艘公安船不要越界闖境。

兩艘公安船聽聞水警輪發出的號聲後，不敢强闖，馬上將速度減慢下來，跟着船頭一拐，沿着水界往前駛。

那艘水警輪亦沿着水界這邊，跟着那兩艘公安船，往前駛。

那艘快艇則已逃得無影無踪。

* * *

一間建在斜坡上的石屋內，有兩個人赤着上身，下面穿着一條短褲，仍在卧床大睡。

這個時候，經已是午後一時五十二分。

門鐘突然地响起來，熟睡中的兩個人立時從睡夢中驚醒過來，一骨碌爬起身，互相交換了一瞥目光，其中一人從枕下摸出一支手鎗，走下床，躡足向門口走去。

另一人在床上問道：「誰呀……」

門外有人答：「我……九仔呀！」

站在門後，手上握着鎗的那個人這才透口氣，將門打開來。

屋外那個人馬上走入屋內。

床上那人一眼看清楚走來的那個人，埋怨道：「九仔，你這些來不成嗎？我們睡得正好，被你驚醒了！」

門後那人待九仔走入屋內，馬上將門關上，輕輕一掌摑在九仔的後腦上，笑罵道：「九仔，你來幹嗎？你阿姐叫你來找我？」

九仔縮縮脖子，摸一下後腦，笑道：「哈，這個時候還在睡覺，昨晚交了貨後，一定又去『威』了！」

床上那人笑罵道：「威你個頭，昨晚不知撞了什麼邪，先是遇上水警，跟着又被公安開鎗追截，差點沒有命回來。」

九仔吃驚地道：「勇哥，沒有什麼事吧？」

拿鎗那人又一巴掌摑在九仔的後腦上。「要是有事，我跟阿勇還能夠回來。」

九仔滑稽地伸伸舌頭，苦着臉道：「成哥，你以後不摑我的後腦好嗎？這樣摑下去，我的後腦遲早會被你摑扁啊！」

成哥笑起來，又想給他一巴掌，九仔頭一縮，斜閃開去，看得床上那個勇哥忍不住笑起來。

九仔在牆邊的一張椅子上坐下來，滑稽地皺皺鼻子，「邦哥要我來問你們，昨晚那批貨交了沒有。」

「昨晚我們幾乎被截住，回不來，怎樣交貨？」床上的勇哥道：「你回去告訴邦哥，說我們今晚再將那批貨送過去。」

九仔點點頭，蠱惑地看了兩人一眼道：「勇哥、成哥你們睡到現在，午飯也未吃，不餓嗎？」

勇哥笑道：「九仔，一定又是賭馬將錢輸光了，又想我們請你吃東西？」

成哥搖頭道：「九仔，你已經二十歲了，又不是掙不到錢，怎能夠把掙到的錢左手來，右手去，你難道不爲自己日後着想一下的嗎？聽講你有一個女朋友啊，幹我們這一行的雖然掙到錢，但却不是長久的，若不趁這時儲點錢，日後這條路斷了，你怎辦？」

九仔說不出話來。

阿勇跳下床，拍拍九仔的肩頭：「九仔，你回去後，有空的時候想一下吧。」

九仔眨眨眼，欲言又止。成哥看着九仔，說道：「九仔，有什麼話便說吧，信不過我們？」

九仔忙搖搖頭。「成哥，我跟你們這樣熟，你們又對我這樣好，我怎會不信你們。」

一頓，接又道：「成哥、勇哥，我想跟你們出海去運貨，掙多點錢。」

阿成與阿勇詫異地看着九仔：「九仔，你跟邦哥做事，聽說他每月給你近萬圓，你一個人，應該夠用啊，出海運貨無疑掙的錢多，但是，很危險的啊，若是倒運，可能會被捉，甚至被打死！那些錢不是好賺的。」

九仔咬咬嘴唇，固執地道：「我知道很危險，我想掙一筆錢……」

「掙筆錢去怎樣？」勇哥插口問。

「……我想跟阿麗結婚。」九仔猶豫了一下，才說出來。

「結婚？」阿成脫口失聲道：「你今年幾歲？」

「二十歲了。」九仔道。

「二十歲就要結婚？」阿成一副不以爲然的樣子。「這麼早就結婚，你不覺得太早被困嗎？九仔，現在是九十年代，不是三四十年代，這樣早結婚，不怕被人笑你嗎？」

「九仔，你是個醒目仔，怎會被一個女孩迷住，從此被困？」阿勇也是一臉不以爲然。「男人大丈夫，只要有錢，你怕沒有老婆？你看看我與阿成，今年都快三十歲了，連女朋友也沒有一個，還不是一樣過日子，將來有了

錢，還怕娶不到老婆？你知道嗎，你這個年紀，正是……掙錢創業的黃金時間，但你要是結了婚，那就等如自毀前途，以後，便被老婆與孩子，奶粉與尿布弄昏了頭，一生人就那樣完了。」

九仔低着頭，半晌，才說道：「勇哥、成哥，我也知道這個年紀不適宜結婚，但是……我……她的肚子……」

「你弄大了她的肚子？」阿勇疾聲問。

「嗯。」九仔點點頭。「她有了……不肯打掉……要生要死的，只好答應跟她結婚。」

「唉，貪一時之快，弄出人命來，那就沒話好說了。」金成搖頭嘆息。

胡勇也無話可說。

廣東的老話中有一句，寧教人打仔，莫教人分妻。雖則九仔仍未與他的女朋友阿麗結婚，但九仔已有與阿麗結婚之心，而且，阿麗肚子裏還有了九仔的骨肉，若還勸他不要太早結婚，那何異教人拋妻棄子！

「勇哥、成哥，幫幫忙吧，我實在急需一筆錢用來結婚。」九仔向兩人要求。

胡勇與金成互相看了一眼，九仔又道：「我若不能在這個月籌到一筆錢結婚，阿麗的肚子……就會凸起來……」

金成道：「九仔，沒有錢，也可以結婚的啊！」

九仔苦着臉道：「我本來也打算跟阿麗住在一起便算了，但是，阿麗的父母非要我給五萬元禮金不可，要不，他們便報警……」

「你的老婆仔仍未成年？」胡勇睜大眼看着九仔。

九仔有點難爲情地點點頭。「還差大半年才成年。」

「唉，幸好你老婆仔的父母還有點人情味，要不，他們若是報警，你這個貪一時之快，偷吃的『鷄仔餅』的靑頭仔，至少也要吃幾年皇家飯。」金成搖頭嘆息。「要你五萬圓禮金，不算多了。」

「我也認爲他們要得不算多。」九仔道：「你們也知道，我是個洗脚唔抹脚的人，那裏有錢剩，別說是五萬圓，現在要我拿出五千圓也拿不出。」

「可以向邦哥借啊！」胡勇替他出主意。「你替邦哥做事，他不會見死不救的呀。」

九仔苦笑道：「我以前一共向邦哥借了三萬圓，只還了五千圓，怎好意思向他再借？」

「九仔，你也知道，出海運貨是很危險的，你自己想清楚啊，萬一出了事……」金成道。

九仔道：「我已想清楚了，爲了阿麗……肚裏的孩子，我甘願去搏一搏。」

「那好吧，下次我讓你去。」金成道。

「你們今晚不是還要將那批貨運出去嗎？」九仔道：「我想今晚就替你去。」

「昨晚不大順利，恐怕……」金成猶豫地看着胡勇。「阿勇……」

九仔急急道：「我不怕，昨晚有阻滯，不等如今晚也會不順利。」

金成沒有說話，看着胡勇。

胡勇深深地看一眼九仔：「你眞的不怕？」

九仔一副豁出去的神態，用力點點頭。

「要是出了事，可不要怨我們！」胡勇道。

九仔點點頭。

胡勇伸手按着九仔的肩頭，「今晚八點鐘來這裏。」

九仔興奮地點頭：「勇哥、成哥，多謝你們。」

「你會不會暈浪？」胡勇問。

九仔搖搖頭。「我以前玩過快艇，很剌激。」

「嗯！」胡勇拍一下九仔的肩頭。「你回去對邦哥說，我們今晚再出海將那批貨運出去。」

九仔點點頭，「勇哥、成哥，我請你們去飲茶。」

胡勇與金成點點頭，穿上衣褲、漱口洗臉，跟九仔去飲茶。

* * *

在一間茶樓的貴賓房內，邦哥已跟一個人在細聲密談。

另外，還有四個人在靠門口的一張枱坐着，留意着外面的情形。

邦哥的年紀大約四十上下，唇上留了一撇小鬍子，一雙眼烱烱有神。

「阿黎，五日之內出十部車，其中還要三部是寶馬或平治，時間可能緊一點。」跟「邦哥」坐在對面的那個留了個平頭髮，年約三十六上下，獅鼻大眼的漢子壓着聲對「邦哥」說。

原來「邦哥」姓黎，全名黎錦邦，他的朋友大都叫他阿黎。

而那個平頭裝的漢子是黎錦邦的老友，姓何，名啓泉，跟黎錦邦一樣，都是幹不法勾當的，以前曾經一起「撈」過，說得上是老朋友兼死黨。

黎錦邦亦壓着聲道：「阿啓，最好在五日之內替我弄到十輛車，若眞的弄不到平治或寶馬，大皇冠也成，那邊指定要三輛這種車，其他的什麼牌子也成。」

何啓泉想了一下，點頭道：「好吧，我盡力而爲，不過，我不擔保到時是否『出』到那三種車。」

「阿啓，我信得過你。」黎錦邦拿起茶壺替何啓泉斟茶。「你答應了的，一定辦得到。」

「阿黎，這一次我却不敢拍心口。」何啓泉正色道。「你也知道，近來警方對這方面看得很緊，要不是你，我不會答應在這個風聲那麼緊的時候，去出車。」

「阿啓，你這樣幫忙，眞是沒話

說！」黎錦邦道：「日後有什麼要我幫忙的，只管找我。」

「阿黎，我們『死黨』一場，還說這種話！」何啓泉道：「近來生意順利嗎？」

「托賴。」黎錦邦道：「幹我們這一行的，要說沒有風險，那是騙人的，幸好沒有出過什麼事。」

跟着說道：「你沒有什麼事急着要去辦吧？」

何啓泉搖搖頭，黎錦邦馬上道：「難得坐在一起，喝點酒好嗎？」

何啓泉點頭。「好啊，我跟你好久沒有坐在一起喝酒了。」跟着對坐在門口那一張枱的四個人叫道：「阿明，去叫侍應拿一瓶XO來。」

坐在最近門口的那個青年答應一聲，起身走出貴賓房。

未幾，一個侍應跟着那青年走進來，手上的托盤中放着一瓶XO，兩隻玻璃杯，將酒與杯放在黎、何所坐的枱子上，熟練地將那瓶酒開了，替兩人斟了酒，才退出房外。

黎、何兩人拿起酒杯，互相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邊喝邊談起閒話來。

* * *

晚上八時正，九仔準時來到胡勇、金成所住的石屋。

金成與胡勇向九仔說了一番必須注意的事，直到八點半，胡勇才和九仔離開石屋，乘車往郊區。

他們乘坐的是金成自購的小型客貨車。

客貨車來到一個偏僻的小海灣，胡勇將車子駛入一條隱蔽的小路裏面，停下來，胡勇首先跳下車，九仔跟着，兩人往路口走出去。

走出路口，左邊十多米外，有一間房屋，其中一截伸出海灘外面，胡勇向那座房屋走去。

那座房屋有燈光透出來，胡勇與九仔才走到門前，已經有人打開門走出來，向胡勇招呼，「勇哥，祝你今晚順順利利。」

胡勇道：「阿丘，承你貴言。」

那個阿丘年約三十左右，目光落在九仔的身上，驚訝地道：「勇哥，成哥呢？」

胡勇道：「阿成今晚有事，便叫了他來，他也是替邦哥做事的，你沒有見過他嗎？他叫九仔。」

「九仔？」阿丘叨唸一聲，突然雙眼一睜，看着九仔。「原來他就是九仔，有一次我聽邦哥提起他。」

九仔道：「阿丘哥，好高興認識你。」

阿丘向九仔笑笑。「第一次出貨？」

九仔點點頭。

阿丘拍拍他的肩頭。「行船跑馬三分險，凡事都要聽勇哥的，包你沒事。」

九仔道：「阿丘哥，多謝你提點，我會聽勇哥的吩咐，他叫我怎麼做便怎麼做。」

「阿丘，貨都裝在艇上了？」胡勇邊說邊走入屋內。

九仔跟着胡勇，阿丘邊答邊轉身走回屋內：「早已裝妥了。」

才走入屋內，裏面走出一個人來，向胡勇招呼一聲：「勇哥，來了啊。」

胡勇向那人點頭道：「阿趙，今晚又喝多兩杯啊！」

九仔向那個阿趙看一眼，看到他臉上紅紅的，似乎有幾分酒意，禮貌地朝阿趙笑着點一下頭。

阿趙也在看着九仔，意外地道：「勇哥，你跟成哥是最佳拍檔，昨晚他還跟你一起，今晚怎麼換了他？」

胡勇只好又解釋一次：「他叫九仔，阿成今晚有事，他也是替邦哥做事的，阿成便叫他頂替一次。」

「勇哥，希望今晚順順利利。」阿趙道：「時候還早，喝一杯怎樣？」

胡勇看一下手錶，長短針指着九點廿三分，點點頭：「好啊。九仔，你也喝一杯。」

阿趙馬上招呼胡勇與九仔到屋子的後截去喝酒。

時序雖已踏入初秋，但在這個島上，天氣仍然炎熱，這屋子的後半截是半露天式的，坐在臨海的那一面，耳聽着起伏不斷的浪聲，眼看着在深邃的夜色中閃泛着幽光的海面，還有那涼快的海風，喝酒談天，確是一種享受。

九仔第一次在這種清幽涼快的環境下喝酒，感到很寫意，在心裏對自己說：「要是將來有了錢，能夠在這種地方跟阿麗過日子，美妙極了。」

胡勇很有節制地喝着酒，笑對阿趙阿丘道：「住在這麼環境幽靜，風涼水冷的地方，像渡假般寫意，眞叫人羨慕。」

九仔忍不住接口道：「我要是有一座這樣的房屋，心滿意足了。」

阿丘喝口酒，邊剝着花生邊道：「勇哥，我却寧願住在市區的木屋內，住在這裏，不錯是風涼水冷，挺寫意的，而且，電視機、錄映機、音响都有，看得多、聽得多也會厭的，這裏除了這座房屋外，別無人家，就像與世隔絕一樣，靜得叫人發慌，悶死了！」

阿丘又道：「兩個男人整天對着，有什麼意思？唉，已經有大半年沒有見過女人了……再這樣下去，我眞怕自己會熬不住。」

胡勇聽得笑起來。「阿丘，沒有那樣嚴重吧？你眞會說笑。」

阿丘搖搖頭苦笑……

* * *

快艇像箭一樣在水面上向前滑射，坐在用鋼板圍成的駕駛室內的九仔，雙眼前望，有一種飄飄然的感覺。

事實上，他感到一種莫名奇妙的

興奮，但是，那種刺激又令到他生出一種莫名的恐懼。

那是對萬一遇到意外時的恐懼。

他在興奮之餘，一直在心裏祈禱，希望這一趟順順利利，不要出事，那就皇天保佑了。

看一眼負責駕駛的胡勇，一直專注地駕駛着快艇，並留意前面的海面，顯得從容而又鎮定。

潤濕中帶點鹹腥味的海風撲面吹來，前面的海面黝黑深邃，快艇往前飛馳，恍似要投入天上那個神秘的「黑洞」般，九仔的心緊緊地揪着。

那是對一種不可知的恐懼。

九仔忍受不住那種無形的壓迫，開口道：「勇哥，多久才到交貨的地點？」

胡勇透口氣，雙眼前望：「無風無浪的話，大約一個鐘頭多一點便到目的地，希望今晚順順利利吧。」

「走一趟可以賺多少錢？」

「說不定的，要看運的是什麼貨物，若運送的是貴重的貨物，分到的錢較多，像這一次，運的是一批錄像機，我們可以分到十萬元左右。」胡勇並沒有將他與阿成的秘密說出來。

原來，他與阿成每一次都會夾帶私運一點貨，賺點外快。

當然，那筆外快也頗可觀。

九仔聽說可以分到近十萬元，高興得不得了：「勇哥，我不是可以分到四、五萬？那我可以跟阿麗結婚了。」

胡勇道：「別高興得太早，待到平安返抵這邊，才高興不遲。」

九仔興奮地道：「勇哥，今晚我們會順利返抵這邊的，我在到你那裏之前，曾到天后廟去求籤，求到的是一枝上上籤。」

「九仔，希望你求到的上上籤靈驗吧。」胡勇道。

「勇哥，你跟阿成幹了多久？」九仔問。

「年多二年了。」胡勇道。

「那你跟成哥不是賺了很多錢？」九仔羨慕地道。

「我們不過替邦哥賣命，能賺到多少？」胡勇感慨地道：「賺得最多的，是邦哥，這幾年，單是走私貨物上大陸，我估計他起碼賺了八百萬以上。」

九仔吐舌道：「八百萬！兩三年便賺八百萬，我一世人恐怕也賺不到八百萬。」

「九仔，這個世界就是這樣的了，有本事的人，只要動口，比我們動手的不知賺多少錢，這個世界眞不公平！」

跟着又感嘆地道：「錢，他們賺大份的，我們拿小份，但冒險的却是我們，遇上有事，倒霉的是我們，甚至會賠上一條命！」

九仔深有同感，「勇哥，走一趟貨，邦哥賺到多少？」

「確實的數目我不知道。」胡勇道：「我只知道，他賺五十萬，我們可以分到十萬。」

「這麼說，這一趟邦哥豈不是可以賺到四十萬？」九仔咋舌。「一晚便賺四十萬，眞厲害。」

胡勇默然了一會，才道：「不過，話又要說回來，要是出了事，被水警截住，連貨帶艇，損失也很慘重，起碼損失幾十萬，甚至上百萬。」

「勇哥，你出過事沒有？」九仔問。

胡勇吁口氣，「總算福大命大，還未被水警輪截到。」

頓一下，又道：「上得山多終遇虎，我已經想過了，只要賺夠錢，便洗手不幹。」

「勇哥，你打算賺多少才算『夠』？」九仔好奇地問。

「賺夠移民加拿大的錢。」胡勇道：「大約二百萬左右。」

「勇哥，你想移民？」九仔大感意外。

「嗯！」胡勇用力點一下頭。「那些有錢佬大把錢，移民對他們來說，輕而易舉，但我們這些人要移民，簡直是夢想，除非你打算到外國去做黑市居民，但也要一筆費用。不怕對你說，大陸那套，我不敢相信，十幾年前，我從那邊走過來的，至今，我仍然有做惡夢重現，所以，我要移民。」

頓一下，又嘆息道：「九七年，要是沒有九七年多好，我就不用急着去移民了。其實，這裏最好，也是最容易找錢的，要不是爲了兒女，還有那九七，我眞不願意移民。」

九仔道：「勇哥，你結了婚？」

胡勇點點頭：「結婚五年了，有兩個仔女，他們住在郊區，我不想他們知道我幹走私這種勾當，每個星期回家兩日，其實，我是不想連累他們，找夠錢後，我一家便去移民。」

九仔咬咬嘴唇：「勇哥，我沒有你想得那麼長遠，我沒有領教過共產黨那一套，我是過一日算一日……九七之後，未必會像大陸那樣吧，那些表叔也不想搞垮這裏的啊，對他們有什麼好處？他們不是經常說要保持這裏的安定繁榮嗎？只要過得去，那就算了。其實，這個世界五時花六時變，令人估料不到，就拿東歐那些共產國家來說吧，有誰會想到，一夜之間，紛紛變了顏色。還有波斯灣，有誰會想到，伊拉克會吞併科威特？科威特的人做夢也想不到，一日之間，便亡了國……世事風雲幻變，叫人難以預料。」

胡勇想不到九仔居然說出一番話來，不由仔細打量九仔兩眼。「九仔，看你不像個有腦的人，居然說出這番話來，要是別人說是你說的，我不會相信。」

九仔道：「勇哥，我雖然平日像個『大頭蝦』，只會去玩遊戲機，上波樓打枱波，但總有空閒的時候，會看看報紙，或是胡思亂想一番，有些事，

很自然就會想到的。」

「嗯！」胡勇點點頭。「你們這一輩後生的確是比我們醒目，有腦！」

九仔正欲開口說話，胡勇突然噓了一聲，壓着聲道：「別說話，留意附近的海面，快要過水界了，希望不要遇上水警輪！」

九仔聽胡勇那麼說，頓時緊張起來了，兩眼不停地左右張望，心裏在禱告，不要遇上水警輪。

也不知是否九仔的禱告靈驗，快艇平安越過水界，並沒有遇上水警輪。

快艇在大陸那邊的水域內飛速滑行，同樣沒有遇上公安巡邏船。

胡勇忽然長長地吐口氣：「九仔，希望回頭也無驚無險吧！」

九仔怔了一下，繼之驚喜地道：「勇哥，是不是快到交貨的地方了？」

胡勇點點頭。

九仔興奮得眼中光彩閃射，「勇哥，太好了！」

胡勇笑了，專心駕着快艇往前滑行。

* * *

深夜。

在一個「地盤」停車場內，有三條人影在一列列停放着的車輛之間鬼祟地閃動着。

停車場的大鐵閘已經關上，設在大門傍的看更亭內，雖然亮着燈，但裏面那個管理員却伏在桌上睡着了。

一條人影在一輛平治房車的側門前站着，雙手靈巧地在車門的鎖孔播上弄着，不一會，便聽到一下「得」的聲響，那人影馬上抓着門抽往外一拉，車門被拉開來。

那人影立刻彎身鑽入車內。

另一條人影這時已悄然掩到那看更亭的外面，從看更亭內透射出來的燈光照在那人影的臉上，清楚地映現出一張年輕的臉孔。

那應該是一個不到二十歲的青年。

但他此刻臉上露出來的一抹笑容却很陰森，教人看了不寒而慄。

那個管理員仍然伏桌而睡，懵然不知危險將至。

那個青年閃到門邊，悄然將看更亭的門拉開，一下子閃進看更亭內，手起棍落，重重地擊在那個管理員的後腦上。

那個管理員連哼也沒有哼一下，暈死過去。

那個青年得意地冷笑一聲，將桌上的電話聽筒拿下來，外面若是有電話打來，不但打不通，電話也不會響，也就不會引人注意。

那個青年立刻竄出看更亭，打開鐵閘旁邊的一道小門，走出外面察看一下附近是否有巡警或巡邏車經過。

張望了一會，馬路上偶爾有一輛車子駛過，別的什麼也沒有，立刻跑回停車場內，舉手揮了兩下，跟着跑到鐵閘前，將橫門拉開，打開鐵閘。

兩輛房車立刻從車場裏面的「車陣」中慢慢駛出來，那個青年已站在大門口外面把風。

兩輛房車一先一後駛出來，第一輛車才駛出大門口，把風的那個青年往馬路的左邊指一下，那輛房車便車頭一拐，往左邊駛去。

第二輛房車跟着駛出大門口，却沒有馬上開走，待把風那個青年將鐵閘拉上，打開後座車門鑽入車內後，才一個拐彎，跟着第一輛房車往左邊駛去。

兩輛都是平治房車。

那幾個偷車賊眞會偷車。

* * *

一輛房車在寂靜的馬路上飛馳着，由於路面上的車輛很少，所以，在這個時候駕車，可以說暢通無阻，不像日間那樣，到處車龍，經常塞車。

在暢通無阻的環境下駕駛車子，特別舒暢，但却往往令到駕車者在不知不覺中，超速駕駛。

那輛房車在寬闊的馬路上飛馳着，來到一處交通燈前停下來，待轉了綠燈後，轉入左面的橫路。

橫路比主要的馬路窄很多，是單綫相對行車。房車才駛過一個路口，駕駛房車的人突然將車子刹停，然後急速後退，退回那個路口前，急速地拐入右邊的橫路口，一踏油門，車子飛速往前駛。

路口前面一個十字路口處即時響起警號聲，一輛警車風馳電掣般自相對的那條行車綫駛來，眨眼間便駛到這邊的路口，一個急轉，轉入右邊橫路，追趕前面那輛房車。

原來，警方在前面那個十字路口設下路障，截查來往的車輛。

駕駛那輛房車的人就是發現警方設下的路障，才急促退回路口前，轉入右邊的橫路，避開警方的截查。

那個駕車逃避警方的截查，絕無疑問，肯定有問題。

在路障那邊的警方人員就是因爲發覺那輛房車倒退，轉入右邊橫路，分明逃避截查，才馬上駕駛警車追趕。

前面那輛房車高速飛馳。

後面那輛警車亦飛速追趕，靜夜中，那淒厲刺耳的警號聲將不少熟睡的人驚醒。

那輛警車起先很快便追近前面的房車，但很快又被前面的房車抛開一段距離。

原來，前面那輛房車的駕車者發覺警車追上來，馬上再加速，房車有如脫韁的野馬般，向前飛馳。

駕駛房車的人似乎技術高超，是一個飛車能手，車子雖然開得飛快，却很穩定，時不時左拐右彎，轉入橫路，令到駕駛警車的警員有點手忙脚亂。

追逐了一會，後面那輛警車眼看

無法追上那輛房車，車上的警員便用無綫電通話器通知在附近巡邏的警車，警員留意那輛灰白色的日本房車，若發現立刻將之截停。

駕駛房車的人從倒後鏡中，看到將後面那輛警車抛離很遠，嘴角露出一抹得意的笑容，脚下再用力，將車速加至一百三十咪。

車子頓時有如騰飛起來，向前電馳。

後面那輛警車已被抛離得不見了影踪。

駕車者一副洋洋自得的樣子，已欲將車速減慢一點，轉入另一個路口，豈料就在這時，一輛貨櫃車從一個路口轉出來。

貨櫃車可說是各種汽車的巨無霸，一輛小房車若是與之衝撞，有如小孩與大人拚命，吃虧的始終是弱小的那一方。

駕駛房車的人大驚失色，急忙刹掣，但是，由於其車速太快的關係，雖然手脚掣齊下，仍然因爲衝力太猛的關係，在刺耳的磨擦聲中，房車橫撞向那輛貨櫃車！

「砰」一下巨响，房車打横撞在貨櫃車的前輪稍後的地方，跟着反彈開來，翻倒在路邊。

那輛貨櫃車被那一下衝撞得車頭震晃了一下，同時往裏一彎，衝向彎角處的人行道上。

貨櫃車司機急忙刹掣，貨櫃車劇烈地震動了一下，戛然停下來，司機立刻扭動駕駛盤，往後退。

就在這時，前後兩面警車响號聲大作，坐在貨櫃車頭上駕駛室三個人（包括司機）急忙往兩邊張望，只見兩輛警車閃着燈號，自兩頭飛馳而來，將貨櫃車攔腰夾在中間。

駕駛室內的三個人在司機將貨櫃車停下來後，立刻拉開車門，跳落車，各自覓路逃跑。

這時，四脚朝天的那輛房車中，亦有一個人從車窗中爬出來。

他居然沒有撞暈，或是受重傷，算得上是命大。

兩輛警車風馳電掣般駛到撞車的地方，還未停定下來，車上的警員已紛紛推開車門跳下來，追捕那三個覓路逃走的人。

在靜夜的馬路上，警員的呼喝聲此起彼落，馬路兩邊的住宅紛紛開着電燈，那些窗口有不少人探頭出來張望。

那個從房車中爬出來的人才爬起身欲跑，兩個警員已跑到他的身旁，將那人捉住。

那人的頭皮破了，有血流出來，兩個警員將他扶上警車。

未幾，一輛救護車趕到來，救護員就地替那人頭上傷口包紮好，恐防他的腦袋受到震盪，將他載去醫院接受檢查。

一個警員奉命跟隨救護車到醫院。

追逐那三個從貨櫃車上跳下來逃走的人和警員，在經過一番追逐後，結果，被那三個人逃脫了，一個也捉不到。

只不過，警方這一次却大有收穫。

在那輛貨櫃車上，發現三輛小房車，全都是八成新左右，估計那是失車。

至於被貨櫃車撞翻的那輛房車，警方依照車牌號碼追查之下，証明那輛房車被人偷去約個多小時。

因爲，車主在警方打電話去查問時，那個車主才從夢中被驚醒過來。

據那個車主說，他每晚下班後，都是將車子停放在住所樓下的橫路停車位內，如今車子却撞翻在另一區的馬路上，而駕車的却是另一個人，這足以証明，房車是被那個撞翻了車，送到醫院去的人偷走的。

警方在追查貨櫃車的來歷時，亦查出貨櫃車亦是一輛失車，是被人從停車的地方偷走的，因爲，事主在警方致電到他家查詢時，他正在睡覺。

這一次一舉截獲五輛失車，雖然只捉到一個人，警方這一次的收穫仍然很大。

只不過，警方却無法獲得進一步的綫索，追查出偷車集團的其他成員，將之一網打盡。

因爲，唯一被警方捕捉到的那個人——甘國新一口咬定他是一個人作案，背後並沒有同伙，而他偷那輛房車也不是去賣掉，不過偷來過「車癮」（滿足自己駕駛快車的嗜好）。警方在無法從他口中盤問出別的口供後，只好將他落案，控他偷車，超速危險駕駛兩條罪。

而警方在經過一番調查後，查出在貨櫃車內的三輛房車，都是早已報失的房車。

這是警方近期破獲的最大宗偷車案。

警方估計，那三輛已經報失的房車，是偷車集團準備運到某個地方，從海上將之偷運到大陸，那麼巧，被甘國新駕駛偷來的房車「撞破」了「好事」。

警方有鑒於近期偷車賊猖獗，報失的車輛數字大幅增加，於是展開連串行動，大舉搜查那些列入黑點的車房及廢車場，還有幾處貨櫃停放的場地。

可是，警方却一無所獲。

不過，自從警方大舉行動之後，報失的車輛顯著減少，証明警方的行動還是收效的，那些偷車賊在風頭火勢之下，有所收斂。

但是，那只能收一時之效，根本不可能杜絕偷車案的發生。

* * *

在一座貨倉內，邦哥與阿啓——何啓泉在進行交易。

「阿黎，幸不辱命，三輛平治，還有七輛日本房車，都給你弄妥了。」何啓泉帶黎錦邦走到一列貨櫃前，「都在裏面，要不要看一下？」

黎錦邦道：「阿啓，你辦事，我放心，難道還信不過你？不過，我仍然想看看，心裏有個數。」

何啓泉點點頭，吩咐兩個手下將貨櫃門打開來。

黎錦邦看過五個貨櫃裏面的車輛後，滿意地對何啓泉道：「阿啓，全部對辦，我馬上開一張支票給你。」從身上拿出一本支票薄，在一個木箱上塡寫銀碼，寫好後，撕下支票，遞給何啓泉。

何啓泉接過，看過支票上塡寫的銀碼後，笑着摺好，放入衣袋內。

黎錦邦道：「我明晚派人來出貨。」

何啓泉點點頭。「無問題。」

黎錦邦呼口氣，道：「阿啓，近來風聲這樣緊，我還擔心你不能如期給我弄到這批房車，如今我總算放下心頭大石。」

「阿黎，我答應了的，一定辦得到。」何啓泉自負地道：「警方的行動雖然雷厲風行，看上去好像很大陣仗，但是，那不過是做給市民看的，好有個交代，在我們眼中，不過做戲，你也看到報紙及電台、電視台的新聞報道，他們的行動有什麼收穫？我還不是照樣給你弄到這批貨。」

「阿啓，報紙報道的那宗警方於深夜截獲的貨櫃車偸運失車案，不是你的手足幹的吧？」

何啓泉搖搖頭：「別的行家幹的，有消息說，是大眼超那伙人幹的。」

「阿啓，這裏很悶，去飮下午茶吧。」

何啓泉點點頭，與黎錦邦一起走出貨倉，兩人登上一輛私家車，兩人的手足則登上另一輛私家車，兩輛車子輕快地向路口駛去。

* * *

在一座三層高，西班牙式的獨立樓房內，有四個人正坐在二樓的書房內說話。

坐在大書桌後面的是一個五十上下的中年人，穿着名貴的西裝，頭髮梳得整整齊齊，下巴刮得光光的，儀表不俗。

坐在大書桌前面兩張靠墻沙發上的三個人，亦是西裝革履，衣着整齊，其中一個年紀約在十四、五之間，另外兩個年紀都不到三十歲，身材健壯。

「阿昌，那批貨眞的沒法從陸路運來？」坐在安樂椅（大書桌後）上的中年人對那個獨坐一張沙發的人說。

那個人身材瘦削，看上去很斯文，臉上還架了一副金絲眼鏡，看他的外表，像個教書先生。

那身材瘦削的人道：「安爺，陸路的關口，近來都查得很嚴，沒有人敢替我們將那批貨運進來。我曾叫阿發放出盤口，那些貨櫃車的司機都不敢冒險賺那筆錢，他們說，走私在大陸是很大罪的，萬一被大陸那邊的海關查出來，連命也沒有，所以，他們都不敢賺那筆錢。」

「海上怎樣？」安爺兩條眉毛皺起來，「若不盡快想辦法將那批粉運進來，放在大陸那面也不大安全，萬一被查出來，很可能會連那條綫也弄斷了，以後我們就不能再從大陸那條綫弄到粉了。」

「安爺，我們一直是從陸路運貨入來的，水路那一方面我們沒有關係，不過，我已經叫阿培去搭路。」

「嗯！」安爺點點頭，他曲起食指，輕輕敲着桌面。「看來，要從水路方面想想辦法了，事實上，從海上將貨運進來，不失是一條好路綫。」

「安爺，一有消息，我馬上告訴你，盡快安排將那批貨運來。」阿昌道。

「嗯。」安爺又點點頭：「賣給荷蘭買家的那批貨準備好了？」

阿昌道：「準備好了。」

安爺轉頭對坐在另一邊沙發上的兩個人道：「阿德、阿海，你兩個負責帶那批貨去跟荷蘭買家交易。」

那兩個身材健壯的年輕人齊齊答應一聲：「是，安爺。」

「阿昌，還有什麼事？」安爺轉過頭看着阿昌——其實他的姓名是周紹昌。

周紹昌道：「安爺，三日後，美國那邊有一個買家來跟我們買一批貨，安爺是否親自跟他談？」

「是誰？」安爺問。

「老主顧，紐約黑豹幫的洛克。」周紹昌道：「他今次要的數量頗大，要求我們這方面是否打個折扣。」

「他到底要多少？」安爺摸着光光的下巴。

「確實的數量不大清楚。」周紹昌道：「要他來了，才知道。」

安爺沉吟一下，說道：「我不見他了，一切你跟洛克談，由你作主。」

「是，安爺。」周紹昌答應一聲。

「阿昌，記着盡快想辦法將大陸那批貨運回來，要不，萬一洛克要的貨數量眞是很大的話，我們可能不夠存貨給他。」

「安爺，你放心吧，我一定盡快想辦法，將那批貨安全運回來。」周紹昌道。

安爺馬上站起來，掃了周紹昌三人一眼：「沒有別的事了吧？」

周紹昌與阿海、阿德搖搖頭。

安爺道：「那你們走吧。」

周紹昌三人各自向安爺躬躬腰，走出書房。

* * *

阿麗與九仔在一家快餐店內吃着炸鷄髀、薯條，還有一大杯加了冰的汽水。

九仔吃得津津有味。

阿麗却一副心事重重的樣子，愛吃不吃地咬着手上的鷄髀。九仔咽下一大口肉、喝口汽水，忍着笑瞥一眼阿麗。「妳很喜歡吃炸鷄髀的啊，怎麼不吃呀？」

阿麗被九仔一說，乾脆將手上的鷄髀用力放回碟子上，沒好氣地道：「你什麼也不擔憂的，吃，就是吃龍肉，也沒有心情吃。」白了九仔一眼。

九仔詐作不明白阿麗的意思：「阿麗，好好的，怎麼發脾氣？我又沒有得罪妳？」

阿麗又白了九仔一眼：「你沒有得罪我，但你弄到我的肚子……快要大起來了，叫我怎樣見人。」

九仔苦着臉道：「我又不是不答應跟妳結婚。」

「錢呢？」阿麗沒好氣地道：「沒有錢，結什麼婚！」

「阿麗，妳不要生氣好不好？」九仔臉上一片愁苦，眼裏却滿是笑意。「我在想辦法呀！」

「你已經想了很多日，難道要想到我的肚子大起來」阿麗忽然眼紅起來。

九仔忙伸手將阿麗摟住，在她耳邊道：「老婆仔，我已找到一筆足夠娶妳的錢呀！」

阿麗負氣地想掙開九仔的摟擁，道：「你別騙我開心了，我不受你騙！」將頭別轉。

九仔裝出生氣的樣子：「妳不信就算了，我這就拿錢給妳阿媽。」作勢想站起來。

阿麗轉過頭，不相信地道：「你眞的籌到錢？」

「嗯！」九仔得意地點點頭。

阿麗看着九仔：「我不信，除非你給我看看。」

九仔眨眨眼，笑道：「妳閉上雙眼，我馬上拿出來給妳看。」

阿麗不肯閉上眼，九仔無奈，只好從褲袋內拿出一張支票，啪一聲交到阿麗的手上：「妳自己看看吧！」

阿麗拿着那張摺起來的支票，半信半疑地道：「九仔，你要是騙我，拿張假支票逗我開心，我以後不理睬你！」

「阿麗，妳看清楚再說話吧！」九仔滿面是笑。

阿麗將支票打開來，仔細地看着那張支票。當她看到支票上的銀碼寫着五萬圓，登時瞪大雙眼：「九仔，是眞的？」

九仔點點頭：「妳看出那裏是假的？」

阿麗道：「怎麼上面沒有你的姓名？」

「那是現金支票，妳沒有看到嗎？沒有『劃死』的，隨時可以到銀行兌錢，任何人也可以拿去兌錢，知道嗎？」九仔在支票上指點着說。

阿麗仍然有點不相信地看着九仔。

九仔着急地道：「妳要是不相信，我馬上跟妳到銀行去兌錢。」

阿麗這才相信他，「那裏弄來的？」

「是我拿命搏回來的。」九仔自豪地說：「一晚便搏到這筆錢。」

「你去賭？」阿麗問。

「不是。」

「去偸？」阿麗的語聲嚴厲起來。

「去搶？」

九仔連連搖手。「妳小聲點成嗎？」

阿麗掃視一下附近枱子的客人，壓低聲音道：「到底是怎樣得來的？」

九仔壓着聲在阿麗的耳邊道：「我跟勇哥出海運貨賺回來的。」

「勇哥？你時常說起的那個勇哥，還有一個成哥？」阿麗看着九仔。

九仔點點頭。「成哥知道我等錢用，所以讓我跟勇哥去運貨。」

「九仔，很危險的呀！」阿麗低聲叫起來。

「一點也不危險。」九仔笑道：「我覺得很好玩，那晚一點事也沒有，一下子就賺了五萬元，妳看，我不是好好的嗎？」

「九仔，有了這筆錢，我們就可以結婚了。」阿麗臉上綻開笑容，在九仔的臉上吻了一下。

九仔飄飄然的。「阿麗，等一會我們到妳家，將支票給妳阿媽，好嗎？」

阿麗笑着點點頭。「九仔，一晚便賺到五萬元，再幹幾次，不就有錢買樓給首期了嗎？」

九仔搖搖頭：「沒有下一次的了，成哥與勇哥見我急着要一筆錢救急，才幫我，讓我走那一水貨。」

阿麗頓時露出失望的神色。

九仔安慰她道：「阿麗，別得一想二，有了這筆錢，起碼可以解決了眼前的難題，我們可以結婚。以後，我們每個月儲一點錢，一兩年後，就可以儲到一筆夠買樓交首期的錢，妳不想我有事吧？」

阿麗聽九仔那麼說，臉上才重現笑容。「九仔，吃完後我們馬上回家將錢交給阿媽。」

「那快吃吧，別餓壞了肚裏的孩子。」九仔笑着伸手摸摸阿麗的肚子。

阿麗笑着嗔道：「這麼快便顧着小的不顧大的，沒心肝！」

九仔涎着臉笑道：「怎會呢！大小我也要，你不知道我多愛妳。」在阿麗的嘴上吻了一下。

阿麗紅着臉道：「嗯，別這樣呀，你看，有人看着我們呀。」

九仔抬眼掃視一下，附近那幾張枱子的客人中，果然有幾個少年在看着他們，指指點點的。

九仔頓時感到有點尷尬，低頭對阿麗道：「別吃了，都冷了，吃了也沒有益，我們去別的地方吃點有益的。」拉了阿麗便走。

* * *

胡勇才回到家中，馬上便將支票

交給妻子。「等會妳去買餸時，順便到銀行去，將這筆錢存入我們的戶口內。」

胡妻接過，打開支票來看一眼。

「今次怎麼只有這樣多?」

胡勇伸個懶腰，說道：「有一個朋友等錢救命，阿成便讓那個朋友代他做一次，讓那個朋友掙了他那筆錢去應急。妳知道哪，我跟阿成是『死黨』，一直拍檔搵食，前晚我跟他白做了一次，幸好昨晚很順利，我不想他白做一次，便將我那一份分一半給他，他不肯要的，是我硬要他收下，所以，只分到二萬五元。」

胡妻聽他那麼說，沒有再說什麼，將支票收起來。

「小雄呢!」胡勇一把將妻子拉倒在沙發上，坐在他身邊。

胡妻佯嗔地瞪了丈夫一眼：「跌得人家好痛啊。」

胡勇乘機伸手在妻子的身上撫着。「跌痛了那裏，我替妳撫揉一下。」

胡妻抿嘴一笑，輕輕打了丈夫一下。「小雄在房裏睡了。」

小雄是他們的小兒子，只有歲半大。

胡勇在妻子的臉上親了一下：「去看看小雄長高了沒有。」拉起妻子，走入房間。

未幾，房間傳出咭咭嘻嘻的笑聲，接下來是女人那引人遐思的呻吟聲以及男人粗促的喘息聲。

當屋子裏又回復平靜的時候，胡勇與妻子躺在床上，身上蓋着一張單被。

胡妻側身倚在丈夫的身上，胡勇側身輕擁着妻子，一隻手在單被下撫摸着妻子的身體。

「阿勇，不要做了。」胡妻枕在丈夫胸前的腦袋往上仰了仰，一隻手在丈夫的臉頰上輕撫着。「每一次你去後，我都擔心你……下一次是否……回來……」

胡勇在妻子的臉上吻了一下：「阿娥，我計算過了，還差四十多萬，我們便夠錢移民去加拿大，不再做，那夠錢移民?」

胡妻道：「不夠錢移民便算了，有百多萬在手，我們可以在這裏做點小生意，買個單位居住，一家人安安穩穩過活，九七後，未必會像一些人所說的那樣，將這裏變成大陸那樣……」

「阿娥，未必並不是一定，既然是未知數，那就很難說，大陸那一套妳又不是不知的，我實在是心有餘悸，每當想起以前在大陸那段日子，我有時仍會做惡夢，我一輩子也忘不了，能夠想到辦法移民，爲何不移民?就算不是爲了我們兩個大人，也該爲兩個孩子着想，是不是?」

胡妻不再說話。

半晌，她才開口道：「阿勇，我是擔心你……」

胡勇用手捂住妻子的嘴巴：「放心吧，我不會有事的，我跟阿成已做了年多兩年，一直都沒有發生過事情啊，只要再做多十次八次，賺夠錢移民，我就不做了。」

胡妻緊緊摟住丈夫。「你要小心啊。」

胡勇低頭吻落妻子的嘴上，接一翻身，壓在妻子身上，未幾，房中又傳出異樣的聲息……

＊　＊　＊

在一所高級夜總會的貴賓室內，周紹昌與黎錦邦在喝着酒。

兩人各自帶了兩個「手足」，坐在另一邊，靠門口那邊喝酒，留意外面是否有人走近。

黎錦邦本來叫了三個小姐的，周紹昌來了後，他便要三個小姐先迴避一會。

喝了幾口酒後，黎錦邦開口道：「周先生，你要我幫你在大陸運一批貨回來，不知是什麼貨，價錢如何?」

周紹昌道：「邦哥，實不相瞞，我們有一批粉在大陸，想找你運回來，你的快艇運貨物到大陸那面後，橫豎都是空艇回來，何不賺了這筆錢?」

頓一下，加重語氣道：「每運一次貨回來，我給你三十萬酬金。」

黎錦邦沉吟不語。

周紹昌忍不住道：「邦哥，你運一水貨回大陸，頂多賺三四十萬，那要自己拿本錢出來，你替我運貨回來，却是白賺的，你不是嫌錢腥吧?」

黎錦邦哈哈一笑：「周先生，那有人會嫌錢腥的，只不過，運那種貨……我未試過，也沒有想過……很危險的，萬一出事，很嚴重的!若被大陸公安緝到，極有可能判死刑，脫不了身，就算被這裏的『皇氣』緝到也會判得很重，而且，最近還通過了一條新法例，法庭可以充公犯人販毒所得的財產……這件事，我要詳細考慮一下，才能答覆你。」

喝口酒，黎錦邦又道：「還有，就算我答應了，替我運貨的幾個手足未必答應，他們都害怕被大陸公安捉住，會被判死刑，因此，我也要跟他們說一下，看看他們是否肯冒這個險。」

周紹昌聽黎錦邦那麼說，心裏滿不是滋味，臉上却微微笑道：「邦哥，既然你這樣說，那好吧，希望你盡快答覆我。」

黎錦邦點點頭：「周先生，有什麼別的好路數，請關照一下。」

周紹昌道：「錢，滿街都是，一個人是賺不了的……路數是有的，但我那批在大陸的貨，急着要運回來，若你答應……幫忙，有什麼好路數，我一定關照你。」

黎錦邦道：「周先生，先多謝你，我會盡快答覆你。」

周紹昌替黎錦邦斟酒，「邦哥，希望我們能夠合作。」

黎錦邦道：「我也如此希望。」

周紹昌喝了一杯酒，起身說道：「邦哥，我還有事要辦，先走一步。今晚我請，玩得高興呀!失陪了。」

黎錦邦忙站起來，伸手與周紹昌握手，「周先生，你太客氣了，怎好意思要你請!」

周紹昌道：「那一個請還不是一樣，邦哥，我進來的時候，已吩咐這裏的經理，你們這一枱算我的。」

黎錦邦聽他那麼說，只好道：「周先生，那我多謝你了。」

周紹昌擺擺手道：「再見，玩得開心。」

黎錦邦邊說再見，邊送周紹昌出貴賓房。

拒運白粉　設餌報復

金成不想回家，可是，又不得不回家。

每一次回家，他的心情都很沉重。

他的家人住在戰前一幢舊式唐樓，他每一次回家，不知怎的，心裏不期然生出一個感覺，不知什麼時候，這幢樓會倒塌。事實上，他每一次走上樓梯，都感到整幢樓在他脚下顫動。

他曾勸家裏人搬出這幢舊樓，他拿錢出來買一個單位居住，雖然不能夠一次將樓款付清，可以先付一部份，餘下的按月供款，但他父母不同意，要他擔起一頭家，已經難爲他了，不想再增加他的負擔。

原來，他的父親在數年前，因爲一次工傷意外，癱瘓在床上，他的母親既要照顧丈夫，又要料理家務及兒女，根本無法出外做工，因此金家的重擔便落在他這個做大哥的身上。

當時，他已經綴學做工，父親不能工作後，他只好做兩份工，獨力維持一家的生計，由於入息不多，家裏又一共有六個人要吃飯、讀書，所以，日子過得很艱難。

爲了省錢，他每日上班都是自帶飯盒回工廠，中午別人都去吃飯時，他便拿出飯盒來啃。

每當發薪那一日，別的工友都相約去吃飯、看戲，或是去玩，他都不敢吭聲，拿了薪水回家，全交給母親，不敢亂花一個錢。

看到別的工友時常買新衣，穿名牌球鞋，下班後去行街去玩，他很羨慕，看着自己穿來穿去都是那兩套衣服，他感到自慚形穢。不過，他沒有自怨，但却有點自卑。

就因爲那一點自卑，他不敢結識異性，就像個苦行僧那樣，每日都默默埋頭苦幹。

直到三年前，他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一個女孩子，難得的是，那個女孩子並不嫌他家境不好，願意跟他做朋友，他的生活才算有點樂趣。

本來，他不想將那段感情發展下去的，但那個女孩子却對他很好，很喜歡他，事實上，他在生理上也很需要一個異性，消解他的寂寞，調劑他的生活，就那樣，他們便一直發展下去，論到感情上的進展，已達談婚論嫁的階段，可是，他沒有勇氣提出來。

其實，是他的心理有問題，自從與女朋友拍拖之後，他便一直對自己說，他不能夠拖累她，要她跟他挨苦，他要給她過安穩開心的日子，不用爲買一件新衣服而左算右計，尤其是每當他與她拖手逛街時，看到別的男女在時裝店內，那些男朋友慷慨地買新衣送給女朋友，那種心理更加强烈。這兩年賺到錢，手頭寬裕了，他也時常買新裝送給她。雖然，她時常叫他不要亂花錢，但當看到她穿上他送的新裝，顯得開心又美麗時，他便有一份滿足感，也很開心。

他曾經在心裏發誓，要努力賺一筆錢，然後做點生意，讓她婚後能夠開心安穩地生活，要不，他不會跟她結婚，他之所以甘願冒險，與胡勇拍檔替黎錦邦走私貨物去大陸，就是爲了那個目標。

當然，他的目標中，也包括了讓家人生活過得好一點。

事實上，這兩年來，由於他賺到錢了，家裏的生活也寬裕了很多，起碼，不用爲弟妹的學費發愁，或是爲了買一件衣服而左思右想。

他有兩弟一妹，令他感到安慰的是，三個弟妹讀書都很用功，一弟一妹已入讀大學，四弟亦已讀預料，不過，他的負擔也很重。

更不幸的是，他的父親又患上腎病。每次回家，看到父親洗腎時那種痛苦的樣子，他心裏便感到一陣痛苦，替父親感到難過，希望自己能夠代替父親承受那種不可言喩的痛苦。

本來，他們四兄妹都想捐腎給父親，但父親却堅決不同意，認爲兒女捐腎給他，會影响身體的，他已躺在床上受苦那麼多年，再受點痛苦算不了甚麼，看到他們四兄妹健康長進，他就開心，那點痛苦算不了甚麼。

父親雖然堅決反對，四兄妹仍然偷偷到醫院去作檢驗，看看是否適合捐腎給父親，可是，令他們好生失望，檢驗的結果，四兄妹都不適合捐腎給父親。

母親爲了照顧父親以及一家人的生活，因爲焦慮及挨苦的關係，過早地衰老，頭髮都變得花白，才不過五十出頭，看上去像六十多歲的老人，但她從來也沒抱怨過，默默辛勞，金成每次看到母親那衰老的容顏，心裏感到非常難過。也因此，他發誓要盡自己的能力，讓母親的餘生好好渡過。

就因爲每次看到父親纏綿病榻，抵受病魔折磨的衰弱樣子，以及母親

過早衰老的容貌，心裏都會難過，所以，他不想回家。

但那是他的家，有他的父母、弟妹，那是他最親的人，他怎能不回去？儘管每次回家心裏都不好受，他仍然要回去。

這一次回家，看到父親的臉色好了些，他替父親感到開心，心裏也好過一點。

弟妹對他一直獨力擔起全家生活重擔的大哥，都很敬重，自然也對他很關心。

看到弟妹們都很長進，他亦感到欣慰。

吃過飯後，母親將他叫入房中，對他說道：「阿成，你跟美蓮已行了三年，明年你便三十歲了，應該結婚了，你有想過跟美蓮結婚嗎？美蓮是個好女子，別辜負人家對你的一番情意。」

金成道：「阿媽，我知道你很辛苦，我跟阿蓮的事，已經想過了，我想明年跟她結婚，讓她幫你打理家務，照顧阿爸，你就不用那麼辛苦了。」

「阿成，你跟美蓮說了嗎？」做母親聽到兒子打算結婚，滿懷高興。

「還沒有跟她說。」金成道：「等一會我去見她時跟她說吧！」

「阿成，看到你成家立室，我跟你阿爸就放下一件心事了。」母親的開心得直笑，金成看到母親一頭花白的頭髮，臉上因爲笑而堆疊起來的皺紋，心裏一陣難過。

母親執住兒子的手，帶點歉意地道：「阿成，這幾年辛苦你了！」

「媽，不要這樣說，這些年來，最辛苦的是你。」金成心裏一陣激動，鼻子發酸，眼裏濕濕的。

母親眼裏也含着淚水。「阿成，你阿爸時常對我說，要你那麼早便一個人支撐一家生計，感到對不起你，特別是看到阿健他們都讀上大學，而你只讀了三年中學，你阿爸心裏便……」

「阿媽，不要說了。」金成替母親抹去流下來的淚水：「阿爸躺在床上不能工作，我做長子的，當然要負起養家的責任，阿爸是爲了這個家，才弄成這樣的，受苦最多的是阿爸，他沒有對不起我，對不起他的，是我們幾個兄妹。」

「阿成，你是個孝順仔，爲了這個家，難爲你了。如今總算等到你結婚，我跟你阿爸心裏都安樂一點，待我去告訴他，讓他高興一下。」說着便要走出去。

金成一把拉住母親。「媽，等我出去找阿蓮後，你才對阿爸說吧，免得阿健他們知道後取笑我。」

母親看到兒子一臉尷尬的樣子，開心地笑道：「阿成，這麼大個人，還害羞，好吧，待你出去後，我才對你阿爸及阿健他們說。」

金成正想說話，母親催促道：「你快去找美蓮吧，你不是約了她八點半見面的嗎？現在已快八點了。」

金成道：「媽，我還有話對你說。」

母親看着兒子，等他繼續說下去。

金成道：「媽，我想買個單位……」

母親馬上道：「好啊，你跟美蓮結婚，應該買間新屋，怎能叫她住在這又破又舊的爛屋？」

「媽，你不反對？」金成大感意外：「你不是一直反對買樓的嗎？」

母親笑道：「今時不同往日，你要結婚，當然要住新屋，怎能難爲美蓮跟我們住在這種地方？」

金成忙道：「媽，你們不搬？我們一家人不是住在一起？」

「阿成，你跟美蓮結婚，便是成家立室，你負擔了這個家這麼多年，好應該放下了，你跟美蓮快快樂樂過日子吧。正所謂『相見好，同住難』，我不是說美蓮不好，不是自己的兒女，總之，相處下去，總會有磨擦的，我不想你難做，更不想家婆跟媳婦不和，像仇人那樣，俗語有謂：少見面，多親近。只要你們時常回來看我們，大家和和氣氣，親親熱熱的，我就心滿意足了。」母親說出一番道理來。

金成却道：「媽，我不管那許多，我們是一家人，結婚後，我仍要跟你們一起住，要不，我不結婚了。」

母親急道：「阿成，做阿媽的那有不想跟兒子住的，我是爲你好，才要你們搬開住的呀！」

「媽，總之一句話，你們不跟我們住，我便不結婚。」金成堅持。

母親看到兒子那堅決的神色，只好讓步。「好吧，你去問問美蓮，看她是否願意跟我們一起住，要是她願意……但你不能強迫她，知道嗎？」

金成笑着點點頭。「媽，她一定願意跟我們一家住的。待有空時，我們去看看新樓，看到合意的，便買下來。」

「好了，別說了，快去見美蓮吧，要不，遲到了。」

＊　＊　＊

金成趕到與美蓮見面的地方，在一家戲院前，美蓮已經在那裏等着。

美蓮說不上美，但也不難看，看上去老老實實的，當然不像那些新潮趨時的少女那樣「搶眼」。金成就是喜歡美蓮那份樸實，不像時下的少女那樣貪靚貪玩。

看看手錶，剛好八點半，沒有遲到，只是美蓮早到了。美蓮每一次都會比他早到一點，打從第一次約會便是那樣，習慣下來，他覺得也是很平常的事。

「美蓮。」金成叫一聲。

美蓮聞聲扭頭，看到是金成，臉上頓時露出笑容，快步迎上去。「阿成。」

金成伸手摟住走到面前的美蓮。

「又早到了多久？」

美蓮笑道：「不過十分鐘。」

「吃了飯沒有？」

「嗯。」美蓮點點頭。「戲票也買了。」

「距離九點半還有一個鐘頭，去餐廳坐坐，好嗎？」

美蓮點點頭，金成便和她手拖手，往前走去。

在一家餐廳內坐下，要了飲品後，金成對美蓮說道：「阿蓮，我們談戀愛已有三年了……」下面的話，被那個捧飲品給他們的侍應打斷了。

待那個侍應放下飲品離開後，金成却沒有勇氣再說下去，只是默默地喝着那杯檸水。

美蓮喝了兩口橙汁，見金成不說話，忍不住開口道：「阿成，你剛才說我們談戀愛已有三年，是不是你阿媽催你結婚？」最後那兩個字低得幾乎連金成也聽不到。

金成瞥一眼美蓮，看到她害羞地微微垂下眼瞼，那種嬌羞的樣子，令人怦然心動，忍不住執住她的手，輕聲道：「我媽催我有甚麼用，要是你不願意……」

美蓮含嗔斜乜了金成一眼。「人家要是不願意，也不會跟你在一起了。」

金成開心得一顆心直跳。「阿蓮，你願意嫁給我？」

美蓮嗔道：「你這就算向我求婚嗎？」

金成忘形地道：「那你要我怎樣向你求婚？是不是要拿着鮮花，跪在你面前，就像電影裡的男主角向女主角求婚那樣？」作勢要跪下去。

美蓮想不到一向沉實的金成會做出這種「傻事」來，慌忙一把拉住他，低聲道：「你甚麼時候學會做戲的？你想這裏的人都看着我們嗎？」

最後一句話提醒了金成，吐吐舌頭，坐正身子，往四面掃視一眼，看到沒有人留意他們，心裏才鬆了口氣。「阿蓮，我從來沒有這樣開心，我實在太高興了。」

「說話小聲點啊！」美蓮含笑低聲說：「你不是想這裏的人都聽到吧？」

金成馬上閉上嘴巴，拿起那杯檸水，一口氣將之喝掉，放下杯子，馬上對美蓮道：「這裏人多，我們走吧，找個不怕人聽到的地方再說。」

美蓮點點頭，站起身，與金成結賬離開餐廳。

走出餐廳門口，美蓮道：「阿成，我們去那裏？」

金成拉着美蓮的手。「到我家去，將我們的事告訴我阿媽阿爸，讓他們高興一下。」

美蓮馬上停下來，難爲情地道：「阿成，我……那多難爲情，你自己回去跟他們說吧！」

金成拉住美蓮不放。「阿蓮，有甚麼難爲情的，你又不是沒見過我阿爸阿媽，正所謂醜婦終須見家翁。始終都要見他們的，我還不是一樣要跟你回家對你父母說。」

美蓮低頭不說話，金成拉着她往前走，她默默地跟着走，心裏甜絲絲的。

跟金成戀愛了三年，終於有結果，怎不叫她甜在心頭！

走了幾步，金成忽然停下來，認眞而又緊張地道：「阿蓮，我高興得差點忘了跟你說一件事。」

美蓮怔了怔。「甚麼事？」

「我忘了問你，我們結婚後，你願不願意跟我阿媽阿爸他們住？」

美蓮想也不想就說道：「結婚後，當然跟你家裏的人住，難道跟我家裏的人住不成？」

「那你是願意跟我阿爸阿媽他們住了？」金成仍然再問一句。

美蓮道：「怎麼哪？我剛才不是說了嗎？」

「太好了，美蓮，太好了！」金成樂極忘形，一把將美蓮抱起來，引得途經的路人都向他們投以好奇的目光。

美蓮羞紅了臉，急道：「阿成，快放下我，人家都在看着我們呀，羞死人了。」

金成仍然抱着她不放。「讓他們看個夠吧！我太高興了！」

＊　＊　＊

在安爺的書房內，周紹昌向安爺講述了第一次跟黎錦邦見面的情形。

「安爺，他當時不肯立刻答覆，說要跟手足商量一下，看看他的手足是否答應才答覆我。」

安爺皺着頭道：「你看他是否會答應？」

周紹昌道：「我看他答應的成數不高。」

「除了黎錦邦外，你有找過別的人嗎？」安爺顯得有點着急。

「有。」周紹昌答。「我先後找過大眼鷄、盲公竹、鹹魚松，他們不是一口拒絕，便是索價太高，而且，也不大可靠，只有黎錦邦最適合。」

「何以見得？」安爺問。

「黎錦邦這個人專做走私生意，勢力不大，但很吃得開，這種人沒有本錢出蠱惑。最重要的是，他走私的那條綫，跟我們在大陸藏貨的地點很接近，那麼，在運輸上較快捷，發生危險的機會也減少，而且，他也沒有開天殺價，因此，我認爲他最適合。」

「阿昌，他適合又有甚麼用？你不是說，他答應的機會不大嗎？」安爺望着周紹昌。

對於這個心腹「師爺」，安爺一向都很倚重。

周紹昌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道：「安爺，他若是不答應，我自有辦法要他改變主意，乖乖地跟我們合作。」

「眞的那麼有把握？」安爺道：「說來聽聽。」

周紹昌一字字道：「安爺，只要弄

他一個鷄毛鴨血，還怕他不就範。」

安爺擊掌道：「好主意！阿昌，這件事就由你去辦，務必要黎錦邦替我們將那批貨運回來。」

周紹昌連聲應「是」。

* * *

黎錦邦親自到石屋去找金成與胡勇。

才坐下來，黎錦邦便開門見山地對二人道：「阿成、阿勇，你們想不想運一次貨，賺兩筆錢？」

金成與胡勇互望一眼。「邦哥，是不是想我們從這邊運貨上大陸後，再從大陸運貨到這邊？」胡勇道。

黎錦邦點點頭。

金成道：「我們將貨運到大陸後，橫豎要回來，可以賺一筆，當然幹啦。」

黎錦邦道：「阿成，不要見錢眼開。你們知道從大陸運回來的，是甚麼貨？」

胡勇道：「在大陸，值錢的東西不外金銀，或是古董，是不是要我們偷運古董回來？」

黎錦邦搖頭道：「古董雖然值錢，但不能即時脫手，現時已沒有人偷運古董回來了。」

「邦哥，到底是甚麼貨物？」金成問道。

「白粉。」黎錦邦壓低聲音說。

胡、金二人聽在耳中，彷似在耳邊響了一記焦雷，兩人都呆了一下，然後異口同聲道：「走粉？」

黎錦邦點點頭。「你們願不願意？」

胡勇馬上耍手兼擰頭。「不幹！多少錢也不幹，從大陸那邊走粉過來，那簡直用命來搏，走私電器香烟之類的貨物回大陸，若不夠運，被公安捉住，大不了罰點錢，嚴重的不過坐幾年監，一般來說，只要有門路，使點錢就可以脫身。但走白粉，在大陸來說，那可不得了，那是彌天大罪，若被公安捉住，那就準會判死刑，無論你有幾多門路，也脫不了身。走粉這種勾當我不幹！」

金成也道：「販毒在大陸來說，被視爲罪大惡極，等於反革命，我也不幹。邦哥，我們無膽量賺那筆錢。」

黎錦邦道：「我一樣無膽量賺那筆錢，我來跟你們說，是想看看你們是否有膽拿命去搏。俗語有謂：君子不斷人財路。我自己不賺，並不等如你們也不想賺，街外錢隨處都是，一個人無可能『搵晒』全部錢。這兩年我們合作愉快，有甚麼我當然關照你們。如今你們不幹，我也好去回覆那個人。」

「邦哥，你一向都很關照我們，我們都知道。」胡勇道：「我跟阿成都很感激你。」

黎錦邦擺擺手道：「阿勇，你們不用感激我，說老實話，我們不過互相利用，這兩年，你們不錯是掙到不少錢，但也替我賺了很多錢，咱們都心照不宣。一句話，出來行走，最緊要講一個信字，還有一個義字。」

胡勇與金成連聲說是。

黎錦邦站起來，拍拍胡、金二人的肩頭。「阿勇、阿成，你們甚麼時候不幹，對我說一聲便成，我不會勉強你們幹下去的，我走了。」

胡、金二人忙站起來，送黎錦邦出石屋。

返回屋內，胡勇對金成道：「阿成，邦哥對我們眞是沒話說。」

金成點點頭。「我們能夠替他做事，眞夠運。」

「要不是邦哥，我們怎能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掙到那麼多錢？做二十年也掙不到。」

「阿勇，你眞的要移民？」金成問。

胡勇點點頭。「我這麼冒險去走私貨物，就是想賺筆錢去移民，要不，我不會幹這種犯法的事啊！」跟着又道：「你眞的不打算移民？」

金成道：「不是不想，而是捨不得家裏的父母，我不忍心扔下他們，自己去移民。他們那麼辛苦養大我和三個弟妹，我一定要讓他們過得好一點，這是我唯一的心願。再說，九七年之後，未必眞的那樣可怕。只要過得去，我不想到外國去洗大餅，或是開一家小餐館，每日做十多個小時，那有甚麼樂趣，比大陸還要捱得辛苦，那何苦呢？像我們這種人，英文程度有限，又不是家財千萬的富豪，亦不是專業人士，去到外國，能夠幹些甚麼，世界並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千變萬化，變化之快，叫人意料不到，說不定，九七後，香港會變得更好……」

「但也有可能變得像大陸那樣。」胡勇打斷金成的話。「那時候，你後悔就太遲了。」

「阿勇，世界是不斷進步的，就像科技那樣，日新月異。人也是從人猿進化而成的，世界只會前進，不會倒退的。每一個人都是往好處想，不會整天往壞的方面去想，幾年之間的時間，大陸極可能往好的方面變化，那麼，這裏就會更好，是不是？」

胡勇一時間想不出反駁金成的話，只好笑說道：「阿成，你甚麼時候從書報上看到那些大道理？怎麼平日不聽你說？」

金成笑笑。「阿勇，那根本不是甚麼大道理，那是我自己的想法。每個人都有他的想法，是不是？正如你想移民，我却不想。我還差五個月便三十歲了，正如俗語所說，不死也過了半世，下半世還不是眨眼便過去。一生人是很容易玩完的，何必想得那麼長遠。正所謂：兒孫自有兒孫福，何須我們操心？」

胡勇道：「話不是這麼說。天下間的父母，有那一個不愛惜兒女，不爲

他們着想，不想他們好？要不，何必生兒育女，爲他們操勞擔心！」

金成道：「但也不用那麼緊張啊，栽培當然需要，那是做父母的責任，但却無須爲他們急急定下前途，怎知道移民到外國，對兒女是否適合的選擇？」

胡勇又無言以對。

點燃了一支香烟，大大地抽了一口，然後慢慢將烟吐出來，終於又想到說話。「阿成，你說，是這裏和外國的資本主義好，還是社會主義好？」

金成道：「當然是資本主義好啊！要不，去年東歐諸國爲何會在一夜之間，從社會主義轉變爲資本主義。」

「你也認爲資本主義好了吧！」胡勇得意地道：「那我爲了兩個兒女的前途着想，移民到資本主義的社會，應該是一個好的抉擇吧？」

這一次，輪到金成無言以對。

胡勇看着金成直笑。

* * *

在一間俗稱銷金窩的夜總會內，黎錦邦又與周紹昌見面。

這一次，是周紹昌先到。

待黎錦邦與兩個手足來到後，周紹昌馬上替他斟了一杯拔蘭地，親自遞給黎錦邦。

黎錦邦接過，喝了一口，放下酒杯，道：「周先生，很對不起，我跟手足說過了，他們都無膽賺那筆錢，希望周先生你不要見怪。」

周紹昌哈哈一笑，舉杯道：「沒關係，這種事總要你情我願，不可强求。邦哥，你不幹，我會找別的人幹，來，我們雖然合作不成，但却認識了，認識就是朋友。正所謂買賣不成仁義在。來，我敬你一杯！希望日後終有合作的機會。」

黎錦邦忙拿起杯子，與周紹昌碰一下杯子，一口喝掉那杯酒。

接着，黎錦邦也禮尚往來，回敬了周紹昌一杯。

看看沒有甚麼好說的，黎錦邦起身告辭。「周先生，我趕着去見一個朋友，先走一步，希望你今晚在這裏玩得開心一點。」

周紹昌道：「邦哥既然有事，請便。」跟黎錦邦握手道別。

黎錦邦道：「周先生，今晚我請。」欲招呼一個手足出去叫媽媽生進來。

周紹昌笑着阻止他。「邦哥，你有事請先走吧，我來的時候，經已吩咐媽媽生，今晚的賬，全算在我的賬戶上，邦哥，別跟我客氣了。下次有機會，才要你請吧！」

黎錦邦聽周紹昌那麼說，也就不再跟他客氣，握過手後，跟兩個同來的手足離開貴賓房。

待黎錦邦離開後，周紹昌臉色一沉，對一個手下道：「阿杰，你去告訴阿富，依照我吩咐的話去做。」

那個叫阿杰的青年答應一聲，走出貴賓房。

看着阿杰走出房外，周紹昌冷笑一聲。「黎錦邦，不久之後，你就要乖乖跟我合作。」

* * *

在北部的一個荒僻的海灣，停着兩艘快艇。

兩艘快艇是經過改裝的，每艘都加裝了兩個馬達，也就是說，每艘快艇都裝了四個馬達，合共七百匹馬力，若全部開動，時速達百多海浬，警方的水警輪或任何艦艇，包括橡皮快艇，都無法在速度上超過那種快艇，換言之，根本無法追截得到那種改裝了的快艇。

兩艘快艇除了安裝了四個馬達外，也在駕駛室周圍安裝了可以防彈的鋼板，另外，在艇艙的周圍亦「豎」起鋼板，作爲防彈之用。

海灘上停了一部起重車，正開亮了車頭燈，照着兩艘快艇停泊的岸邊，將那塊地方照得一片光亮。

而在起重車的前面，則停放了兩輛平治房車，幾個人正在兩輛房車上下綑綁繩索，另外還有幾個人站着，其中一個指手劃脚的，指點那幾個綑綁車子的人。

未幾，一輛房車首先綁好，起重車的司機馬上操縱吊臂，伸展到那輛房車的上空，然後慢慢將臂上的吊鈎向下垂，垂落到車頭上面的繩圈中，一個人將吊鈎鈎住繩圈，司機馬上扳動上升的操縱桿，將那輛平治房車吊起來，跟着吊臂徐徐往前伸展，將吊起的房車「送」到左邊一艘快艇的艇艙上，吊臂慢慢往下降。這時，已有兩個人跳上那艘快艇，各自站在對角上，伸起雙手，扶住那輛下降的房車，讓它固定地降落艇艙內。

站在艇尾左角的那個人馬上從艇舷走到中間，伸手將那個吊鈎從繩圈中解下來，起重車上的司機便將吊臂升起，往回收縮。

第二輛房車(平治)亦已綑綁好，吊臂已收縮到房車的上面，慢慢向下降。

站在那個指手劃脚的人旁邊的一個青年開口說道：「行哥，將這兩輛平治運到大陸那邊，加上早兩晚運去的那一輛，便搞好了，大陸那方面應該滿意了吧？」

指手劃脚的人就是「行哥」，透口氣，道：「運走這兩輛後，還有七輛，這十日八日有得忙。這幾日，你不要去玩啊！待搞好那批車子後，才去玩吧！」

「行哥，去打枱波也不成？」那青年苦着臉道。

「不成！」「行哥」一口回絕。「你沒有看電視的新聞報告，沒有看報紙嗎？近來警方由於失車事件嚴重，緝得多緊。這個時候，還不打醒十二分精神，萬一有甚麼閃失，怎向邦哥交代？你不是想吃皇家飯吧？」

那青年連連搖頭，不敢再說甚麼。

第二輛房車亦被吊起來了。

突然，吊車那面响起一陣奔跑聲，跟着是一聲呼喝：「下面的人聽着，我們是警方人員，全部站着不准跑，舉起雙手！」

操縱吊臂的司機大吃一驚，心裏一慌，抓着操縱桿的手一鬆，吊臂失去控制，猛地往下墮落去，只聽「砰」的一聲，房車墮落地上，吊鈎擊在車頂上，發出「砰」的一聲巨响，車頂被砸得凹陷了一大片。

那個司機着慌之下，立刻跳下車，拔脚便跑，身後傳來一聲厲喝：「站住，再跑開鎗！」

那司機嚇得雙脚一軟，停了下來，身後一個軍裝警員飛奔到其身後，一把將他的右手抓住，向後一扭，另一隻手已熟練快速地取下身上帶着的手銬，「卡察」一聲，扣落司機反扭到後面的右手腕上，接着將他往下一按，司機被按得蹲下身來，那警員即時將他的左手亦反扭到背後，將他的左手也扣上。「蹲着不要動，別想跑，只會自討苦吃！」那警員厲聲告誡司機後，立刻拔脚飛奔，追捕另外那幾個人。

一陣馬達聲突然响起，那艘仍未裝上房車的快艇像箭一般向海面射去，艇上共有五個人。

追落海灘的警員大聲呼喝：「停下來，否則開鎗！」

「砰」的一聲，一個警長向天開了一鎗，警告那艘快艇上的人。

快艇上的人却毫不理會警方的警告，繼續往前飛馳，眨眼間，已消失於黝黑的海面。

警方人員看着那艘快艇飛一樣逸去，徒呼嗬嗬。

有兩個警員已跳上那艘裝了房車的快艇上，却捉不到人，原來，那兩個在快艇上的人在裝載好那輛房車後，便跳過那艘快艇上，準備裝載第二輛房車，那知道警方人員突然出現，其中一人立刻跳進「駕駛室」，待那個「行哥」和兩個同黨跳上快艇後，立刻開動快艇，將四個馬達開動，箭一般向海面飛馳而去。

警方人員繼續在海灘附近的草叢搜索，但却一無所獲。

不過，警方這一次雖然只抓到一個吊車司機，但却截獲一輛欲偷運往大陸的平治房車，總算有收獲。

＊　＊　＊

警方滿以為可以從那個倒楣的吊車司機的身上，查出那伙偷運已報失的房車到大陸的走私集團，那知道却大失所望。

盤問那吊車司機的警務人員，是梁志中高級督察。

那一次的圍捕行動，亦是由他負責指揮。

那個吊車司機名叫牛世榮。

他並不是那個偷車集團的一份子，但却認識在逃的那伙走私集團的其中一人。

那人叫大泡和，眞名洪貴和。

「你怎麼認識他的？」梁志中問。

「我跟他以前是鄰居，住在幾年前經已清拆了的木屋區內，因此認識他。」牛世榮答。

「你知道他住在那裏嗎？」

「不知道，只知道他的傳呼機號碼。」

「你怎會替他們裝載失車的？」

「大約半年前，我在一座商業大厦前用吊車吊下一批冷氣機時，遇到他，攀談了一會，互相交換了傳呼機的號碼，臨走時，他對我說，過兩日找我飲茶叙叙，一個星期後，他利用傳呼機約我去飲茶。」

「就是那一次，他開始找你替他們裝運貨物落快艇？」

「嗯。」牛世榮點點頭。「每一次都是裝運汽車。」

「一共替他們裝載了多了次？」

「大約十次吧！」

「到底多少次？」

牛世榮想了一下。「九次。」

「記清楚了？」

「記清楚了。」

「每次裝載多少車輛？」

「有時兩輛，有時三輛或四輛，最多的一次是六輛。」

「是那幾類車子？」

「有小型客貨車、房車。房車中，以日本車最多，大皇冠也有，還有平治、寶馬，但以小型客貨車最多。」

「每次的酬勞多少？」

「不一定的，最少的一次是三千元，最多的一次八千元。」

「除了洪貴和之外，你還知道那些名字？」

「一個叫行哥，當晚也在場，另一個叫阿毛，那一日不在場，我只知道這兩個人的名字。」

「你仍記得他們的相貌嗎？」

「記得。」

接下來，梁志中問了很多問題，結果都不得要領。

因為，牛世榮所知有限，已將知道的全說了出來。

最後，梁志中只好要牛世榮翻查那本「認人册」。

但在那幾本可疑人物的「相簿」中，牛世榮找不到那個行哥與阿毛的照片。

換言之，那兩個人不在警方注意的可疑人物的「名册」內。

梁志中只好召來拼圖師，依照牛世榮的描述，拼出行哥與阿毛的相片來。

＊　＊　＊

行哥的眞實姓名是徐日行。

那個阿毛則是毛樂年。

兩個人龕夜去找黎錦邦。

原來，黎錦邦是他們的老闆，也

一輛小型客貨車阻住兩輛平治房車的去路。

是二人的老大。

黎錦邦的家人早在兩年前經已移民美國，留下他一個人在這裏「抓銀」。一個男人獨自生活，加上他又是出來「撈」的，少不免會找女人排解寂寞，解決生理上的需要。

這一晚，他就摟着一個跟他同居的女人睡覺，好夢正酣，被一陣急促的門鈴聲驚醒，忙起身穿上衣服，走出房門，看看是甚麼人半夜三更找上門來。

跟他睡在一起的女人自然亦被驚醒，坐起來，抓起扔在床尾的睡袍穿回赤裸的身上，低聲對走到房門口的黎錦邦道：「邦哥，小心點啊！」

黎錦邦扭頭看一眼正在穿上睡袍的女人，吩咐道：「躺在床上不要出來！」一手拉開房門，走出房外，摸黑走到客廳，開亮了電燈，才走到門前，略為提高聲音問道：「誰呀？」

「邦哥，是我，阿行！」門外的人答道。

黎錦邦認出是徐日行的聲音，但仍然將左眼凑到防盜眼上，往外窺望，看清楚站在門外的人是徐日行與毛樂年後，才將大門及鐵閘打開。

關好門後，黎錦邦雖然已從徐、毛二人的神色看出不妥，仍然問道：「阿行，發生了甚麼事？」

徐日行道：「邦哥，出事了！」

黎錦邦吃了一驚，急問：「出了甚麼事？」

徐日行道：「今晚，我們在銀沙灣將兩輛平治裝上快艇時，突然有警察殺出來，結果，吊車的司機被捉了，我跟阿毛及幾個手足跳上一艘快艇，總算逃脫了，另一艘快艇已裝上一輛平治，另一輛平治却被警方截獲，匆忙間，我的手提無綫電話掉到海中，所以未能即時致電給你，我們上岸後，馬上趕來找你。」

黎錦邦聽得一呆，半晌，才生氣地道：「怎會出事的？一直以來，都沒有出過事。這一次居然出了事，阿行，你是怎樣做事的？」

徐日行慌忙道：「邦哥，你知道我做事一向小心，沒有出過錯。這一次跟以前一樣……我在逃脫後，怎麼想也不明白，警方怎會收到綫報的？」

黎錦邦拍拍徐日行的肩頭。「阿行，你跟了我這麼多年，我當然信任你，但必須查出漏洞來，要不，下一次可能亦會出事。」

「邦哥，你懷疑有人向警方通風報訊？做鬼頭仔？」

黎錦邦點點頭。

阿毛道：「若不是有人做鬼頭仔，今晚怎會出事？」

徐日行道：「邦哥，阿毛跟阿康、阿江，還有大頭仔，都信得過的啊！他們應該不會暗中向警方報訊的！」

黎錦邦沉吟道：「阿毛他們都跟我四五年了，應該不會有問題的，但是，總不會無緣無故出事的？」

「邦哥、行哥，會不會是那個吊車司機牛世榮?」阿毛疾聲道。

徐日行搖頭道：「不會吧，他要是做鬼頭仔(綫人)，對他有甚麼好處?他那輛吊車每個月還要供成萬元的呀，那不是自絕了財路?他要是做鬼頭仔，也不會等到今日啊!」

阿毛想想也是，連連點頭。

黎錦邦却道：「阿行，目前只有那個吊車司機不是自己人，他的嫌疑應該最大。說不定，他有甚麼差錯被警方抓到，他爲了脫身，便主動跟警方合作。」

阿毛馬上附和。「行哥，邦哥說得極有可能。他肯爲我們做事，肯定不是安份守紀的人，他可能還有幹別的見不得光的事，被警方抓到，結果連我們也『爆』出來。」

徐日行聽二人那麼說，也認爲吊車司機的嫌疑最大。「邦哥，幸好他只認識大泡和一個人，我們沒有跟他打交道，警方從他的口中，問不出甚麼來的。」

「你們已通知了大泡和嗎?」黎錦邦緊張地道。

「我打電話到傳呼台找他，他却沒有覆機。我已向傳呼台留話，要他第一時間覆我。」徐日行道：「邦哥，在未找到大泡和之前，我們要不要避一避?」

黎錦邦搖頭道：「不用，就算大泡和被警方抓住，他也不會爆我們出來的。」

徐日行接口道：「邦哥，我差點忘了，無論我們之中那一個被警方捉去，都會將一切往自己身上抓，絕不連累其他手足。」

「阿行，你要記住啊!」黎錦邦道：「這對每一個手足來說，同樣有好處，起碼不會連累其他手足。就算他『衰』了，其他手足在外面都不會忘記他，不但照顧他的家人，他應得的那一份也會替他在銀行存起來，待到出獄之後，也可以維持生計，不致徬徨無依。」

「邦哥，那兩輛平治不能依時運往大陸，怎麼辦?」徐日行問。

「只好補運兩輛上去。」黎錦邦道：「並且跟大陸方面解釋一下，明日電視新聞一定會播出那段新聞，大陸那條綫的人看到那段新聞後，應該不會責怪我們沒有依期將兩輛平治運過去。」頓一下，接着說道：「明日，我會去找『何車』(何啓泉的花名)商量一下，要他們盡快替我們弄兩輛平治，然後馬上運去。」

說完，張口打了個呵欠。

徐日行與毛樂年都是「醒目仔」，馬上對黎錦邦道：「邦哥，我們先回家睡覺，明日再來找你。」

黎錦邦點點頭，但却說道：「天快亮了，你們這時候回去，萬一遇上差佬……就在這裏睡一會吧!」

徐、毛二人想想也是，便留在客房歇宿。

* * *

翌日，電視台在晨早新聞報道中，果然播映警方於凌晨時分在銀沙灣的一次堵截海上走私的行動中，成功地破獲一宗走私已報失的房車的犯罪活動，並播出現場的情形，一輛吊車的吊臂吊着一輛報失的平治房車，海灘的岸邊，一艘加裝了四個馬達的快艇上載着一輛平治，旁述的報道說警方只捉到一個人，另外五個人乘改裝的一艘快艇逃脫了警方的圍捕。

黎錦邦與徐日行、毛樂年都看到那段新聞報道。

三個人爲了看看早上的電視新聞報道中，是否會報道昨晚警方圍捕他們的走私活動的新聞，而特別提早起床，不出黎錦邦所料，電視果然作出報道了。

看過新聞後，黎錦邦用力將烟蒂在烟灰盅內按熄。「他媽的，還要播出來，這一次，令我們損失了幾十萬，還不能依期將車子運過去，眞叫人氣忿!」

「邦哥，若查出是那個吊車司機做鬼頭仔，我阿毛第一個去劈他!」阿毛氣忿地握着拳頭，做了一個往下劈的手勢。

徐日行道：「阿毛，不要說你不放過他，我就算判死罪，也不放過他!」

黎錦邦不愧是走江湖的，損失了幾十萬雖然心痛，但亦早已想到會有「此失」，所以，他雖然氣忿，仍然保持冷靜。「在未查清楚之前，先別妄下判斷，吊車司機雖然嫌疑最大，但却未必是他，有時候，最不可能的，偏偏就有可能。」

徐日行臉色微變。「邦哥，你不是……」

黎錦邦拍拍徐日行的肩頭。「阿行，別胡思亂想，若連你也不信，我還信誰?我那樣說，不過是作個譬喻，並不是懷疑任何人，不過要你們在未有確實証據之前，不要武斷，若是先入爲主，那會害死自己。明白嗎?」

徐日行尷尬地笑了。「邦哥，我明白了。」

「阿毛，出來做事，千萬不可衝動，那是做不了大事的，知道嗎?」黎錦邦轉頭對阿毛說。

阿毛連連點頭。「邦哥，你的教訓我會時常記住。」

「你們一定餓了。」黎錦邦站起來，伸個懶腰。「難得這樣早起床，一起去飲早茶，順便找大泡和他們出來，叫大家小心一點。」

徐、毛二人連聲說好，待黎錦邦返入房間換過衣服出來，三人便去飲早茶。

其實，時間一點也不早了，已經快九時了，但在他們來說，九時確實很早，因爲他們每日不到中午或是午後，是不起身的。除非有特別事故，但那是例外。

* * *

黎錦邦跟何啓泉才見面，何啓泉便道：「阿黎，今日新聞報道的那段警方圍捕走私失車的新聞，出事的是否你的手足?」

黎錦邦點點頭。

何啓泉馬上緊張地道：「阿黎，你們有一個人被差佬捉住，他知不知道是我供應那兩輛車給你的，會不會洩露出來?」

黎錦邦故作輕鬆地笑笑，道：「阿啓，你放心吧，被捉的不是我的人，是一個吊車司機，他只負責替我們將車子吊落快艇，其他的事，一概不知，我的手足當中，他只認識大泡和，你也見過的，我已吩咐大泡和躲起來，暫時不要露面，那個吊車司機就算爆出來，也不會爆到你的頭上。」

何啓泉聽黎錦邦那麼說，才鬆了口氣。「阿黎，不是我緊張，由於早些日子，那宗半夜私家車撞貨車的事故中，警方發現那輛貨櫃車內載有三輛房車，那是我三個手足準備運去交貨的，三個手足雖然逃脫了，但那三輛房車却被警方發現了，不知怎的，居然查到我一個手足的身上，幸好及時收到消息，那個手足躲起來了，但警方却不罷休，四出偵查，眼見風頭火勢，我叫手足們暫時按兵不動，如今你那邊又出了事，而且是跟我有關連的，我怎能不緊張?」

「阿啓，那快喝杯茶壓壓驚。」黎錦邦半說笑地道：「你也太過緊張了，要是風聲不對，我還會找你出來飲茶?早已潛水遁地了。」

喝口茶，何啓泉道：「阿黎，這一次你損失了多少?」

「五六十萬吧!」黎錦邦道：「損失幾十萬還是小事，不能依期將貨運到大陸那邊，會令我的信譽受損，那才重要，你也知道，我們出來撈的，最講究一個『信』字與『義』字，正所謂一次不中，百次不靈，萬一大陸那面不再跟我做生意，那損失可慘重了，我是靠那條水吃飯的啊!只要大陸那條水不斷，昨晚損失的幾十萬，一夜就可以賺回來。」

「阿黎，風頭火勢之下，你不是要我替你補出兩輛車子吧?」何啓泉望着黎錦邦。

黎錦邦替他斟茶。「兩日之內，可以嗎?」

何啓泉道：「當然可以，不過風險很大。」

黎錦邦道：「每輛加三萬元，怎麼樣?」

何啓泉道：「阿黎，你這樣爽快，知情識趣，我也不再說甚麼了，後日準時交貨。」

黎錦邦高興地伸手握住何啓泉的手。「阿啓，你這個老友眞是夠道義。」

何啓泉笑道：「阿黎，我跟你相識十多廿年，就憑這份交情，你要我幫忙，我能夠不答應嗎?」

「來，我們喝一杯。」黎錦邦拿起茶杯，以茶代酒。

何啓泉也拿起茶杯，兩人互相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茶。

放下茶杯，何啓泉道：「阿黎，阿嫂他們在美國那邊好嗎?」

「有食有住，每日搓搓麻雀，她不知多寫意，仍然說不習慣，不喜歡那邊的生活，每次打電話回來，都說要回來。唉，眞是身在福中不知福，難爲我在這裏挨得那麼辛苦，還不是爲了他們。」黎錦邦感嘆地道。

「兩個仔女讀書追得上吧?」何啓泉問。

「還追得上，阿雄明年讀大學了。」說到兩個兒女，黎錦邦心裏便有份滿足感。「阿霞要再讀兩年中學，才讀大學。」

「阿黎，你兩個仔女讀書那樣『叻』，眞替你高興。」何啓泉道：「你在這裏挨生挨死也值得啊!」

黎錦邦笑道：「說實話，我一個人留在這裏挨生挨死，還不是爲了他們?要不是爲了他們，我早已洗手不幹了。」一頓，接又道：「阿啓，你有甚麼打算?」

「我本來也打算叫我老婆移民的，但她不肯，她說，要她帶着仔女去移民，留下我在這裏，很容易連老公也移掉了，要移民，她要我一起去，否則，無商量，眞拿她沒辦法。」

「阿啓，難怪阿嫂那樣緊張你的，報紙、電視經常報道因爲移民而離婚收場的事，最令人矚目的，是電視台的一位女藝員，因爲移民，終於導致做太空人的丈夫跟她離婚，八卦周刊大事渲染，那些女人看了，不害怕才怪!」黎錦邦喝口茶。「阿啓，阿嫂因爲緊張你，才要你跟他一起移民，你應該高興才是。」

何啓泉嘆口氣。「阿黎，我倒想跟老婆仔女一起移民，但是，我去到那邊能夠做些甚麼?難道還幹回老本行?日日只是吃飯睡覺，那與等死有何分別?我才不過四十出頭，在這裏仍然有得撈，還有，我要是移民，怎樣安置我的手足?他們都是看着我食飯的呀，他們跟了我那麼多年，我怎忍心撇下他們去移民，自己『享福』。」

黎錦邦點頭道：「阿啓，我們出來『行』的，眞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就是啊!」何啓泉道：「只怕我想洗手不幹，手足不會同意。」

「阿啓，你若眞的有意退休，只要找一個可以接班的人，那就可以抽身而退。」黎錦邦道。

「我已有此意。」何啓泉道：「但要找到一個可以接班的人並不容易，起碼，要讓其他的手足信服。」

黎錦邦忽然道：「阿啓，不要再說這種掃興的事了，幾時有空，組一個沙蟹局，好久也沒跟你賭沙蟹了。」

「好啊!你找搭子吧，湊夠了人數

，打個電話給我，隨時奉陪。」何啓泉道。

「近來賭馬有斬穫嗎？」黎錦邦問。

「不過不失。」何啓泉道：「賭馬不輸已經算贏，要想贏大錢，怎輪到我們，除非你行正大運，幾百萬人中，只有那個女工買十元孖T中了千多萬，那簡直是絕無僅有。你去投注站看看，每一場跑完後，有幾個去領錢的。一百個人中，起碼有九十多人在發牢騷，將手上的票子扔掉。」

兩人話題一轉，說起賭馬之道。

* * *

這一日是賽馬日。

胡勇從投注站回來，將一疊投注票遞給阿成。

金成接過，逐張看了一遍，然後將之放入衣袋內。「希望這一次孖T爆冷，我買中了，那就好了。」

胡勇笑道：「阿成，賭馬的人，那一個不希望自己買的馬跑出來，若是個個都心想事成，那世上還有窮人？再說，若是人人都買中，那還有甚麼分頭？那些大鱷吃甚麼？」一頓，又道：「阿成，你以前很少買這麼多錢馬的啊？怎麼忽然間轉了性？」

金成道：「還不是爲了結婚！」

「結婚？甚麼時候結婚？」胡勇驚奇地道：「怎麼從來不聽你提起過？眞是嚇我一跳。」

金成有點難爲情地道：「明年才結婚，是早幾日才決定的。我阿媽想飲媳婦茶，她操勞了大半世，我想讓她開心一下，才決定結婚的。」

「不是奉子成婚吧？」胡勇笑着說。

金成忙道：「阿勇，你別亂說。我雖然跟她拍拖三年，只是拖手仔，連嘴也沒有親過。就算我想，她也不答應啊！」

胡勇哈哈笑起來。「阿成，我不過跟你說笑吧，看你那認眞的樣子，這個年代像你們那樣純情的人，只怕絕無僅有。」

金成一拳捶在胡勇的手臂上，笑罵道：「你以爲人人都是拖手仔便會上床的嗎？哈哈，你一定是奉子成婚的。」

胡勇坦然道：「是啊，不是奉子，而是奉女。」

胡勇又道：「阿成，你突然買那麼多錢馬，想贏錢，不是沒有錢結婚吧？」

金成連連搖頭。「做了這麼多年，若是連結婚的錢也沒有，說出來你也不會相信，結婚的錢是有的。錢，誰不想得到多一點，我不過想要是買中了馬，結婚後手上有多點錢，心裏也實在一點，同時希望可以做點生意。」

「阿成，一個人食多少，穿多少也是註定的。」胡勇正色道：「我雖然也賭馬，但却從不抱靠賭發財的僥倖心理。我賭馬純粹是興趣，所以，我從不下重注，別說我不提醒你。你若是抱着贏大錢的心理去賭馬，若是控制不了，我怕你會越賭越大，將老婆本也輸了。」頓一下，接又道：「我不是危言聳聽，你可以到投注站去看一下，每場馬跑完，有幾多個是去領彩金的，十中無三！又有幾個人是靠賭馬發達的，輸到連吃飯錢也沒有的却多的是。」

金成呆了一下，用力一拍大腿。「阿勇，你說得對，幸好你提醒我，眞不愧是好拍檔，我以後不賭那麼大了。」

胡勇拍拍金成的臂膀。「阿成，我們賺的錢，都是用命搏回來的，我不想你……」

金成握住胡勇的手。「阿勇，謝謝你。」

胡勇也握住金成的手，用力搖了兩搖。「阿成，你結婚後，不再幹了吧？」

金成點點頭。「你呢？」

「到你結婚的時候，相信我已儲夠錢去移民，當然不幹了。」

「我結婚的時候，你不會移民去了吧？」

「那有這麼快！」胡勇拍拍金成的肩頭。「放心吧，無論如何，你結婚那一日，我都會去喝你那杯喜酒。」

金成開心地笑起來。

抽出一支烟，點燃了，吸了一口，胡勇邊將烟噴出來，邊感慨地道：「阿成，投注站內那些人投注的瘋狂情形，眞叫人吃驚。以前，很少女人去賭馬的，如今去賭的女人眞不少，連阿婆也去擠。就像有錢執那樣，一場的投注額達三四千萬，眞驚人！裏面人山人海的，要走進去，眞不容易。眞不明白那些人爲何賭得那麼瘋狂。」

金成道：「投注站內那樣熱鬧，那些人還不是像我先前的想法那樣，都想贏一筆錢。那是某些人所說的九七心態，賭得就賭，抓得就抓，就拿我家樓上那戶人家來說吧，全家都想移民，但又不合資格。沒有錢，他們全家便想出一個賺錢的方法——賭馬、買六合彩，希望可以買中六合彩，或是中了孖T，當然是派彩超過二百萬的，那就可以夠資格移民。每逢賽馬日，或是六合彩開彩前一晚，全家總動員，不是刨馬經，便是研究六合彩那一期會開那幾個號碼，一個星期除了星期日之外，沒有一日不是與賭有關的。」

胡勇笑道：「阿成，不是那麼誇張吧？爲了移民，居然全家都賭？」

金成正色道：「一點也沒有誇張，我起初聽我阿媽說，也不相信，後來聽那幢樓的鄰居都那麼說，又親眼看到他們一家在酒樓刨馬經，研究六合彩，我才相信那是事實！」

「阿成，聽你那麼說，我相信在投注站內你擠我擁投注賭馬的人中，不少人都想贏一筆錢去移民。」

「唉，爲了移民，這裏的人不少都變得失去理性。」金成嘆息一聲。

「難怪的。」胡勇道：「九七確是令人心生恐懼，誰也想自由自在地生活的啊！」

金成笑道：「阿勇，聽你那麼說，聽得多，我也可能會改變主意移民去。」

「阿成，不是我危言聳聽，大陸那一套，確是令人沒有信心的，聽我說吧，有機會移民的話，千萬不要放棄，就算不爲自己着想，也爲下一代着想啊！」胡勇語重心長地道：「要不是爲了兩個仔女，我也不會移民。」

「阿勇，你移民去加拿大後，打算幹甚麼？」金成問。

「這個我倒沒有想過。」胡勇道：「我打算移民後，到了那裏看情形才決定幹甚麼，那叫隨機應變。總之，那一樣容易找到工作的，又可以賺到錢的，我都會做。」

「不打算做生意？」

胡勇搖搖頭。「拿着那麼少的錢，到了那邊，能夠做甚麼生意？聽人說，那邊做生意不容易，限制又多，稅又重，何況，我自知不是做生意的人，還是找份工作做算了。」

「阿勇，你可以學人做太空人，在那邊安頓好之後，自己回來工作。」金成向胡勇建議。

胡勇直搖頭。「我是甚麼材料？怎能像那些專業人士或生意人，做其太空人。我也不想鬧家變，若是移民後，我不會再回來了，我會全心全意留在那邊，適應那邊的生活。」頓一下，又道：「既然決心移民，便要斬斷這裏的根，不要有半點留戀。當然，像你這樣的老朋友，是不會忘記的。」

「阿勇，你是我最好的死黨老友，你移民後，我便少了你這個老友，說實話，我眞捨不得你離開。」金成感動地道。

胡勇握住金成的手，「阿成，我也捨不得你的，希望你將來會改變主意，移民到加拿大，我們又可以時常見面，說不定，還會一起工作。」

金成握住胡勇的手，兩人緊緊地握着，搖動幾下，以表達他們的心情。

* * *

天亮前的一刻，不但天色很黑，也是值夜班的人最難熬的時候。

在一幢住宅大廈的停車場內，當值的那個管理員便坐在停車場出入口處的小亭內打瞌睡。

停車場在大廈的地牢。

那是一幢高級住宅大廈，能夠住在這種價值百多萬的住宅單位的人，都是中產階級或以上的人。

因此，住在這幢大廈的住客中，不少擁有價值幾十萬，甚至上百萬的房車作代步工具。

停車場內很靜，靜得叫人感到心虛。

不太明亮的燈光照明下，可以看到停車場內停放了不下十輛平治房車，還有寶馬房車，以及各種牌子的私家車，其中當然以日本房車最多。當中，還有一輛法國車廠的保時捷。

這個時候，天色將明未明的時候，停車場內應該寂然無人的，但忽然間，有三條人影出現在停車場內。

其中一條人影悄然往出入口那邊快步走去。

另外兩條人影則竄到兩輛平治房車前，各自從身上取出一件物件，在車門的匙孔內輕巧而又熟練地撥弄着。

其中一個撥弄了不到三分鐘，便將車門弄開，另一個跟着亦弄開另一輛平治房車的車門。

兩個人各自鑽入車內，坐在前座開動馬達。

未幾，兩輛房車先後發動馬達，二人各自將車子從車位中慢慢駛出來，然後向出口駛去。

快要駛到停車場的出口前的時候，突然間從停車場入口外面，衝入一輛小型客貨車，一下子衝到第一輛平治房車的前面，一個急煞，硬是將兩輛房車的去路堵住。

駕駛兩輛房車的兩個人從驚愕中很快便回過神來，飛快地推開車門，竄出車外欲逃。

幾個人即時從左右兩邊的隱蔽處衝出來，其中一人喝道：「站住，我們是警方人員，你們涉嫌偷竊車輛，我們要拘捕你們。」

那兩個人臉色大變，眼見去路已被封堵起來，無路可逃，只好停下來，束手就擒。

那輛從外面衝入停車場，將出口堵住的小型客貨車上，車門開處，跳下四個人，雖然都是便裝，但一看便知道他們是警方人員。

因爲，四個人的手上都握着警方人員使用的左輪手鎗，其中一個人的手上還握着無綫電通話器，跑向已經趴在車身上的兩個偷車賊那邊。

兩個警員以快捷熟練的手法，搜查過那兩個偷車賊的全身後，立刻將兩個人的雙手反扣起來，跟着，向二人宣讀了警誡詞。「你的說話，將來會作爲呈堂証供……」

兩個偷車賊垂下頭，一聲不吭。

那個手拿無線電通話器的便衣探員，走到兩個偷車疑犯的身後，伸手一把抓住其中一個的頭髮，往後一拉，那個人被拉得痛叫一聲，仰起頭來。

那人被拉得半轉過身來。

那個便衣探員往那疑犯仰起的臉瞧了一眼，「哼」了一聲，狠狠地道：「單眼炳，原來是你！」

單眼炳即時哼一聲，道：「羅SIR，請你高抬貴手，別抓着我的頭髮，你不是想我投訴你粗暴對待我吧？」

「嘿，你只管投訴吧！」一個警探衝上去，抬膝撞向單眼炳的小腹。

那個羅SIR忙伸手阻止那探員動粗，並鬆開抓住單眼炳頭髮的手。「單眼炳，你又落在我的手上了，看你這一次能否脫得了身？」

原來羅SIR是這一次行動的指揮，全名羅卓輝，是有組織罪案調查科的督察，以前曾經「拉」過單眼炳兩次，所以兩人都認識對方。

單眼炳其實不是單眼的（至於怎會被稱為單眼炳，據他的朋友說，他在玩啤牌賭錢時，特別是玩十三張，總是「單」起一隻眼逐張看撩開來的啤牌，久而久之，他的賭友都戲稱他為單眼炳，叫開了，單眼炳便成了他的大名），對於羅卓輝的話，他一點也不放在心上，甩一下頭，滿不在乎地道：「羅SIR，今次衰在你手上，我無話可說，最多坐幾年監，有甚麼大不了？」

羅卓輝冷笑一聲。「到時看看法官怎樣判你？」

跟着對兩個探員道：「將他們押上車。」

兩個探員立刻走上去，將單眼炳與另一個疑犯押上那輛小型客貨車。

恰好，在看更亭後面，有一個探員押着一個手上扣了手銬的青年走向小型客貨車。原來，那個青年就是想潛到看更亭，將那個管理員制服，好讓兩個同黨在偷車後，順利將車子駛出停車場，那知道，才潛進看更亭，想將那個管理員擊暈的時候，突然有兩個人撲到，亮出手鎗，喝令他不要動，那個在打瞌睡的管理員也陡地抬起頭來，咧嘴朝他一笑。

原來，那個管理員是由一個探員假扮的。

他立刻將那個青年鎖起來。

從種種跡像看來，警方這一次行動是有備而戰的。

警方這次行動中，將三個偷車賊一網成擒，羅卓輝感到很滿意。

屢遭挫折　此恨難平

何啓泉在單眼炳三人失手被警方逮捕後三個小時，便已知道單眼炳三人出了事。

原來，單眼炳三人是他的手下。

他表面頗為鎮定，心裏却有點驚慌，緊緊捏着拳頭，好一會也沒有說話。

「啓哥，單眼炳他們失手了，我們要不躲避一下？」細蘇擔心地問。

細蘇是何啓泉的左右手，全名蘇海生，由於個子矮小，認識他的人都叫他細蘇。追隨何啓泉足有十年，為人機警多智，甚得何啓泉信任。

何啓泉想一下，搖搖頭道：「單眼炳他們不會供出我們的，別擔心，不用避開。」

另一個叫「大哨」（因為哨牙的關係，所以得了這個花名）的接口道：「啓哥，我看為安全起見，還是先避一避的好，正所謂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細蘇也道：「啓哥，大哨說得對，今時不同往日，如今風聲這樣緊，只怕警方會窮追猛打，單眼炳他們熬不住，供了出來……」

何啓泉其實也想避一避的，聽二人那麼說，便順水推舟道：「既然你們都那麼說，那就避一避吧！細蘇，你去通知其他人，先躲起來，沒有我的吩咐，不要再去出貨。」

「是，啓哥。」細蘇答應一聲，跟着問：「邦哥要的兩輛車，怎麼向他交代？」

何啓泉道：「不用擔心，我自會向阿黎交代。」

細蘇道：「啓哥，我們走吧！」

何啓泉點點頭，跟大哨、細蘇二人走出他們的老巢——一幢舊樓的二樓一個單位。

大哨走在最後面，正走下樓梯，細蘇跟着，何啓泉走在最後。

大哨才走了兩級樓梯，一眼看到兩個人快步向梯口走來，後面還跟着七八個人，其中二人手上拿着無綫電通話器，憑經驗，他一眼便看出那伙人是便衣警探，吃驚之下，疾聲道：「差佬！」轉身往上竄回去。

細蘇立刻機警地回身對何啓泉道：「啓哥，快走！」

何啓泉立刻往三樓衝上去。

細蘇却往走廊的另一頭奔跑。

大哨猶豫了一下，跟着細蘇跑。樓梯下面傳來呼喝聲：「別跑，站住，我們是警方人員！」

喝聲中，那兩個人箭一般從樓梯下面衝上來。

緊接着，幾個探員亦相繼從樓梯往上衝。

兩個探員衝上二樓，一眼看到大哨與細蘇已狂奔到走廊的另一頭，當先的一個發足追過去，另一個則撲到何啓泉三人走出來的那個單位門前，大力拍門，並表露身份，可是，裏面却沒有人應門。

屋內一個人也沒有，當然不會有人應門。

「站住，否則開鎗！」追逐細蘇與大哨的那個探員眼見追不上二人，厲聲吆喝。

細蘇與大哨突然停下來，翻過走廊的圍欄，往天井下面跳落去。

那個警探撲到圍欄前，亦翻過圍欄，躍身跳落天井地上。

走廊那頭的樓梯口飛快地衝上幾個人，手上都拿着鎗，恰好看到那個警探跳落天井，他們立刻撲到走廊圍欄前。

天井中即時響起一聲呼喝。「站住！別跑！」跟着是一下鎗聲。

撲到圍欄前的幾個探員看到那一鎗是他們的同僚開的，目的是阻嚇逃跑的細蘇與大哨繼續奔逃。

幾個警探相繼跳落天井。

那個警探已發足奔向天井的出口，向樓梯口衝去。

原來，細蘇與大哨已飛奔入天井的出口。

隨後衝上樓的探員除了兩個撲到那個探員留守單位大門前外，其他三個探員則往三樓上面衝去。

何啓泉雖然已四十出頭，體魄仍然強健，加上在這亡命關頭，一口氣衝上十一樓上面的天台，奔到天台左邊的圍牆前，探頭看一眼，立刻跳上圍牆，深吸一口氣，飛身跳過相隔約一公尺距離的那幢大廈的天台去。

三個警探這時才衝上天台。

三人往天台掃視了一眼，立刻分散開來，往天台的三面搜索。

他們自然一無所獲。

回頭再說亡命奔逃的細蘇與大哨，二人才衝出天井的出口，眼前人影一閃，撲出一個警探，細蘇身形一閃，斜竄開去，大哨飛起一脚，踢向那個警探的小腹。

那個警探危急中身形一個偏閃，險險避過大哨那一脚，手上的鎗一移，指着大哨：「別動，否則便開鎗！」

大哨頓時僵住。

斜竄開去的細蘇突然飛身撲落那警探的身上，將之撲倒在地上。

大哨立刻撲落那警探身上，搶去那警探手上的佩鎗。

那個警探敵不過細蘇大哨的糾纏，手上的佩槍被大哨奪去。

「住手！」天井的出口處突然傳來一聲厲喝！

大哨立刻往那邊開了一槍。

發出喝聲的是那個當先衝入天井出口的警探，他也算眼急動作快，一眼瞥到大哨向他開槍，馬上斜撲在地上，還了一槍！

大哨急忙趴在地上，向那個警探連轟兩槍！

那個警探亦開槍還擊。

一時間，槍聲砰砰作响。

細蘇這時已將那個警探擊暈，向大哨叫道：「大哨，跑呀！」

就這剎那之間，他們已跑不了。

原來，有兩警員已堵住了他們可以逃跑的去路。

幾個隨後跳下天井的警探亦已衝到天井出口當中，各自閃到兩邊，向大哨開槍。

大哨頓時被警方的槍火壓得抬不起頭來，遑論還擊了。

細蘇眼見勢色不對，向大哨叫道：「別開槍呀，投降吧。」

跟着張口大叫：「別開槍，我們投降！」

警方人員立刻停止開槍射擊。

「將槍扔過來，然後舉起手，慢慢站起來。」一個警探喝叫。

大哨猶豫一下，細蘇着急地道：「大哨，將槍扔出去呀，你不是想死吧？」

大哨咬咬牙，將槍扔出去，爬起來，舉起雙手。

細蘇看到大哨將槍扔掉，頓時鬆口氣，也舉起雙手站起來。

那些警探也鬆口氣，一擁而上，將二人用手銬反扣起來，同時亦瞧看被擊暈過去的同僚傷勢如何。

細蘇與大哨被帶回二樓那個單位，負責進屋搜查的幾個警員早已破門進入屋內，搜查之下，却搜查不到甚麼犯罪的証據。

細蘇與大哨進入屋內後，看不到何啓泉，兩人都鬆口氣，猜測「大佬」九成九逃脫了。

* * *

何啓泉確是逃脫了。

他是連續跳過兩幢樓的天台，接着爬水渠落到地下，溜掉的。

找到一個公共電話亭，他立刻致電回家。

在電話中，聽妻子說沒有警方人員到他家找他，他心裏才安定一點，叫妻子不要對警方人員亂說話（若警方人員上門找他的話），無論問甚麼也說不知道。並叫妻子不要擔心，遲些日子，他就會回家。

收綫後，他跟着分別致電給其他的手足，要他們立刻躲起來，不要露面。

知道其他的手足沒有事，他才安心一點，想一下，決定致電給黎錦邦，為防萬一，叫他避一避。

但是，黎錦邦却不在家，他只好收綫。

思想了一下，他決定到跟他相好的那個女人那裏躲一躲。

那是他另一個家。

說穿了，他是金屋藏嬌。

這件事，不要說他的妻子不知道，就是他的手足，或是朋友，也毫不知情，只有他一個人知道。

事實上，他也不是經常到那個女人那裏的，只在心情好，心血來潮的時候，才去找那個女人。

召了輛計程車，何啓邦說了一個地址，計程車司機便開動車子往前駛去。

計程車內的收音機開了，正在播放音樂，何啓泉那有心情去聽，本想叫司機將收音機關了的，看一下腕錶，快十點鐘了，到時有新聞報道，他想聽聽是否會播出他被警探搜捕的新聞，便不作聲，閉上眼睛養神。

他心裏很亂。

出道至今，雖然不是一帆風順，曾經被警方捉過，坐過牢，但都是小兒科，沒有像這一次般嚴重，以至不知怎的，隱隱感到心驚肉跳。

十點鐘了。

電台播出新聞。

第一條新聞便報道早前他跟細蘇、大哨被警方緝捕的新聞，他雖然心裏很緊張，臉上却一點變化也沒有，仍然閉着眼在聽着。

當他聽到「兩個疑匪在警方的緝捕

行動中……擊暈一個警員，搶奪了佩槍，與警員駁火，雙方一共駁火十四響，最後，兩個疑匪眼見無法逃脫，只好棄械投降……」頓時一顆心直往下沉，雙手也不自覺緊握起來。

細蘇與大啃是他的左右手，如今被捕，他有如雙手被人斬斷了，這一次的損失可謂慘重！

他知道，細蘇與大啃是爲了引開追上來的警方人員，才不跟他一起跑上天台，好讓他有機會逃脫，對細蘇大啃兩人的義氣，他很感動，也很難過。

他在心裏決定，就算要花一大筆錢，也要請最好的律師，替兩人辯護，輕判兩人的刑罰。

「先生，到了。」車子突然停下來，計程車司機看到何啓泉閉着眼，沒有反應，忍不住扭頭對他說。

何啓泉聞聲霍然張開眼來，笑道：「多少車費？」伸手入褲袋拿錢。

司機道：「二十四元……」

「不用找了。」何啓泉不等司機說完，將手上的三十元遞給司機。

計程車司機接過錢，看到是三十元，頓咧嘴笑道：「先生，多謝。」

何啓泉已推開車門，走下車。

前面不到十公尺，是一家酒樓，何啓泉快步走入裏面，乘電動扶梯直上大堂，却並不是來飲茶，而是到酒樓擺放公衆電話的地方，拿起電話，致電給那個女人。

電話鈴響了三下，才有人聽。「喂，誰呀？」

何啓泉聽出是他那個女人的聲音，才說道：「是我。」

那個女人驚喜地道：「啓哥，是你，你在那裏？」

「爲何這麼遲才聽電話？」何啓泉問。

那女人在電話裏急急道：「啓哥，電話響的時候，我還未起床，你也知道，我這個時候還在睡覺的啊。」

何啓泉居然還有心情說笑。「阿玉，妳不是跟一個男人睡在床上吧？」

那個女人在電話中叫寃：「啓哥，你不相信我？自從跟了你後，我沒有看過別的男人一眼，你要是不相信，馬上來看了。」

何啓泉笑道：「我去到你那裏的時候，那個男人還不走了！」

那女人在電話那邊大叫寃枉。「啓哥，你要是不相信，我……」

何啓泉笑道：「好了，好了，我不過跟妳說笑吧了。我跟一個朋友在一家酒樓內飲茶，忽然想起妳，便打個電話給你。」

那個女人一聽，頓時在那邊撒嬌。「啓哥，你捉弄人，我不依……」

何啓泉忙道：「好了，好了，過兩日我去妳那裏，買件禮物送給妳，成了吧？」

那個女人這才回嗔作喜。「啓哥，說過算數啊！」

何啓泉連聲道：「我幾時答應你的不算數？」

「你那一日來？」女人在電話那邊問。「我保湯給你飲。」

何啓泉隨口道：「後日吧！」

「眞的？」

「當然是眞的。」何啓泉道：「好了，我要回去跟那個朋友說話了，拜拜。」跟着掛了錢。

別以爲何啓泉走入酒樓打電話給那個女人，居然還有心情說笑，其實，他是想試探一下，那個女人的家中是否只有她一個人，警方的人是否找到她的頭上，要是她家裏有別人在——警方人員，又或是曾經去找過她，她肯定不會那樣輕鬆，跟他撒嬌，又或是告訴他，警方的人曾經到過她那裏，但她却沒有說，又那樣輕鬆，因而，他認爲她那裏是安全的。

那不是他多心，而是小心，正所謂小心駛得萬年船，小心一點，只有好處，沒有害處。

走出酒樓，他馬上去那個女人那裏。

他收藏那個女人的「金屋」在那家酒樓後面那幢住宅大廈內，他很快便走到那座大廈的大門前。

沿途，他沒有發現認爲可疑的人。

大廈的大門口裝了鐵閘，鐵閘左邊的墻上裝有電子對講機，對面的牆上則裝有鐵閘電子鎖的號碼按鈕，只要知道密碼，按下按鈕，鐵閘的電子鎖便自動彈開來，進入大廈的人便可以推開鐵閘走進去。

何啓泉那個女人住在大廈的二十三樓一個單位，他自然知道大閘電子鎖的密碼。

他依照密碼的數字次序按下按鈕後，大閘的電子鎖便「察」一聲彈開來，他便推開鐵閘走進去。

乘電梯上到二十三樓，他來到大門上有個D字的單位前，按動門鈴。

屋內立刻有人問：「誰呀？」跟着將大門打開，一個年約二十八九，三十不到的女人隔着鐵閘往外望。「啓哥，是你！你不是跟朋友飲茶嗎？怎麼突然間來了？」那女人邊說，邊將鐵閘打開來。

何啓泉馬上走入屋內。

那女人立刻拉上鐵閘，關上大門，邊跟着何啓泉往裏面走去，邊好奇地道：「啓哥，你這麼快便來到，剛才一定是在很近的地方打電話給我，是不是？」

何啓泉沒有說話，走入客廳，一屁股坐在沙發上，才說道：「阿玉，我是在這座大廈前面的那家酒樓打電話給你的。」

「啓哥，你的臉色不大好，是不是有甚麼事……不開心？」女人扭動一下豐滿惹火身材，挨着何啓泉的身邊坐下來。

女人的容貌雖然普通，但身材確

是動人，何啓泉大約就是被她的身材吸引而「金屋藏嬌」。

何啓泉將頭靠在沙發背上，長長地吐口氣，「沒甚麼，不過近來生意有點不如意吧了。」

「啓哥，看開點吧。」女人將身子貼着何啓泉，一隻手在他臉上輕撫着，眼中漾着異光。「整天只想着做生意，很易黐綫的。」

何啓泉被女人撫摸得心裏癢癢的，禁不住也伸手在女的胸脯上摸起來。「做男人的，當然要顧着生意，要不，怎有錢養妳？」

女人被何啓泉摸得咭咭笑起來，另一隻手摸在何啓泉最敏感的部位上。

何啓泉立刻有反應，嘴巴在女人的臉上，頸上亂哄亂吻，弄得那女人咭咭直笑，，身子一軟，倒在沙發上。

何啓泉就勢壓在女人的身上，雙手解除女人身上的衣服。

未幾，兩人變成兩條肉蟲，在沙發上糾纏着。

突然間，那女人喘着氣道：「到……房裏去……」

何啓泉停下來，喘着粗氣。「這裏不……好嗎？爲甚麼要到……房裏……」

「我……很不舒服……啊，」女人雙眼中媚得滴出水來。

「叮噹，叮噹……」門鐘突然響起來。

何啓泉與身下的女同時怔愕了一下，互相看了一眼，眼中都露出訝異之色。

停了一下的門鐘跟着又響起來。

何啓泉將嘴巴湊到女人耳邊，悄聲道：「甚麼人來找妳？」

女人搖搖頭。「大概是推銷化裝品甚麼的，又或是教會的人上門傳道之類的吧，不要理他，等一會他見沒有人應門，自會離開。」

女人在心裏咒死在這個時候來按門鐘的人，打斷了他們的好事。

何啓泉對於門外那的來得不合時宜的造訪者亦恨得牙癢癢的，他點點頭，在女人的耳邊道：「不要理他，到房裏去。」從那女人的身上爬起來，抓起自己的衣服，拉着那女人往房裏走去。

「叮噹，叮噹，叮噹。」門外的人不停地按響門鐘，何啓泉與那女人無聲地笑着扭頭往大門那邊去望一眼，走入房間。

兩人立刻摟作一團，倒在床上。

驀地，門鐘聲變成了拍門聲——頗大力的拍門聲。

何啓泉正壓在女人的身，聽聞那「砰砰」的拍門聲後，不由罵出一句粗話。「他媽……」

女人伸手掩住他的嘴巴。「不要理他……」

外面忽然響起叫聲：「屋裏的人請開門，我們是警務人員，我們知道屋裏有人的！」

何啓泉一聽，整個人彈跳起來，抓起衣服邊急急穿上，邊對那一臉驚慌的女人道：「快穿上衣服去應門，若是來找我的，說我沒有來，問甚麼也說不知道。」

女人見他那種慌張的神色，甚麼興趣也沒有了，忙起身下床，找衣服穿上。

「屋內的人請開門！」外面又傳來叫聲。「再不開門，我們告你阻差辦公。」

「啓哥，無緣無故的，怎會有警察找上門？」女人驚疑地看着手忙腳亂穿上衣服的何啓泉。「是不是……你……發生了甚麼事？」

「妳別問好不好。」何啓泉邊說邊找他的鞋子。「我的鞋子呢？」

女人怔了一下，說道：「在外面呀。」

何啓泉急忙跑出客廳，找到鞋子，快手快脚穿上，又走回房間。「你等會去開門時，盡量拖延，最好不要讓他們進屋。記着，說我沒有來過！」

女人匆匆穿上衣服，連連點頭，走出房間，何啓泉在她身後道：「若他們問你爲甚麼這樣遲才開門，妳說肚子痛，在洗手間……」

那女人醒覺地道：「肚子痛，我拿葯油搽一下。」急急走到床頭的梳粧枱前，找到一瓶葯油，在肚子上胡亂搽了一點，轉身匆匆往外去。

* * *

那女人打開門，隔着鐵閘，看到門外站着的人，果然是兩個警察，另外，還有兩個是穿便衣的警探！

那女人心頭跳了一下，蹙着眉頭道：「阿SIR，甚麼事呀！」

一個警員道：「我們懷疑你這裏有一個被我們通緝的可疑人物，請你開門讓我們進去看一下。」

另一個警員道：「請問你怎樣稱呼？」

「我姓伍。」那女人道：「阿蛇，屋裏除了我之外，沒有其他人，怎會有一個被你們通緝的人？」

原來那女人姓伍，名美玉。

警員道：「伍小姐，有人看到那個可疑人物進人妳屋裏，請妳合作點，開門讓我們進去查看一下。」

「阿蛇，你們入屋搜查，有沒有搜查令？」伍美玉以前在夜總會做過小姐，有點見識。

站在後面的一個警探走上前，從衣袋內拿出一張公文紙，遞到鐵閘之前，抖開來。「請你看淸楚，這就是搜查令！」

伍美玉睜大眼看淸楚，果然是警方發出搜查令，心裏又跳了一下。「他們拿了搜查令來，難道啓哥犯了甚麼事？」臉色微變之下，口裏說道：「阿蛇，你們說的可疑人物是誰？」

「何啓泉，花名何車！」那個警探

：「伍小姐，請你開門！」

伍美玉心頭突突亂跳。「阿蛇，我根本不認識這個人，他怎會在我家？」

警探冷笑一聲。「搜查令你已經看過，再不開門，我告你阻差辦公！」

至此，伍美玉不得不將鐵閘打開，讓警察進屋搜查。

四個警察走入屋內，立刻在屋內搜查起來。

伍美玉跟着那個警探。「阿蛇，你們一定搞錯了。」

那個警探沒好氣地道：「伍小姐，請你別說話好嗎？有甚麼問題，等我們搜查完後，再說吧！」

伍美玉碰了個釘子，只好不出聲，但仍然跟着那個警探，心裏十五十六的，恐怕何啓泉會被搜出來。

好奇怪，四個警察足足搜查了一個小時，只差沒有將床褥割開來看看裏面是否藏着人，眼見屋內除了伍美玉外，確是別無他人，這才罷手。

當然，他們在伍美玉的房間內，搜出不少男人用品——男裝內衣褲，外衣褲、還有拖鞋及鞋子之類的物品。

那個警探似乎是職位最高的，在客廳向伍美玉發問，「伍小姐，你結了婚沒有？」

伍美玉搖搖頭。

「你房間內那些男裝衣物是誰的？」那警探盯着伍美玉玲瓏浮突的身體。

「是我以前一個男朋友留下的。」伍美玉眼也不眨一下。

「甚麼名字？」

「陳富。」伍美玉隨口胡謅。

「你眞的不認識何啓泉！」

「我第一次聽你說這個姓名。」

「伍小姐，要是我們查出你向我們提供不正確的資料，我們會控告你向警方提供虛假資料的罪名。」

「阿蛇，我說的都是實話。」

「你幹甚麼工作？」

「以前在夜總會做事，這幾個月因爲身體不適，沒有做了。」

「妳爲何那樣遲才開門？」

「阿蛇，那時我肚子痛，正在洗手間，由於痛得很厲害，所以那麼遲才去開門。」

那警探兩眼在伍美玉的臉上溜了一轉，「伍小姐，希望你說的是實話！」

伍美玉不吭聲。

那警探見問不出甚麼，只好離去。「伍小姐，希望妳想清楚後，跟警方合作，若有何啓泉的消息，馬上通知警方！這是我的電話號碼以及傳呼機的號碼。」將一張卡片遞給伍美玉。

伍美玉接過，看一眼，原來那警探姓吳，是一名沙展。

送走四個警察，關上門後，伍美玉靠在門上，長長地透了口氣。

啓哥到底去了那裏？他怎會不在屋內？

她在心裏猜着。

莫非他從去水渠爬下去？

這裏是二十三樓，不是二樓或三樓！那麼高，從窗口往下望，也叫人頭暈脚軟，怎爬下去，就算他有膽爬下去，也不可能那麼快便爬到地下呀！

他到底怎樣逃脫的？

他犯了甚麼事？

心裏胡思亂想着，她在屋內各處看了遍，何啓泉確實不在，她只好懷着滿腹疑問，梳理一下頭髮，到前面那家酒樓去吃午飯。

原來，經過一番擾攘，已經是中午十二時十三分了。

＊　＊　＊

回頭再說那四個警察。

在乘搭電梯下去的時候，另一個警探對姓吳的沙展道：「吳SIR，我們明明收到料，何啓泉在那女人的屋內，怎會搜不到的，還有，那個女人頭髮蓬亂，眼裏水汪汪的，分明跟人上過床。那個一定是何啓泉，他居然不在屋內，莫非他爬渠逃落下面？」

姓吳的沙展點頭道：「何啓泉肯定是從窗外爬渠逃走的，希望守在下面及守在天台的手足捉到他！哼，那個女人怎麼看也不像一個正經女人，她說的話一句也信不過！」

「吳SIR，只要不是白痴，也聽得出那女人在說謊！」一個軍裝警員道：「可惜沒有証據証明她說假話，要不，就可以控告她提供虛假資料。」

吳沙展冷笑一聲。「等一會落到下面，守在下面的手足若是捉到何啓泉，我們就有証據控告那女人向警方提供虛假資料，阻差辦公！」

他一直認爲，何啓泉不是逃到下面就是逃上天台(從外墻的去水渠)，他肯定逃不脫的，所以，他心裏很篤定。

可是，當他們落到地下，與守在大堂的同事會合後，才知道下面及上面——天台一點動靜也沒有，換言之，守在上下兩方面的人手都沒有發現何啓泉踪跡！

莫非何啓泉眞的沒有到伍美玉那裏？又或是綫報不準確？

無論是甚麼，總之，他們這一次的行動一無所獲。

不過，吳沙展却不死心，在收隊回去前，留下兩個探員在附近監視。

＊　＊　＊

黎錦邦是從晚間的電視新聞中，知道何啓泉的手足在一座大廈的停車場內偷竊兩輛平治房車時被警方捕捉住，連帶他的左右手細蘇與大哨亦被警方圍捕之下，逃不脫，落在警方的手上，警方現正追緝何啓泉。

黎錦邦聽完那段新聞後，整個人呆住。

只不過兩日之間，何啓泉便弄到那個模樣，那是他怎也意料不到的。

從那段新聞中，他知道何啓泉是爲了替他弄到兩輛平治房車，才會弄成那樣的！他心裏感到對不起何啓泉。

如今弄到何啓泉也被警方通緝，他急着要運送到大陸的兩輛平治房車，豈不是無法從何啓泉手裏弄到，補運到大陸？

當然，除了何啓泉之外，他還有另外的辦法收買到失車，但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情勢下，只怕沒有人敢跟他交易。

事實上，他偷運去大陸的汽車，一直以來都是由何啓泉供應的，他跟他一直合作愉快，因此，很少跟別的偷車集團合作。

要是不能在短期內將欠交的兩輛平治房車偷運到大陸，那他就很難向大陸方面的走私集團交代，對他以後的生意大有影响，想到這一點，他心裏很着急。

他馬上打電話找其他有辦法的人，希望可以在這一兩日內，弄到兩輛平治房車。

可是，他找了幾個有辦法的人，都不敢答應他，雖然他答應出多三分一的價錢。

那些人都說，在這種風聲鶴唳的時候，都不敢冒險去偷車。

最後，他找到一個他認識偷車集團的首腦，願意出多二分一價錢，那個人也一口回絕了他，並說，他就算肯出雙倍價錢，他們也不會在這個時候去跟警方鬥智鬥力。

至此，黎錦邦可說無法可想。

他想找到何啓泉，看看他可需要幫忙，但却無法找到他。

黎錦邦在無法可想之下，把心一橫，想找阿行與阿毛來商量一下，要兩人找人去偷兩輛平治房車。但後來想一下，那太冒險了，萬一失手被擒……

可是，他突然想到一個主意，覺得可行，馬上打電話將徐日行與毛樂年找來。

阿行與阿毛都知道何啓泉出了事，說了幾句後，黎錦邦便將話題說回正題。「阿行，我們必需在這兩三日內將兩輛平治運去大陸，要不，會對我們今後的生意影响很大。我曾經打電話找這幾個人，他們都說風聲那樣緊，不敢冒險，我甚至答應出雙倍價錢，也沒有人肯做，無法可想之下，我想到一個辦法。」

接着，他將想到辦法說出來。「阿行、阿毛，我想你兩個去找幾個油脂仔，叫他們偷兩輛平治，每輛給他們兩三萬。你兩個認識那種油脂仔嗎？」

阿毛道：「邦哥，我認識一幫街頭少年，他們平日以偷竊爲生，給他三五萬要他們偷兩輛車，我相信他們會答應的。」

黎錦邦大喜。「阿毛，你馬上去和那幫街頭青年談一下。」

「邦哥，我去找他們。」阿毛站起來。

黎錦邦道：「你曉得怎樣說了？」

阿毛點點頭。「邦哥，你放心吧，不會扯到我們身上的。」

黎錦邦點點頭，阿毛馬上離去。

待阿毛走後，黎錦邦對阿行道：「明晚運去大陸的錄影機及『成帶』(色情錄影帶)都準備好了？」

阿行點點頭。「都運到落貨的地點，明日才通知阿勇他們。」

「嗯。」黎錦邦道：「那批貨運上大陸後，可以補償上一次的損失有餘。」

阿行道：「邦哥，我擔心明日……會否出事……」

黎錦邦打斷阿行的話。「阿行，別胡思亂想，上一次可能是意外，你不是一次被蛇咬，便心驚肉跳吧？」

「邦哥，我跟了你這麼多年，幾時怕過？我不過有點擔心吧了。」

「我們今後凡事小心一點，就不會出事的了。」黎錦邦拍拍阿行的肩頭。

阿行嘴唇嗡動了一下，欲言又止。

＊　＊　＊

黃昏時時分，九仔到石屋去找胡勇、金成兩人。

當九仔說明來意。「勇哥、成哥，邦哥要你們今晚運貨出海。」

胡勇與金成大感意外。「九仔，今晚出海，這時候才來通知我們？邦哥玩甚麼把戲？」

九仔道：「邦哥說，上次出了事後，他不想再出事，所以，凡事都加倍小心，他這麼遲才叫我來通知你們，是不想走漏消息，也是爲你們好。」

胡、金兩人聽九仔那麼說，才不再說甚麼。

「九仔，上一次出事，查出是甚麼人做鬼頭的？」胡勇問。

「暫時仍未查出。」九仔道：「不過，邦哥他們懷疑是那個被捉的吊車司機做鬼頭，向警方通風報訊。」

「有可能。」胡勇道：「全部人都逃脫，獨有他被捉，這不是有古怪？」

金成道：「九仔，你跟你老婆仔同居了吧？」

九仔笑道：「是的，成哥、勇哥，要不是你們肯幫忙，我不知怎辦，謝謝你們。」

胡勇開玩笑地道：「九仔，你跟老婆仔住在一起了，一句謝謝就算？飯也不請我們吃一頓？」

九仔馬上道：「勇哥、成哥，你們這樣幫我，當然要請你們吃頓飯，順便介紹我的老婆仔給你們認識。」

頓一下，接着道：「明晚請你們吃飯，好嗎？」

金成道：「九仔，你別認眞，阿勇跟你說笑吧了，你跟老婆仔住在一起，甚麼也要用錢……」

九仔道：「成哥，我雖然手緊，但請你跟勇哥吃頓飯，還請得起。」

金成還想說話，胡勇暗中扯扯他，九仔也搶着說道：「成哥，不是不賞

面吧！」

金成忙道：「九仔，怎會不賞面。」

「那就一言爲定。」九仔道：「明晚八時，香滿樓二樓。」

胡勇道：「九仔，我跟阿成準時到。」

跟着又道：「九仔，你請我跟阿成吃完那頓飯，儲定錢做人情啊！」

九仔睜大眼道：「勇哥，你不是娶小老婆吧？」

胡勇笑着捶了九仔一拳。「我要是有本事養兩個老婆就好了！我自問沒有齊人之福。」

「那一定是替你餞行，申請移民批准了？」九仔笑着說。

胡勇大搖其頭。「九仔，別亂猜了，你猜破了腦袋，也猜不到的。」

「勇哥，那你還不說出來。」

胡勇笑指着金成。「九仔，阿成明年要結婚了！」

「眞的！」九仔眼大睜，看着金成。

金成有點難爲情地笑着點點頭。

九仔跳起來。「成哥，你包得好密啊，從來沒有聽你說過跟人拍拖，忽然間就說要結婚，不聲不響，嚇人一跳！」

金成不說話，只是笑。

胡勇道：「九仔，不要說你，我以前也不知道他有女朋友，直到最近，他突然告訴我打算明年結婚，我才知道他原來一直拍拖，有女朋友的！」

「成哥，甚麼時候帶你的女朋友出來，讓我們見見面，免得日後在街上遇到，也不知道那個人是你的女朋友。」

胡勇接口道：「擇日不如撞日，明日吧。」

九仔叫好。

金成見兩人興緻勃勃的，不好掃興，只好同意。「好吧，我明晚叫她一起去香滿樓。」

* * *

仍是那座海邊房屋。

胡勇與金成在九時已到達那裏。

阿丘與阿趙正在將貨搬落快艇上，兩人亦幫忙搬貨落快艇。

一切弄妥的時候，已接近十時了。

阿趙從雪櫃拿出啤酒，四個人坐在伸出海邊的那個露台上，喝着啤酒。

喝了幾口，四個人自然而然的談起銀沙灣被警方破獲的那次事件。

阿丘與阿趙都擔心終有一日，會被警方抓獲，要吃皇家飯(坐監)。

阿丘道：「幹這一行，非長久之計，再做多幾次，我想不幹了，俗語有謂：上得山多終遇虎。不可能會一世走運的！這幾年總算儲到一點錢，做點小生意，相信可以賺到兩餐！要不，去做小販也不差。我有一個朋友做小販，賣生菓，雖然要走鬼(要逃避追捉)，每日都賺到三四百元。逢過年過節可以賺到過千元一日，做了三四年，已經買了樓！」

阿趙道：「這麼好賺，阿丘，日後你若是做小販，預我一份！」

「你肯做，大家合作！」阿丘道：「多個人，多雙手，與人爭位擺時，也不會吃虧。」

金成雖然心動，却沒有說甚麼。

十時半了。

胡勇與金成喝完最後一口啤酒，起身道：「阿丘、阿趙，我們出海了，回頭見。」

阿丘與阿趙馬上站起身，隨兩人走向掀起一塊大木板的地方。

那個洞口開在露台的左邊，長一公尺半，寬一公尺，有一道鐵梯伸到下面停着的快艇，只要將那個洞口用木板蓋上，再將一些雜物堆在上面，不知底細的人便不會看出那裏有一個洞口落到水中。

胡勇與金成順着鐵梯走下快艇，向上面的阿丘阿趙說了聲再見，阿丘阿趙便將那把鐵梯拉上來。將掀開的木板蓋下。

胡勇與金成走到駕駛室，回頭看一眼堆放在艇艙內的貨物，胡勇嘀咕一句：「今晚比平時載多三分一貨物，看來，邦哥想把在銀沙灣的損失也賺回來。」

「阿勇，這一趟載多了貨，我們要小心一點。」金成有點擔心。「若沒有事，不要將速度開得太快，免得將快艇弄沉。」

胡勇點點頭，開動馬達。

快艇慢慢駛出，阿丘與阿趙兩人站在露台邊，向快艇上的胡勇金成揮手。

兩人也扭頭向阿丘阿趙揮揮手。

快艇駛到深水的地方，胡勇將速度加快。

快艇立時像箭一樣，往海面上飛馳。

阿丘與阿趙兩人眼見快艇已消失在海面的黑暗中，才返回屋內。

快艇在黝黑廣闊的海面上飛馳，那情形就像一隻飛蛾投入黑黝黝的怪物口裏那樣，若不是習慣了在這種教人憂慮的環境中出海，眞會被弄得神經兮兮的，有點挺受不住。

胡勇與金成都默然不語，看着前面的海面。

金成忽然說道：「阿勇，不知怎的，我心裏忽然感到有點不安。」

胡勇道：「阿成，你又不是第一次出海，別胡思亂想！」

話還未完，前面突然出現三艘快艇，以品字形之勢，向他們那艘快艇衝過來。

胡勇與金成大吃一驚。「阿勇，小心啊！」金成驚叫。

胡勇緊緊握着駕駛盤，兩眼盯實那三艘像箭一樣射來的快艇，陡地一扭軚盤，快艇立刻在海面上劃出一道

弧痕，往左邊馳去。

「阿勇，那三艘快艇不是警方的。」金成看着疾射過來的三艘快艇。「大概是海盜。」

阿勇點點頭，將速度加快。

兩人憑經驗，都看出衝着他們來的快艇並不是警方的橡皮快艇，極有可能是近來因爲走私興起，應運而生，專門劫掠走私船的海盜。

換句江湖術語，就是黑吃黑。

事實上，自從不法之徒走私貨物到大陸的情形大爲猖獗之後，便有一伙不法之徒做其現代海盜，專門劫掠走私船。由於走私的不法之徒本身幹的也是違法的勾當，所以，他們遇劫後，都不敢聲張報警，這就助長了現代海盜的氣焰，橫行在海面的幾條熱門走私綫上。

胡勇金成雖然沒有遭遇過海盜，但却聽聞過，還知道那些黑吃黑的海盜都配備了武器。因此，兩人的心情都很緊張。

三艘快艇的速度都很快。胡勇眼見無法擺脫對方的包抄及兜截，把心一橫，將速度加快四個馬達全開動了！希望可以擺脫三艘快艇的追截糾纏。

胡勇那艘快艇雖然載了一批貨物，由於加裝了馬達，速度達到一百八十海浬，所以，加速後，快艇有如離弦箭矢般，在海面上飛速滑行，一下子便從兩艘快艇之間衝了出去。

那知道第三艘快艇驀然間向他們箭一樣射來，看那來勢，簡直是要他們拚命——直向他們的快艇撞去。

金成一顆心頓時抽緊。「阿勇，他們是瘋子！」

胡勇咬實牙關，陡地一扭軚盤，快艇像飛魚一樣陡地劃了個彎弧，險險避過那艘疾衝過來的快艇。

那艘快艇幾乎是擦着胡勇的快艇舷旁掠過去，劃起一道浪痕。

就是那道劃起的「浪墻」，將胡勇金成那艘快艇弄翻的！

原來，胡勇金成那快艇在急拐彎之下，艇身很自然地往裏傾側，再被那道掀起來的「浪墻」一掀一打，快艇便翻覆過去。

胡勇與金成在快艇翻覆的刹那，急忙跳落海中。

而兩人在事前早已穿上救生衣，所以，就算不會游泳，也不會淹死。每一次出海運貨，他們也必穿上救生衣，以防發生意外。

三艘快艇眼見胡勇金成那艘快艇翻覆，立時呼嘯而去，眨眼間便在黝黑的海面上消失了影踪。

金成才浮起來，馬上叫道：「阿勇，阿勇？」雙眼在海面上搜索着。

「阿成，我在這裏，你沒事吧？」胡勇在金成的左邊約七八丈外舉手呼應。

金成隱約看到，忙向胡勇那邊游去。「阿勇，我沒事，你呢？」

胡勇在那邊道：「我也沒事，游過快艇那邊看看。」

阿成答應一聲，往十多丈外的快艇游去。

他游到艇底朝天的快艇前，看到胡勇也快游到來，便伸手抓着快艇底部，對胡勇道：「阿勇，我們要馬上將快艇翻轉過來，要不，若水警聞聲趕來，我們就要游回岸上了。」

胡勇雙手搭在艇底上，吐口氣。「阿成，我在這邊掀，你在那邊翻。一——二——三！」

「三」字出口，兩人合力一掀一翻，希望可以將快艇翻轉過來。

可是，快艇只翻起一半，便又覆下去。

兩人又翻了幾次，幾乎弄到筋疲力盡，也無法將快艇翻得過來。趴在艇底上直喘氣。

驀地，兩人聽到海面上隱隱傳來馬達聲，胡勇疾聲道：「阿成，快向岸上游去，來的可能是水警輪。」

阿成答應一聲，兩人急忙游離快艇，往遠處有燈光的岸邊游去。

* * *

黎錦邦在熟睡中被電話鈴聲吵醒，急忙起身，拿起放在床頭几上的電話聽筒。

「喂，邦哥嗎？」話筒中傳來一把急促的聲音。

黎錦邦雖然迷矇，仍然聽出是阿丘的聲音，心頭急跳了一下，疾聲道：「嗯！阿丘嗎？」

話筒中傳來阿丘的聲音。「邦哥，我是阿丘。」

「是不是阿勇他們出了事？」黎錦邦衝口而出，截斷了阿丘的說話。

阿丘在電話那邊道：「邦哥，阿勇他們確是出了事。」

「快說！」黎錦邦用力握着話筒，氣息也急促起來。

躺在他身邊的女人被他吵醒，翻個身一手搭在他身上，含糊地道：「這麼夜打電話來，是不是有甚麼事？」

黎錦邦一手推開那女人，低聲道：「睡吧！別理那麼多事！」

那女人嘀咕一聲，翻轉身，不敢再吭聲。

黎錦邦在聽着阿丘在電話那邊的說話。「邦哥，阿勇與阿成他們那艘快艇才駛出五分鐘左右，便遇到三艘快艇向他們兜截包抄，結果，他們的快艇被對方撞翻，幸好兩人沒有事，那三艘快艇不知是甚麼來路，撞翻阿勇他們的快艇後，便走了，阿勇兩人無法將快艇翻轉過來，又聽到有船聲駛向他們那邊，他們只好放棄快艇，游回岸邊。我跟阿趙聽到海面上馬達聲響成一片，便划艇出去看看，結果救起阿勇兩人。」

「叫阿勇阿成來聽電話！」黎錦邦幾乎將手上的電話握碎。

阿丘答應一聲，放下聽筒，未幾，有人啞着聲道：「喂，邦哥，我是阿

勇。」

「阿勇，你跟阿成沒事吧？」黎錦邦雖然忿怒，仍然問一句。

胡勇在電話那邊道：「邦哥，我跟阿成都沒有事，不過，快艇與那批貨都損失了。」

「你看出那些人是那一方面的人嗎？」黎錦邦問。

「弄不清他們是甚麼來路，肯定不是水警或皇家海軍。我跟阿成以爲是海盜，但看他們撞翻了我們的快艇後立刻溜走，又不像，我跟阿成都想不出他們是那一路的人。」

「阿勇，你跟阿成留在阿丘那裏，我馬上趕來。」黎錦邦放下電話，但馬上又拿起電話，撥號碼找阿行。

他想找阿行跟他一起去阿丘那裏。

可是，阿行的電話却沒有人聽。

黎錦邦用力放下話筒，沒好氣地罵道：「哼，三更半夜也不在家，不知『死』到甚麼地方去！」

那女人忍不住道：「你可以打去傳呼台找他啊！」

黎錦邦將一肚怒氣發洩在那女人的身上，「我叫你睡呀，妳不說話，我不會當你死了！」

那女人身子一轉，以背向着黎錦邦，不敢再說話。

吐口氣，黎錦邦伸手欲抓起話筒，打電話到傳呼台去找阿行，電話却驀地「鈴……」乍响起來，冷不防之下，黎錦邦不由嚇了一跳，急忙抓起話筒。

話筒中立刻傳出話聲：「邦哥，你是邦哥嗎？」

黎錦邦沒好氣地道：「阿行，你去了那裏？」

打電話來的人原來是阿行！

「邦哥，我在阿麥那裏……」

「阿麥，阿麥是不是出了事？」黎錦邦發急地問。

徐日行在電話那頭道：「邦哥，你怎會知道的，我打電話給你，就是告訴你這件事。」

黎錦邦頓時涼了半截。「阿麥出了甚麼事？」

「邦哥，阿麥他們還未出海，有一幫人突然殺到，將阿麥他們綁起來，將今晚要運出海的貨都搶走了。」

黎錦邦幾乎想摔掉手上的電話。「阿行，搶了我們那批貨的是甚麼人？阿麥他們沒有事吧？」

「阿麥他們倒沒有事，至於那幫人是甚麼來路，阿麥他們說不知道。」

「他媽的，阿勇他們說不知是甚麼人所爲，阿麥也那樣說，兩伙人都是衝着我來的……」黎錦邦再也按捺不住，破口罵起來。

「邦哥，你說甚麼？阿勇他們那面也出了事？」徐日行在那邊驚叫。

黎錦邦一拳捶在床上，忿怒地道：「不到半個鐘頭前，阿勇跟阿成的快艇在海上被三隻快艇兜截……結果被撞翻，幸好阿勇跟阿成沒有事，快游到岸上的時候，被阿丘兩人救上艇……他媽的，一定是有人想我死！」

徐日行在電話那邊道：「邦哥，你這麼說，我認爲銀砂灣那件事，與今晚發生的兩宗事故有關連！極可能是同一個人，或是一伙人做的，目的是想整死我們。」

「阿行，你馬上帶阿麥他們到阿丘那裏，我馬上下樓駕車去，一定要查出甚麼人要對付我們，要不，我們別想撈下去。」

聽到徐日行在那邊應了聲「是」，黎錦邦馬上收綫放下話筒，換過衣服，急急外出。

* * *

在海灣邊那座房屋內，熱鬧得很，數一下，足足坐了十個人。

黎錦邦掃了各人一眼，沉重地道：「今晚阿勇阿成跟阿麥、大細超分別出事，擺明了有人要跟我們過不去，想整死我們，銀砂灣那事，好可能也是同一伙人做的！一定要盡快查出是甚麼人要對付我們，要不，我們遲早會被那伙人整死！」

阿行接口道：「邦哥，我越想越覺得，何車他們偷車事敗，被警方捉的捉，逃的逃，也是今晚那幫人做的，目的是令到我們無法將大陸方面要的三輛平治運送過去，做不成生意。」

胡勇插口道：「事情已經擺明了，有人想整死我們，但他們在暗，我們在明，又查不出他們是誰，我們一時間無辦法應付的啊！」

黎錦邦雖然心裏沒有把握，口裏却說道：「俗語有謂，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爲，阿勇，你放心吧，一定可以查出來的，只要動動腦筋。」

阿麥道：「邦哥，那幫人對付我們，有甚麼目的？」

黎錦邦握着拳頭晃動一下，忿然道：「最大的目的是整死我們，取而代之，其次，來個黑吃黑，從我們身上撈油水。」

「那不是打劫賊公船？」阿丘叫起來。「那幫人眞夠膽！邦哥，我看那幫人可能是大圈幫，只有從大陸來的蠱惑仔，才不講道義，規矩！」

阿行忽然道：「邦哥，我看那伙人不會是想取代我們那麼簡單！」

衆人聽他那麼說，都看着他。

阿行咽咽口水，繼續說下去。「大家都知道，吃這條水的，不單止我們，而這條路數也不是可以壟斷或是獨霸的，誰有法在大陸搭到路，又夠膽量，誰也可以買兩隻快艇來做，若搭不到大陸那方面的門路，就算你財雄勢大，獨霸這裏全部地盤，也做不成這門生意，那伙人就算整死我們，他們搭不到跟我們交易的那伙大陸人的門路，一樣吃不了這條水，因此，我懷疑那伙人另有目的！」

黎錦邦讚道：「阿行，你就是會動腦筋，聽你那麼說，甚有道理，那伙

人確是另有目的，不簡單！」

「他們到底有甚麼目的？」阿麥的拍檔大細超問。

沒有人答得出來。

半晌，黎錦邦道：「不管他們有甚麼目的，目前最緊要是查出那伙人到底是那路人馬？」

一直沒有吭聲的阿成突然開口道：「邦哥，我想到一個辦法！」

衆人聽金成那麼說，齊將目光落在他身上，黎錦邦急急問道：「阿成，有甚麼辦法，說出來聽聽。」

金成眨眨眼，興奮地道：「邦哥，我們可以來個螳螂捕蟬，黃雀在後之計，那不就可以捉到他們，查出他們是那一路的人馬了嗎？」

阿行雖然讀過中學，但却無心向學，因此，他不明白金成說的那句成語何解，黎錦邦才一拍大腿，連說好計後，他馬上問：「邦哥，阿成說……甚麼黃雀在後的？怎樣解說？」

黎錦邦剛想開口，阿趙已開口道：「阿行，螳螂捕蟬這句成語也不曉得是甚麼意思？它的意思是，有一隻螳螂想捉一隻蟬，那知道一隻黃雀躲在牠後面，伺機捉牠，牠却懵然不知，結果，蟬捕不到，螳螂却被黃雀吃掉了，你明了吧！」

阿行不愧是個腦筋靈活的人，馬上明白其中的意思。「我明白了，阿成的意思是，我們放出餌，引誘那伙人上釣，然後我們躲藏在放餌的地方附近，待那伙人上釣後，才現身，將他們圍堵起來，一網打盡，那時，就可以查出那伙人的來路。是不是這樣？」

黎錦邦點頭道：「金成說的辦法，正是你說的意思，過兩日，我們便依計行事！」

一頓，掃了各人一眼，「沒有人反對，那一個想到更好的辦法，不妨說出來。」

沒有人說話。

不反對就等於贊成。

* * *

早上的時候，黎錦邦聽了阿毛打來的電話後，心情好了很多。

原來，阿毛在電話裏說，他找的那伙街頭青年已替他偷了兩輛平治房車，代價是五萬元，今晚交貨，當然也要交錢。

收貨交錢這種事情，黎錦邦從來不會親自去做，都是交給手下去做，只有收錢，他才親力親爲，很少假手於人。

他馬上打電話去找徐日行，要他今晚帶錢去收貨。

跟着，他到銀行提取了五萬元。

幹那種交易的，都喜歡以現金交易，不要支票的。

雖然連續出了三次事故，令到他損失不少，自不免會心痛，不過，跟他這幾年幹走私勾當所賺到的錢相比，其數目不過十之二三，未至血本無歸。

何況，如今已弄到兩輛平治，可以盡快偷運到大陸交貨，沒有失信，只要跟大陸方面的走私集團仍有生意做，只要做兩三次，便可以賺回損失的錢，而且，明晚設下陷阱後，若那伙人上當，那就可以查出那伙人是甚麼來路，知道對方的來歷後，那就好對付。

想到這裏，黎錦邦不由心情大是輕鬆起來。

他馬上打電話叫九仔準備一批貨，以便明晚作餌之用。

可是，到了黃昏的時候，阿毛却打電話給他。「邦哥不好了！」

黎錦邦心頭「突」地跳動一下，疾聲道：「阿毛，甚麼事？」

阿毛在電話那邊道：「我剛接到那伙街頭青年打來的電話，警方突然掩到他們藏車的地方，不但起出那兩輛平治，還捉了他們三個人。」

「他媽的！」黎錦邦忿怒得幾乎將手上的話筒扔到地上。「一定有人陷害我們！」

「邦哥，我們現在怎辦？」阿毛在電話那邊問。

「還能夠怎麼辦？」黎錦邦沒好氣地道：「你快來我這裏！還有，被捉去的幾個青年不會將你爆出來吧？」

阿毛道：「應該不會，事先我已經跟他們說清楚的了。」

「收綫後馬上來。」黎錦邦重重地將話筒放回機座上，心裏氣呼呼的。

「他媽的，要是給我知道是誰跟我過不去，我要他全家死光！」咬牙低吼一聲，一掌砸在墻上。

門鐘就在這時突然响起來，嚇了黎錦邦一跳。

在接連發生了不如意的事情後，自不免弄到他心神不定，杯弓蛇影。

吸口氣，他忙走到門前，從門眼往外窺望，看到門外站着的是阿行，一顆心才放下來，舒口氣，將大門及鐵閘打開，讓阿行進來。

他那個女人在午後已去了別處打痲雀，屋裏只有他一個人。

阿行才進門，一眼便看到黎錦邦神色不對，待他關上大門，馬上問道：「邦哥，又發生了事？」

黎錦邦頹然坐在沙發上，嘆口氣道：「剛才阿毛打電話來，警方突然掩到那幫青年藏車的地方，起出那兩輛平治，還捉了三個人，你今晚不用帶錢去交易了。」

徐日行呆住，半晌才道：「邦哥，分明有人跟我們過不去，想玩死我們！」

黎錦邦點點頭，咬牙切齒地道：「阿行，我一定要查出想玩死我的是甚麼人！我要剝他的皮，抽他的筋！要不，我吞不下那口氣！」

徐日行揑拳頭。「邦哥，你放心，出盡八寶，我也會替你查出是甚麼人暗中對付我們，決不放過他們！」

黎錦邦透透大氣。「希望明晚可以

誘他們出手，那就水落石出！」

「邦哥，差點忘了，他們要是報串(向警方通風報訊)，我們就會被他們倒轉頭來陷害。」阿行道：「銀砂灣那一件，他們就報串！不能不提防他們故技重施。要不，偷雞不成蝕把米。」

黎錦邦搖搖手道：「阿行，我已經將這方面考慮在內了，別擔心，我已有安排。若他們報串，我們有時間及時散水，不會有一點損失。」

徐日行道：「阿毛跟那幫青年接頭，他們出了事，要不要叫阿毛避一避。」

黎錦邦道：「我已經叫阿毛馬上趕來。他說不用避，那幫青年不會爆他出來的。」

「邦哥，接連發生了幾件事，我看，為了萬一起見，還是叫阿毛避一避。」

黎錦邦點點頭。「我也是那樣想，所以，才叫他來我這裏躲幾日。」

「邦哥，明晚要不要召集所有的手足。」

「要。」黎錦邦點點頭。「一切由你指揮，將半年前從大陸走私回來的幾支『炮』(手槍)拿出來，我們人手不多，不用炮，恐怕鎮不住那伙想玩死我們的人！」黎錦邦捏着拳頭揮動一下。

每當他想起或是說及那伙在暗中對付他的人時，他便會禁不住怒火中燒，恨不得將那伙人殺死。

「邦哥，那幾支炮收藏了那麼久，也該亮了相，發發利是了。」徐日行想到可以玩槍，心裏一陣興奮。

黎錦邦提醒他。「阿行，不到必要的時候，不要開槍，知道嗎？」

徐日行忙道：「知道。」

接下來，兩人便商議明晚那個行動的細節及安排。

死裡逃生　力殲毒梟

晚上十時正。

黎錦邦喝着酒，狀甚悠閒，實則，他心裏有如熱鍋上的螞蟻，焦灼不安。

難怪他心情會忐忑不安的。因為，他正在等待徐日行的消息，今晚的行動是否成功。

今晚的行動關係到他今後的「生意」，他當然緊張不安。

為免那個女人在身旁說三道四，打擾他，所以，他支開那個女人，叫她自己去找節目。

等待中，他已不知不覺喝了近半瓶拔蘭地。

看看手裏，長短針已指着十一時四十二分。

阿行他們的「釣魚」行動是在十一時半開始。

這時已差不多十二時，照說，應該有結果的了。

黎錦邦頻頻看手錶。

手錶的指針指着十二時正。

電話仍未响。

喝了一大口酒，黎錦邦忍不住扭頭去看放在茶几上的電話。幾次想拿起來撥電給阿行(阿行因為今晚的行動，拿了他的手提無綫電話，以便隨時向他報捷)，但終於忍住。

十二時五分。

電話鈴聲終於响起來。

他的心頭那刹那跳動了一下，急忙伸手一把抓起話筒。「喂，阿行！」

他以為一定是阿行打來的。

話筒中傳來一把悠閒的聲音。「喂，邦哥，你好嗎？我不是阿行，是周紹昌。」

黎錦邦愕了一下，心裏罵了一聲：「媽的！甚麼時候不打來，偏偏揀這個時候！」口裏却客氣地道：「周先生，這麼晚打來，有甚麼指教？」

周紹昌在那邊一笑道：「邦哥，我想請你到大豪客夜總會坐坐，賞面嗎？」

黎錦邦在心裏暗道一聲：「這個時候，就算是食龍肉也沒有心情，請我去大豪客，哼！」口裏却說道：「周先生，多謝了，我今晚有點不舒服，不去了，改日有空，我請你去玩。」

周紹昌道：「邦哥，你一定要來。」

黎錦邦不想跟他再扯下去，免得阻礙了阿行打電話回來。「周先生，心領了，再見。」不等那邊的周紹昌說話，馬上將話筒放下。

看看手錶，已經十二時十二分。

怎麼阿行還不打電話回來？

心裏才那麼想，電話即時响起來。

「一定是阿行打回來了！」黎錦邦心裏那麼想着，一手拿起電話。「喂，阿行？」

這一次他不敢以肯定的語氣問對方。

對方道：「喂，邦哥，我是周紹昌呀。你在等電話？對不起……」

「周先生，我剛才已說了，今晚不舒服……」黎錦邦沒好氣地道。

「邦哥，我剛才還未說完，所以，才打電話跟你再說。」周紹昌在那邊說。「邦哥，你一定要來，我有好重要的事情跟你說……」

「周先生……」

黎錦邦才說了三個字，便被周紹昌打斷了說話。「邦哥，我不妨向你透露一二，你今晚派人想引我們的人現身，查出是誰，是不是？你在等電話，是不是？我叫你不要等了，今晚不會有結果的，只要你出來跟我們談談，說不定，我有辦法令到你今後的生意順順利利。」

黎錦邦心頭跳動了一下，「周先生，你怎會知道那麼多的？」

周紹昌在電話那邊笑道：「邦哥，別忘記我也是出來『行』的呀，外面有甚麼風吹草動，我們會不知道？」

一頓，又道：「邦哥，你今晚若是

不出來跟我談談，你可能會後悔！」

黎錦邦吸口氣。「周先生，你恐嚇我？」

周紹昌在那邊道：「邦哥，千萬不要那樣說，我不過是一番好意，你要是不相信我的話，大可以打電話給你的手足，我會在大豪客等你。」說完收了綫。

黎錦邦拿着話筒呆了一會，才放下話筒，馬上打電話找徐日行。

「喂，邦哥？」徐日行馬上回話。

「你那裏情形怎樣？」黎錦邦急急問。

「水靜河飛，一點動靜也沒有。」徐日行在電話中說。「邦哥，是不是繼續等下去。」

黎錦邦道：「阿行，你馬上叫手足們收隊！」

「是。」徐日行應一聲。「邦哥，還有甚麼吩咐？」

「周紹昌剛才打電話來，要我到大豪客，他好像對我們的行動瞭如指掌，我懷疑暗中對付我們的是他，詳細的情形，以後再跟你說，你跟阿毛帶幾個手足立刻趕來大豪客，在外面等我出來，知道嗎？」

「知道。」阿行在電話那邊說。

「大約十五分鐘後，我便出門去大豪客。收綫吧。」黎錦邦說完便放下話筒。

大約十五分鐘後，他已穿着整齊，身上暗藏了一支手槍，出門去大豪客夜總會。

＊　＊　＊

看到黎錦邦走入來貴賓房，周紹昌忙放開摟在懷中的一個小姐，站起來，笑容滿面地道：「邦哥，你終於來了，請坐，快請坐。」

黎錦邦只好客氣地道：「周先生請我到這裏，怎敢不賞面。」

待黎錦邦坐下來，周紹昌拿起杯子。「邦哥，喝杯酒，輕鬆一下，再說正經事。」向一個坐在黎錦邦身旁的小姐打個眼色。

那個小姐立刻拿起一杯酒，遞給黎錦邦。「老細，喝杯酒啊！」嬌媚地偎靠在黎錦邦的身上。

黎錦邦是見過大場面的人，接過酒，伸手摟住那個小姐，跟周紹昌碰了一下，各自喝了一口。

周紹昌對被黎錦昌摟住的小姐道：「美琪，好好招呼黎老細啊，知道嗎？」

美琪嬌嗲地仰起頭，乜了黎錦邦一眼。「黎老細這麼好人，我最喜歡這種好人。」說完，在黎錦邦的臉上吻了一下。

黎錦邦可不是未見過世面的青頭仔，說得上是沙場老將。他並沒有被美琪的一吻弄得暈陶陶的，相反，他很冷靜。「周先生，酒已喝過，談談正經事了。」

周紹昌冷冷一笑。「邦哥既然這麼說，恭敬不如從命，談完後，再跟你好好地喝個痛快。」

跟着示意那三個小姐走出去。

三個小姐馬上站起來，扭着腰肢走出貴賓房。

黎錦邦看着周紹昌。

周紹昌却好整以暇，先替黎錦邦斟了酒，再替自己的杯子添了酒，放下酒瓶，往沙發背上一靠，帶笑道：「邦哥，聽說你近來生意很不順心，先後出事，損失不少？」

黎錦邦冷冷地道：「一百幾十萬，我還損失得起，周先生，你不是叫我來這裏，只是挖我的瘡疤吧？」

周紹昌忙道：「當然不是。我今晚請你來，是想請你再考慮一下，跟我們合作。」

黎錦邦斷然道：「周先生，你還是省點氣吧，我不會跟你合作的。」

周紹昌神色不變，仍然笑着道：「邦哥，不怕對你說，只有跟我們合作，你的生意才能夠繼續做下去，而且會平平安安的，要不，你無法繼續再做下去。」

黎錦邦睜大雙眼，忿怒地道：「這麼說，先後發生的事情，都是你們一手弄出來的？」

周紹昌居然直認不諱。「邦哥，對不起，確是我們做的……」

「你！」黎錦邦氣得臉也青了，陡地拔出槍來，怒忿地指着周紹昌。「姓周的，我不肯跟你們合作，居然弄得我雞毛鴨血！他媽的，我一槍打爆你的腦袋。」

坐在靠門口處的兩個青年(周紹昌的手下)立時霍然站起來，伸手摸向腰間。

周紹昌居然毫無懼色，朝兩個青年擺擺手，兩個青年立刻將手放下，坐回下去。

「姓周的，你以為我不敢殺你？」黎錦邦咬牙切齒的。

周紹昌依然從容鎮定。「邦哥，何必如此氣惱！我相信你有膽殺我，但你殺了我後，又怎樣？依然解決不了問題，我老細一定不會放過你，你也未必走得出這個房間，就算你走得出這裏，也玩完了，這裏再沒有你立足的地方，就算我老細放過你，你是個聰明人，想清楚吧，若你仍然要殺我，只管開槍。」

黎錦邦聽着，心裏激烈地爭鬥着，握槍的手微微發顫，咬實牙關不說話。

「邦哥，請你將手上的槍放下吧。」周紹昌看着黎錦邦。「我要是怕你向我動刀動槍，也不會向你直認是我們做的。」

黎錦邦仍然不言不動，手上的槍距周紹昌的頭不到半尺。

「坐下來吧！」周紹昌拿起杯子喝口酒。「萬事都可以商量解決。」

黎錦邦哼了一聲，坐下來。

周紹昌暗中鬆口氣。「邦哥，請將槍收起來，萬一有人撞入來，不大好

看，會被人誤會。」

黎錦邦又哼了一聲，將槍收回身上。

周紹昌拿起黎錦邦那杯酒，遞給他。「邦哥，喝口酒，放鬆一下。」

黎錦邦冷冷道：「我沒有心情喝酒，有甚麼話，你只管說。」

周紹昌訕訕地放下酒杯。「邦哥，一句話，只要你答應跟我們合作，我們答應賠償你的損失，還有，可以在明天晚上替你們弄到兩輛平治房車，並提供三艘快艇給你，還有，每替我們運一批貨的價值的百分之五的花紅！這些條件，你該滿意了吧。」

黎錦邦突然拿起杯子，喝了一大口。「要是我不答應呢？」

周紹昌笑道：「很簡單，憑我們的人力財力，我們有把握弄到你無立錐之地，甚至將你整死。」

一頓，又道：「我們做事的宗旨是：跟我們合作的，我們不會虧待，不肯跟我們合作的，我們不惜使用一切手段，務必弄到他無法立足。」

黎錦邦沒有說話，只是不停地喝着酒。

周紹昌沒有催他，靠在沙發上，拿着酒杯，慢慢地品嘗着杯中的美酒。

看他的神態，似乎有十足的把握，黎錦邦會答應跟他們合作。

黎錦邦足足喝了兩杯酒，大概有了決定，轉頭看着周紹昌。「要我跟你們合作，除非你們答應我兩個條件。」

周紹昌直起身，含笑看着黎錦邦。「邦哥，我們做事的習慣是，不跟人討價還價。」

黎錦邦二話不說，站起來往外走。

周紹昌眼色微變，忙道：「邦哥，你是唯一的例外。」

黎錦邦腳步一停，慢慢轉過身。「周先生，我感到很榮幸。」走回沙發前坐下。

能夠扳回一點優勢，他心裏一陣舒暢。

周紹昌的臉却不怎麼好看。「邦哥，說出你那兩個條件。」

黎錦邦道：「第一，每走一水貨回來，我要將百分之五的花紅加到百分之十。第二，我要跟你的老細當面談一次，要他親口答應我。」

「邦哥，加到百分之十，斷不可能，最多加到百分之六。第二個條件無問題。只要你答應加到百分之十，我盡快安排你跟大老闆見面。」周紹昌的語氣沒有剛才那麼咄咄迫人。

黎錦邦道：「我要加到百分之十，你只答應加到百分之六，有點那個吧？一人退一步，加到百分之七，咱們合作。」

周紹昌猶豫了一下，伸出手。「邦哥，一言爲定，合作愉快。」

黎錦邦伸手握住周紹昌的手。「合作愉快。」

「來，爲我們的合作，喝一杯。」

周紹昌拿起酒瓶替黎錦邦斟酒。

兩人拿起杯子，互相碰了一下，一口氣將大半杯拔蘭地喝乾。

* * *

黎錦邦走出大豪客夜總會的時候，已經是淩晨三時十七分。

他起碼有七分酒意。

才走到馬路邊，一輛房車突然在他身前停下來，前後車門推開，走下兩個人。「邦哥，你喝了很多酒？」從前座車門內走下來的人伸手去扶黎錦邦。

那人是徐日行。

黎錦邦伸手撥開徐日行伸前來的手。「阿行，你放心，我沒有醉。」

從後座走下車的阿毛已扶住黎錦邦。「邦哥，上車吧。」

黎錦邦掙脫阿毛的扶持，自己走入車內。

阿毛與阿行調轉來——阿毛坐前座，阿行改坐後座，關好車門後，負責開車的阿麥馬上開動車子，拐出馬路往前駛。

黎錦邦坐在車子內，便閉上雙眼，不言不語。

原來，他已經醉了。

他雖然醉了，却沒有像別的人那樣，喝醉後又吐又嘔，或是狂性大發，他只會睡覺。

回到黎錦邦的住宅樓下，阿行與阿毛要左右架扶着他，才能回到他居住的那個單位。

那個女人已經回來了，看到黎錦邦醉得有如一團爛泥般，自不免埋怨幾句，忙着拿熱毛巾敷在他額頭，又去煮解酒湯。

徐日行與阿毛都想知道，黎錦邦到大豪客跟周紹昌談些甚麼，看到黎錦邦醉成那個樣子，知道短時間內他不會醒來，只好告辭離去。

那個女人却要兩人留下，到客房去睡，萬一黎錦邦突然又吐又嘔，她一個人料理不了，可以叫兩人幫忙。

兩人不好拒絕，便在客房睡。

到兩人一覺醒來的時候，發覺已是中午十二時十七分，兩人無心再睡，起床走出房外，心裏希望黎錦邦已醒過來，那就可以跟他說話。

那知道，黎錦邦宿酒未醒，兩人先後漱口洗臉後，見黎錦邦的房內仍無動靜，只好坐在客廳的沙發上，抽着烟呆等。

足足坐了一個小時，黎錦邦的房間內終於有動靜，兩人不由精神一振，挺起腰，看着黎錦邦那個房間的房門，希望從打開的房門中走出來的人是黎錦邦。

房門打開來，走出來的並不是黎錦邦，而是那個女人。

兩人看到那女人身上那件性感得近乎透明的睡袍內，那赤裸的胴體隱現，極之誘人，禁不住心頭劇跳了一下，急忙將目光收回，不敢再看。

那女人却旁若無人，毫不避忌，她還向阿行兩人點頭含笑說了一聲早晨，才走向洗手間。

阿行兩人在回說一聲「早晨」時，很自然地望着那女人，那一望，令到兩人心跳加速，好不尷尬。

最要命的是，那女人並不老，不過三十七、八，而且身材不錯，樣貌姣好，加上那若隱若現的裸體，特別誘人。

阿行兩人雖然心跳喉乾，血氣上湧，但却不敢有非份之想，因爲，那是兩人的大嫂，在幫會中，「偷大嫂」是一條大罪。「家法」不容！

兩人爲免那女人從洗手間出來時，再看到她的裸體，避入客房中。

大約半個小時後，黎錦邦終於起床，漱洗過後，大叫肚餓口渴，四個人便去茶樓飲茶兼食飯。

那個女人面對阿行阿毛兩人，若無其事的，有說有笑。

在茶樓飲茶的時候，黎錦邦沒有說起昨晚跟周紹昌見面的事情，阿行兩人亦沒有提起。

在公衆場合，不適合說那種「見不得光」的事情，何況，黎錦邦那個女人又坐在一起，更加不宜說。

雖說那女人知道黎錦邦是幹甚麼的，但黎錦邦却從不許她置喙及參與。他認爲女人口疏，很容易將知道的事說出去。所以，一直告誡那女人，在外面不要說他的事。

飲完茶後，回到家中，黎錦邦馬上將那女人支使出去，才跟阿行阿毛提起昨晚跟周紹昌見面的情形。

他向兩人說過在大豪客跟周紹昌見面的情形後，再說道：「阿行，阿毛，你兩個贊成跟他合作嗎？」

阿毛的性子比較躁，馬上說道：「邦哥，是他們害得我們鷄毛鴨血的，我們爲甚麼要跟他們合作？再說，販運白粉在大陸是很嚴重的罪行，若被捉到，一般都會被判死刑，這裡的刑罰也加重了，一經判罪，還會將財產沒收充公，我們幹得好好的，何必沾那一瓣？」

阿行道：「邦哥，你答應了他？」

黎錦邦點點頭。

阿毛幾乎跳起來。「邦哥，你不是說笑吧？」

黎錦邦臉上正經八百的。「阿毛，你看出我在說笑嗎？」

阿毛不說話。

阿行看着黎錦邦。「邦哥，你考慮清楚了？」

黎錦邦道：「阿行，我當時沒有醉，很清醒！我足足考慮了十多分鐘，才答應跟他們合作的。」

阿行道：「阿成跟阿勇他們未必答應運白粉……」

「上次我已經跟他們說過了，他們都不想沾那一瓣。」黎錦邦道：「這一次，我有信心說服他們答應。」

阿行忽然道：「邦哥，你跟他們合作運粉的事，我不參與。」

阿毛也道：「我也不參加。」

黎錦邦看了兩人一眼。「阿行、阿毛，你兩個一定要參與。」

阿行忽然激動地叫起來。「邦哥，我決不參與！你不是不知道，我細佬（弟弟）阿國是怎樣死的。他是吸毒死的，至今，我仍然忘不了，他死後的那個樣子，我雖然幹的是不法勾當，但却沒有害人，我不想幹害人的事，要是我幹了，我會覺得，我有份害死阿國！」

說完，他站起來，便欲離去。

阿毛也站起來欲向大門口行去。

「阿行、阿毛，坐下來！」黎錦邦板着臉，瞪着兩人。「我還未將話說完的呀。你兩個還當我是大佬嗎？」

阿行與阿毛從來沒有看到黎錦邦對他們如此疾言厲色，心裏有怯，坐回下去。

黎錦邦呼口氣，掃了兩人一眼，才說道：「你兩個跟了我那麼多年，還是那樣衝動，怎做大事？」

兩人不吭聲，垂下眼瞼。

「阿行，我怎會不記得阿國是因爲吸毒死的？他出殯，我也有去。」黎錦邦語聲沉重。「我也有仔女，我在這裏經常擔心在美國的仔女會吸毒，食白粉！我們雖然做的不是正當生意，但我仍有良心，害人的事，我也不會做！我相信有報應的，那種錢，我不會賺！就算一次可以賺幾千萬甚至過億元，我也不會沾手，這裏隨處都是錢，只要肯動腦筋，肯定賺到錢！那種寃孽錢我不會賺。」

「邦哥，那你爲何又答應跟他們合作？」阿毛疑惑地看着黎錦邦。

黎錦邦吐口大氣。「他們爲了迫我們跟他合作，使手段弄到我們鷄毛鴨血，目的就是迫我們跟他們合作，我要是不答應，你以爲他們會放過我們？何況，他還明言，我若不答應，他們會令到我們在這裏無立足之地，我思前想後，才決定暫且答應跟他們合作。」

徐日行的腦筋確實很靈活，馬上問道：「邦哥，你是不是另有打算？」

黎錦邦點點頭。「與其被他們逼得無立足之地，我們怎不反戈一擊，一來，可以出一口氣，二來，除去他們後，我們便不用怕他們。」

阿行連連點頭。「邦哥，我們還未摸清楚他們的底細……要是一個弄不好，反會引火自焚。」

黎錦邦胸有成竹地道：「阿行，你放心吧，我已經想到一個辦法，足以令到他們一敗塗地。」

「邦哥，是甚麼辦法？」阿毛急問。

黎錦邦道：「借助警方之力。」

阿毛猶豫道：「邦哥，借助警方之力，那不大好吧？若傳到外面，其他的人恐怕會……」

徐日行道：「阿毛，別顧慮那麼

多。那幫人能夠沾那一瓣，不會是沒有勢力之人，憑我們的實力，肯定拚不過他們，若要除去那心頭大患，邦哥的想法是對的，只有借助警方之力，才能鏟除他們。」

黎錦邦接口道：「阿毛，我已經想得很清楚的了。你想一下，我們若不借助警方之力，鏟除他們，跟他們合作，他們翻臉的話，肯定鬥不過他們，若跟他們合作，那簡直自挖墳墓，自己踩落無底深潭中，那一樣是死路一條。所以，唯一的生路就是我說的那個辦法。」

阿毛聽黎、徐兩人那麼說，不再反對。

接下來，他們詳細地談說了好一會。

* * *

翌日，黎錦邦在周紹昌的安排下，見到「安爺」。

大約一個小時候，周紹昌陪黎錦邦從大豪客的貴賓房內走出來。

「邦哥，你滿意了吧？」周紹昌笑着對黎錦邦道。

黎錦邦滿意地點點頭。「周少，以後請多多關照。」

周紹昌道：「只要我們合作愉快，日後，發財的機會多的是。」

黎錦邦眼中頓時發出光來。「周少，世間上沒有多少人嫌錢多的，有甚麼好路數，請關照一下。」

「一定，一定！」周紹昌道。

送走黎錦邦後，周紹昌返回安爺所坐的貴賓房內。

安爺不等他坐下，便拿起一杯酒，遞給周紹昌。「阿昌，喝杯酒。」

待周紹昌接過酒杯，喝了一口，安爺又道：「阿昌，你果然有辦法，令到姓黎的肯跟我們合作。」

周紹昌道：「安爺，那都是你這些年來對我的教導，沒有安爺，我還不是蠢仔一個。」

奉承話人人愛聽，安爺聽得很受用。「阿昌，好好幹吧！以你的才幹，大有前途。」

跟着又拿起酒杯，「阿昌，來，喝一杯。」

周紹昌忙拿起酒杯。「安爺，爲了日後，大陸那方面的生意蒸蒸日上，我敬你一杯。」

兩人碰杯，喝過酒後，安爺放下酒杯，志得意滿地道：「阿昌，如今搭通了大陸那條水路，今後，我們的生意就越做越大，那時候，眞是財源滾滾。」

兩個人都得意地笑起來。

* * *

安爺與周紹昌果然言而有信，兩日後，便替黎錦邦弄到兩輛平治房車，還交了三艘經過改裝，全新的快艇給他。

黎錦邦馬上畜夜將兩輛平治房車用快艇偷運到大陸。

負責駕駛快艇的，是阿麥、大細超與胡勇，金成四人。

兩艘快艇順利地將兩輛房車偷運到大陸，平安返回這邊。

翌日，黎錦邦將阿麥、大細超、胡勇、金成叫到一家酒樓，在一個貴賓廳內飲茶吃飯。

黎錦邦將胡勇四人偷運平治房車的錢交給四人後，待四人各自收起錢，才對四人說道：「阿麥、阿勇，有一件事我要跟你們說。」

大細超道：「邦哥，有甚麼話，只管說。」

徐日行插口道：「大細超，邦哥等會對你們說的話，你們聽了後，不管你們是否答應參與，也要保守秘密，知道嗎？」

胡勇四人疑惑地互相看了一眼，齊齊點頭。

黎錦邦掃了四人一眼，才說道：「還是那件事——從大陸運粉過來，我已經答應了跟那伙人合作……」

金成不等黎錦邦說完，馬上道：「邦哥，運粉這件事，我不會改變主意——不會運。」

一頓，又道：「正所謂盜亦有道。害人這種事，我決不幹。」

胡勇也道：「邦哥，我也不幹，你也知道，我明年便辦理移民手續，我不想沾白粉這一瓣，我衰不要緊，但不想影响老婆仔女也不能移民。」

阿麥遲疑了一下，「邦哥，如果價錢好的話，我無所謂。」

大細超道：「既然邦哥已答應了，我又一直跟着邦哥你做事，我當然跟邦哥你共同進退。」

胡勇金成眼見阿麥與大細超都不反對運粉，獨有他們不幹，心裏有點不是味道。「邦哥，我不是不肯幫你……」胡勇想解釋一下。

黎錦邦搖搖手，阻止他說下去。「阿勇，我很明白你的環境，正所謂人各有志，你跟阿成不肯沾那一瓣，我不會怪你。但你兩個一定要記住，千萬不能夠將這件事洩露出去，就當從來沒有聽聞過這件事好了。」

胡勇與金成連連點頭。

黎錦邦道：「大細超，阿成，你們吃飽了嗎？」黎錦邦掃了各人一眼。「要是還未吃飽，只管叫東西吃。」

各人都說飽了，再吃不下，黎錦邦便叫來侍應，結賬離去。

付賬後，走出酒樓的時候，黎錦邦故意拉了胡、金兩人墮後一些，邊走邊對兩人道：「阿勇、阿成，我聽九仔說，你們明年打算不幹，是嗎？」

兩人點點頭，胡勇解釋道：「邦哥，我跟你……是想賺筆錢去移民。」

黎錦邦打斷胡勇的話。「阿勇，你不用說，我不會怪你們的。俗語有謂：天下無不散的筵席，做這門生意不會長久的。老實說，我也沒有打算一直做下去……你們明年打算不幹，我不會阻止，老實說，我也望你們好的啊！」

說完，拍拍兩人的肩頭。

胡、金兩人都很感動。「邦哥，我們會記住你的。」

黎錦邦笑道：「別說這種『老土』的話，這個年頭不時興的了。」

一頓，又道：「這十天半月，可能沒有貨運去大陸，你兩個回家去吧，不要打電話給我，若有貨要運去大陸，我會打電話找你們。」

說着話已經走出酒樓外面，胡勇與金成向黎錦邦等人說一聲再見，兩人乘車回石屋，黎錦邦則駕車載阿行、阿毛、阿麥，大細超返回他的住所。

* * *

這一晚，周紹昌打電話給黎錦邦，要他到大豪客夜總會去見他。

黎錦邦馬上駕車到大豪客夜總會。

在一間貴賓房內，黎錦邦見到周紹昌。

周紹昌這一次沒有上兩次那樣客氣，待黎錦邦坐下來後，馬上說到正題。「邦哥，明晚有一批貨要你從大陸運過來，你準備一下。」

黎錦邦點點頭。「周少，放心吧，沒問題。」

一頓，問道：「明晚甚麼時候？」

「明晚八時，我會打電話告訴你。」

「甚麼地點落貨？」

「明晚開船後，我的人會告訴你的手足。」周紹昌道：「邦哥，不是我不相信你及你的手足，這是我們的規矩，避免消息洩漏。」

黎錦邦點點頭。「我明白。周少，要用多少艘艇？」

周紹昌道：「一艘足夠了。我會派一個人跟你的手足去運貨回來，你回去對負責駕駛快艇的手足說，出海後，一切都要聽我的人的話去做。」

「沒問題。」黎錦邦爽快地道：「周少，你派多少人落艇？」

「一個。」周紹昌道：「邦哥，喝一杯，預祝明晚的行動順利平安。」

黎錦邦拿起杯子，跟周紹昌碰了一下，喝了一大口酒。「周少，今次我會分到多少花紅？」

「我現在也不知道會運多少貨來，待運來後，點算過才能夠計算你應得之數。」

一頓，接又道：「你放心吧，出來合作做生意，講一個信字，我不會少給你一毛錢的。」

黎錦邦笑笑道：「周少，我若是不相信你們，也不會答應跟你們合作。再說，你們也不會跟我只合作一次啊？」

周紹昌連連點頭。「對，對！邦哥，若是這一次合作順利，陸續有來！哈哈，那時候眞是財源廣進，水漲船高。」

黎錦邦興奮地道：「周少，如你所言，不出三五年，我豈不是可以退休享福了？」

周紹昌邊斟酒邊道：「不用三五年，只要兩三年，你已經盆滿砵滿，打跛脚也不愁吃。」

兩人開心地笑起來，跟着舉杯喝酒。

* * *

一艘快艇像流星劃過天空般，在幽黑無邊的海面上高速滑行着。從飛馳的方向看來，快艇是從大陸那邊往水界這邊飛馳過去。

快艇上一共有四個人。

兩個在駕駛室，兩個在駕駛室的後面。

駕駛快艇的是大細超，站在他旁邊的是阿行。

在駕駛室後面的兩個人則是周紹昌的兩個心腹手下——阿海與阿德。

對於在海上「飛艇」，阿行一點也不陌生，可說是箇中高手。

原來黎錦邦開始做海上走私勾當的時候，就是阿行跟他親自駕駛快艇，將貨物走私到大陸那面去，直到近兩三年，由於「生意」已具規模，黎錦邦才不要阿行再開快艇運貨到大陸，跟着他打點一切。

換句話說，黎錦邦「打天下」時，阿行是他的得力幫手。

當然，這幾年來，黎錦邦也帶挈他賺了不少錢。

這一次從大陸運粉回來，黎錦邦本來是想叫阿毛跟大細超一起去的，阿行卻爭着要去，黎錦邦拗不過他，只好答應他。

大細超熟練而又穩定地駕駛着快艇，阿行則全神貫注，留意着附近海面的情形。

至於站在駕駛室後面，雙手抓着加裝的鋼板的阿海與阿德，由於是第一次乘坐如此高速的快艇，所以，有點緊張及不舒服。

兩人的身上都帶着槍，以備萬一遇上大陸的公安船時，作駁火之用。

周紹昌在兩人臨上艇的時候，曾對他們說，萬一遇上公安船，盡力擺脫，若公安船開火射擊，若情形危急，不惜跟公安船駁火，最後，若是逃脫不了，便將快艇弄沉，絕不能讓公安船緝到艇上載運的白粉，以免影响大陸那邊的貨源。

因爲，大陸方面一向視販毒是罪大惡極，十惡不赦的罪行，若大陸方面在水上截到大批毒品，必然會大爲緊張，全力偵查毒品的來源，極有可能查出毒品的來源地，那就斷了他們的財路。

全世界都知道，販賣毒品是一種最賺錢的生意，獲利之豐，令到那些毒販不惜以身試法，明知有不少國家仍然執行死刑，而販毒是會被判死刑的，也不惜冒險。而南美洲一些國家的毒販，利用販毒得來的錢，建立勢力，武裝，公然向政府的權力挑戰，以恐怖手段對付執法人員，一些毒販

家族從販毒所得的利潤，以億美圓計，若將一國之毒犯從販毒所得的利潤統計起來，竟然超過國家之財政收入，其獲利之豐，確實驚人，教人難以置信，但却是事實。

快艇安全順利地越過水界，進入這一邊的水域，阿行與大細超，還有阿海阿德，都大大地鬆口氣。

那有如從鬼門關裏面走了出來。

大細超將速度減慢下來。

在大陸那面水域上行駛的時候，快艇是以全速行駛——四個馬達全開動，快艇就像箭一樣在水面上飛射。

雖然在這邊的水域行駛，却仍未脫離危險，隨時會遇上水警輪或是皇家的巡邏艇，因此，快艇上的四個人仍然不敢大意放鬆。

大細超駕着快艇(只開動了兩個馬達)，向着事先指定的目的地駛去。

附近的海面一點動靜也沒有。

幽黑的海面透着一種叫人心虛的神秘。快艇無畏地劃破海面的神秘，往前滑行。

岸邊那蜿蜒如鑽飾般的燈火越來越清晰明亮，海面上泛映着幽光，若繼續以這種速度行駛，快艇大約會在十多分鐘後駛到岸邊，事先指定目的地。

陡地，阿德身上携帶着的無綫電通話機發出聲响，阿德忙將通話機從身上的套子中取出來，開了通話的掣鈕，通話機中立刻傳出聲音。

由於馬達的响聲頗大，所以，不要說在駕駛室的阿行與大細超聽不到通話機傳出的聲音說甚麼，就是站在阿德旁邊的阿海，也無法完全聽清楚通話機傳出的聲音，只有拿着通話機，將之貼在耳朶上的阿德，聽清楚說些甚麼。

「昌少，是，我是阿德，甚麼？是，我聽到了，是，是！」阿德向通話機說了那些話後，便關掉掣鈕，將通話機放回身上的套子內，才探頭從鋼板上面伸前去，大聲對駕駛室的阿行道：「行哥，昌少剛才通知我，改變落貨地點，請超哥駛去鯊魚嘴。」

阿行雖然全聽到，心裏一怔的剎那，扭頭道：「德哥，我聽不大清楚，請再說一遍。」

阿德只好再大聲再說一遍。

阿行這次扭頭大聲道：「聽到了。」

跟着對抓着軚盤的大細超道：「大細超，岸上的人剛才通知德哥，改變泊岸的地點，駛去鯊魚嘴。」

大細超立刻將速度減到最慢，只開動一個馬達，大聲道：「行哥，快到目的地了，這個時候才改去鯊魚嘴，不是開玩笑吧？」

阿行笑笑，「大細超，德哥是那樣說的呀，怎會開玩笑。」

阿德聽到兩人的說話，大聲道：「超哥，快開去鯊魚嘴，昌少在通話機裏那樣說的。」

大細超不滿地道：「眼看快泊岸了，臨急臨忙的又要改去鯊魚嘴！」

阿海不耐煩地道：「超哥，昌少是這樣吩咐的，你不要這麼多說話好不好！」

大細超仍然不忿地道：「海哥，這是搏命，不是玩呀！萬一從這裏到鯊魚嘴，遇上水警輪，怎辦？逃得脫還好，要是被捉住，那就寃枉了，本來已經安全泊岸的，却要我們再冒險！」

阿行接口道：「德哥，萬一去鯊魚嘴的途中出事，你跟海哥也一樣當災的。」

阿德無奈地道：「行哥，那是昌少的吩咐，有甚麼辦法？」

阿海的口氣也軟下來。「超哥，我們跟你們都是受人二分四，同在一條船上，但昌少的吩咐不能不聽！就算不聽，將快艇駛回原定的地方泊岸，沒有人接貨，還不是白費時間，一樣也要駛回鯊魚嘴，超哥，將船使向鯊魚嘴吧。」

大細超聽阿海那麼說，才答應將快艇駛回鯊魚嘴。

阿行就在這時同大細超打了個手勢。

大細超點點頭，突然間加大馬力，快艇像離弦之箭陡地向前標射，接艇身一歪，一個急拐。

阿海與阿德在快艇陡然加快速度時，由於冷不防之下，一個站不穩，往後仰跌下去，跟着快艇一拐，艇身傾側，兩個人都滾向艇邊，要不是裝的「粉」未到艇面那樣高，兩人的身體被艇舷擋住，肯定會滾跌落海中。

快艇上是傾側了一下，很快便平穩下來，阿行就在那時從鋼板上面跳過，落在艇艙上，問道：「德哥，你們沒事吧？」

阿海與阿德狼狽地爬起來，口裏說道：「怎麼一聲不响的，突然加快速度……」

阿行冷笑一聲。「因爲不想你兩個阻手阻脚。」飛起一脚，將阿海踢落海中。

阿德大吃一驚。「你……」手急向腰間摸去。

一支冷冰冰，硬梆梆的槍嘴已抵在他的額頭上，他頓時僵住。

「將手上的通話機拿出來，放下。」阿行手上的槍緊緊抵在阿德的額頭上，雙眼射出令人心悸的目光。

阿德不敢不聽，慢慢地將通話機拿出來，放下。「行哥，你……不是想劫了這批粉吧！昌少不會放過你的，你……」

「趴下去，將手放到腦後。」阿行厲喝。

阿德不敢不從，趴在油布蓋着的「貨」上，將雙手放在腦後。

阿行從他身上搜出一支槍，喝道：「起來，跳下海。」

阿德望一眼幽黑神秘的海面，遲疑道：「行哥，這裏離岸那麼遠……」

阿行喝道：「你跳不跳？不是想我像踢阿海落海那樣，踢你落去吧！」

阿德知道不跳落海不行，只好咬咬牙，跳落海中。

快艇一下子便將阿德抛在後面，看不到他怎樣在水中泅泳。

阿行吁口大氣，跳回駕駛室，從下面拿出一具無綫電通話器，說了幾句令人摸不着頭腦的話，便關掉通話的掣鈕。

快艇向着鯊魚嘴那個方向駛去。

大細超道：「行哥，這一次，你可以向販毒的人報仇了。」

阿行道：「雖然報了仇，但我細佬仍然死了，不能再生！」

「行哥……」

阿行嘆口氣。「大細超，等會要醒目啊，要不，很難脫身。」

大細超道：「阿行，你放心吧，我知道怎樣說。」

阿行拍拍大細超的肩頭。

* * *

鯊魚嘴從遠處看去，確實很像鯊魚的嘴巴。

那個地方很荒僻，平日甚少人到。

事實上，那裏也沒有甚麼可供遊覽的風景。

那是一片荒蕪的岩灘。

這晚，岩灘上却人影幢幢，灘上面還停了四輛汽車。

周紹昌與黎錦邦站在一塊岩石下。

「邦哥，快艇怎麼還未來到？」周紹昌很焦急，頻頻看腕表。「距我用通話器通知他們的時候，已過了二十分鐘。你不是說從那裏到這邊約需二十分鐘嗎？」

黎錦邦道：「周少，我不過說大約要二十分鐘，那作不了準。說不定，他們在來這裏的途中，遇上水警輪……」

「不會那麼巧遇上水警輪吧？」周紹昌頓時緊張起來。

黎錦邦道：「世事很難說，要是當黑的話……」

「不會的。」周紹昌疾聲道：「他們不會遇上水警輪輪的。」兩眼直直地望着海面。

黎錦邦吁口氣。「周少，我也不希望他們遇上水警輪。其實，你何必要臨時改變泊岸的地點？要不是改在這裏泊岸，這時已經安全搬貨上岸了。你也知道，在海上逗留多一分鐘，便多一分鐘危險，也增加了遇上水警輪的機會。周少，我開始擔心……」

「不要說了，」周紹昌沒好氣地喝叫一聲，但隨即便知道自己失態，忙放緩語氣道：「邦哥，對不起，我心裏……」

黎錦邦打斷他的話。「周少，我很明白你的心情，這麼大批貨，不要說你，我也很緊張。」

「我再跟阿德他們聯絡。」周紹昌拿起通話機。

黎錦邦道：「再等一會吧，說不定他們已經趕來這裏。」

周紹昌猶豫了一下，放下手上的通話機。

過了大約五分鐘左右，海面上隱約傳來馬達聲，黎錦邦馬上道：「周少，他們來了。」

周紹昌亦聽到馬達聲，頓時精神一振，瞪大眼望向海面。「怎麼仍看不到快艇的影子？」

黎錦邦道：「別急，很快便看到快艇。你應該知道，聲音比速度要快的啊！」

周紹昌道：「我跟他們聯絡一下，確定來的是不是他們。」

黎錦邦這一次沒有說甚麼，看着周紹昌用通話機跟快艇上的阿德聯絡。

「喂，阿德嗎？」周紹昌向着通話機說。

「喂，周先生呀，我是阿行。」通話機內傳出聲音。

「阿行，阿德呢？」周紹昌對通話機說。

「阿德跟阿海暈浪，躺在艙內，嘔得一塌糊塗。」

「怎麼遲了十多分鐘還不見你們趕來，是不是遇到甚麼事？」

「是呀！在駛來鯊魚嘴的途中，遇上水警輪，好驚險，已擺脫了他們，爲了安全起見，我們繞了一大段路，才駛來，所以遲了一些。」

「那批貨無恙？」

「一錢也沒有少，放心吧，我們快泊岸了。」話落，快艇上的阿行已關掉通話的掣鈕。

黎錦邦在旁聽着，對周紹昌說道：「現在可以放心了，阿行他們沒有事。怎麼阿德與阿海那麼差，會暈船浪？」

周紹昌放下通話機，鬆口大氣。「他兩個從沒有乘坐過快艇，何況快艇的速度那麼快，換了是我也會暈船浪，試多幾次就會沒事的了。」

「來了！他們來了！」黎錦邦突然指着海面說。

周紹昌已看到一艘快艇以正常的速度向他們所在的岸邊駛過來。

而在岸上，他的一個手下正以手電筒，間歇地按亮電筒，引導那艘快艇駛過來。

那一明一滅的燈號，是周紹昌跟快艇上的阿行四人事先約定的泊岸訊號。

快艇的速度慢下來，向着燈號駛去。

快泊岸的時候，快艇的速度更慢，馬達聲輕微地响着。

快艇終於泊岸。

首先跳上岸的是阿行，跟着，大細超將繫艇的繩子抛到岸上，也跳到岸上。

阿行接過繩子，繫在一塊凸起的

石上，與大細超往上面走去。

這時候，從附近的石後，黑暗處，走出七八個，向泊岸的快艇走去。

黎錦邦與周紹昌也從石後走出來，往下走。

「邦哥，開工大吉，以後便財源廣進了。」周紹昌顯得既開心，又興奮。

阿行與大細超向周紹昌、黎錦邦兩人走去。「邦哥，周先生。」

黎錦邦高興地道：「阿行、大細超，見到你們眞高興。」

周紹昌道：「阿德與阿海怎樣？」

阿行道：「他兩個嘔得一塌糊塗，躺在艇上，可能要人抬下來。」

大細超接口道：「周先生，下次出海，請你不要再派那兩個人落艇，省得我們分心照顧他，還說甚麼遇事時，有他兩個應付，應付個屁！」

周紹昌拍拍大細超的肩頭。「超哥，這一次辛苦你兩個了，我不會虧待你們的！下次我不會再派那兩個人落艇，這點錢拿去消夜。」從袋裏拿出五張金牛，遞給大細超。

大細超接過，說聲：「周先生，謝謝。」

周紹昌邊走邊向經已跳上快艇的手下叫道：「快將貨搬上來，看看阿德與阿海怎樣。」

跳上快艇上面的人中，有人答應一聲。

突然間，一個走到艇艙的人扭頭回岸上叫：「周先生！德哥跟海哥不在艇上。」

周紹昌心頭一震，扭頭看着黎錦邦，張口欲說，阿行與大細超已經拔出手槍，指着周紹昌。

周紹昌頓時僵呆住。「你……你們想怎樣？」

黎錦邦冷笑一聲：「不想怎樣，只想永遠擺脫你們這些吸血鬼，我不想一輩子被你們控制。」

周紹昌道：「邦哥，你是一個聰明人，怎麼會幹出這種蠢事？你知道我們的勢力有多大？你殺了我又怎樣？一樣逃不過安爺的手掌。」

黎錦邦道：「我知道憑我的力量，鬥不過你們，所以，我請求警方幫忙。」

「周先生，你們的勢再大，相信也鬥不過警方吧？」阿行冷笑道。

「你們串通警方……」周紹昌臉色大變，「嘿嘿，不怕以後不容於各個堂口……」

「砰！」突然一下槍聲響起，阿行「喲」地叫了一聲，幾乎跌倒。

這時，快艇上的人及走到快艇前的人已經發覺情形不對，紛紛返身撲奔上來。

黎錦邦一把扶住阿行，向槍聲響起的地方開了一槍，同時急聲問：「阿行，你中了槍？」

阿行用手捂着左肩頭，咬牙道：「不要緊，擦傷了皮肉吧！」突然間用握槍的手猛砸向周紹昌的肚子上。

周紹昌痛得大叫一聲，彎下腰來。

大細超厲聲喝道：「別過來，站住，要不一槍打爆周先生的頭。」

那近十個撲進來的人頓時窒住！那個躲在左側不遠處向阿行放冷槍的傢伙也不敢再開槍。

「走！」黎錦邦拉着周紹昌往右邊急走。

大細超則用力推着周紹昌，推拉得他跌跌撞撞地跟着黎錦邦三人往右邊走去。

那些人立時又動了。

「快叫那些人不要追過來，」黎錦邦向周紹昌喝叫。「要不，先讓你的左膝挨一槍，你就算死不了，也永遠殘廢。」

周紹昌嚇得雙脚一軟，幾乎跌倒下去，哼哈了一聲，大聲對那些手下道：「站住，別追過來，讓他們走。」

「昌少，他們會殺死你的！」他的手下中有人大叫。

周紹昌的身子震顫了一下，驚懼地道：「你們會殺我嗎？」

黎錦邦道：「我跟你又沒有深仇大恨，殺你幹嗎？」

周紹昌頓時鬆口氣，大聲向手下道：「都站在那裏，他們不會殺我的。」

驀地，上面傳來用擴音器發出的呼喝聲：「下面的人聽着？我們是警方人員，統通站着不要動，我們已包圍了這裏，逃不了。」

所有的人都被那呼喝聲震住。

不過，只是一刹那的事情。

最先動的是黎錦邦三人。

手起槍落，黎錦邦猛地將周紹昌砸倒地上。「我雖然不殺你，讓你落在警方的手上，夠你受的。」

周紹昌已聽不到他的說話。因爲，他哼也沒有哼一聲倒下去後，已失去知覺。

阿行立刻從身上取下一包(約一磅)毒品拋落周紹昌的身上，跟着黎錦邦與大細超往海邊竄去。

周紹昌的手下亦已四散竄逃，有人還向上面閃現的人影開槍射擊。

警方人員立刻開槍還擊。

刹時間，槍聲「噗噗」的，好不熱鬧。

陡地，上面射下兩道强烈的燈光，將下面的石灘照得一片明亮！

在石灘上四處竄逃的人無所遁形。

有人跳上快艇，欲開動快艇逃走，但却無法開動馬達，大概大細超在下船前，在馬達做了手脚，令到快艇無法開動。

大批警方人員從石灘上面衝下來，追捕竄逃的人。

有人跳落海，拚命往海中游去。

欲駕快艇的人亦從艇上跳落水中。

亦有人沿着石灘逃竄。

黎錦邦三人不見了踪影。

從上面衝下來的警方人員最先捉到暈死過去不能逃跑的周紹昌。

本來荒蕪人跡的石灘上，熱鬧得很。

陡地，海面上有馬達聲响起，跟着，兩艘橡皮快艇在海面出現，成包抄之勢，往岸邊駛來。

光亮的探射燈照射下，清楚地看到，橡皮快艇上的人是水警人員。

那幾個跳下海中，拚命往外游的人，沒有一個逃得過橡皮艇上水警人員的追捕，一個個被捉上橡皮快艇。

怪不得岸上的警員對那幾個跳落海的人不加理會了，原來是水陸兩路大圍捕。

沒有跳水的幾個人也逃不脫警方的追捕，先後落網。

一艘水警輪這時停在距岸邊約一百公尺遠的海面上，輪上的一盞探射燈在海面上不斷的來回掃射。

一個警司帶着幾個便裝人員登上那艘快艇。

早已經登上快艇搜查的警員已將艇倉蓋着的帆布掀開來，下面是一包包用膠袋密封着的粉狀物體。

每一包大約有二十磅重，裏面裝着二十小包，估計有二十多包。

那個警司才登上快艇，一個在艇上的警長馬上向他敬禮報告。「石SIR，艇上發現二十大包毒品，已經檢驗過，是純度很高的海洛英！」

石警司是指揮這一次緝毒行動的指揮官，聽了那警長的報告後，臉上頓時綻開笑容。「好！這一次的行動收穫眞大啊！」

跟着跳上快艇的一個便裝督察道：「石SIR，我們今晚可能捉到大老虎了。」

石警司點點頭。「不錯，我們今晚打到一隻大毒虎，林警長，估計緝獲的毒品有多重？」

「起碼有二百磅以上，」那個軍裝警長馬上答。「剛已數過，一共是二十二大包毒品。」

石警司點點頭。「今晚的行動能夠有這樣大的收穫，全靠那個姓黎的告密者用電話提供的準確資料。」

石警司口裏所說姓黎的告密者，就是黎錦邦。

是他撥電到警方的掃毒科，直接跟該科的石震源警司交談，提出交換條件：他向警方提供一個販毒組織從大陸偸運毒品進來的準確資料，警方則要答應不追究他們在這次偸運毒品行動中的罪責，並聲言他們跟販毒集團偸運毒品進來，是被該販毒集團所逼，由於不想受該販毒集團控制，才冒險向警方舉報。

石震源沒有立刻答應黎錦邦，要他在三個小時後再打電話給他，才答覆他。

結果，石震源在請示過上司後，得到上司的批准，答應黎錦邦的條件。黎錦邦在得到石警司的答覆後，待周紹昌通知他準備快艇人手從大陸那面偸運一批毒品進來後，馬上致電給石警司，並商議好聯絡的辦法，在警方行動時，如何識別他們的身份，在行動中放過他們。

他跟石警司約定，若警方在行動中，發現左手衣袖撕掉的人，便是跟警方暗中合作的告密者，警方不得拘捕他們，並要放他們逃走。

而黎錦邦、阿行、大細超三人在擊倒周紹昌後，往海邊竄逃時，確是將左手的衣袖撕下來。那些警員在行動之前，早已得到指示，發現左手衣袖撕掉的人，不得拘捕，當作看不到，放過他們。

執行這次任務的警方人員並不是沒有發現黎錦邦三人向右邊的海灘竄逃，而是詐作看不到，任由他們逃走。

這就是黎錦邦、阿行、大細超得以逃脫的秘密。

而黎錦邦雖然在當晚行動時才從周紹昌的口中，知道從大陸那面偸運毒品過來，快艇泊岸的地點，却不動聲息，以一種特別的方法通知警方。可是，周紹昌在半路上却突然改變方向，並不駛往事先說好的目的地，改去鯊魚嘴，他心裏暗暗冷笑——他早已猜到周紹昌有此一着，因此，他早有安排。

萬一周紹昌臨時改變快艇泊岸的地點，黎錦邦的應變措施是：快艇上的阿行跟大細超找機會發難，將周紹昌派到快艇上的手下制服，再以暗藏在艇上的無綫電通話機通知在原先那個地點守候的警方人手有關新的泊岸地點，好讓警方能夠及時趕去新的泊岸地點。

當然，在使用無綫電通話機通話時，所採用的電訊頻道，事先跟石警司約定好。

所以，黎錦邦在知道改變快艇泊岸的地點後，一直很篤定。

他知道，阿行與大細超一定能夠解決派到快艇上負責押運毒品的阿德，及時通知警方。

果然，一切都在計算之中。

＊　＊　＊

石警司跟他的下屬夤夜訊問周紹昌及他的手下，終於從周紹昌的口中，查問出該販毒組織的主腦人物就是王禮安——安爺。

警方迅速查出，王禮安是一家頗具規模的運輸公司的老闆，當然亦查出他的住處。

警方立刻行動，趕去王禮安的住所，拘捕他。

時間經已是早上八時。

當警方人員以最快的速度趕到王禮安那棟西班牙式的獨立樓房時，王禮安已逃之夭夭，裏面上剩下毫不知情的女傭及花王。

他們都不知道王禮安去了那裏，

只知道他是在凌晨五時左右乘車外出的。

跟王禮安一起外出的，有一個司機，還有一個他的私人秘書，就只有三個人。

負責這次拘捕行動的，是林強督察，他馬上致電給石警司，將情形告之，並請示怎樣做。

石警司在電話中叫林強馬上收隊回來。接着，他立刻致電總部，要求總部立刻通知各個水陸海關，留意一個王禮安的人，若發現此人離境，將之拘捕。

之後，他親自帶了一小隊人，趕去機場。

他認爲王禮安乘搭飛機潛逃的可能性較大。

* * *

黎錦邦跟阿行、大細超返回住所時，大約早上九時左右。

三個人才進入屋內，赫然發現九仔躺在沙發上，被綑綁成一隻粽子那樣，嘴巴被人用膠紙封住，只有一雙眼睛能夠自由開合眨動。

三人吃一驚，立刻拔出槍來，在屋內搜查起來。

在屋內各處搜查過後，發覺屋內除了九仔之外，沒有別的人，連那個跟黎錦邦同居的女人也不見。三人才將槍收起來，走回客廳，動手替九仔鬆綁。

嘴巴上的膠紙才給阿行撕下來，九仔馬上吭了幾聲，急不及待地說道：「邦哥，阿嫂被幾個人帶走，一個被其他兩個稱呼安爺的人臨走時對我說，要我轉告你，他們不但帶走了阿嫂，也帶走了一本很重要的賬簿……」

黎錦邦一聽，臉色大變，立刻衝入房內(剛才是阿行搜查房間的)，看到房內被翻得亂七八糟的，床褥也被掀翻，他收藏在床櫃夾層的那本賬簿，不見了。

他呆住。

那本賬簿記錄了他這幾年來走私貨物的數量、銀碼，還有阿行、阿毛、胡勇、金成、阿麥、大細超等人的姓名，每趟走私貨物的品種、數量，分到多少錢等等。而他之所以會將阿行、胡勇等人的姓名寫在賬簿上，是方便計算每一趟走私貨物上大陸的貨品及數量，及支出，並沒有別的意思，那知道却被王禮安搜去，那本賬部落在王禮安的手上，等如他的罪証落在安爺的手上，最慘的是賬簿上還有其他人的姓名，若是落到警方的手上，那會連累簿上有名的人。

他很後悔留下那本賬簿。

他不想連累其他人——阿行、胡勇等人。

不過，事已至此，後悔並不能解救他及阿行等人，吸口氣，他頹然走出客廳。

九仔已鬆了綁，坐在沙發上，不住搓揉着被綑綁得痲木的手脚。

「邦哥，那本賬簿眞的不見了?」阿行見黎錦邦走出來，馬上問。

黎錦邦點點頭。「阿行，那本賬簿落在安爺的手上，我們痛脚等於被他揑住。唉，我一個人倒霉便算了。最慘是賬簿上列着你們各人每次偷運上大陸的貨物的品種，列上分賬的數字，若是落在警方的手上……」

阿行與大細超都不說話，只是用力揑着拳頭。

半晌，大細超一拳擊在茶几上，幾乎將茶几擊塌。「警方怎麼搞的，被那條大毒蛇溜脫了，搞到我們頭上。早知這樣，不跟他們合作。」

黎錦邦嘆口氣，說道：「大細超，那不能怪警方的，我相信警方也想抓到他。可能他先警方一步得到消息，急急溜了。他惱恨我們出賣了他，想找我們算賬……」

驀地，電話响起來，阿行就站在放電話的矮几前，馬上伸手抓起話筒。

話筒內即時傳出一個人的聲音，叫黎錦邦聽電話。

阿行道：「喂，你是誰?」

「找黎錦邦算賬的人。」

阿行冷笑一聲：「你是安爺?」

話筒中傳出一陣笑聲。「快叫姓黎的聽電話!」

阿行只好將電話交給黎錦邦，並低聲道：「是他。」

黎錦邦接過話筒，吸了一口氣，才說道：「安爺，我就是黎錦邦。」

話筒中傳來一串冷笑聲。「黎錦邦，你好膽量!」

黎錦邦不想跟他囉嗦，馬上截口道：「安爺，你帶走我的女人，拿走我的賬簿，到底想怎樣?」

安爺又發出一陣叫人汗毛倒豎的冷笑聲。「黎錦邦，你知道那本賬簿落在警方的手上，後果會怎樣?」

黎錦邦冷靜地道：「你不會將賬簿交給警方的，要不，你也不會打電話來。」

一頓，加重語氣道：「你到底想怎樣?」

「我要你，還有昨晚開快艇去大陸運貨的那兩個人，用快艇送我去澳門。」

「就是這樣簡單?」

「嗯!只要你將我安全送到澳門，我便將那本賬簿交還給你，在上船之前，放了你的女人。」

停一下，話筒中又傳出安爺的聲音。「黎錦邦，你這一次不會蠢到去報警吧?我若是落在警方的手上，那本賬簿也會落在警方的手上，嘿嘿，你不會忍心賬簿上那些有名字的人，被你連累坐監吧?」

黎錦邦吸口氣。「你放心，我這一次絕不報警。」

話筒中傳出安爺的冷笑聲。

「你想甚麼時候送你去澳門?」

「今晚!」安爺在電話那頭說，「下

午六時正，我會通知你在那裏接載我。」「嗒」一聲，收了綫。

黎錦邦只好放下聽筒。

阿行與大細超在黎錦邦跟安爺通電話時，一直附耳過去聽着，所以，兩人都聽到安爺說些甚麼。

「邦哥，你眞的打算依照他的話去做?」阿行問。

黎錦邦嘆口氣。「賬簿在他的手上，只好照他的話去做，我不能爲了自己，弄到你兩個，還有阿勇、阿成等人都要受罪。」

大細超道：「邦哥，我們落在安爺的手上，他一定不會放過我們。」

「這一點我已經想到了。」黎錦邦道：「所以，你兩個不要去，我不想你們陪我死。」

阿行道：「安爺指定我兩個跟你一起去，我兩個若不去，只怕他不但不會放過你，也不放過大嫂，還會將賬簿交給警方，那時，我們一定會坐監，與其這樣，何不跟他搏一搏。」

大細超道：「落在他的手上，怎跟他搏?」

阿行道：「他不是要我們送他到澳門嗎?那就不大可能在離開這裏之前殺我們。我估計會在海上向我們下手，在海上，憑我們的經驗，應該有機會脫險的。」

黎錦邦連連點頭。「阿行說得對，到了海上，一定有機會脫身。」

大細超被兩人說得膽氣大壯。「好，那就搏一搏!大不了早死三十年。」

阿行道：「等一會，我們詳細商量一下。」

黎錦邦點點頭，對坐在沙發上，仍然餘驚未退的九仔道：「九仔，你怎會被他們綁住的?」

九仔舔舔嘴唇，「是阿嫂打電話叫我來的，她說坐厠的去水塞了，要我來通坐厠……那知道我才進屋，便被一個人箍着頸，跟着便被綁起來，一個叫安爺的人要我對你說，他們帶走阿嫂及拿起一本賬簿……然後帶了阿嫂走了。」

「你沒有甚麼不妥吧?」黎錦邦問。

九仔搖搖頭。

黎錦邦道：「你回家去吧，不要理會這件事，更不要對任何人說，就當沒有發生過，知道嗎?」

九仔點點頭，站起來。

黎錦邦從褲袋中拿出三千圓，塞在九仔的手上。「拿去買些東西送你老婆仔高興吧。」

九仔說了聲多謝，蹣跚地走到大門，打開木門鐵閘，走出屋外。

待九仔走後，黎錦邦三人立刻細聲商議起來。

* * *

黎錦邦與阿行、大細超駕車來到那座有一半伸出海灘的房屋前，已經是晚上十時正。

那座房屋正是黎錦邦三個走私「據點」之一，也就是胡勇、金成每次偷運貨物到大陸的秘密「碼頭」。

阿丘與阿趙在那座房屋內居住，負責看守快艇及偷運到大陸的貨物，亦負責在事前將貨物搬落快艇，接收那些準備偷運去大陸的貨物。

黎錦邦三人事先料不到，安爺會要他們在這裏見面。

這裏是他們的地方，也有他們的人——阿丘與阿趙。

不過，他們估計，安爺已將阿丘阿趙制住。

車子才停下來，屋內立刻有人走出來——兩個手上拿着槍的青年。

黎錦邦三人打開車門走下車，一個青年立刻喝道：「將手舉起來。」

三人將手舉起。

「進去!」那個青年又喝一聲。

三人舉着手，走入屋內。

在走入屋裏時，三個人都被另一個青年逐一搜身，結果從阿行的身上搜出一支手槍。

走入屋內，三人立刻看到王禮安——安爺。

安爺居然向他們笑笑，「黎錦邦，你來了，果然夠義氣。」

黎錦邦道：「我女人呢?還有這屋裏的兩個人。」

安爺笑道：「你放心，沒有人對你那個女人怎麼樣，這屋裏的兩個人?很好啊!一點損傷也沒有，只不過不能隨便走動吧了。」

「廢話少說，我要見見他們。」黎錦邦道。

「成。」安爺轉身往裏面走去。「他們都在裏面躺着。」

黎錦邦三人在兩個握槍青年的監視下，跟着安爺走入裏面的一個房間，看到阿趙、阿丘，還有他那個女人手脚被綑綁着，嘴巴被膠紙封着，躺在地上。

阿趙兩人跟那個女人看到他們，眼裏露出驚恐求援之色，嘴裏發出「唔唔」的悶叫聲。

有一個粗壯的漢子在看守着阿趙三人。

「你現在可以放心了吧?」安爺邊說邊走出房間。

黎錦邦跟着走出房間。「安爺，是時候走了。」

安爺哈哈笑道：「你比我還要心急啊!」

跟着又道：「嗯，該走了。」

阿行開口道：「你眞的肯交還賬簿，不會殺我們?」

安爺笑道：「我說過的話從來都兌現，只要你們安全送我去澳門，我交還賬簿給你們，放你們回來。」

黎錦邦沒有再說話。

伸出海灘的露台上，那塊蓋着洞口的木板已被揭起來，鐵梯亦已垂掛下去，下面停着那艘快艇。

安爺首先走落快艇，跟着是一個握槍的青年，接下來，便是黎錦邦三

人，最後下去的是另一個青年及那個粗壯漢子。

大細超負責駕駛快艇，兩個拿槍的青年在駕駛室看着他。

阿行與黎錦邦坐在艇艙，安爺與那個粗壯漢子拿槍監視着兩人。

快艇的馬達開動了。

黎錦邦突然道：「安爺，你還未放我女人和他們。」

安爺咧嘴一笑，我已經放他們一條生路呀，待我們走後，他們自會想盡一切辦法，替自己鬆綁，你不用替他們擔心。」

阿行想說話，被黎錦邦阻止了。

快艇慢慢駛出海面，跟着速度漸快，向前駛去，駛出一百公尺左右，再加快速度往澳門那個方向駛去。

黎錦邦道：「安爺，你眞的要去澳門？」

安爺道：「這不是去澳門的方向嗎？」

黎錦邦沒有再說話。

快艇在海面上飛馳，將幽黑的水面割開，留下一道長長的白痕。

快艇大約駛出五十海哩左右，安爺突然叫停。

可是，大細超却不聽吩咐，反而將速度加到最快——四個馬達全開動了，快艇像飛一樣在海面上疾馳，拋盪得很厲害。

兩個青年大聲向大細超喝叫：「快停下來，停下來，要不一槍打死你。」

大細超夷然不懼，「你開槍打死我，快艇失去控制，一定會翻，大海茫茫的，你們游不回岸邊，會淹死，嘿嘿！我停下來是死，那何不大家抱着一齊死？」

兩個青年雖然用槍指着大細超，聽他那麼說，不敢開槍。

黎錦邦冷冷道：「安爺，你們不是去澳門，快艇一停，你會殺死我們三個，然後轉乘另一艘船到台灣，泰國，或是菲律賓！」

安爺猙獰地咬牙切齒：「你出賣了我，毀了我辛苦經營的生意，令我無法再在那裏立足，若不殺你，我還是人！」

跟着猛叫：「我要殺了你們！阿武，他不停下來，開槍打爆他的腦袋。」

快艇就在這個時候陡地向上一挑，重重地跌回下去。

安爺開的三槍失了準頭，不知射到甚麼地方去。

而艇上的人除了掌舵的大細超外，其他的人都被拋跌得站立不穩，滾跌在艇艙板上。

黎錦邦跟阿行立刻跟安爺與那個粗壯漢子扭纏在一起。

那兩個在駕駛艙看着大細超的青年被拋跌得暈頭轉向，一個還將手上的槍掉了，另一個不管三七二十一，向大細超開槍射擊。

大細超就在那刹那陡地一扭軚盤，快艇像發了狂的奔馬般，猛地一彎，往裏傾側。

「砰砰砰」駕駛室及艇艙內，响起七八下槍聲。

快艇顚跳了一下，驟然傾覆，艇底朝天。

艇上所有的人都跌落海中。

扭纏着的兩對人影並沒有分開，跌落海後，仍在水中你死我活的纏鬥着。

一條人影快速地游向一雙在水中纏鬥的人。

那人原來是大細超。

而那雙纏鬥着的人，正是黎錦邦與安爺。

黎錦邦竟然被安爺死命按下水中。

幸好大細超及時趕到，三拳兩脚，便將安爺打得沉下水中，解救了黎錦邦。

原來黎錦邦腿上挨了安爺一槍，才敵不過安爺。

那一邊，阿行與那個粗壯漢子纏鬥得好激烈，陡地，那粗壯漢子張口大叫一聲，跟着便咕嚕咕嚕地沉落水中，好一會，只有先前被按下水中的阿行冒出頭來。

原來阿行被按下水中後，無法掙脫那人的雙手，情急之下，雙手亂抓，一把抓住那人的下陰要害，那人頓時痛得厲聲慘叫，全身發軟，阿行才能脫離那人的抓握，並將那人拉入水中。

那人全身發軟，無力掙扎，結果一直往下沉，阿行急急浮上水面吸氣。

三人死裏逃生，禁不住在水中緊緊地抱着，一會，阿行與大細超左右拖着黎錦邦，游回艇底朝天的快艇……

* * *

翌日，電視台的新聞報道，在靠近澳門的海面上，發現四具浮屍，被水警輪撈起……經過警方查核，發現其中一個死者正是被警方通緝的一個販毒集團的首腦人物——王禮安，估計其他三個死者是販毒集團的人……

(全文完)

三國演義之四十三

政歸司馬氏(四)

徐正・編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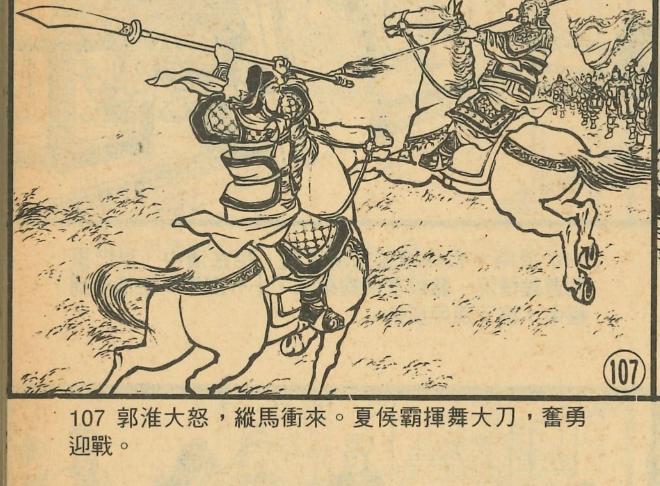
103 曹芳封司馬懿爲丞相，令他和司馬師、司馬昭一同管理國事。從此以後，曹魏的軍政大權，都由司馬氏執掌。

104 一天，司馬懿想起曹爽的親族夏侯霸，現在手握重兵，屯紮雍州，留着是個後患。他便寫信叮囑雍州刺史郭淮嚴密防備；又請曹芳下詔，把夏侯霸召回洛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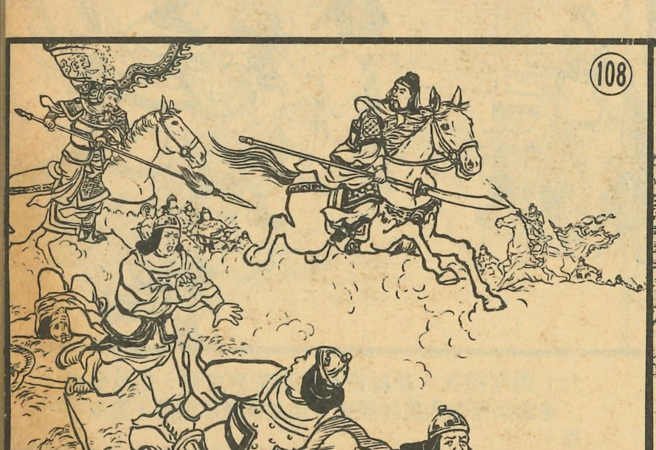


105 夏侯霸接到詔書，知道是司馬懿的主意，便對着使者大罵道：「老賊狠毒，殺害大將軍全家，我正要起兵問罪，捉住老賊，千刀萬剮！」他扯碎詔書，把使者趕了出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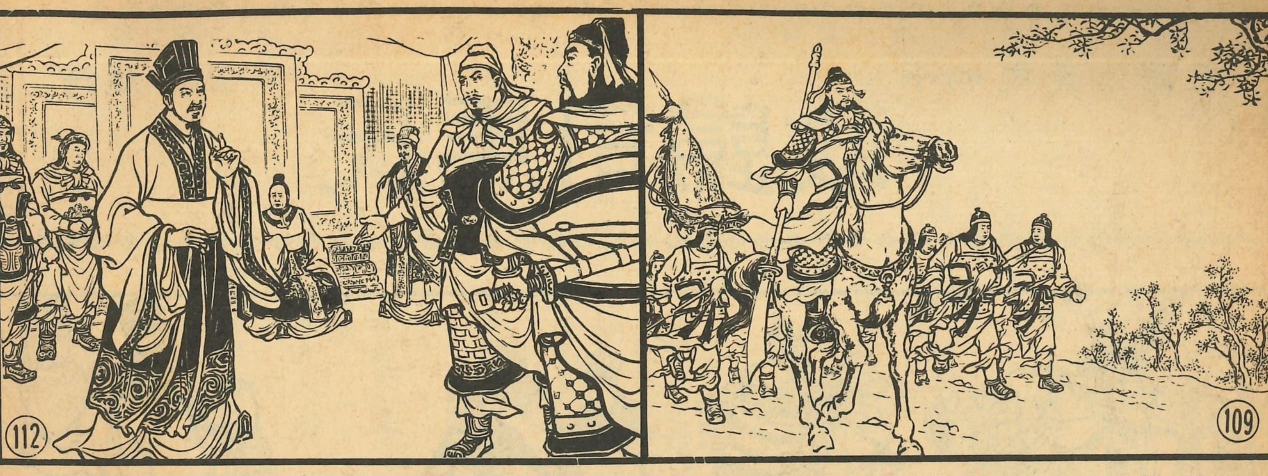
106 他調動人馬，準備殺上洛陽。郭淮帶兵趕來，責備道：「你是大魏皇族，爲甚麼造反？」夏侯霸怒道：「司馬懿濫殺曹家宗族，存心不良，我出兵討他，怎說造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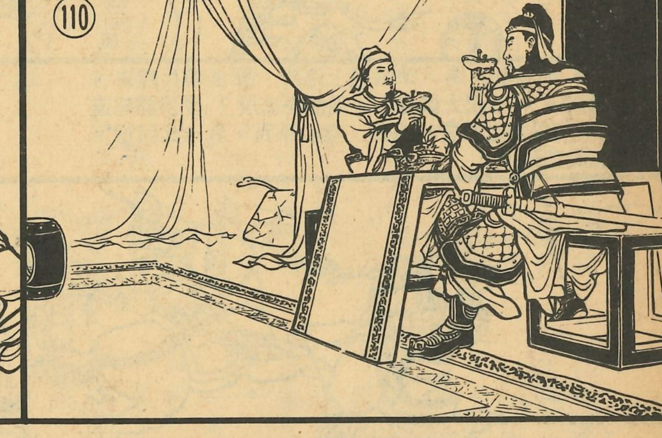
107 郭淮大怒，縱馬衝來。夏侯霸揮舞大刀，奮勇迎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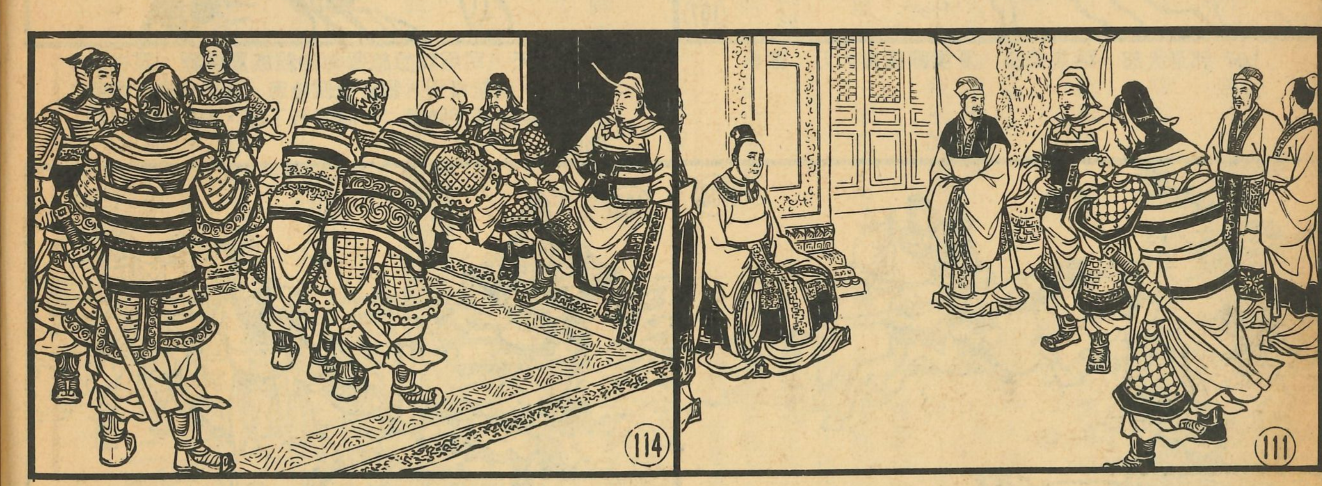
108 夏侯霸殺敗郭淮，揮軍掩殺，趕了十里，忽聽得後軍吶喊。原來是雍州副將陳泰襲了他的後路，郭淮又返身殺回。



109 兩路夾攻，把夏侯霸部下殺得七零八落。夏侯霸捨命突圍，尋思無計，索性帶了殘部，奔漢中來投降蜀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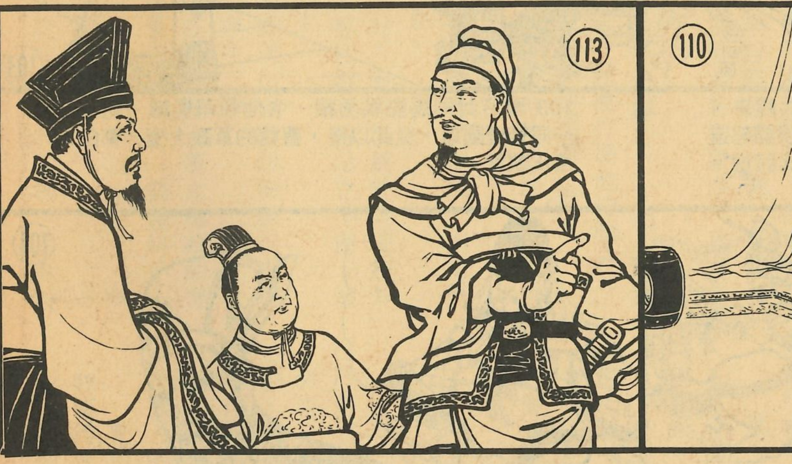


110 這時，姜維總督蜀漢軍馬，屯在漢中，早已探明曹魏情况，聽說夏侯霸來降，十分高興，把他接到帳中，排下酒席招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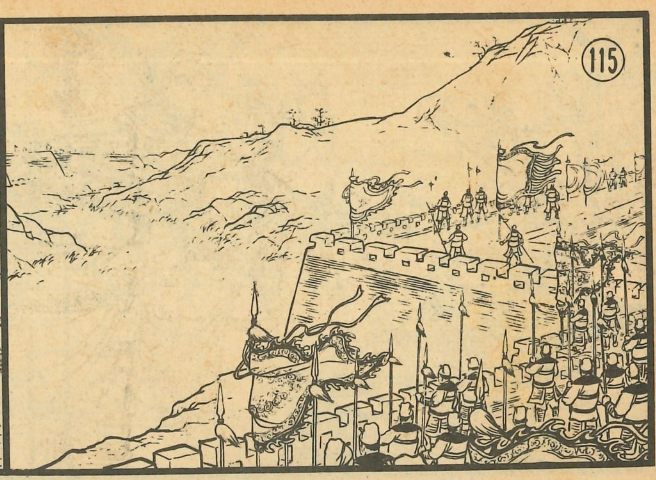
111 過了幾天，姜維把夏侯霸帶到成都，朝見劉禪，奏請乘曹魏內亂的機會，用夏侯霸爲嚮導，進取中原。

112 尚書令費禕以爲不宜輕動。姜維嘆息道：「光陰不留人，轉眼大家都老了，像這樣遷延下去，何時才能進取中原？」費禕道：「我們都遠遠不及丞相，丞相還不能進取中原，何况我們？」



113 姜維道：「我準備連結羌人，緩步進兵，先取了隴西各郡，再打中原的主意。」劉禪聽了，允許姜維出兵。

114 姜維與夏侯霸回到漢中，決定先攻雍州。他一面派人去連結羌人，一面令句安、李歆二將，到麴山前面築城據守，以便屯紮大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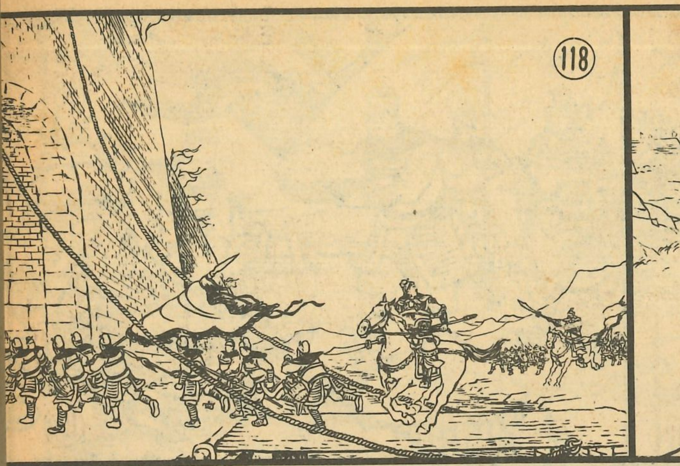
115 句安、李歆各帶本部兵馬，在麴山東西兩面，築起兩座大城，分兵守住，便派人去報告姜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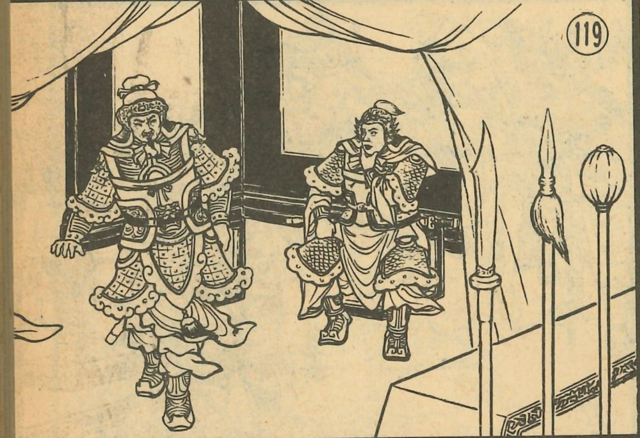
116 蜀軍大隊還沒有到，魏將陳泰已經帶了五萬人馬，前來攻城。兩軍打了一仗，蜀軍人少，敗進城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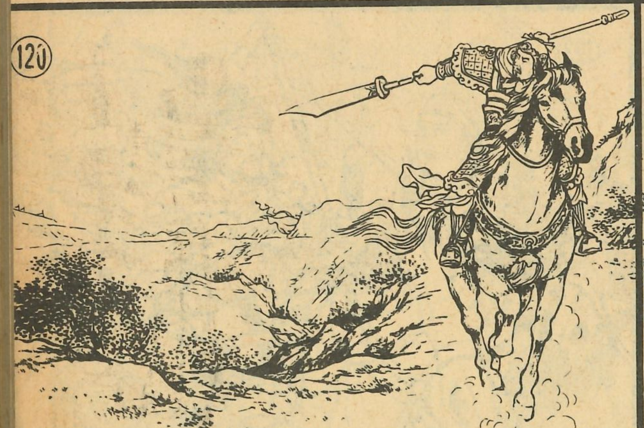
117 陳泰圍了城，郭淮也領兵到來。郭淮看了地勢，見兩城都造在高地上，就料到城中水源不多，他令兵士們把周圍河流，一一築堰堵塞，斷了城裡的水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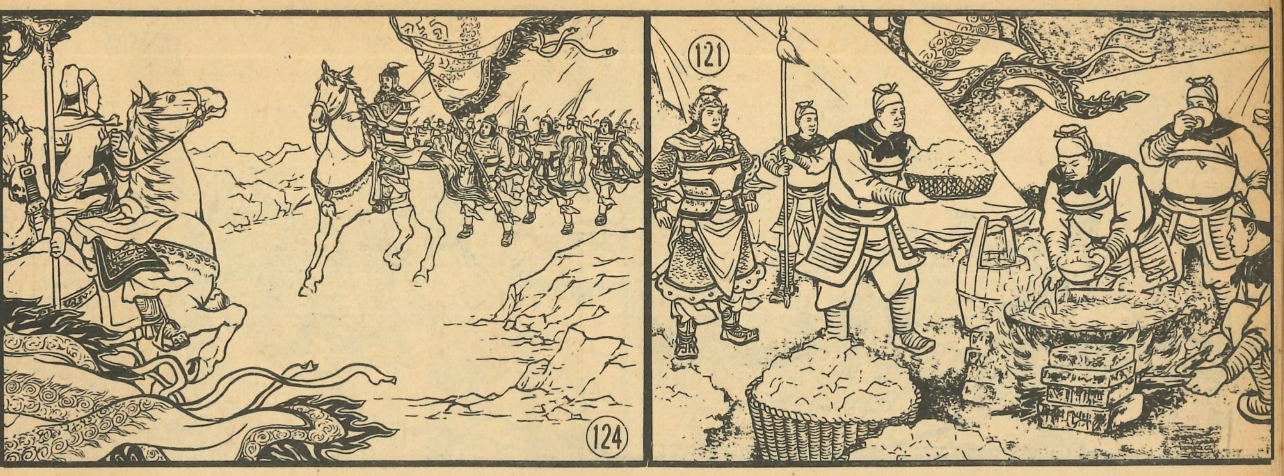
118 城中斷了飲水，驚慌起來，幾次殺出城來取水。可是雍州兵圍得緊，衝了幾次，都被殺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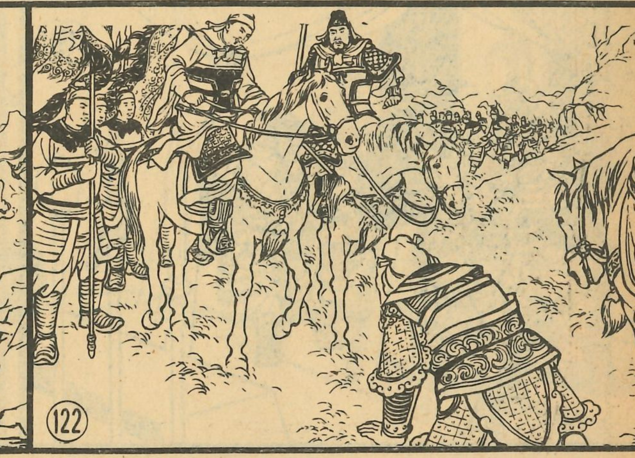
119 句安與李歆會在一處，商量下來，決定由句安守城，李歆捨命殺出，向姜維大軍求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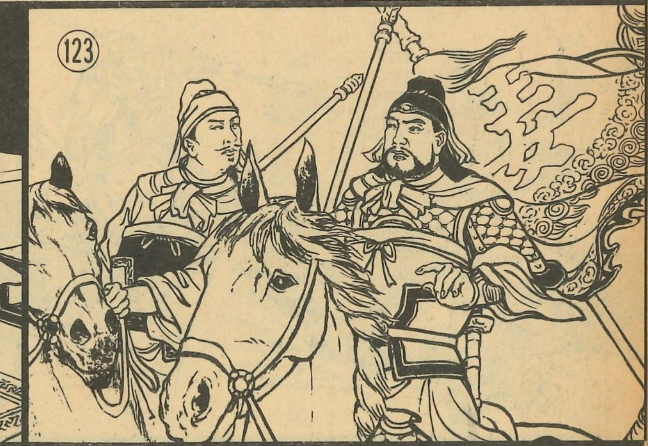
120 李歆帶了幾十人，開城冲擊，拚死殺出重圍。他身受重傷，只剩下一人一騎，奔往漢中。



121 李歆去後，城中越來越艱苦。卻幸下了一場大雪，才勉強化雪爲水，支持下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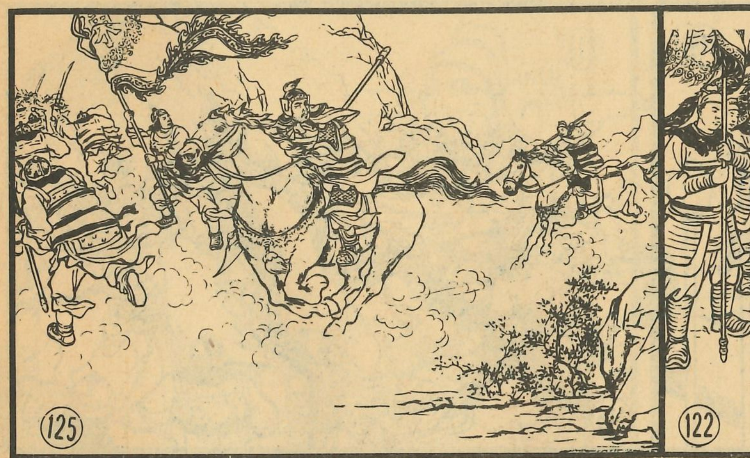


122 再說，李歆走了兩天，遇到姜維大軍，說了情形。姜維道：「我因爲等待羌兵，遲了幾天，誤了你們。」便派人送李歆回漢中養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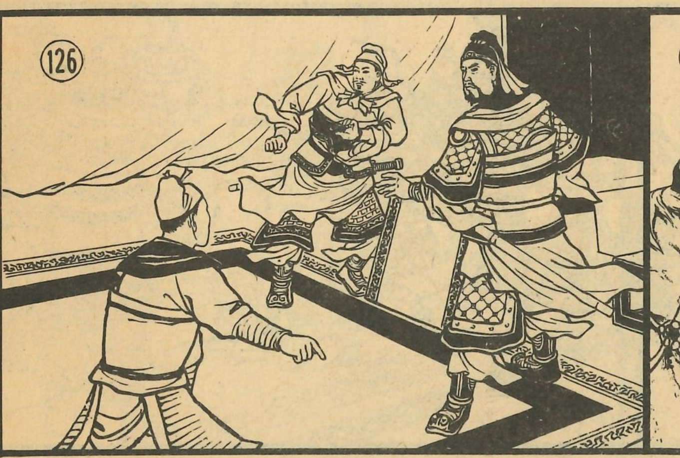


123 姜維與夏侯霸商量進兵之計。夏侯霸道：「要等羌兵到麴山，兩城都保不住了。我料雍州人馬，都在麴山攻城，雍州一定空虛。可以從牛頭山直取雍州，待魏兵回救，麴山就解了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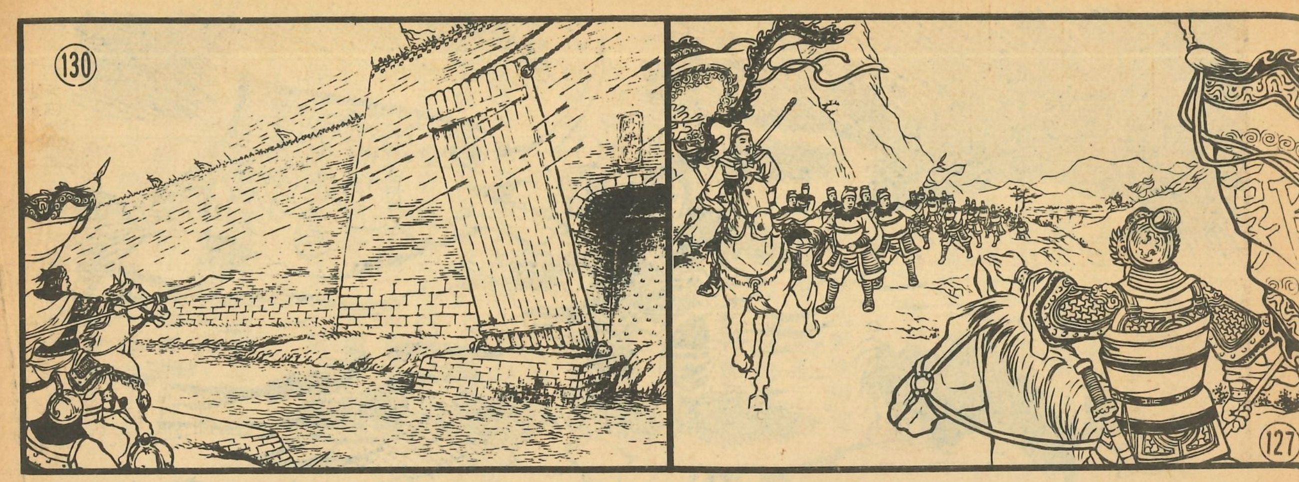
124 姜維大喜，領兵往牛頭山來，忽聽得前軍發喊，說有魏軍截住去路。姜維慌忙來看，只見魏陣中雍州副將陳泰出馬大叫：「你想偷襲雍州，我在這裡等待多時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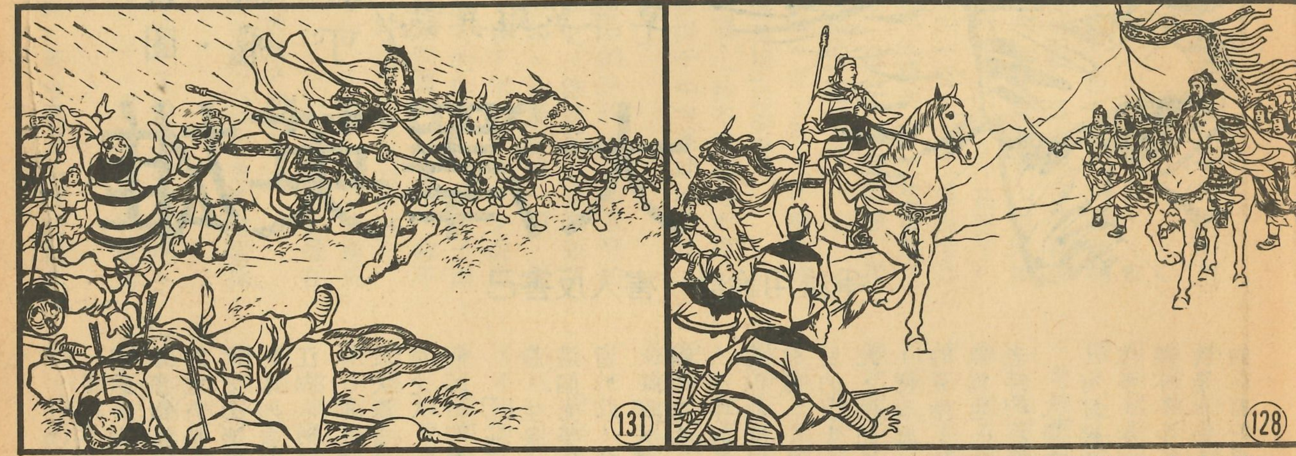
125 姜維大怒，挺槍直取陳泰。戰了數合，陳泰敗上了牛頭山，却把蜀軍的進路攔住。



126 姜維在山下紮了營，連日討戰，魏軍只是不理。夏侯霸道：「魏人用的是誘兵之計，一定另有打算，不如撤退了再想辦法。」正在商議，探馬報來：郭淮取了洮水，斷了蜀軍糧道。



127 姜維大驚，慌忙傳令退兵。剛到洮水，郭淮從前面殺來，陳泰從後面趕到，把蜀兵圍得鐵桶一般。



128 姜維領兵混戰了一場，殺出重圍，直奔陽平關。不料前面又有一軍殺到，爲首大將是司馬懿長子司馬師。原來司馬懿接到郭淮報告，派司馬師前來助戰，剛好截住了姜維。



129 姜維怒睜兩眼，罵道：「小子怎敢擋我的去路！」拍馬挺槍，直取司馬師。司馬師哪裡敵得住姜維，不過三合，慌忙引兵退走。

130 司馬師眼看姜維進了陽平關，便引兵趕來搶關。猛聽得一聲號角，關上突出一百個射手，一拉弓就有上千支箭，向魏軍射來。

131 原來這是諸葛丞相傳下的「連弩法」，一發能夠放出十支箭，箭頭上都塗了藥，十分厲害。魏軍連人帶馬，被射死了許多，司馬師慌忙領了殘兵，往後退走。此時，洛陽來了使者，說司馬懿病重，要他馬上回洛陽。

132 來至洛陽，司馬懿叮囑一番，就連連喘氣。過不了幾天，司馬懿病故。曹芳封司馬師爲大將軍，司馬昭爲驃騎上將軍。兄弟二人總領了曹魏的軍政大權。（本段完）

草莽英雄異誌

石磊·文　可飛·圖

大澤英雄

爭雄用詭計　害人反害己

「黃河之水天上來」這一句是古人描詠黃河波濤滾滾的詩句，眞實黃河水流最湍急，常常發生覆舟沉船慘事的地方是河套，那邊的河床，由於古代火山爆發及潛流衝激之故，水底下的地形有難以想像出奇之形勢，所以江湖人稱這地方為大澤。

而水路方面的豪傑，亦以能潛泳於大澤者為英雄，因為能在大澤中潛泳之人，必然是深通水性，無論在任何凶險的灘峽，亦能應付裕如了。

「大澤英雄」英雄有這麼煊赫的盛會，生長在這裡的人，固然渴欲得到這個光榮的盛譽，也不惜遠道前來居留於此，修練潛泳的本領。

在大澤修練，不但能精進自己的潛泳功夫，因而深通水性，更可以在大澤中謀生，原來整條黃河水道，波濤以此間為最洶湧，水底之潛流也最激盪，小魚根本無法在這裡生存，相反的巨大之深水動物，卻喜歡生活在此，例如千年大老蚌以及長大的鮫魚，便聯羣結隊以此為家，在大澤修練的豪傑，除了練習潛泳之外，便以捕魚為生，不愁衣食，如果獲得千年大老蚌的珍珠，更可以因此致富。

大澤在黃河河套之間，面積甚大，有好幾條村莊，本地方生長的人固然多，從別處遷來大澤居住的水上豪傑亦不少，無形中分成兩大派來，那就是本地人與外來人，本地人以胡美倫為首的東陽派。

外來人以朱子濟為首，稱為西潮派，西派之人，都想獲得「大澤英雄」這個盛譽，名震江湖，但是東陽派的胡美倫為人險陰，極工心計，他知道自己的潛泳本領及武功，都比不上朱子濟，於是想出一條毒計來。

當下便對他的女兒胡麗貞道：「貞兒，咱們大澤有個規矩，每五年便公開一次水上比武大會，從而選取水性功夫最强的人為『大澤英雄』，而比武大會之期，就在冬十月，距今不過五十天。」

胡麗貞問道：「那末你要我怎麼樣？」

胡美倫說道：「沒有什麼樣，我衹要妳給我幫忙，打發朱子濟……」說至此，他附耳低聲說如此這般。

胡麗貞面有難色，皺着眉說：「爹，自從去年褚貴溺斃，人們都說我害死他，咒罵我是個妖女，害人的毒羅剎，如果我再跟朱子濟斷混，那豈不是……」

胡美倫大笑道：「咒罵由人咒罵，妳如果幫我弄垮他，妳就是咱們胡家的孝女，而我取得『大澤英雄』的榮譽，也打算遷到大城去，換個新的環境，那還有人咒罵妳是妖女毒羅剎嗎？」

胡麗貞終於答應了胡美倫的要求。

* * *

那是中秋節後之夜，雖然月缺不圓，銀河明淨，繁星閃爍。胡麗貞獨

個兒駕着一隻單桅快船，在水面上控帆疾駛，要知單桅快船，是大澤的人特製的小船，由於船小之故，船上只有一根桅二掛帆，這種船是最難駕駛的，如果不擅於觀測風雨而操縱桅上的布帆，是很容易覆舟的，但由於船小帆大，速度甚快，在大澤修練水性功夫的人，俱精於潛泳的，不懼危險，卻喜歡它能高速航行，所以家家戶戶俱擁有這種單桅快船。

胡麗貞自幼隨她父親胡美倫學習水性，不但能駕駛這種單桅快船，而且還精於水性，但是，她今夜故意賣弄風騷，在波濤洶湧中，駛到鬼門峽去，任由急流激湍的漩渦，將她這條快船捲到波濤深處去。

波濤澎湃，白浪洶湧，半截船身被捲進水裡，只餘帆影，斜豎在波濤中。

這情形是危險之極的，所以在附近水面修練潛泳功夫之人，生怕她這條船被捲到水底去，紛紛揚帆疾駛而來拯救，尤其是朱子濟，瞥見她那條船，已半截被捲進水中，更奮勇的跳進水裡，施展捷泳的泳術，衝波逐浪，游了過去搶救。

要知道胡麗貞這樣犯險陷危，目的是找機會來和朱子濟攀交情，當朱子濟攀登上船的當兒，她懶洋洋的躺在船板之上，翹起一條腿，她身上穿的衣裙，已被浪花濺濕，濕衣貼肉的黏着她的苗條胴體，更加可愛，何況月光之下，她翹起一條腿，躺在船板上，如白玉之白。

朱子濟是個二十五歲的青年，當他在浪濤中攀登上船，看見胡麗貞這種姿態，目迷美色，渾忘身在波濤澎湃中，楞了一楞，然後問道：「胡姑娘，妳獨個兒駛船到鬼門峽去作甚麼？」

胡麗貞嗤的一聲笑道：「難道光是你們男子漢要『大澤英雄』的榮譽麼？這個名震江湖，揚名天下的榮譽，我們女孩兒家也得把它奪過來。」

朱子濟登時一怔，道：「什麼？妳也要奪取『大澤英雄』的榮譽？」

胡麗貞笑道：「我不僅要奪取這個榮譽，還要採得千年大老蚌的珍珠，來個名利雙收。」

千年大老蚌的珍珠，是個强烈的誘惑，誰找到它，誰就可以立刻致富，這種老蚌珍珠，衹要採得一顆，便價值千金，一隻千年大老蚌，少說也有二三十顆巨大的珍珠，所以朱子濟聽聞此說，立刻問道：「胡姑娘，妳不知道千年大老蚌是潛在魔鬼岩的麼？」

胡麗貞哈哈一笑道：「我生於斯長於斯，怎會不知，正因為知道它潛在魔鬼岩，才特地駕舟前去。」

朱子濟接口道：「是想去魔鬼岩採大珍珠？」

胡麗貞哈哈一笑道：「你眞聰明，可是衹猜得一半，還有一半你沒猜着。」

她說至此，駕舟前來拯救胡麗貞的人紛紛駛到，但是，他們一看胡麗貞這種妖冶姿態，都呆着了，特別是雌兒鰻戴雨花，一瞥之下，衝口而出道：「早知是這個妖女，咱們犯不着來，乾脆讓她溺死算了。」

她這幾句話，不但是夾着酸風醋氣，而且還帶了極端憎恨之情，而同來的一夥西潮派的人，都異口同聲的說道：「朱子濟，走吧！不要陪她在這裡吹風浪，冒生命的危險。」

朱子濟並不接受他們的催促，擺了擺手說道：「你們先行一步好了，我還得在此呆一會兒。」

他這般說，雌兒鰻戴雨花冷哼一聲道：「我們回去吧，既然你要蹈碧眼金蟾褚貴的覆轍，由他自尋死路好了。」

說完之後，玉手一挽，將已降的布帆一扯，掉轉船頭，揚帆疾駛而去，不用說，她不高興的神色，溢於眉宇，憤恨交迸。

雌兒鰻戴雨花熱戀朱子濟，整個西潮派的水上豪傑都知道的。但是，朱子濟嫌她貌醜，全大澤之人都知道，當衆人紛紛回航時，胡麗貞冷笑一聲道：「朱子濟，你還不回去作甚麼？難道你不怕姓戴的雌兒恨你麼？」

朱子濟此時委實為色所迷，特別是她翹起的這一條腿，好像是粉彫玉琢般的雪白，他百看不厭，所以嗯的一聲道：「管她恨不恨？我不是小孩子啦，我的娘也管不得，她憑什麼管束我呢？不過話說回來，胡姑娘，剛才妳說我有一半未猜着，究竟是那一半？」

胡麗貞仰面朝天，呵了一口氣，緩緩說道：「這一半不能告訴你，你還是回去吧，不要在這驚濤駭浪中陪我吹風浪，冒生命之險。」

話說至此，猛地一股濁浪排空狂掃過來，轟隆一聲巨响，把這條單桅船捲進了漩渦去。躺在船板上賣弄風騷的胡麗貞，躺也躺不住了，一跤跌下船艙去，船上一支單桅立時被巨浪壓斷，掛在桅上的白布帆，也就隨風而逝，不知所踪。

這麼一來，整條快船陷在漩渦中，滴滴溜溜，給水底的潛流轉得像風車似的，朱子濟叫聲道：「不好！」倉促中抓住一條槳，用盡平生之力，跟旋轉之潛流作拚命的掙扎。

此時，胡麗貞也大驚失色，沒空賣弄風情了，趕快的把舵，配合朱子濟這一條槳，在巨大的漩渦中把快船穩住。

自然，沒有布帆不能駕駛，祇好任這條船隨波逐流，直至曙色朦朧，才漂流到荒涼的三汊港，距離大澤已三十多里。

朱子濟這一驚非同小可，連連頓足道：「糟了，我們怎能回去呢！」

他心裡着慌，胡麗貞却心中暗暗歡喜，因為在這荒無人烟的汊港，她正好施展渾身解數，當下笑道：「虧你

還好意思稱男子漢大丈夫，原來膽小如鼠，我這條船沒有破爛，祇不過折了一支桅，掉了布帆罷了，待會兒到岸上斬一株杉樹或竹樹幹裝了上去，不是可以權充船桅嗎？你不用躭心啊。」

朱子濟一想也是，但旋即感覺不妥，皺了皺眉道：「船桅可以將就用竹木，但布帆焉能解決？在荒涼的港汊，找不到那麼巨大幅布帛造帆，怎辦？」

胡麗貞一手扯他衣服說：「這不是可以造帆嗎？」

她這動作，輕佻之極，壓根兒沒有避男女之嫌，但朱子濟此時還不敢有越禮，正正經經的說道：「即使我所穿衣服，脫光了也不夠一張帆呀！」

胡麗貞大笑，一手把自己的長裙掀起道：「湊上我的，不是可以縫成一張小帆麼，快把衣服脫下來吧，我要趕回去哩。」

她說完之後，把快船划進蘆葦中去，藉濃密的蘆葦掩蔽，她首先將腰間汗巾解下，接着褪卸長裙，兩條玉腿，光禿禿的呈現在朱子濟眼前，如白玉之白，正如古人所詠之詩句，「六十圓膚光緻緻」，登時把個朱子濟看得呆了。突地啪的一聲，一記耳光輕輕打在他的左頰上，一串嬌滴滴的聲音道：「你老是瞧着我幹什麼？還不趕快脫下你的衣服給我作帆，難道想活活的餓死在荒野麼？我可不依呀。」

「我可不依呀！」這句話說得很嬌，嬌得令人銷魂蕩魄，朱子濟再也不能自主了，忍不住將她一把摟在懷中，本能的親了個嘴，她似拒還迎的把身子一側，笑嘻嘻說：「好人兒，我肚子餓得發昏了，快給我弄點吃的東西來吧！」

面對着美人兒，特別是佳人在抱，此時此際，朱子濟實在捨不得離開她一刻的，可是女孩子的說話可比官府命令更有威力。他終於從命的把衣服脫下，上岸去替她尋找吃的東西，採擷了幾個紅熟的菓子回來，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就在這一段時間出現。

原來胡麗貞已用纖細的藤蔓，將兩人之衣服，裁縫成一幅帆狀的布帛，不消說，他二人之衣裙顏色，當然是不同，朱子濟一身勁服，全是青色的，而她之衣裙却是艷紅，所以這一張小帆，儘管馬虎，却是鮮艷奪目。

二人經過了半日經營，果然將這艘斷了桅的快船裝上桅帆，雖然不堪乘風破浪，在他二人的嫻熟駕駛術操縱着，三十多里水程，終於在黃昏時候渡過了，抵達在大澤胡家莊前石埗頭。

說也奇怪，以前朱子濟對她絕無印象的，此刻分離，却依依不捨地留戀着，倒是她大方，嫣然一笑道：「看光景，你是想送我一程吧！好！看在你幫了一天一夜的忙，送你回去便是。」說着掉轉船頭，向西駛去。

途中，胡麗貞對朱子濟說：「你知道碧眼金蟾褚貴，為什麼會在魔鬼岩溺斃的嗎？」

朱子濟搖了搖頭說：「不知。」

事實上，褚貴為什麼潛下魔鬼岩去，至今還是一個謎，甚至連他的妻子——巧姑也不知道，祇知道屍體浮上水面時，左乳旁有一道口子，又深又闊，鮮血染紅了一片水面，所以朱子濟立刻問道：「胡姑娘，那末妳知道他是什麼原因嗎？」

胡麗貞長長的嘆息一聲說：「他是為了我而冒險的，因為我立誓要嫁一個『大澤英雄』，而我們大澤的原始選取英雄的規矩，是要能採得魔鬼岩的千年大老蚌的大珍珠，後來因為到魔鬼岩採珍珠的人，很少能夠活着生還，所以才立過新的比較容易的規矩。

「褚貴為了想我嫁他作妾，他不但要獲得『大澤英雄』之榮譽，還要採得千年大老蚌的大珍珠給我做訂婚禮物。結果，他採不得大珍珠，却因此而掉了性命，但我至今仍緊守這個誓言，要採得大珍珠給我的人，我才嫁她，但是，褚貴死後，再沒有人為我採大珍珠了，所以，昨晚我獨自駕船到鬼門峽去，探測水底潛流的漩渦方位，打算自己潛下去採那千年大老蚌的大珍珠……」

朱子濟不待她說完，立刻問道：「胡姑娘，剛才妳說還謹守誓言，可不知妳這誓言是為褚貴，還是要大珍珠做聘禮呢？如果光是為聘禮，那末我願意採它來給妳，但是，妳得答應做我妻子。」

胡麗貞噗嗤一笑道：「我若不是要採得千年老蚌大珍珠，幹麼駕舟獨自前往鬼門峽，探測水底潛流，告訴你，我謹守誓言，是堅守嫁給採得大珍珠的人為妻妾，如果你採得它，那再好沒有了，因為你尚未娶妻，我們正好一雙一對，讓江湖上知道我的丈夫是『大澤英雄』，不過，看你還是不要冒這個險吧，從來往魔鬼岩採大珍珠的人，都沒有一個活着回來的，褚貴就是這麼樣丟命的，你何苦冒生命危險，還是讓我自己去採吧！」

她這些話，是激將計，企圖用愛情的餌，藉魔鬼岩的奇險弄死朱子濟，好讓她父親胡美倫得「大澤英雄」之榮譽。

朱子濟那裡知道，仰天長嘯道：「胡姑娘，我即使不為妳而採大珍珠，也要獲得『大澤英雄』之榮譽，既然是一舉兩得，名利雙收，而且又有妳這麼漂亮的美人兒為妻，這個險，我是樂意去冒的。」

胡麗貞一把將他摟住，親暱地呼叫：「好哥哥，你這般為我冒生命之險，我一定嫁給你的，可是，我們得有個期限，一個月之內如何？」

這是個圈套，選取「大澤英雄」之期在冬十月，胡麗貞要朱子濟一個月之內採得千年老蚌大珍珠，這等如想

他在選「大澤英雄」之前死掉，朱子濟那裡知道這個蛇蠍美人的詭計，當下慨然答應。

就在他別過胡麗貞之後，當他回到家裡時，看見雌兒鰻戴雨花從他屋裡踉蹌的走了出來，二人差點撞個滿懷。

雌兒鰻戴雨花欣然大喜道：「朱家哥哥，你和姓胡的妖女往那裡？」說罷也不等朱子濟回答，提高嗓子大叫道：「朱伯母，子濟回來了。」

朱子濟的母親——三娘，正是為了兒子失踪而躭心，聽聞此說，飛也似的跑出來，一把將朱子濟抓住：「兒子啊！你把我急煞了！」朱子濟的弟弟——朱家和，也三步湊成兩步的走了出來，問這問那，顯得兄弟情深。

朱家和是個十四歲的孩子，他抱住朱子濟，牢牢不放，要朱子濟告訴他跟胡麗貞往那裡去，還咒罵胡麗貞是個害人精的妖女。

朱子濟這時為女色所迷，勃然大怒：「胡說！你不能這樣咒罵胡麗貞，她就快是妳的大嫂子了。」

朱家和賭氣的說：「我才不要這妖女毒羅剎做我的嫂子。」

兄弟倆為這事情吵起來，三娘連忙相勸道：「家和，你不要生哥哥的氣，他去了這麼久才回來，定然飢餓了，快幫我生火弄炊。」

三娘這樣喝住了次子，言語之間，偏袒着朱子濟，她雖然沒有說同意娶胡麗貞為媳婦，但雌兒鰻戴雨花心中一酸，醋勁突發，別過頭去，逕自跑了開去，不消說，她恨極了胡麗貞，認為胡麗貞奪了她的心上人。

自從發生了這一樁事後，大澤的西潮派中人議論紛紛，特別是老英雄孫伯祥，他躭心的和皓首銀鬚上官清說：「咱們西潮派，自從三年前，黑猛龍鄧通離開大澤以後，後繼無人，算得上傑出的祇有朱子濟這個小子，如今他也着了迷，天天和胡麗貞這個妖女去鬼門峽，探測水底潛流之漩渦，準是中了胡美倫的美人計。」

皓首銀鬚上官清搖了搖頭道：「孫老弟，我告訴你吧，以前鄧通憤然離開大澤，也是中了美人計，不過這一段事情很少人知道罷了。」

孫伯祥楞了一楞道：「不是吧！鄧通在江湖上是硬錚錚的鐵漢子，他也會中美人計？那末這個美人是誰？」

上官清吁了口氣道：「除了胡麗貞之外還有誰？咱們大澤兩派裡的女子，說漂亮，祇有她最漂亮，說妖冶，也祇有她一人才敢腰肢婀娜的賣弄風情，勾搭漢子。」

孫伯祥聽得呆了，半晌才說：「那末鄧通為什麼會給她纏上？總不會無原無故的吧。」

上官清搖頭晃腦道：「不是鄧通會纏上她，是胡美倫自己水性不及鄧通，才使這美人計，唆使女兒去搭上鄧通。」

上官清說至此處，伸手一拍孫伯祥，哈哈一笑道：「老弟，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黑猛龍鄧通如此，碧眼金蟾褚貴也是如此，現在朱子濟也一樣，要是這妖女向你賣弄風騷，我看你雖然上了年紀，也會難逃厄運呢。」說完之後，便搖頭嘆息而去。

孫伯祥實在有點兒不相信鄧通這般的鐵漢子會為色所迷，他扶着拐杖，直奔草廬而來，誰料向來冷清清的草廬，今天却忽然熱哄哄的人聲嘈雜起來，有人大叫：「鄧大哥，我給你乾一杯，祝你替咱們西潮派爭得『大澤英雄』的英名，再不要朱子濟這小子了。」

孫伯祥聽得十分詫異，心中暗想：莫不是鄧通回大澤來？因為鄧通的父親——鄧牛，沒人稱他為鄧大哥的，祇有稱他為鄧老伯伯。

孫伯祥懷着詫異的心情，推門進去，登時眼前一亮，原來好幾個西潮派的水上豪傑，圍着桌子跟鄧通喝酒，鄧老奶奶却忙着燒烤肥鵝宴客，鄧牛却口啣旱烟桿，笑瞇瞇在揭酒罈。

這種情形分明是鄧家父子在款待客人，孫伯祥不請自來的闖進去，劈頭第一句便問道：「阿通，你是什麼時候回來的？」

此時眾人看見孫伯祥走進來，欣然說道：「孫老爺子來得正好，鄧大哥剛從五原大城回來，咱們在路上碰見他，所以大夥兒隨他回家，孫老爺子，你該歡喜啦，鄧大哥回來了，這一回，『大澤英雄』準落在我們西潮派了，快給鄧大哥乾一杯，咱再不靠朱子濟這小子了。」

這也真是天從人願，孫伯祥正想來草廬打聽鄧通消息下落和另一件事，如今鄧通已回來了，而西潮派這一夥後起之秀，好幾個都聚在一堂。

當下孫伯祥從鄧牛手中接過一杯酒，和鄧通碰杯喝了。他本想打聽鄧通是不是和胡麗貞搭上孽情，但是，當着這麼多人，不便開口。

這一桌酒，直吃到上燈時候，暮色四合才散席。孫伯祥就在眾人離去之後，他挽着鄧通的臂膊，向楊柳樹走去，低聲問道：「鄧通，我問你一句話，胡麗貞是不是曾和你搭上了交情？」

這一問，鄧通一張黑面登時脹紅，半晌才道：「孫老爺子，你問這個是什麼意思？」

孫伯祥鄭重說道：「沒什麼，要是她眞的曾和你搭過交情，你最好不要再理睬她，她是個賤人、妖女、毒羅剎，她已經害了碧眼金蟾褚貴一命，現在又纏上了朱子濟，看光景，朱子濟這一條性命，快要完結在她手上了。」接着便將胡麗貞和朱子濟，天天到鬼門峽探測水底潛流之事，細說一遍。

孫伯祥苦口婆心的提出警告，但黑猛龍鄧通却漫不經意地說道：「孫老

爺子，你這些話，剛才我都聽各人說過了，我想胡麗貞不會這樣無恥的，也許你們不明白她的心情罷了，不瞞你說，我和她有過纏綿恩愛之情，也知道她是個心地純良的女子，說她行爲放蕩一點是事實，說她卑鄙無恥，我不相信，既然你老人家好意提點，我會小心觀察她之行爲的。」

黑猛龍鄧通回來大澤的消息，雖然哄動一時，因爲西潮派的人，都渴望他大顯身手，可是這種哄動，很快就沉寂，原來鄧通此次回家，並不打算奪取「大澤英雄」的榮譽，却天天和他父親駕船去捕魚，以魚換酒，和父母同聚天倫之樂，不但不修練水性功夫，除了捕魚之外，很少出門。不消說，西潮派之人對他失望，特別是上官清和孫伯祥這兩個老英雄。

人們對本派最好水性功夫的鄧通失望，自然而然掉過頭來注意朱子濟之行動，但是，不注意猶可，注意之下，却使人們大吃一驚，原來這幾日朱子濟不但探測鬼門峽的水底潛流，還穿了水靠衣裝，潛下水底去，常常採得肥大鮑魚和蚌螺，這全是深水的動物，於是有人猜疑他定打魔鬼岩的千年老蚌大珍珠的立意。

這個消息立時震動西潮派之人，同時也使他們滿腹疑雲，特別是孫伯祥，因爲黑猛龍鄧通未回來之前，胡麗貞和朱子濟天天在一起，駕舟去鬼門峽測探水底潛流漩渦，自從鄧通回來之後胡麗貞的踪跡不見了，光景是朱子濟一人去鬼門峽，也就從這個時候起，朱子濟對水底潛流探測得更起勁，不惜冒生命之危險，潛下水底去。

魔鬼岩是大澤水底之謎，相傳岩中有千年老蚌大珍珠，這稀世奇珍，許多人爲它冒險而丟出生命的代價，所以鄧通聽聞朱子濟潛下水底之消息，也暗自替他躭心，找上門去規勸他，可是去了幾次都找不着，三娘和朱家和都說他往胡家莊去了。

以前人們說朱子濟爲胡麗貞迷惑了，鄧通都不敢相信，現在他將自己的往事印證，漸漸發覺朱子濟眞的踏進了美人陷阱，他爲了救朱子濟，那夜他換了夜行衣服，悄悄的到胡家莊來，這是他舊遊之地，對於院裡之廳堂院落，知之甚稔，施展飛簷走壁輕功本領，不消一刻，便從瓦面上竄下沉香院來。

那是胡麗貞的閨幃，啊！就在他弓身躍下的當兒，剛巧朱子濟打從裡面走了出來，幸虧他手快眼明，側身躲到竹樹叢中去，這才不致來個互相碰頭。

鄧通待朱子濟走了之後，燈光之下，胡麗貞披着一襲白紗長裙，脂殘粉褪不用說，胡麗貞看見他突然闖進閨房，也兀自吃了一驚，旋即撒嬌地說：「通哥，爲什麼你不守約，在此時此際，突然回來？你答應過，待選了『大澤英雄』之後回來的呀？」

說罷，從綉榻上站起，嬌慵地走到了鄧通身旁，並肩兒站着。壁櫃長鏡，斜映她二人的儷影，一個面黑如炭的英雄，一個玉臉朱唇的美人，儼如楚霸王和虞姬再世，雄赳赳，嬌滴滴。

鄧通瞧她脂殘粉褪，怒從心上起，勃然道：「如果不及時回來，我的帽子給妳變了顏色，別人說我還不相信，剛才我目睹姓朱的小子打從這裡走出來，妳還有什麼話說？當初鴛鴦枕上，海誓山盟，妳說過我離開大澤，讓妳父親奪取『大澤英雄』的英名，妳却留待身子嫁我爲妻，誰知我離去不久，妳便誘惑碧眼金蟾褚貴，使他活活的在魔鬼岩丟命，如今，妳又迷惑朱子濟，使他神魂顛倒，罔顧生死，天天潛下鬼門峽水底，妳還不是要他的命。」

鄧通說到這裡，怒氣甚盛，啪一聲打了她一記耳光，粉頰上，熱辣辣的登時現出五隻指痕，青一團、紫一塊，把她的臉兒打腫了。

可是，她一聲不响，咬着牙關不呼痛，祗是暗流珠淚，滾落衣衿。

要知道胡麗貞自幼習武，拳棒武功，不讓鬚眉，等閒的武林人不是她的對手，但她也不躲避，亦不還招，祗是淚如潮湧，這悲悲切切的啜泣，倒使怒火如焚的鄧通楞住了，因爲他畢竟是愛她的，何況衾枕同歡，海誓山盟之情，湧襲心頭，更使他唏噓歎息道：「罷了，妳這賤人，既然忘情負約，水性楊花，過去的恩愛情絲，從此一刀兩斷。」

他說到這裡，返身便走，胡麗貞把他衣一拉，凄然道：「你可以打我罵我，不能這樣就走，因爲我並沒有忘情負約，直至如今，還是緊身守候你歸來，祗是有不得已的苦衷，使我不能不幹出這孽債罷了。」

鄧通愕然問道：「妳有什麼苦衷，要歪纏小白臉？」

胡麗貞涕淚淋漓的道：「我的苦衷，你至少知道一半，以前我爹因爲見你潛泳的水性本領練得好，怕你奪了『大澤英雄』的榮譽，所以要我用美人計，騙你離開大澤往別處去，可是，我雖然格於父親之命，對你却一往情深，將玉潔冰清的身子獻給你，滿以爲月缺重圓，待選了『大澤英雄』之後，共偕鴛侶，却不料碧眼金蟾褚貴的水性功夫也練得不錯，很是『到家』，我爹年紀大了，鬥不過他少年郎，再迫我騙他，偏想不到褚貴死了，又出了一個水上英雄朱子濟，饒是如此，我雖誆騙他們二人，祗限於出賣色相而已，並沒有苟且行爲，甚至你回來了，怕你生氣，我不和朱子濟一起去鬼門峽，那能說我負義忘情，倒是你自己守不住才眞，如果你不提前回來的話，這不愉快事件，就不會發生在此時此地了。」

她這一頓話，不但情有可諒，而幽怨之情，着實令人感動，但鄧通是硬錚錚的鐵漢子，凡是鐵漢，性情都是剛烈的，儘她這一頓話，訴明衷曲，鄧通還是執拗的說道：「麗貞，儘管妳有千般苦衷，却不能騙人丟性命，要是妳良心未泯，馬上制止朱子濟這一股睹勁，我和妳還能有續前緣，同偕白首，如果妳仍然替妳父親爲虎作倀，那末以往的恩愛之情，一刀兩斷，各奔前程！」

他說完之後，掙斷了一隻衣袖，飛步跑出沉香院，胡麗貞隨後追趕，一邊趕邊說：「通哥，難道你忍心迫我做不孝的女兒，『天下無不是的父母』呀……」

鄧通不答她，一溜煙的走了。

她倒在金菊籬畔，號啕大哭，但是，就在這個當兒，一條人影突然出現，從假山之旁緩緩走過來，狡獪地說：「貞兒，妳既然懂得『天下無不是的父母』，那末該知道父親奪取『大澤英雄』的榮譽，贏得名震江湖，名成利就，到頭來堆金積玉，也是爲女兒的錦綉千里，身嬌玉貴。」

這條人影不是別人，正是胡美倫，他趨步至胡麗貞旁，安慰地道：「孩子，鄧通這傢伙，是個魯莽之夫，一時氣憤走了，他對妳還藕斷絲連，男子漢會回心轉意的，妳仍然依照我的原計劃，弄死了朱子濟這個小子吧！夜深了，衣單露重，萬一冷壞了身子，苦了自己。」

胡美倫委實是狡獪，他不說鄧通寡情短義，也不說鄧通壞話，却說鄧通藕斷絲連，這是哄騙之詞，胡麗貞回想當日與鄧通之情，都有近乎魯莽，而他對自己着實情意綿綿，即使以這次他回來大澤而論，並不修練潛練功夫，只是駕舟捕魚，顯見得有情有義，履行不爭奪「大澤英雄」之名。

胡麗貞對鄧通之估量是不錯的，鄧通對她委實有情有義，履行諾言，不爭名不爭利，但重視人命，次日早晨，他找着朱子濟，懇切的說道：「子濟，胡麗貞早已和我有白頭之約，她對你沒有眞愛情的，昨晚你從沉香院出來之後，她已對我說得明明白白，祗因爲她父親怕你奪了『大澤英雄』之榮譽，她才敷衍交情罷了，魔鬼岩這個地方，你去不得，休說憑你之潛泳功夫不行，就是我的本領也不能，我勸你不要以生命做兒戲。」

可是朱子濟不相信他，仍然駕舟往鬼門峽去。

朱子濟不相信鄧通之言，但雌兒鰻戴雨花却十分相信，要知戴雨花的潛泳功夫，已練到了火候，所以江湖上以鰻魚比喻她，因爲她是女子，所以稱她綽號雌性的鰻魚。戴雨花由衷的戀愛着朱子濟的，對他的安全，自然比任何人更關心，暗地裡跟踪他。

這一日午牌時分，捕魚的人，在中午這段時間，習慣上是休息的，因爲由晨至午操作之故，吃完午飯，躺在船板上，午睡片刻以作養神，鄧通也不例外。

誰知就在睡眼惺忪之際，號角長鳴。這是報警訊號，表示有人溺水，因此，號角一鳴，在船上休息的人，猛地起來，啊！一條單桅快船衝波破浪而來，其快如箭，號角也發自這條船上，不用猜，這是趕來報警的了。

鄧通認得這條船是雌兒鰻戴雨花的，心裡暗叫：「不好，準是朱子濟出了岔子。」於是趕忙迎上去。

果然不出所料，原來朱子濟知道鄧通是胡麗貞的舊情人之後，越發心急要採得千年老蚌大珍珠作爲聘禮，悄悄的駕舟來到鬼門峽，潛進水底，但是雌兒鰻戴雨花暗地跟踪，恐怕他出了岔子，立即跳下水去，但是朱子濟經過多日的探測水底潛流位置，知道漩渦所在，能轉彎抹角的避過水底潛流之壓力，雌兒鰻就沒有此經驗，給潛流壓力迫住，不能趕上。

她畢竟不愧有雌兒鰻的綽號，雖然趕不上，還是遠距離的跟踪，看見朱子濟穿越潛流，直到水底一座山岩去，她這一驚非同小可，意識到這是奇險的魔鬼岩了，立刻游回水面，駕舟回來，急忙吹起號角報警。

鄧通聽聞她氣喘喘的訴說，那敢怠慢，立刻奮勇當先，揚帆直駛，直奔鬼門峽而來，啊！當他到達時，已看見水面泛出鮮血來。以前碧眼金蟾褚貴喪命，因爲沒有經驗分辨，現在鄧通一看之下，便知道這麼樣的血泛在水面，不是水底之人碰着岩石或其他硬物所傷，就是給利器所傷，因此，鄧通趕忙提刀跳下水去。

他的潛泳本領高，雖然不知道潛流的位置，却藉着水底湧出的血漬，跟踪進去，不消一刻，便發覺鮮血是從一座巨大的深岩中冒出，而且越來越多。

這時，鄧通不管這是不是奇險的魔鬼岩，救人要緊，進去之後，這才發現這座深岩，重重疊疊，竟然是一座窮年累月，生長在水底的水草，黃光閃閃，隨着漩渦搖動，宛如車輪一般，如果給它纏着，縱然有刀亦削它不斷，鮮血就在峽谷深處湧現出來。

儘管鄧通有黑猛龍之綽號，眼見這樣危機四伏的水底峽谷，也觸目驚心，但更驚心的，就在他潛進谷底時，登時眼前一亮，原來一條長逾五丈的大魚，在水底下，翻來覆去的撲擊朱子濟，而這條大魚的頭部，長出一柄比劍更鋒利的魚刺，朱子濟的鮮血就是給魚刺扎中，從傷口冒出來的。

朱子濟吃虧在手中沒有武器，祗能左避右閃，不能還擊，而這條大魚又兇又悍之極，頭上魚刺，猛衝狂刺之外，寬大的尾巴，不斷的掃拂，激起巨浪，鄧通看見朱子濟流血甚多，體力支持不住，潛泳的速度也緩慢了，顯然是抵敵不住了，急急上前拯救

，但是這一條大怪魚，威力甚猛，鄧通也不敢跟牠正面搏鬥，祇好斜刺裡游過去，一手抓住朱子濟的左臂，猛提一口丹田眞氣，身子往上直升，饒是如此，這條大魚還是不肯放過他們，隨後趕來，鄧通這時救人要緊，那還有空跟牠搏鬥，衝波破浪而上，到了水面時，西潮東陽兩派的水上英雄，都聞訊趕來，少說也有數十艘快船，散佈水面，特別是雌兒鰻這一艘，疾駛過來接應，老英雄上官淸也跳過船來協助，把已經昏迷的朱子濟，强拉活扯的拖上船來，可是這條大魚兇悍之極，尾巴擺動掀起巨浪如山，本來已經波濤洶湧的鬼門峽，如今更爲險惡，數十艘快船，東歪西倒，沉船折帆的不少，而這條大魚，見人便衝，牠頭上這根魚刺，休說是人，就是船也經不起牠的衝刺，一戳之下，船舷也被洞穿，因此，駕舟之人，雖是水中豪傑，也膽震心驚，不知所措。

就在這當兒，兩條單桅快船，狀如流星趕月般的疾駛而來，爲首的航行極速，刹那間已經駛到，鄧通抬頭一看，啊！不是別人，竟是胡麗貞，她一手控帆，一手使劍，高聲問道：「通哥，朱子濟怎麼樣？」

鄧通此時給這條大魚追得緊，憤然答道：「都是妳弄的把戲，他在魔鬼岩裡，給這條大魚刺傷了，雖然救了出來，但人已昏迷。」

胡麗貞聽說朱子濟已被救出險境，她再不說話，控帆疾駛，向這條大魚駛去。這麼一來，鄧通大吃一驚，厲聲喝道：「麗貞快走，當心這條大魚的魚刺，牠會洞穿妳的船。」

胡麗貞答道：「你不要管，讓我拚了算了吧，反正我不想活下去了。」說罷，拽滿布帆，乘風疾駛，追逐這大魚之後，儘管波浪如山，洶湧澎湃，她祇是直追不捨。

趕在後面的胡美倫看得心驚膽戰，連聲呼叫道：「貞兒，我依妳便是，回來吧！我給妳嚇瘋了。」

胡麗貞並沒有回答他，快船在高速疾駛，衝破浪波，緊隨着這條大魚之後。

此時不但胡美倫嚇得面無人色，東陽西潮兩派的水上豪傑，也看得出奇，誰也不曉得這個被人咒駡的妖女胡麗貞，竟然有這麼高速的駛船本領，好幾次在大魚尾巴掃拂之下，巨浪壁立，她也能巧妙的仗着控帆轉向的敏捷技術，化險爲夷。

這條大魚本來是狂追鄧通的，却因爲胡麗貞駕船在其後追躡，有時船在魚的身邊掠過，胡麗貞仗着身手矯捷，劃的一劍扎下去，雖然五丈多長的大魚，背上縱然被刺數劍，也不會斃命，却已受傷，鮮血直冒，因此，無形中幫了鄧通一臂之力。

任何動物受了傷之後都會發狠，猛虎如此，大魚也是如此，牠給胡麗貞刺了兩劍，竟然掉過頭來，不追逐鄧通而向胡麗貞的快船猛衝過去，喀喇一聲，牠頭上的魚刺，搗破了胡麗貞的船舷。

鬼門峽本來已是波濤洶湧，常常有覆舟之危，如今胡麗貞的船被戳破了，洞穿一個大孔，水從孔入，刹那間，這條船便半浮半沉，此時胡麗貞縱有高深的駕船本領也無法控制航行了，可是她一點也不畏怯，反而噗通一聲，跳下水去，大叫道：「通哥，你逃吧，我給你擋一陣。」說完，持劍直向大魚衝去，她用的是踏水泳術，半截身體露出水面上。

鄧通那裡肯依她，他綽號黑猛龍，水性功夫、武藝兩者俱是高强，尚且不敢與這條大魚作正面的擋擊，怎能讓一個女流之輩跟大魚作生死之鬥，於是連忙喝阻道：「麗貞，我不要妳替我抵擋，我要妳快快避開這條兇猛的大魚。」

可是，胡麗貞大叫道：「我是拚了命而來的，你就讓我拚死吧，省得人們咒駡我是妖女害人精、毒羅刹。」

胡美倫看至此，急得連連頓脚，大叫道：「鄧通，快去救我女兒的性命！」

鄧通當然想救胡麗貞性命，實在他比胡美倫更爲焦急，但却被這條大魚纏住，脫身不得，而東陽西潮兩派水上豪傑，都懾於大魚的威勢，不敢跳下水去拯救，眼看胡麗貞給巨浪捲進漩渦裡去。

鄧通這一急非同小可，他本來不敢和這條大魚作正面衝殺搏鬥的，但眼看着胡麗貞給巨浪捲進漩渦去，這一急，他不顧一切，趁着這條大魚一衝之勢落空，他便張開雙臂，緊緊將牠攔腰抱住，於是人和魚，就在水面上翻翻滾滾，作殊死之搏鬥。

鄧通聰明得很，厮鬥了一刻，他溜到魚肚那邊來，用盡全身之力，一刀扎入魚腹去，要知魚腹沒有堅硬的魚鱗，這一刀扎下去，正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股股紅鮮血，便從傷處直冒，染紅了一大片江水。

這一刀，由於鄧通用力甚猛之故，二尺多長的刀刃，全部戳了進去，這條大魚立刻受了重傷，威力頓減，鄧通再乘機扎牠三刀，這才結果了牠的性命。

但是，鄧通馬上潛入水底找尋時，已失了胡麗貞的踪跡。他好幾次游出水面來詢問，他們都說不曾見過胡麗貞冒出過水面來，於是，再潛入水底去。

終於在魔鬼岩中發現了她，可是她已給長長的海草拴着，隨波飄動，根本沒有潛泳的力量。

鄧通費了很大的氣力，這才將水草削斷，將她拯救出來，但這已不是活人，却是一具屍體而已，在她被水草拴住時，已經玉殞香消了。胡美倫看見女兒死了，放聲痛哭。

（完）

江湖軼事懲奸記／麥浪・文　可飛・圖

儒俠嬉春

闖鬧學堂　揭破姦情

丹徒縣象山山脚下的一個小村落中，不到三幾十戶人家，却有一間蒙館，蒙館的學究先生，是本村人士，名叫王子仙，十二歲以神童應試，就中了秀才。

可惜是命運太壞，父母相繼去逝，他的功名也以這秀才爲止境，現在是廿四、五歲了，除了娶得一個美麗的妻子之外，一無所有。

村中父老，替他成立了這間蒙館。教授本村裡可以就讀的十多名兒童。束修所得，也僅是可以糊口而已，他只能將希望寄託於會試、中舉、點翰林，前途尚是光明的。

只可惜，諸事齊備，只欠東風，起碼要得上百的銀兩才可以就道，但是怎能籌到？

這天將近放學，一個個學童，正輪流到老師桌前「背書」，是學館每天最緊張也是最嘈吵的一段時間。

門外突然踱進來一個中年的窮書生，遙遙的向王子仙一揖，就靜靜的自行坐到一個學童的空位置上。

這個學童今天未曾上學，王子仙看得心裡一陣焦急，但却仍須循禮的點頭作答。彼此沒有說話，因爲老師正在聽學童背書，不便躭誤此等時間。

窮書生坐得離王子仙有一丈開外，一聲不出，也像是一名剛上學的學童一樣，却從他自己携來一個灰布小包袱裡，取出了文房四寶，磨墨舖紙，即席揮毫。他是什麼人？王子仙早已心裡有數，這就是所謂「遊學先生」，通常稱之爲「遊學佬」。

這遊學先生，是任何蒙館、經館的惡客，等於「武館」中來了位「踢館」的行家，教頭如果沒有點眞實本領，就必須講數，給他一筆孝敬才能了事，文館裡來到的「遊學先生」，就是專找學究先生的麻煩。

學究先生，眞是學富五車，當然毫無所怕，只是，落拓到要「遊學」的斯文人，早已窮無立錐之地，有時也不可理喻，等於一名惡丐，不給些許好處打發，就不能將瘟神送走。如是學究欠缺材料，那就更不得了。

王子仙這裡是一間窮館，怎有多餘的錢財來打發那些遊學先生？而且還不知道他是否有點眞才實學。

假如超過了自己，這秋風就更難負擔了。

所以王子仙外表上是聽着學生背書，一雙眼則是向遊學先生觀看動靜，心裡更是七上八落，不得片刻安寧。

學童背完一個，就走掉了一個，最後的一個剛出館門，遊學先生已起身長揖道：「不才錢大通，也是一名秀才，特來向貴老師問安。」

提起錢大通的名字，如果是一間武館，這教頭定然聞名喪膽，知道是名震江湖武林的儒俠，酸學究錢大通了。

可是，王子仙是文學中人，怎知武林中的事情呢？

不過，錢大通這名字，已是望名思議，而且又自稱秀才，更是心頭一凜，定然來者不善，連忙起身回禮道：「正值放學，有勞先生久候，失敬！失敬！這窮鄉僻地，不知何以能引動大駕光臨？」

錢大通笑道：「久仰王老師學富六車，不才特來候教。」

王子仙道：「敝人不敢，但不知錢先生何以在五車之外，添多一車？」

對付遊學先生，就是先抓他的差錯，所以，王子仙問得頗爲高明。

錢大通道：「別人是可以用五車，王老師的後槽裡還有一隻老母豬，車豬相通，六車七車又何妨？」

王子仙得意的道：「錢先生益發的錯了，不才的後槽，並無牲口。」

錢大通道：「沒有老母豬，也總有一頭雌貨，難道王老師還是光棍兒不成？」

這簡直出言無狀了，將王子仙的妻子罵爲「雌貨」，又與老母豬相提並論。

王子仙不禁怒道：「看你像是個斯文中人，原來是一名無賴，快快給我滾出去，不得在此胡鬧。」

錢大通揚起手上的一張白紙說道：「且慢，你是斯文人，請問這兩句詩，出自何人的手筆？」

這是用的遊學先生正統手段了。

通常，是寫出點詩詞，向學究先生討教，答得不對，學究就認輸。

王子仙順手接過來一望，上面寫的是：「玉關殊未入，少婦莫長嗟！」

王子仙立即擲回，喝道：「這樣兩句杜詩，尚不知出處，怎能也厚起面皮來遊學？」

錢大通接過紙條，道：「可否請王老師略釋其義？」

王子仙道：「再讀幾年書，然後再來聽我講解吧。」

錢大通含笑道：「說得對，另兩句，你可知是誰人手筆？」又遞出另一張紙。

王子仙在紙上見到那字跡，寫得龍飛鳳舞，不像不學無術之輩，好奇心起，又接下來一看，似是兩句五言詩：「玉關深淺處，少婦短長嗟！」

王子仙不禁作色道：「原來是一個狂徒，快滾！快滾！」

錢大通很鎮定的道：「先生差矣，我不狂，只有一點兒酸，所以，朋友叫我酸學究，似是與你一樣做過學究的。其實，酸是眞，學究是假，不像王老師，眞是進過考棚，寫過三篇制藝。」

錢大通說得搖頭擺腦，王子仙眞也驚了一驚，此人眞是酸氣十足，可又不能一味用强了。放學以後，王子仙照例要轉回後間休息用膳的，他那位娘子久候不見，又聽得館中有呼喝之聲，走了出來道：「相公，你在與誰說話？」

王子仙尚未作答，錢大通已一滑而前，一揖道：「不才，在下，敝人，不，都不好，是小生，小生錢大通，謹此拜見娘子，願娘子多福多壽多男子。」

王家娘子嚇得連忙後退數步，驚道：「相公，相公，這是何人？」

王子仙急步上前，擋在娘子面前道：「狂徒休得無禮。」

錢大通大笑道：「老師，老弟，小兄平生不知何者爲禮，興之所至，非禮非禮，却是尋常，你罵狂徒，狂徒就怎能休得無禮？」

只氣得王子仙面青唇白，手顫脚震，他是一名道地的書生，怎見過這樣無賴行爲？雙手一齊向錢大通推出，罵道：「滾！滾！滾！」王子仙出盡全身氣力。

錢大通只笑哈哈的道：「娘子，相公的精力早已消耗殆盡，如何是好？」

王家娘子急得哭叫道：「相公，不要理他，不要理他。」

王家娘子本是想向後退，雙脚又力不從心，只一晃動，就一個踉蹌，差些倒到地上，再也走不動了。

錢大通却道：「娘子要睡了，娘子要睡了，相公，快快迴避吧！」向後一退，反將王子仙也帶得退開了幾步。

王子仙知道自己已無力制止這個狂徒，忙叫道：「來人呀！來人呀！」

可惜，心驚膽顫，叫出的聲音也不大，反給錢大通的笑聲掩蓋了，相信外面不會有人聽到叫聲。

王家娘子並未眞的倒下，才一定神，即高聲尖叫：「來人呀！來人呀！有壞人！有壞人！」

鄉村裡，又是將近日落，下田的都已回了家，這娘子的尖叫聲，立即引來了大羣男女，尤其是兒童來得最快。

但，錢大通在這些人來到之前，已將王子仙帶到一張椅子上坐下，一手搭在他肩上，像是兩個老朋友，正在談着最機密的知心事。

王家娘子跌跌撞撞的搶出門口，向正湧進來的鄉人道：「來了個野男子，欺侮我們。」

奇怪的是王子仙一動也不動，在靜聽錢大通附耳說話，眼望大羣人將兩人圍住，他也視而不見。

王家娘子膽壯了，上前將王子仙一拉，道：「相公，你還與他說什麼，趕他走。」

錢大通却望着衆人道：「你們來幹什麼？我們兄弟，正有許多說不完的知心話。」

王子仙居然連連點頭，急得王家娘子大聲道：「相公，你怎的不開口？是不是着了他的迷？」

錢大通道：「他有時着迷，有時不着迷，可不關我的事。」

衆人見到王子仙的情形，也眞有些不對，齊道：「你是誰？」

王家娘子急道：「他不是相公的朋友，相公從來沒有他這樣的一個朋友。」

錢大通笑道：「相公的眞朋友，妳未見過，正像妳的眞朋友，妳相公也未見過一樣的呢？」

王家娘子面上一紅，道：「你們看，他，他就是這樣的侮辱我們。」

錢大通仍然向着王家娘子笑道：「我又沒有脫妳的褲子，怎的是侮辱。」

這一句話，可將這一羣的鄉鄰激怒了，齊喝道：「那裡來的瘋狗，且給他一頓教訓。」

較年輕的，一手伸開，先給錢大通一個耳括子，跟着，將他拉離王子仙，無數的拳頭，一齊落下。

錢大通竟笑道：「我原是前來討打的，你們打，儘量的打，不過，打完之後，還得聽我的話，還得答應我的話才好。」

這些年輕人見拳脚落在錢大通身上，他全不討饒，也未倒下，更加的不服了，參加的人更多了起來。

錢大通像是沒事人兒般，還向王家娘子笑道：「娘子，他們打我哩，像打姦夫一樣，其實，我與娘子是清清白白的，娘子高興，我却受苦。」

這時，本是人聲嘈吵的，而錢大通的說話聲音不高，但是每個人都聽得清清楚楚，一面打，也不由得一面向王家娘子望了過來。

只見王家娘子，含羞帶愧的痛哭起來，錢大通又向王子仙笑道：「老弟，又有一句詩：『梨花一枝春帶雨』出自何人手筆？不過，還是早了一點，老弟還沒有死，死了，讓娘子帶上一點孝，才眞像一枝梨花。」

錢大通越說越不像話，更是激動了公憤，年輕的嚷着要將他活活的打死，年老的，叱喝要綑起他來送官究辦。

而那些正在施展拳脚的，更是恨不得一拳就將他擊斃。

然而，錢大通既不還手，也不閃避，每一拳，每一脚都實受了，而站在人圈中，全無受傷見痛之狀，一隻眼睛還是老瞧着王家娘子一瞬也不瞬的。

亂了一會，那幾個最先動手的年輕人，只覺得自己的拳頭與脚尖，都有些疼痛了，自動的停了手，當然亦有人接替上去。

拳脚如雨，偏是那錢大通還是談笑自若，鄰人中有位老者，感到奇怪了，即想到此人莫非是練成了「金鐘罩」「鐵布衫」等功夫不成？果眞是這樣有能力的人前來，這事情可就不尋常了。

那老者立刻喝問道：「你這人，究竟是來作甚麼？」

錢大通道：「讓你們打夠了，我才來說話。」

老者立即喝住衆人道：「且讓他說明來意，然後將他綑送官衙，也不爲遲。」

錢大通道：「我又不在娘子的床上，當然不是姦夫，我又未取過王家一粒米一粒粟，當然不是盜賊，怎能送官？」

老者道：「你調戲良家婦女，就應該送官究辦。」

錢大通道：「那麼就送官吧！我現在什麼都不說了。」

眞也有人取來一些棕繩草索，胡亂向錢大通身上綁來。

錢大通也由他們綁，綁定之後，要將錢大通推走，可是，走來了一大堆的年輕人，前面拉後面推，却不能使錢大通移動一步。

那老者看得更是出奇，即道：「你說得出有理由，我就放了你。」

錢大通道：「有什麼理由？我是來向老師老弟，借一樣東西的。」

王子仙像在夢中驚醒似的，問道：「借什麼東西？」

王家娘子即上前哭訴經過，王子仙見人多勢衆，膽氣頓壯，走到錢大通面前罵道：「狂徒，你還有何可說？」

錢大通道：「老師老弟，想借一件東西，只用一晚，原物歸還，包管無缺無損。」

王子仙怒道：「你還想借東西？綑你去送官究辦。」

老者道：「你這人看來眞是有點瘋瘋癲癲，你要借什麼？」

錢大通道：「還是你老人家易商量，我想借這位相公娘子用一晚，用完之後，就原物送她回來。」

這可使全場的人又是一聲怒吼起來，不知多少拳脚一齊落到錢大通身上，連王子仙也奮勇上前，打了他數拳。

錢大通又笑道：「老師老弟，借給我一晚，定能完璧歸還，若不幸給旁人偷去了，你就永遠沒有了。」

王子仙被氣得咬牙切齒，恨不得再一拳，就將錢大通打了個稀爛。

但，僅是這三幾拳，王子仙的手腕與拳頭都已痛得鑽心刺骨，再也擧不起來了。

幾十個鄉人竟也全無辦法，個個都已打得精疲力竭，連喝罵的聲音也都帶着嘶啞的了。

空嚷着將他送官，却一步也不能把他推動，連那老者也沒了主意。

天已入黑了，有人帶了幾根火把，將這學館照得很亮很亮。

錢大通很從容的道：「娘子，是時候了，你還不去收拾收拾。」

王家娘子原本是哭哭啼啼的站在王子仙的背後，一聞此言，面色陡的一變，似羞似怒，却裝作不曾聽一樣，僅是附耳向王子仙說了幾句話。

王子仙道：「娘子且到後面休息，讓我來對付這個狂徒。」

王家娘子退了開去。

錢大通忙道：「對的，你也好好的對付狂徒，老師老弟，我只是個酸學究，那狂徒就快要到來了。」

那位老者正在靜心的觀察，即道：「你指誰？誰是狂徒？」

錢大通道：「來了，來了，那不就是他嗎？」

他全身綑着不知多少道繩索，隨便的一抬手，那些粗大的繩索全都斷了，而錢大通全不在意的，還將一雙眼睛，射到門外。

大家正看着繩索齊斷時，不由得發出了一聲驚呼！驚呼之後，又不由得不隨着錢大通的手指望了過去。

這一望，果見門外的田徑上，正有一條人影向學館這邊走了進來。

這人影剛到門口，光亮的火把，即照出了他的面目，即有人歡呼道：「張大公子來了啦！」

那人，眞是一位公子哥兒的打扮的人物，大約是卅上下的年紀。

與錢大通談話的老者立即迎了上去，道：「張大公子，眞想不到，敝村今晚來了一個瘋漢，正不知如何處置。」

張大公子大模大樣的走了進來，一眼就望到生面的錢大通，他脚下還有已斷了的繩索落滿地上。

立即喝道：「你是何方野種？到這裡來幹什麼？」

酸學究錢大通道：「大公子，我想來偷婆娘，未曾偷到先挨了一頓打。你是師父，你教我，既要偷得婆娘，又要不挨打，你的方法好，你的方法妙，傳授給我，我請你去看大王八。」

張大公子立即怒罵道：「混帳！滿口胡言亂語，這樣的瘋狗，怎不先將他打個半死？」

錢大通道：「打就是打過了，還差大公子的鴛鴦脚，如果也踢來，我，不，不是我半死，是你半死。」

錢大通說話好似是語無倫次，而那張大公子好似微微一驚道：「你是誰？你怎知我的鴛鴦腿？既然知道，就不應該在此間鬧事。」

錢大通又道：「誰想鬧事？我祇想借王家娘子今晚用上一用，他們不肯，還要打我，你且評評理，你要用一輩子也無人喝打，我借用一晚就打了起來，是否太不公允？」

張大公子喝道：「滿口胡言，你是想討打了。」

錢大通忙道：「不、不，我想借個婆娘用一晚。」

張大公子一翻手，就給了錢大通一個耳括子了。

錢大通道：「一巴掌，一百兩，你是不是帶足一百兩而來，我也是學究，可沒有老婆，不會去省城參加會試。」

王子仙連忙上前道：「張大公子不必與這瘋狗鬥氣了，且請稍坐，歇息，歇息。」

錢大通道：「老師老弟，要請大公子歇息，還須要請到你的房間裡，由你的娘子款待，勝過你多倍。」

張大公子反手又是一掌打來，錢大通還將臉兒迎上去道：「又一百兩！」

張大公子全身一震，趕忙一跨步，雙腿如飛，眞是向錢大通狠狠的踢了出去。

「啪」的兩聲响，加上一聲「哎唷」，一個人直倒在地上。

可不是錢大通，倒地的是張大公子。

錢大通還是笑嘻嘻的道：「老師老弟，功名雖是頭巾，將綠頭巾去換功名頭巾，總是不大合算的，這盤川不借也罷！」

王子仙可也聽得一怔，不由的道：「你，你怎知道我借盤川的。」

錢大通笑道：「你想向張大公子借盤川，我也想向張大公子借盤川，可惜，我沒有老婆，你借得到，我就借不到。」

王子仙面色一沉，望着正在地上呻吟的張大公子。

張大公子仍是掙扎的道：「王兄，千萬不要聽他這瘋狗的亂吠。」

說了這一句，只見他滿頭大汗，眉頭深結，一副痛苦之狀，不言可喻。

即有幾個人上前，將張大公子攙扶了起來，張大公子一面呻吟，一面道：「我的脚受傷很重，動不得，快去我家裡取跌打傷藥到來，不要放走了這强盜。」

錢大通道：「大公子，我不會走，要走的就我們一同走，鴛鴦腿再踢一次，就不會痛了。」說完，竟走近前去。

這時，大家都知道錢大通的厲害了，因爲，張大公子武功了得，無人不畏之如虎，連張大公子都受了傷，誰還敢上前相攔。

衆人心裡，都怕他會對張大公子下毒手，却都不敢走上前去，甚至還有一個想法，讓他將張大公子大大的收拾一番，也是一件大快人心之事。

但那位老者仍是上前與錢大通道：「你先生也不要欺人太甚了。」

錢大通道：「我是送給他再踢一次，他不踢，也就罷了，我可沒有欺人。」

又望向王子仙道：「老師老弟，你想明白了沒有？你借了盤川，出門赴考，剩下娘子，讓他偷去，實在不如讓我借去，偷是一去無回，借是有借有還的。」

王子仙本是氣憤塡膺的，這時，雙眉深鎖，皺成一對三角眼，望着錢大通，既未發怒，也未作答。

張大公子正被攙扶伏在一張椅上，仍是强行抬起頭來，道：「王兄，這賊强盜，怎來這麼多的胡言亂語？」

錢大通道：「我是賊，沒有偷人家的婆娘，只是想借而已，說是强盜，

更明白的，只有問你自己了。大公子，這村子裡，你收租，你享福，也儘夠了，又享清福，又享艷福，福太多了，就會有時糊塗，我說的是老實話，做的是老實事，並不是胡作非爲，與這些强盜們差得遠了。」

王子仙忽然向錢大通一揖道：「錢兄，多謝你的指點，小弟這才明白了。」

這一揖使全場老少都爲之愕然。

那老者也皺起眉頭，道：「相公，你眞是向張大公子借盤川？你要赴省會考？」

王子仙沉聲道：「大爺，我早有此意，只是盤川難籌，近來張大公子常常到來閒坐，他就應承了借給我一百兩銀子，一部份可以安家，一部份可以作爲赴考盤川，想不到，狠心狗肺，他竟另有不良之意。」

那位張大公子已痛得近於有點昏迷，不能再答話了。

老者道：「這可不能憑一面之詞，張大公子如果眞是一番好意，那就太冤枉好人了啦。」

老者是心裡有數的，這位張大公子，可謂得罪不得，今天在這裡受了這麼大的痛苦，如果沒有一點眞的錯處，將來這村子裡便會遭殃。

所以，他說的雖是幫着張大公子的話，而骨子裡就是要看錢大通有無眞憑實據。

有了憑據，張大公子賴無可賴，吃了這痛苦，總不能再遷怒這村子裡的良民。

錢大通從容的道：「世上的好人，一定要挨打的，他沒有挨打，一定不是好人。」

王子仙即刻道：「錢兄，大爺之言，也有至理，錢兄之言，可有憑証？」

錢大通摸着頭道：「這可爲難了，捉姦在床，捉賊拿贓，你不睡在床底下，就不能捉姦，你不能搜他的身，就拿不出贓，這，如何是好？大公子，是否我說錯了？要不要再打我一頓？」

王子仙恍然而悟，道：「他，他身上，可有點足以作証的贓物？」

老者忙道：「相公不得魯莽，張大公子是我們這村子裡的大地主，多是租他的田地耕種的，可隨便開罪不得。」

錢大通道：「對的，你們種他的田，他可以隨便種你們的田。」

王子仙道：「我們有什麼田？」

錢大通呵呵大笑道：「你娘子不是有一塊種玉之田嗎？」

只羞得王子仙面紅耳赤，怒氣陡生，即向張大公子奔了過去。

然而，那老者急忙攔住了，並道：「相公，三思而後行，這不是輕易可以做的事。」

那老者又轉頭向錢大通道：「你老兄說話要有眞憑實據，否則，會害了我們村子裡很多人的生活。」

錢大通道：「什麼才是証據？」

老者答道：「照你的說法，他與王家娘子必有不清不白之事，至少就要有証據，証實他們確有姦情。」

錢大通連連搖頭道：「他丈夫還証不了，我酸學究錢大通怎知得這許多？我說錯了，還是讓我再挨一頓打吧！」

錢大通說時，即走向張大公子身邊，這次，老者可未加阻攔，幾十位鄉人都瞪大着雙眼睛，他們由惱恨錢大通一變而成爲要看錢大通是否眞能收拾張大公子，大家都屏息寧神，只睜大着眼睛，望着錢大通，看他有什麼辦法施爲。

錢大通搖搖擺擺的走到張大公子身邊，附耳道：「大公子，你打我，我說錯了話，你身上沒有帶來娘子的綉花巾，你身上也沒有帶來給娘子的假金釵兒，你身上有沒有帶那些見不得人的事物兒？」

張大公子痛得汗如雨下，仍被說得勉强抬起頭來睜着眼睛，就是說不出話來。

錢大通又道：「大公子，太熱了，寬了衣吧！」

於是立即動手，將張大公子的長衫除了下來，在他的兜袋中，先取出了兩個銀錠，又取出了一枝假金釵，最後，摸出了一條綉花巾，只有這條綉花巾，看得王子仙當場冒火，一拳就向張大公子的頭上打去。

但，身上一晃，張大公子却不見了，張大公子到了錢大通的肩上。

錢大通還大聲道：「借不到娘子，暫借大公子一用，我們做了朋友，他也不會再遷怒你們。」

張大公子竟在他肩上哀聲道：「小的有眼不識泰山，還望儒俠饒命。」

錢大通道：「我一定會饒的。」

只一晃，再也不見了。

（完）

上文提要：郭總捕頭設計招來了具有寒冰掌內功的方少俠，求他協助攻破沙九府。方少俠知沙府中聚集一羣江洋大盜，不但武藝高强，還精通邪術。大法師常奇在府中設壇練法製造千軍萬馬，非一般力量可攻克，必須再請高手相助，即友人田長青。但他財多身閒，不易請動，不過他有喜愛女色之嗜好，程小蝶聽後立即表示願捨己挽狂瀾，瞞着父母跟隨郭總捕頭與方少俠往田庄請援去……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臥龍生·文　可飛·圖

九龍珮

偸襲田園遇舊人　共結同盟作內應

「不要捉弄我，我心裏好怕好怕，你知道嗎？我用盡了全身氣力，才說出了這句話。」程小蝶 接道：「唉！但我不能賴賬啊！」

拍拍程小蝶的肩膀，田長青笑一笑，道：「我知道，一定是小方把我形容得好色如命，妳才把我看作一隻色狼……」

「難道你不是？」程小蝶問。

「不好色，怎麼會收留了八房姬妾，人生苦短，及時行樂，是我的一貫主張。」田長青道：「重要的是個樂字，我快樂，別人也快樂，像妳這樣心驚膽顫，全身發抖，有何快樂可言，妳如心疼如絞，還有何樂趣呢？」

「田公子，我和別的女人不同啊！」程小蝶道：「她們對妳，是發乎於情，傾心相愛，我們只是一筆交易，我要借重你的武功，爲我冒險搏命，你得到了我的清白身軀，人生只能死一次，眞要仔細的算起來，還是你吃了虧啊！更不能怪小方，他只是提供了一個訊息，這一切都是我自己決定的。」

田長青道：「清白沾汚，明珠蒙塵，那可是人生一大恨事！暫時記到賬上，就算妳欠我一次吧！」

「我不會後悔，我只是害怕，你要包涵些，畢竟我是第一次啊！那像你，花叢老手！」程小蝶揮去淚痕，笑一笑，道：「何況，我心中也有點喜歡你，此去沙府，破除法壇，是一場兇險絕倫的惡戰，能不能留下性命，完全無法預料，就算活下來，也未必活得很完整，缺個胳臂，少條腿，可能算是幸事了，那時，我又怎麼還你，走吧！我會拏出最大的勇氣，迎接新奇，迎接你恣意的蹂躪。」

田長青搖搖頭，笑道：「人之大欲，世上至樂，妳把它形容得如此不堪，我不幹。」

程小蝶急道：「那你是不肯幫我們了？」

「看樣子，不幫也不行了，妳引來了敵人，田園的隱密已洩，我不幫妳，他們也會找上我，如其等敵人找上門，倒不如先下手爲强了。」

「你可以躲起來，離開這裏。」程小蝶道：「天下之大，你可以找一處風景更好的地方，安居下來。」

矛盾啊！她擔心田長青不肯答應幫忙，卻又要他避難遠走。

少女心啊！是那樣難以捉摸。

「夠了，聽到這番話，我已經很窩心了，以後的事，以後再說吧！」田長青道：「小方，你似是很瞭解沙九府上的實力，你、我，再加上阿横、阿保，能不能應付得了？」

方懷冰一直靜靜的坐在旁邊，看着事情的發展，直到田長青問起他，才笑一笑，道：「勝算不大，但見到你大龍眞氣又有了新的進境，逃走的機會，應該很大。」

「我也要去。」程小蝶道：「你們好像沒有把我算進去。」

「最好別去，我才不希望抱一個缺少胳臂的美女上床。」

程小蝶羞紅滿臉的道：「我武功雖然不好，但也不是很差，尤其是這幾天，我覺得進境很大。」

他修習吳先生三招劍法，匿藏沙府時暗中練習，收穫頗大，但又無法完全說出內情。

「小美人，」田長青道：「是動手搏命啊，刀尖劍影的，有甚麼好玩，我們也許會自顧不暇，沒有時間照顧妳。」

「可是我……」

「妳是主角啊！程姑娘，妳和郭總捕頭，帶着大隊兵馬，等信號接應我們。」方懷冰笑道：「這叫裏應外合呀！」

郭寶元大步走了進來，道：「全招了，他們來自沙府，一共四個人，進入竹林兩個，另兩個在外面等候消息，說起來十分慚愧，他們盯上的是我，根本不認識方少兄和程姑娘。」

「看起來，不用我們找上沙府，他們就會摸上田園中來了，這樣最好。」田長青臉上泛起濃重的殺機。

「好甚麼？人家找上門了。」程小蝶道：「你還很得意啊！」

奇怪！程小蝶的關心語氣，似是已對這位花心公子動了感情，是感激？還是情愛？還是一分拖人下水的愧咎？還是被獵艷高手的田長青挑動了少女情懷，只怕程小蝶也無法分得清楚了。

「如能在田園之中，作一次對決，或可消除去沙府中一些實力。」田長青道：「我相信，他們找上門來的，是高手，但他們不會傾巢來犯，這就給了我們一個分殲敵人的機會。」

程小蝶突然說道：「郭總捕，那個人呢？」

「交給阿横了，不能放了他，郭某是執法的人，可不能隨便殺人。」

交給阿横，這個人自是必死無疑。

程小蝶不用再問了。

「田兄，田園中大都是不會武功的人，」程小蝶似已無法再掩飾和田長青之間的深厚交情，道：「不能讓他們捲入這一場血雨腥風之中。」

「說的也是，今夜中就要他們離開這裏。」田長青道：「化費了十年光陰，建立這一座竹林田莊，一旦棄之而去，眞還有一點難以割捨呢！」

「重重綠篁，阻絕了外面的世界。」程小蝶道：「自成一處天地，這裏滌除了人間不少俗氣，別說你這作主人的有點難以割捨，只是作客一次，還未盡窺全豹，竟也生出了一些留戀之情呢！」

「破除法壇，生擒了白蓮餘孽。」郭寶元道：「田園仍是大公子的洞天福地，恕在下說一句題外之言，這裏遭受到任何損失，都可以得到全額的補償。」

「謝啦！」田長青站起身子，道：「諸位請入客室休息，敵人就算要來，也該是明天的事，此地綠竹屏障，深廣數千尺，在這裏打得血肉横飛，也不會傳播林外，如果他們的主事人有點智謀，就不會再借用夜色掩護，大白天對他們利多弊少。」

「我擔心他們動了野性，」程小蝶道：「放起一把火來，燎原百里，盡成火海，那該如何應付呢？」

「對！他們如是戰不能勝，」田長青道：「很可能採用這個手段，田園中雖然早已有所防備的佈置，但可惜了這大片翠竹修篁以及一片瓦舍。」

程小蝶心中忖道：「看來，他似乎早有了各種安排，表面上是一片翠竹田莊，骨子裏只怕不會如此的簡單了。」

她心中疑竇重重，但却未再多言。

大廳中的佈置果然豪華絕倫，淡黃色的長毛地毯，綠色絲綾幔壁，四個青衣女婢，早已在廳上等候，郭寶元等進入廳中，立刻奉上香茗。

八個姬妾未再出現陪客，阿横、阿保，也未再見。

但田長青却是歡容不改，進過香茗，立刻延客進入餐室吃飯。

餐室中另是一番佈置，白玉牆壁，白玉地、玉盤、玉碗、玉湯匙。

餐室中，除了精美的食物之外，桌、椅用器，全是玉器，而且是一色的白玉。

雖非絕佳上品，但如此大規模的一間玉室，化費之多，也足嚇人了。

侍候餐事的，仍是迎客的四個女婢，她們川流不息的奉上佳餚美味。

郭寶元辦案十餘年，足跡遍及中原、江南，吃過的美味計不勝數，但品評起來，田園中的菜餚最爲可口。

可惜的是，心中有事掛懷，無法完全盡興。

隱隱間，傳來了車輪轔轔，馬聲低嘯，似是一行車隊離開了田園。

郭寶元心中有很多的疑問，但他一直强忍着沒有開口。

他雖是江湖閱歷豐富的人，見聞廣博，但也被田大公子這種氣勢鎭住，只覺其智略過人，武功奇高，富可敵國，行事也出人於意料之外，是一位莫可預測的怪俠，此時此情，少說爲妙。

吃完飯，又轉入客廳待茶，田長青才微微一笑，道：「程姑娘、郭總捕，阿横、阿保，和這琴、棋、書、畫四位姑娘，就是田園中全部的實力了，其他的人大都不會武功，六位園丁雖然身强力壯，但也只是普通的人，他們都已乘車離去，由此刻起，起居餐飲，都賴四位姑娘幫忙了，她們以習練武功爲主，伺候人的本領很差，兩位要多多擔待了。」

「好快的動作。」程小蝶心中忖思

，目光却轉向琴、棋、書、畫。四個丫頭說不上美，但也不醜，而且年紀都在二十上下。

大概是習武爲主，看上去有些粗壯，少了一份少女的纖巧韻味。

「小方，陪程姑娘坐坐，我要帶郭總捕頭查看一下各處的機關佈置。」站起身子，向外行去。

郭寶元起身跟去，四個女婢竟也轉身隨行。

「小方。」程小蝶目注幾人去遠，低聲說道：「田長青不是很好色啊！」

「一個人收了八房姬妾，還能算不好色麼？」方懷冰道：「但你們之間的事，却有些奇怪，我不懂，他爲甚麼放妳一馬，我想他會幫忙，應該逼妳以美色交換。這樣一來，他是爲色效命，我就少了一份內咎，妳捨身救父，也算搏得了一個孝名，豈不是各無遺憾，怎麼搞的，會變成這麼一個局面，弄得鷄飛狗跳，倒使我欠了他一大筆人情。」

「小方，你是甚麼意思啊！非要他吃了我，你才甘心。」程小蝶道：「我已經不顧羞恥，自動獻身，是他不肯要啊！我沒有賴賬的意思，也沒有存心騙你，你要求的，我都鼓足勇氣作到了，還要我怎樣啊！」

「我並沒有怪妳，」方懷冰歎息一聲，道：「我只是奇怪爲甚麼事情會這樣發展，完全出了我的算計，事情弄得一團糟，甚麼罪名後果，全套在我的頭上了。」

「你們很熟，是吧！而且，也有些秘密的約定。」程小蝶道：「我不想探討你們之間的事，但關於我的事，你可以放心，只要我不死，隨時都可以還債。」

方懷冰接道：「不用這麼多情，我原來的想法是，田園見面，各取所值，破了法壇，大家就一拍兩散，最好是從此就別再相見，程姑娘，我要勸妳一句話，事如春夢了無痕，千萬別多情，多情，那就是一個大大的悲劇了。」

「小方，你把我成看甚麼人，可是認爲我獻出了清白的身子之後，還會嫁人麼？」

「這件事，我想過了，」方懷冰道：「妳是一個强者，不是深閨弱女子，一生都在爲情郎、丈夫而活，妳會有一段時間的痛苦，但時間會治癒妳的創傷，妳能說出這是一筆交易，想是早已把事情看得很清楚了。妳年輕、美麗、又家世輝煌，再加一身武功，只要不藍田種玉，可以想出很多理由解說，我相信這些事，你都會應付得很好，事實上眞有一個男子娶了妳，也不會有所挑剔，難解的可能是妳的心結，但我不認爲，那會拖延很長的時間，龍逢水淺遭蝦戲，何況人乎。」

「小方，這件事談不出甚麼結果的，不過，你倒給了我一些提示，心懷大義，就不能拘泥於小節。」程小蝶道：「現在，我想請教一些眼前急事，不知願不願給我一些答覆。」

突然間，程小蝶發覺一件事，方懷冰、田長青，才是眞正的犧牲者，他們都是稟賦優異的卓越人才，文能超越三公，武能爭雄天下，但他們却一直過着不自主的生活，全力抑制着自己，蟄伏一偶，過着平淡的人生，他們不能出面爭霸江湖，也不能得意仕途，而他們又具有垂手可得的能力。

話鋒一轉，接道：「小方，你們才是最卓越的人才，却過着最平凡的生活，爲一個承諾而活。田長青胸懷經天緯地之才，忍不下束縛之苦，把他的才華，用於營商之上，賺得了無數的財富，却又揮金如土，過着的豪華生活，他自稱鄉野至尊，平民帝王，也是有感而發，也只有他這種處境的人，才能聚集了萬金之後，又肯把它散去，因爲，他要遵守着一個承諾。」

方懷冰呆住了，雙目盯注在程小蝶的臉上，瞧了良久，苦笑一下，道：「我一直認爲，田大哥是最聰明的人，我不如他，應該排第二了，想不到……」語聲一頓，接道：「妳也許沒有想到，不論有多高天份的人，後天的教育，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天賦、師資，苦讀苦練，缺一不可。我們生具稟賦，但如和別人一樣，就很難遇得第一流的師資了，也不會有那麼完好的準備，讓我受到最好敎導，玄陰寒冰掌，是一種非常歹毒的難練的武功，沒有十幾二十年的艱苦時辰，無法成就。但我記事開始，已經有了玄陰功的基礎，那是說我還不懂事，已經開始以藥物洗練身體，開始學習內功了，這幾年，大量開始……」

他似是自知說漏了嘴，急急改變話題，道：「妳要問甚麼，盡管問吧！不過，我不一定要回答你。」

程小蝶道：「我想知道，加上田長青和阿横、阿保，我們有多少破法壇的勝算。」

「再加上琴、棋、書、畫四個丫頭。」方懷冰道：「我們的實力，確實增加很多，田兄大龍眞氣，似是又衝破了一重境界，增加了不少勝算，如果十三太保中的四毒能找上田園，先把他們除去，那就又減少了一些阻力。」

「你對沙九府中雲集的匪徒實力，似是知道得不少，可否說得清楚一些。」

方懷冰道：「那是江湖一股非常驚人的實力，我當然十分清楚，因爲，我已暗中追查了兩年，不過，我倒未想到他們會和唐明扯上關係。」

程小蝶道：「他們人手衆多，是否要調動一些官兵助陣呢？」

「這件事，用不着我們多想了，相信田兄會和郭總捕作番商量。」小方說了一半，突然一笑而住。

「笑甚麼？話說一半，不怕窩在肚子裏面生蟲。」

「妳出身官宦之家，却帶了很濃的江湖兒女氣息，坦然直率，討人喜愛。」方懷冰道：「但咱們還是來一個君子協定，此事過後，一了百了，不論我說過甚麼，妳都要把它忘去，不能洩漏出去。」

「完全遵命，守口如瓶。」

方懷冰道：「好！我信任妳，田長青還有幾位好朋友，他如估算出敵勢强大，說不定會請他們出手幫忙。」

程姑娘點頭微笑，心中却是暗暗驚道：「天啊！保護唐明的力量，似是十分强大，廬州地面潛伏了如此多的江湖高手，郭總捕頭竟然一點也不知道，江湖上潛龍隱虎，果然是可怕得很。」

她很想把吳先生被囚沙府的事說出來，順便瞭解一下，這位智者的出身來歷。

但她忍了下去。

她無法推斷出，洩漏了這個秘密，會惹起一些甚麼樣的後果。

「妳在想甚麼？」方懷冰很多心，已經瞧透了程小蝶在想心事。

這就使程姑娘又自提高一分警覺之心，笑道：「我已經見識過了阿横的武功，但不知四位姑娘的武功如何？」

「這件事啊！」小方道：「應該不會很差，田長青調理她們十幾年，應該各有絕技，三兩個郭總捕頭，絕對抓不住她們。」

這時，一陣步履聲傳了進來，田長青帶着郭寶元和四婢進入廳中。

沉重的步履聲，是田長青所發出，似是有意讓兩人聽到。

「大小姐。」郭寶元道：「我和田大公子商量過了，在這裏等兩天，如若沒有敵人侵犯，後天在城中會合，我先回去準備一下，順便轉告大人一聲，不要讓他掛念小姐。」

「好！告訴我爹，我很好，不用擔心我。」

「當然，我會說動大人放心，妳約了一些同門師兄，師妹助拳。」

「好極了！」程小蝶道：「薑是老的辣呀！我就想不出這麼好的理由。」

郭寶元微微一笑，道：「在下先告辭了。」起身向外行去。

已是申初時光，郭寶元希望在天黑之前，趕回廬州府衙。

白蓮教中人跟踪而來，給了他很大的警惕，希望歸途上不要遇上攔截才好。

眞的是怕處有鬼，行至半途，是一處雜林所在，那話兒眞的來了。

天還未黑，路上仍有行人，但三個村農穿着的人，一排兒攔在路中。

這身穿着，說明了一件事，他們已經在此地埋伏等候很久了。

最糟的是，他們都認識郭寶元，一現身就把郭寶元圍上，一抖手中的鋤頭，甩去了頭上的鐵鋤，現出了本來面目，兩根花槍，一條齊眉棍。

連兵刃也經過了僞裝，是一支有計劃的伏兵了。

「郭總捕，怎麼一個人回來呀！」手執齊眉棍的一個人似乎是三人中首腦人物。

郭寶元的紫金刀雖未帶在身上，但有一柄鐵尺。

「三個是……」郭寶元沒有承認，但也未否認。

「總捕頭似乎是一行三人，怎麼兩個小的不見了，只有郭總捕一個人回來？」

郭寶元已經很仔細的看過三個人，一個也不認識，心中反而定了一些，既然瞧不出他們的身份，大概不是甚麼有名的狠脚色了。暗自提一口氣，答非所問的道：「三位面生得很，不知道在那裏見過呀！」

居中一人抖抖手中齊眉棍，道：「咱們是無名小卒，怎入你這位名捕的法眼。」

「不是猛龍不過江啊！三位堂堂正正截我去路，也算光明磊落的英雄。」郭寶元道：「怎麼？連姓名也不敢說出來。」

「郭總捕這麼看得起我們，眞是受寵若驚，我們可以報上姓名，但希望郭總捕也要據實回答我們的問話。」

「好！三位的大名是……」

「他們兩位是同門師兄弟，號稱河洛雙槍。」

「久仰他們的大名了，」郭寶元接道：「鐵槍雷彬，銀槍任和。」

「想不到啊！郭總捕竟然知道我們兄弟名號。」答話的是鐵槍雷彬。

「兄弟王文正。」手執齊眉的大漢笑道：「郭總捕是否聽過？」

郭寶元歎口氣，道：「一棍奪魂，更是聞名久矣！」

王文正接道：「現在咱們請教郭總捕了。」

三個人都不是無名小卒，郭寶元眞的有些吃驚了，趁手的紫金刀又未帶在身上，憑仗一柄鐵尺，獨對三個高手，這一戰是敗多勝少了。

心中念轉，口中應道：「郭某能回答的，一定奉告。」

王文正道：「兩位一男一女的小朋友呢？」

郭寶元凝目沉思，並未立刻回答。

「咱們還有兩個追踪的朋友，不見歸來，」王文正道：「他們還好吧？」

郭寶元心中忖道：「聽口氣，果然是只有兩個人追踪下去，只是不知道除了眼下這三人之外，是否還有別的埋伏？應該如何回答，才能使大法師常奇調派適當人手，趕往田園，得要動點心機了。」

「郭總捕頭，天色不早了，拖延一時可未必對你有利。」王文正道：「這一點，還請郭兄三思啊！」

「兩位小朋友留在了親戚家裏。」郭寶元笑一笑，道：「追踪的兩個朋友

，在下沒有看到，我身爲執法人，絕不會隨便殺人。」

王文正道：「他們追你郭總捕頭而去，却未隨你回來，大概是兇多吉少了！」

「也許他們被別人殺了，或是被人拘留囚禁，郭某並不清楚，無法回答了。」

「郭總捕那位親戚，住在那裏？」

王文正道：「總不會不知道吧？」

「這等出賣親友的事，郭某絕不能幹。」

銀槍任和一揮手中長槍，綽出一個斗大的搶花，道：「親友要緊還是你老命要緊？郭總捕掂一掂啊？」

郭寶元暗忖：難道，他們還會放我離去不成，倒要問個清楚，當下，故作不解，一瞪雙目，道：「這話是甚麼意思？」

王文正道：「放你郭兄回府衙，咱們不能作主，只能在我們權力之內，盡量給郭兄方便。」

郭寶元抽出鐵尺，道：「聽口氣，三位是仰人鼻息，聽人之命行事了，何不叫正主兒露面出來。」

王文正道：「以郭總捕頭之能，難道還未把我們底子摸清楚麼？」

「三位未在盧州地面上做案，郭某也未收到緝捕三位的公文，不過，攔路殺官可是一條重罪，一動手，罪名就成鐵案，三位要多想想啊？」

王文正微微一怔，道：「你是說……」

「不要聽他胡扯，郭總捕頭可是出了名的老狐狸，」鐵槍雷彬冷冷說道：「把他活捉回去，不怕他不說實話。」

這時，路上行人眼看四個人全都亮了傢伙，心生畏懼，全都繞道而行。

大道上，變得一片清靜。

郭寶元暗定主意，三十六計，走爲上策，但口中却大聲喝道：「三位攔路劫官，可是大逆，郭某身爲捕頭，爲朝廷執法，說不得只好把你們拏下問罪了。」

王文正回顧了一眼，淡淡笑道：「郭總捕，可是有些害怕了，大吼個甚麼勁呢？在下絕不相信，你有神鬼不測之能，在這裏埋下伏兵。」

雷彬鐵槍一舉，一招「直搗黃龍」刺向前胸，一面大笑道：「盧州名捕，原來是虛有其名啊！」

郭寶元當然不是虛有其名的人物，原本準備逃走的計劃，却被雷彬一番話激出怒火，鐵尺一揮，硬接硬架，噹的一聲，把槍勢硬擋開去。

他號稱鐵槍，這支槍也確實用鐵打成，不但槍尖是精鋼打造，連槍身也是精鐵打成。

郭寶元雖把一槍封開，但却有着十分沉重之感。

區區一柄鐵尺，封架粗重的鐵槍，就算是內力較高一籌，也是力有不及。

擋開一槍之後，郭寶元反而有了信心，暫時放下了逃走的打算。

他捕捉竊匪，列身名捕，但却鮮少和武林中眞正的高手對陣廝殺，河洛雙槍也算是江湖上甚有名氣的人物，對搏一場，也可以測出自己在武功之上，有多少成就。

但見槍花飛舞，雷彬一口氣刺出了七槍。

七槍全被郭寶元封架開去。

王文正看出來，雷彬已無取勝的機會，冷笑一聲，道：「擒虎容易縱虎難，郭總捕頭，你認命了吧！」

一揚手中齊眉棍，兜頭劈下。

帶起了一股凌厲的嘯風之聲，棍未及頂，已感覺到壓力逼人。

這人的內力顯然相當深厚，郭寶元不敢硬接，疾退八尺，避開一棍。

但銀槍任和却一槍刺到前胸。

他早已蓄勢待發，等待機會，這一槍刺得陰險至極，正是郭寶元餘力已盡，新力未生之際。

郭寶元鐵尺橫撥，身軀側轉，銀槍滑着鐵尺刺過。

這一招用的全是巧勁，說不上甚麼招術變化，全是搏鬥經驗的運用。

「大膽，你們要殺官造反。」多年養成的官場氣勢，一急之下，忍不住反應出來。

河洛雙槍相視一笑，雙槍配合連環刺出。

郭寶元被逼得連連後退。

王文正估算情勢，只要自己加入戰圈，十招之內，就可以擊傷郭寶元，立時大聲喝道：「咱們身負重任，閃失不得，不用和他講甚麼江湖規矩了。」

齊眉棍「乘風萬里」直推出去。

郭寶元不敢硬接，只好閃避。

但河洛雙槍的攻勢有如兩條毒蛇一般，乘虛抵隙，槍槍不離大穴要害。

郭寶元立刻陷入危境。

王文正的齊眉棍大開大闔，攻勢雖然不急，但餘力不盡，隱隱封住所有的退路，郭寶元走爲上策的計劃，已顯然受阻。

這是一場死決，打下去必死無疑，不想死，只有棄械不戰，被人生擒。

「郭總捕頭，人生只能死一次，死後萬事空，甚麼功名富貴，都化雲烟散，你這個捕頭的身份，可無法名登凌烟閣，留芳百代。」王文正道：「識時務者爲俊傑，郭兄，降了吧！」

但他却低估田園主人田長青的善謀能力。

如果王文正再多一分思慮的能力，想得深一層，就該想到兩個追踪而去的同黨，既無消息回報，也未放出求救的信號，定是遭遇了不測之禍。

任何錯誤，都將付出代價。

但見寒光閃動，飛芒流至，河洛雙槍正施展「上下交征」的合璧一擊，

同時攻向郭寶元。

郭寶元已無法封擋開雙槍惡毒的攻擊，因爲他手中的鐵尺，正爲王文正的齊眉棍絆住。

兩道流芒來得正是時機，而且快如閃電，就在雙槍及時之際，劃出了兩道血光，飛起兩個六陽魁首。

好凌厲一擊，好霸道的刀法。

阿橫、阿保似是都很喜歡斬人的首級。

郭寶元終於看到了阿橫的兵刃，是一把鋒利的緬鐵軟刀。

這種兵刃，不用時，可以捲起來圍在腰間。

阿保對着郭寶元點頭微笑。

他和阿橫年齡相若，衣着一樣，用的兵刃也一樣。郭寶元未見過阿保，但却肯定他是阿保。

王文正已收住了齊眉棍，河洛雙槍的屍體也同時仆倒於地。

這突如其來的變化，給予人相當的震駭，閃電擊殺河洛雙槍的刀法，完全鎮住了王文正的戰鬥意志。

郭寶元暗暗吁一口氣，道：「王兄，是束手就縛呢？還是要郭某放你一馬？」

阿橫、阿保靜靜的站在一側，神情冷厲。

王文正道：「看起來，追踪郭兄的人，也是兇多吉少了。」

「如果，常奇只派出五個人追踪郭某，現在應該只留下你王兄一個人了！」

阿橫伏身挾起兩具屍體，奔入林中。

「郭總捕可是準備把王某送入盧州大牢了？」

「不！如果王兄變爲了郭某的內應，不但無罪，還是一件很大的功勞，破去常奇在盧州的巢穴，論功行賞，王兄定有個軍功前程。」

王文正道：「兄弟被迫入伙，本非志願，功勞前程，倒是不敢妄想，只求赦免其罪，心願已足。」

「放心，放心，這件事包在郭某身上。」

「郭兄，你能調動多少官軍，我不知道，但常大法師擁有的實力，非同小可，單是十三太保，就很難對付，他個個都是名動江湖，極端難纏的人物。」

「這個不用擔心，郭某早有安排了。」

王文正看了阿保一眼，道：「他們是……」

郭寶元道：「舉國會集的精英，絕不在常奇倚爲主力的十三太保之下。」

這話說得很含糊，但王文正却自作聰明的點點頭，道：「明白了，郭兄要兄弟作些甚麼呢？」

郭寶元低言數語，王文正不住點頭。

「兄弟可以照辦，讓郭兄刺我一刀。」

郭寶元道：「委屈王兄了。」

不待郭寶元的吩咐，阿保的緬刀已然揮出，鮮血濺飛中，王文正轉身飛奔而去。

看濺血甚多，郭寶元倒有點擔起心來，看了阿保一眼，欲言又止。

「郭先生放心，」阿保道：「我有分寸，看似流血很多，但傷得全是皮肉，會給人一種傷勢不輕的感覺，但敷上藥，就不會妨礙他的武功。」

這時，阿橫由林中奔回，接道：「郭先生請上路吧！辰光不早了。」

郭寶元點點頭，放步走去。

他不知道阿橫、阿保是否仍在暗中隨行，保護他，只覺兩人神出鬼沒，隨時可以現身。

他們是眞正的江湖高手。

* * *

盧州府衙中看上去，和往常並無不同，但知府大人和刑案師爺劉文長，對坐在刑房中，有如熱鍋上的螞蟻。

他們從來沒有感覺郭總捕是如此重要的人，希望他能立刻出現面前。

眞是關己則亂。

郭寶元一脚進門，程大人、劉文長同時起身相迎，簡直像迎接貴賓、上司一般，一面讓坐，一面連道辛苦。

郭寶元心中明白，程大人最急的是千金安危，立刻說道：「程姑娘邀請了同門助拳，方懷冰也約請了幾位朋友幫忙，事情進行得很順利。」

聽到女兒平安，程知府點點頭，道：「總捕頭可是胸有成竹，如何對付沙九和白蓮餘孽？」

郭寶元心中暗忖：我如從實說出程大小姐的膽大妄爲，不知道知府大人會是一個甚麼樣子的表情？口中却應道：「他們都是江湖中的義俠人物，雖然看在大小姐的份上，願意幫忙，却不願和官兵聯手辦案，所以，他們只負責破壞法壇，不管捉拏人犯的事。」

「這就痲煩了。」劉文長道：「我早已盤算過，就算商請徐將軍調動兵馬，也不過能調動兩千人馬，不知能不能生擒匪徒。」

「兩千兵馬，如果精銳之師，也許可以。」郭寶元道：「但這些軍兵都已十幾年沒有動過，徐將軍乃世襲職位，聽說甚喜酒色，最好不要驚動到他。」

「說的也是。」程知府道：「我和徐將軍見過幾面，也曾同席飲宴兩次，看他腦滿腸肥，縱有一身武功，只怕也早已放下，驚動了他，日後，難免有爭功委過之事。」

「是是是！這一點不可不慮。」劉文長道：「郭兄，如無軍馬支援，不知有多少勝算。」

「動員全府捕快，再召駐城千總派出轄下精兵。」郭寶元道：「估計有四百名精兵可用，再加一百名弓箭手，

不求一網打盡白蓮餘孽，大概可以應付了，先把他們逐出廬州府城，再作道理。」

劉文長道：「咱們先作一般刑案處置，因而揭發了白蓮教的餘孽，可也是大功一件。」

「如果程姑娘約請的高手，能一舉擊敗十三太保和為首凶頑，」郭寶元道：「也有可能大獲全勝，盡調白蓮餘孽，得竟全功。」

「那就是驚天動地的大功勞了。」劉文長道：「知府大人至少可以晉升布政司使，說不定調升京官，入主六部尚書的大位。」

「唉！本府對升官之事，早已看淡，但得能使廬州地面上免去一場生靈塗炭的殺劫，已是萬千之幸了。」

「令嫒之能，卑職是佩服至極了。」郭寶元道：「這番請到的武林高手，卻是第一流的頂尖人物，老實說，如非程大小姐全力相助，廬州府完全沒有對付敵人的能力。」

程知府先是一怔，繼而微笑，道：「想是憑仗她師門之力，小女尚未藝滿出師，那裏有如此的人緣面子。」

郭寶元道：「卑職這就去調派人手，也準備召請一些廬州地面上武師助拳，這是保衛家鄉的事，他們也應該出點力了。」

「說的也是。」程知府道：「你去忙吧！」

郭寶元告辭而出，心中卻暗自盤算該如何行動，按情理說，應該選部份精銳手下，趕往田園助拳，但他又心中明白，趕去田園，不但幫不上忙，可能還讓田長青心中顧忌，影响戰局。

能夠擺上台面的人物，他郭寶元可能唯一的一個了。

結果，郭寶元的決定是回家去好好的睡一覺，明天等到消息之後，再作打算。

* * *

目睹郭寶元離去之後，程小蝶反而有着安心的感覺，她決定獻身，想學溫柔，不怕方懷冰的嘲笑，也不怕四婢輕視，擔心的是郭寶元看到她的放浪形狀，他是父親的重要屬下，不能不為父親保留面子。

「田兄，今夜，他們會不會來？」

「會，所以，我已經替妳安排了一處藏身所在，可以安心休息。」田長青道：「就算他們放火燒了這千畝竹林，也不會傷害到妳。」

「田兄呢？」明顯的表示出獻身之意。

「我要和小方研究對敵之策。」田長青道：「程姑娘，你不欠我們甚麼，不用一直擺在心上，如是情意深長，又何必圖報於一時呢？我一生最大的快事是，追逐美女，手到擒來。太順利了，倒希望有一點缺憾，留作回味，也許程姑娘能幫我完此心願。」

話說得很婉轉，但推拒的語意，卻又十分堅決。

怪了，小方說他風流成性，見到了美麗的女人，有如渴驥奔泉，不得手絕不罷休，怎麼我送上門去，他反而再三推拒，是我不解風情，不入他的法眼，還是他心存顧忌，不敢碰我這千金之軀？

：但願小方沒有說錯，他不是正人君子，眞要如此，被他視作了淫賤女人，那才是傷我至深，是今生之中，永難洗雪的羞辱了，我只是要履行承諾啊！江湖上，不是講求要一諾千金麼？

她這裏千思萬想，但已經完全消失了履行承諾的勇氣。

「程姑娘，敵人如果找上田園，今夜一戰，必將是兇險絕倫。」田長青道：「我不想為了分心照顧妳，影响到我本身技藝的發揮，所以，妳可以先躲入一處安全所在。」

對一個習武之人而言，這是很大的傷害，但就男人對所愛的關懷而言，卻又是一種極深的愛意。

程姑娘的芳心完全被攪亂了，無法去判定這番話是輕視還是愛顧。

「程姑娘。」小方開了口，道：「田兄說得對，妳去休息吧！不論發生甚麼事，都不要現身出來，我們一分心，本身的藝業就會大打折扣。」

「不！也許我武功不如兩位，可也不是不堪一擊。」程小蝶道：「我不能置身事外，只要你兩位和四位姐姐拚命。」

「程姑娘，搏命鏖戰，可不是逞強賭氣的事，」小方道：「一着失措，血流五步，我們是為妳想啊！」

「我知道你們是好意，但我追隨師父十幾年了。」程小蝶道：「夜習內功，晨練劍，就算登不上一流名榜，可也是絕非弱者。」

「姑娘，聽小方說，妳出身天鳳門，是麼？」

程小蝶點點頭。

「那就是了，恕我說一句託大的話。」田長青接道：「就算令師在此，也未必能抵得住對方一個太保，何況姑娘了？」

程小蝶只覺臉上一陣發燒，道：「我絕不會躲起來，你們要如何才肯允許我並肩迎敵，總該有一個辦法呀？」

「倔強的姑娘，這是眞刀眞槍的拚戰啊！」田長青道：「除非妳也能露上一兩招，讓我見識一下。」

「對，看看是不是眞有拒擋強敵的能力？」小方笑道：「十三太保，兇惡成性，可不懂憐香惜玉。」

程小蝶眞被激火了，霍然站起身子。

但她立刻冷靜了下來，她已見識過小方、田長青和那位阿橫的武功，憑心而論，個個都比她高明。

名師才能出高徒啊！如若師父的武功都不如他們，自己怎能和他們並列一等？

她是個非常智慧的女孩，心念一轉，怒火頓消，淡淡一笑，道：「田大哥要試試小妹身手？實是一片厚愛，小妹恭敬不如從命，小方，如是我只差那麼一點點不能過關，你可要幫我美言幾句啊？」

「好！只是差那麼一點點，我就一定幫忙，」小方道：「差得太遠了可要乖一點，聽田大哥的安排。」

程小蝶點頭微笑，心中卻盤算着那一招才能入田長青和方懷冰的法眼。

天鳳門根本不放在田長青的眼中，用出天鳳門的劍法，豈不是貽笑大方？

忽然間靈機一動，想到了那位大智者吳先生傳授的三招劍法。

離開沙府之後，曾在暗中練過兩次，還不太熟練，也還未體會出它的神奇之處，但它不是天鳳門中劍法。

程小蝶抖出了腰中軟劍。

這柄劍長逾四尺八寸，和緬刀一樣，屬於軟兵刃，不同的是，這把軟劍是由中原鑄劍名家用緬鐵鑄成，雖無切金斷玉，削鐵如泥之銳，但也是兵刃中的利器，玉天鳳憑仗此劍縱橫江湖二十餘年，有許多一般兵刃沒有的怪異變化，所以這柄劍就被江湖人送了一雅稱，叫作「玉鳳劍」。

程姑娘軟劍入手，也同時運起了玄門太乙神功。

她只練數天，談不上火候，但太乙神功的玄妙之處，是能借助其本身內功的成就，姑娘一運氣，一柄軟垂於地的長劍，漸漸的直了起來。

田長青、方懷冰都看得很仔細，眼看軟劍挺起，很快的成了一柄畢直的長劍。

程小蝶櫻唇輕啓，吐氣出聲，身子突然飛起，直射廳外。

田長青、方懷冰也跟着移出大廳。

琴、棋、書、畫四女婢也跟了出去。

但見程小蝶玉足一點地面，身子向上躍起，長劍隨着程小蝶的身軀閃動，形成一個丈餘見方的大轉輪。

連翻七轉，程小蝶實在無法支持了，才落着實地，背對大廳，暗暗喘了兩口大氣，才緩緩回過身子。

「好劍法，好劍法！」方懷冰道：「你很會隱藏啊！」

「小蝶，」田長青道：「這不是天鳳門中劍法，它叫甚麼名字？」

「你問這一招啊？」

田長青歎道：「你如不願說出劍法來歷，就說出這一招吧！」

程小蝶心中忖道：我那裏是不願說，只是我不知道啊！就是這一招，我也不清楚它叫甚麼名堂啊！心中一急，可就急出了一招名堂，道：「這一招叫『上天梯』。」

「上天梯！」小方奇道：「田大哥，這是甚麼怪名字啊？」

田長青道：「劍轉如輪，如遇兵刃封擋，就可以幫她借力換氣，她手中之劍，鋒芒銳利，可軟可剛，借彈動之力，步步登高，可以在空中停留不墜，選敵施襲，該是劍術中的絕高劍法了。」

這番妙論，頓使程小蝶茅塞一開，悟出了這一招劍法中不少巧妙運用之處。

「不知道我是否能參加今夜之戰？」程小蝶道：「我知道內力弱了一些，還不能發揮出這一招的威力。」

「此招重在一個巧字，劍走輕靈，」田長青道：「只要能靈活應變，威力不可思議，就已具參與此戰的本錢了。」

「多謝田大哥。」程小蝶收了長劍，退到小方身側。

「程姑娘，你自稱內力不足，但你的劍法却多變化，可以彌補。」田長青道：「最教人擔心的，是你對敵經驗的不足，記住，我不殺敵，敵必殺我，就算不忍施下毒手，一擊取命，也要重創到他無法反擊。」

程小蝶點點頭，道：「謝謝你，田大哥，我剛才用的不是天鳳門中劍法。」

田長青道：「別有奇遇？」

一面說，一面向廳中走去。

入廳就座，程小蝶才道：「是，一位大智者傳了我幾招劍法，剛才施出一招『上天梯』就是他傳授給我的劍法之一。」

田長青未再多問，轉過話題，道：「我們研商部署迎敵之法，飽餐戰飯，稍作休息，待敵來襲。」

所謂研商，也就是田長青把迎敵的計劃仔細的說了一遍。

他思慮週密，充份的利用了田園的形勢，徵詢各人意見，程小蝶認眞的思索了一陣，竟然想不出如何去修正他的部署。

「料敵在我，敵人是否一定會來，那就無法預料。」

「回主人話，十之七八會來。」阿保快步走入廳中，說出了郭寶元收服王文正的經過。

「常奇是一位非常精明的人物，我雖然不相信他能預知未來，但絕對不可輕視，」田長青道：「白蓮教也確有很多奇異的邪術，我們不能不預作準備，阿橫呢？」

「送郭總捕頭入城後，就立刻回來。」

田長青目光一掠琴、棋、書、畫，道：「你們去準備晚餐。」

四婢應了一聲，轉身而去。

晚飯上桌，阿横也回到了田園。

田長青笑道：「吃過晚飯，大家就小睡片刻，二更時分，各就定位，坐息待敵，一切按計劃行動，如果敵人縱火，不可含忿追殺，迅速的退向藏身之處，寧可讓廬舍成廢墟，也不要一人有傷亡。」

程小蝶心中暗道：表面上看他風流成性，是個花心大公子，但骨子裏他却是持分自強，愛護他身邊的每一個人，勿怪連阿橫、阿保這樣的高手，竟然甘心爲奴，忠心不二。

* * *

程小蝶藏身在大廳外一株高大梧桐樹上，但仍然嚐到了蚊蟲的厲害。耳際間蚊鳴充盈，千百隻飛舞而來。

程小蝶有點慌了，忖道：我躲在樹上，尚且如此，如若被分配藏入竹林之內，豈不要被蚊子活生生給吃了。

目光轉動，四週一切靜寂，聽不到一點聲息，暗道：別人都不怕千叮萬咬，我豈能示弱，暗中運氣，果然，蚊蟲竟被逼在數寸之外，心中喜道：「原來太乙神功，還有如此妙用。

夜入三更，突聞一陣轆轆輪聲，傳入耳際。

對田園中的形勢，程小蝶已有了清楚的瞭解，正西一面，有一條可通馬車的大道，盤轉於竹林之內。

想不到的是，敵人竟會乘車而來。

田長青的預計之中，似是無此一着。

大法師常奇果然有出人意料之能。

程小蝶悄然摸出兩枚蝴蝶鏢，分扣於雙手之中。

不見有截攔的行動，程小蝶也只好強忍下了初次對敵的激動。

一輛黑色的篷車直馳到大廳外面青草場地中，才停了下來。

是一套四馬牽引的大型篷車，全車滿載，可以坐上十個人。

雙方面似是都能沉得住氣，篷車停下，竟未再動，隱藏廳外林中的人也未現身。

只有健馬的喘吁聲音，劃破夜空的沉寂。

程小蝶心中一動，忖道：這馬車有甚麼目的呢？難道是想引誘我們現身？傳說白蓮教有很多邪術，這篷車中的秘密，可能也是邪術之一了。

足足相持了頓飯工夫之久，篷車中才傳出了一陣冷厲的笑聲，道：「好！就憑這份沉着，果然是遇上高人了。」

車門打開，三條人影連番飛出。

人落地，兵刃已然在手。

三個黑衣人、三把雁翎刀，直立胸前，是神刀三太保。

程小蝶幾乎要打出扣在手中的蝴蝶鏢，但欲發又收，暗道：眞是不沉着呀！這兩支鏢打出去，難免要受到田大哥等人一番譏笑了。

果然，片刻之後，篷車中又走出兩個人來。

是兩個女人。

程小蝶立刻想到四大毒人中兩個役施活毒的女人，心中驀然一驚，忖道：「難道這篷車中載有毒物？」

仔細一看，兩個女人身上各掛着兩個竹簍。

是毒物，不會錯了，只不知是何等惡毒之物？

「咱們已應邀而來，諸位却藏首露尾的不敢相見，難道這也是待客之道麼？」

聲音由篷車中傳出來。

原來，領頭的還躲在車中沒有出來。

只是這一番對峙的忍耐，就增長了程小蝶不少的見識，江湖啊！是這麼陰沉難測！

「哼！明明躲在竹林裏，却故作神秘不現身，惹火了你姑奶奶，燒了你們這片翠竹林！」左首一個女子開了口，聲音尖細，語意惡毒。

大廳中傳出回聲，道：「區區就坐在大廳前面，諸位夜侵民宅，非奸即盜，已屬不該，一個姑娘家出言粗俗如此，眞是刁潑兼具，也不怕找不到婆家麼？」

是田長青。

不知何時，他已搬了一把椅子，坐在大廳門口。

「我蛇姑娘要男人，隨手就抓來一大把，挑挑撿撿，臭男人有甚麼好稀奇的！」

「亮出名號了，是蛇姑娘啊！」田長青笑道：「別往臉上貼金了，這姑娘兩個字，你也敢用，就算是姑娘她媽吧！你也太老了一些。」

夜色中看不出蛇姑娘的表情，但可以由她口氣中聽出她的忿怒，尖厲的叫道：「該死的臭男人！」一揚手，一道青芒直射過去。

程小蝶暗道：田大哥風流倜儻，但損起人來，却是如此的尖酸，把女人最忌恨的話全都說出來了。

那是甚麼暗器？好長啊！

只聽田長青叫道：「長蟲啊，嚇死人啦，不得了，還是一條七步斷魂的毒蛇呀！」

口中喝叫，右手疾快的一揮而去。

也不知他用的是甚麼手法，竟把一條毒蛇反投過去，擲向了最近的一個執刀黑衣人。

那是一條奇毒絕倫的蛇，咬中一口，必死無疑，黑衣人不敢碰觸，雁翎刀疾推而出。

神刀太保，果然是出刀如風，刀光過處，一斬兩斷。

「不干我事啊！」田長青笑道：「是他殺了你蛇姑娘養的蛇啊！」

毒蛇雖然被腰斬兩截，但蛇頭一轉，蛇口大張，噬向黑衣人。

黑衣人疾退，雁翎刀光旋如幕，把蛇頭斬成一片血雨洒下，口中却怒道：「蛇姑娘，怎麼搞的，竟然咬起我來？」

（未完・六）

巨龍幫

俠義傳奇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約鬥起因誤會　兇手襲擊存疑

上文提要：謝飛紅和小婢葉小葉在杭州遇到杜一非，却不知他是一位俠客，當面錯過，乳娘盧惠娘派兒子郭小城找她們回家暫避，並告知其父被囚之事，巨龍幫派堂主毛叔寶捉拿謝飛紅回去，乳娘引她落隧道逃跑，自己和兒子、葉小葉迎敵，全部喪生，她逃出後，準備去信陽調查父親的情況，旅途雖然遇上風險，幸得杜一非暗中相助，她也爲杜一非找到羅師佗治療腿傷……

羅師佗今日心情似乎甚佳，點頭道：「好好，老夫便看老雷的手藝兒，有否進步。」他出廳跟杜一非及謝飛紅閒談，杜一非本想在他口中學點藥物知識，不料羅師佗絕口不提，只說些江湖瑣事。

正午，村口的老雷果然送來一席酒，羅師傅一看，道：「老雷，你沒貼錢吧？」

老雷忙道：「貨眞價實，這酒是老漢孝敬您的。」

「嗨，坐下來一起吃！」

杜一非不見羅師佗家人出來，這才知道他老家不在此處，他每年只回家一次，至於什麼原因，謝飛紅也不甚了了。

羅師佗雖然高興，但話仍不多，反而謝飛紅見杜一非傷勢大有起色，心情較好，又知道父親仍未被處死，話就更多了，羅師佗對她似乎有特殊的感情，目光一接觸到她的笑靨，嘴角便泛上笑意。

這頓飯吃了一個時辰，老雷才把殘羹剩菜收回去，石榴皮忙送上香茗。杜一非知道羅師佗在這條仙鶴村的朋友不多，這老雷是其中一個，却想不通謝英怎會與他成爲莫逆。

下午，羅師佗雖說休息，但他仍把一些草藥拿到太陽下晒，再拉了一張竹椅，坐在那裡看書，兩個藥童難得有空，都跑去玩耍了。

晚飯却是由一個叫梁婆婆的老婦人燒的，據說她是羅師佗的遠房親戚，因命是羅師佗救的，又孤苦伶仃，是以甘願留下來爲僕。

梁婆子燒的菜也很可口，吃過晚飯，喝過茶，羅師佗便道：「姓杜的，你腿傷基本上已癒合，明天便與我姪女上路去吧，路上買馬代步，仍可養傷，但由此去信陽，我姪女若有什麼損傷，唯你是問。」

謝飛紅雙頰通紅，道：「伯伯，你怎能強迫人家……」

杜一非正容地道：「在下一定盡力，除非在下被人殺害或受制。」

羅師佗似乎頗爲滿意，頷首續道：「以後也不許欺侮她，若讓老夫知道，就下一把藥，把你毒死。」

杜一非一怔，他聽出他弦外之音，忙道：「在下怎會欺侮謝小姐？保護她到信陽，乃義之所在，亦理該報恩。」

羅師佗奇而問道：「以後你便不見她了？」

「以後麼？咳咳，那得看有沒有緣份。」

「放屁！緣份值多少錢？你不會去找她麼？難道反要我姪女去找你不行？」

這一席不但杜一非尷尬，謝飛紅更是恨不得找個地洞鑽下去，嗔道：「伯伯，你胡嚼什麼舌根，你把姪女當作什麼樣的人。」

羅師佗呵呵笑道：「我是怕這小子

沒良心，又素知妳的脾性，妳若非對他有意思，怎會在此陪他住了十天，把自己大事也束之高閣。」

「伯伯胡說！」謝飛紅羞得躲不下去，一陣風般衝到外面去，羅師佗却呵呵大笑。

杜一非問道：「大夫不怕謝小姐惱羞？她絕不是這個意思……而且在下與她只是萍水相逢，彼此都不了解。」

羅師佗瞪了他一眼，道：「你不是說緣份麼？若無緣份，又怎會萍水相逢？姑娘家的心，你懂個屁！」杜一非實被他鬧得哭笑不得，幸好羅師佗談正事。「你明天上路，老夫送你兩包藥散，你跟老夫到丹室裡去，待老夫教你一點易容術。」

若能學懂易容術，對行走江湖來說，實在方便得多，是以杜一非大喜，連聲多謝，不料羅師佗瞪了他一眼，「你謝什麼？是老夫瞧你順眼，自願傳授的。」杜一非又恢復了唯唯喏喏的神態。

羅師佗剛教曉杜一非如何開藥粉，如何使用，藥童劉寄奴便跑進來道：「師父，外面有一羣人跑來求您治傷……」

「走走，你沒告訴他們說老夫今日休息麼？」

「說了……但他們一定要您給他們治傷……凶神惡煞的，還威嚇咱們……」

杜一非問道：「可知他們是什麼人？」

羅師佗怒不可遏地道：「老夫愛醫便醫，不喜歡者誰也休想教我動手，管他們是什麼人，給老夫擋駕。」

杜一非知道來者可能是江湖上的人物，替藥童擔心，不料羅師佗反而道：「姓杜的，你到底想不想學點東西？」杜一非只好集中精神，聽他講解。

剛說了十來句，石榴皮也進來了。「師父，他們說您再不出去，便不客氣了。」

「告訴他們，若他們不識相，老夫也不客氣！」羅師佗一頓又道：「就說老夫今夜無暇，請他們明早來，我頭一個替他們醫治！來，姓杜的，咱們繼續。」

又說了七八句，只見劉寄奴臉青鼻腫，哭喪着臉進來，「師父，他們說您再不出去，便打進來了。」

羅師佗更怒，道：「好，老夫便出去看看，來的是什麼三頭六臂的大人物？」杜一非恐他有失，忙隨他出去，只見外面站着七八條大漢，地上躺着一條漢子。

石榴皮道：「這便咱師父……」

爲首那位臉有刀疤的哈哈笑道：「你就是羅一刀麼？哈哈，咱們倒是同宗，所謂同宗三分親，咱幫主受了重傷，盼您立即救治，否則恐有性命之憂，至於診金我們加倍贈送。」

羅師佗怒道：「診金贈送，放屁，你以爲老夫是庸醫？診病是信口開河的？一條命值多少錢？老夫要你們一百萬兩銀子也不爲過，你可付兩百萬兩麼？」

那些漢子臉色一變，其中一個喝道：「糟老頭，別不識抬舉，咱們給你一百兩銀子，你不接受也得接受，否則嘿嘿，恐怕你能救人而不能自救，能醫人却不能自醫。」

羅師佗伸手往那臉有刀疤的漢子一指，道：「他才是羅一刀，老夫臉上光滑乾淨，叫做羅無刀……」

那漢子知道他有心消遣自己，勃然大怒，抽出刀來喝道：「你眞不要命麼？」

杜一非急道：「有話慢說。」此刻謝飛紅剛好洗了澡，換了衣服出來，站在杜一非身邊。

羅師佗不慌不忙地道：「諸位且聽老夫一言，你們想殺老夫麼？却不知老夫在竹舍外面已洒下了毒粉，諸位在此大吵大鬧，已吸了不少毒粉進腹，此刻都已命在旦夕，若再妄動眞氣的，七步之內必斃，若乖乖站着，老夫念在上天有好生之德，說不定還會救你們。」

這一席話，只聽得衆大漢臉臉相覷，其中一個白面無鬚的道：「老二，咱們別信他胡謅。」

羅師佗冷哼一聲，道：「諸位若不相信的，請以食中兩指按在胸膛上，只宜用三分力，然後深深吸一口氣，若感覺微痲，便是徵兆，諸位若愛惜生命的，便請用力按下，以阻毒氣攻心，嘿嘿，大懲小戒，看以後你們敢對老夫無禮否，但請放心，從未有人死在老夫醫舍外面的。」

他是有名的大夫，又是藥物專家，說得有條有理，那些大漢都信了大半，當下依言將食中兩指按在胸膛上，猛力按下去，不料「咕咚」連聲，七八個大漢全部倒地，羅師佗放聲大笑。

躺在地上的那條大漢，掙扎着却爬不上來，喘着氣罵道：「姓羅的，你敢滅我行義寨的人，咱們絕不會放過你……你可得小心。」

原來他們是「行義寨」的人，謝飛紅吃了一驚，忍不住問道：「伯伯，你眞的毒死他們了麼？」

羅師佗哈哈笑道：「這些飯桶也值得伯伯放毒？略施小計便教他們自動截斷血脈，焉能不暈倒。」

杜一非學過點穴，對人體經絡比較了解，聽了羅師佗的話，仔細想了一下，不由暗道：「此刻血氣逆行走於『璇璣穴』，他叫他們用手指按下，當然有痲痺感，那些漢子不明所以，大驚之餘，再猝然用力按下，血流被截，焉能不暈倒，這羅一刀當眞聰明。」

羅師佗道：「咱們進去，兩個時辰內，他們不會甦醒，待咱們說了話再來。」

杜一非低聲道：「大夫，你這樣做有點不當，江湖上的人有仇必報，尤其是綠林中人……咳咳，所謂冤家宜解不宜結，除非大夫不想在此繼續行醫。」

羅師佗臉色一變，道：「姓杜的，如果你怕死，便趁早給我滾，你怕老夫可不怕，這些人全部死得乾乾淨淨，還有誰來爲他們報仇。」

那躺在地上的漢子呼道：「姓羅的，咱們來的時候，行義寨的弟兄全部知道，咱們三天不回去，他們便會來爲咱們報仇。」

羅師佗冷冷地道：「三日之後，老夫已在數百里外了，進去。」他脾氣固執，杜一非和謝飛紅不敢再勸，乖乖陪他到丹房，誰知羅師佗又問：「姪女，妳也認爲伯伯做得不對？」

謝飛紅點點頭，道：「伯伯只一個人，如果冤家結得太多，眞的很難立足……」

羅師佗笑道：「妳以爲伯伯懵懂了？連這個也不知道？啊，如今妳倆出去幫他們解穴，老夫再爲那漢子治傷，如此妳對他們行義寨便有恩惠了。」

謝飛紅訝然道：「伯伯爲何要這樣做？」

「傻丫頭，妳如今不能容於巨龍幫，必須找棵大樹庇護，說不定還可以借外力來解救令尊，妳明白老夫的苦心麼？」羅師佗擺擺手道：「去吧去吧，老夫還得準備一下，那漢子受的傷的確不淺，石榴皮，你們先將他抬進來。」

謝飛紅和杜一非隨後而去，她紅着臉，結結巴巴地道：「羅伯伯說話有點瘋瘋癲癲，他吃晚飯時說的話……你，你不可當眞……」

杜一非微微一笑，道：「小姐放心，在下絕不會自作多情。」說話間，他們已至那些大漢身邊，說時遲，那時快，只見一個大漢自地上躍了起來，揮刀往謝飛紅後腦砍去。

那一刀去勢又猛又急，電光石火之間，幸好杜一非就在旁邊，他眼明手快，左掌一推，拍中那大漢的前臂，大漢的前臂內彎，那一刀幾乎砍到他自己的左臂上，甚是狼狽。

謝飛紅直至此刻方知道自己幾乎被殺，不由大怒，叱道：「你眞是狗咬呂洞賓，不識好人心哪，咱們來救你們行義寨，你反而暗箭傷人，杜一非，殺了他。」

那漢子也怒道：「你這小妖女胡言亂語，騙得了誰？你們的作爲都逃不過我老莫的雙眼，嘿嘿！幸虧莫某不敢盡信那鬼大夫的話，否則豈不是要做冤死鬼。」

杜一非笑嘻嘻地問道：「你不盡信又如何？還不是着了道兒？」

「莫某只輕輕一按，因此及時醒來，否則死了也不知是爲了甚麼，」姓莫的揚一揚刀，道：「是你們兩人要做替死鬼，還是要請那鬼大夫出來？」

謝飛紅眼珠子一轉，問道：「你姓莫，莫非是行義寨的老三『小諸葛』莫閃？」

那漢子一怔，問道：「想不到小妖女還有點門道，居然知道莫某的大名，既然知道還敢行凶，不怕咱們行義寨復仇？快報上名來。」

杜一非道：「她是誰是一回事，但三寨主却誤會咱們了。」

「誤會？你們是被迫的？若是被迫的，便喚那狠毒的大夫出來受死。」

杜一非寒聲道：「謝姑娘替你們向羅大夫求情，替你們老大治傷，閣下不但不感激，反而要殺她，當眞無情無義，虧你還敢出口傷人，羅大夫若想殺死你們，只須叫你們自己往死穴上一戳，焉還有命在。」

莫閃呆了一呆，結結巴巴地道：「莫某怎知道你倆是否說眞話？」

謝飛紅冷哼一聲。「不信的話，你且進內瞧瞧。」言畢轉身內進，莫閃緊一緊手中刀，跟在她背後進內。只見那些行義寨的弟兄全躺在地上，藥房却緊閉着。

石榴皮道：「家師在內動手術，請勿進內騷擾，否則一切後果當由你負責。」

莫閃道：「萬一他不是治傷，而是殺人呢？」

杜一非笑道：「羅大夫若是要殺大寨主的，他十條命也已死了，你還來得及救他？閣下還是乖乖等候一陣吧！」

莫閃想想有理，乃坐在竹椅上，半晌方問道：「兩位是甚麼人？」

「在下杜一非，一二三的一，是非的非。」

「就是『風雲刀』杜一非？」

謝飛紅冷冷地道：「怎地？沒把你嚇壞吧？」

莫閃乾咳一聲，再問：「姑娘又是甚麼人？」

謝飛紅沉吟了一陣方道：「謝飛紅，萬頃江田一鷺飛的飛，秋花謝了春紅的紅，無名小卒，寨主焉知。」

「謝飛紅？」莫閃用力抓抓頭皮，喃喃自語地道：「這名好熟，莫某在河西聽過？」謝飛紅不答，杜一非雖然也想知道，却不想問。小廳內一陣默然，良久藥室的門方打開。莫閃立即跑前，呼道：「大哥，大哥。」

羅師佗冷冷地道：「他剛睡着，別大呼小叫。」邊說邊舉袖拭汗。「出去出去，幾天之後，包還你一個活生生的人，但可別忘了醫藥費。」

莫閃忙道：「只要能治好咱老大的腿，但請開個價來，大夫，你要多少診金？」

羅師佗疲乏之地往竹椅上一躺，懶懶地道：「屆時再說。哼，若非我這姪女求情，十萬兩銀子也休教老夫動手。」

莫閃心中不服氣，忖道：「十萬兩銀子？哼，你那對手也太值錢了。」

羅師佗似乎看透他的心事，冷冷地道：「你覺得十萬両貴，還是認爲你們老大一條命不值這個價？再拖延幾天，毒氣攻心，大羅神仙也難救。」

莫閃唯唯喏喏，轉身對謝飛紅一揖，道：「多謝女俠菩薩心腸，他日行義寨必有所報。」

羅師佗道：「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說話可不能當作放屁。」

莫閃一挺胸道：「行義寨的聲名在外，向來行事作風，江湖上的朋友都知道，諸位無需懷疑，即使你羅大夫，設若有難相求，敝寨亦義不容辭。」

「要報答我姪女之恩惠，可不簡單，說不定會爲貴寨帶來災難，未知你能否作主？若不能作主，請莫賣口乖！」

莫閃身子一震，雙眼望着謝飛紅，囁嚅地道：「不知謝女俠有何難處？」

謝飛紅正感未知該不該告訴莫閃，羅師佗又搶着道：「你暫且別管，只問你有沒有膽量承擔諾言，當然我姪女也不是甚麼殺人不眨眼的魔頭，只是結了點樑子，他日若走投無路，到你行義寨……」

他話未說畢，莫閃已用力拍着胸脯，高聲道：「敝寨不但收留謝女俠，而且必盡心助她化解仇恨，若忘此諾言，莫某不得好死，行義寨也從此在江湖上消失。」

羅師佗語氣仍然不改。「這才像人話，有你這句話，你們老大最少可提早三天痊癒，不過這幾天老夫藥室的安全，可得由你們行義寨負責。」言畢長身而起。

莫閃忙道：「此乃責之所在，若有人來搗亂，一切當由敝寨來負責。」

羅師佗道：「老夫累了，先去休息。」回頭又對謝飛紅道：「賢姪女，你也得休息了。」

謝飛紅也不想跟莫閃相處，免得洩漏了身世，是以緊隨羅師佗進內。

莫閃見他倆不在，忍不住問道：「杜一非，那姓謝的姑娘到底是甚麼人？」

杜一非道：「在下跟你一樣，只知其姓名，不知其身份，她不說在下不會問，在下向來如此。」

莫閃喃喃地道：「這名字眞的很熟，偏偏記不起來。」杜一非也乘機告辭回房歇息。

次日，莫閃還想打聽，但謝飛紅却把話題岔開，羅師佗更是守口如瓶，使得莫閃更覺謝飛紅身份神秘，心頭忐忑不安。「不好，說不定這女子是個燙手的山芋，這姓羅的大夫，十分厲害，說不定這全是他設下的陷阱。」

他頗後悔昨夜的慷慨激昂。

這一夜，羅師佗在煉丹房內教杜一非及謝飛紅的易容術，第三天一早，兩人也不向莫閃告辭，便悄悄離開了。

路上謝飛紅忽然問道：「你爲何不問我是甚麼人？」

杜一非微微一笑。「你不說自然有原因，既然如此我又何必多問？碰軟釘子不是更難受麼？」

謝飛紅雙腿微挾，馬兒竄前，心中忖道：「這杜一非好狂，其實只要他誠心問我，姑娘又怎會不答他？他既然不問，姑娘會告訴他才怪。」話雖如此，心中却有點悶悶不樂，也說不出是甚麼原因，回頭一望，杜一非正似笑非笑地望着自己，心頭更是生氣，催馬急馳。

蹄聲得得，回望杜一非仍不即不離地跟着自己，不由怒問道：「你跟着姑娘作甚麼？」

杜一非微微一怔，隨即將馬拉停。謝飛紅馳了一陣，細聽一下，不聞背後有馬蹄聲，杜一非已不知去了何處，四顧無人，不由有點心慌，尋思道：「莫非他遇到强盜？」心念未了，忙不迭撥轉馬首，往來路馳去。

剛馳了幾丈，即見杜一非一人一騎，不慌不忙地由樹後轉出來，見到謝飛紅，訝然問道：「謝姑娘你怎地跑回來，莫非前面有强盜？」

謝飛紅又羞又怒，忍不住罵道：「你去死吧！你才是可惡的狗强盜。」言未畢又撥轉馬首，往來路急馳而去。

杜一非一笑，仍是不緩不疾地策馬前進，跑了五六里方見謝飛紅在前面等候。謝飛紅一見到他便埋怨道：「你怎地走這麼慢？」

杜一非道：「這馬又非良駒，此去信陽，路途不近，拚命跑也未必能快得了多少？嗯，姑娘既然要趕路，那便走快一點吧！」他精於騎術，也不見他如何作勢，胯下馬兒便火速奔前。

謝飛紅在背後不斷抽鞭，起初還可以跟着杜一非，到後來胯下那匹馬却越跑越慢，氣得她用力鞭，罵道：「畜生，連你也來欺侮我。」她騎術不佳，枉耗馬匹氣力，是故越鞭打，馬兒跑得越慢，最後還是杜一非在前頭等她。謝飛紅一見到他，心中又生氣了。「哼，治好了腿，就會欺侮人了。」

杜一非道：「欺侮別人，也不敢欺侮你，姑娘太多心，歇一下再走吧！」

「還有多久才到小鎭？」

「大概還有五六里路遠，那座小鎭還頗繁盛。」

「那你還不快走！」謝飛紅又拍馬馳前，杜一非依然不徐不疾地跟在後面，保持一定之距離。

* * *

杜一非與謝飛紅雖然相處了好一段時日，但他從未問過謝飛紅半句有關她身份的話，其實他也知道只要他開腔，謝飛紅必會坦然相告，但她不說他絕不會問，他不問，謝飛紅更不想說。弄至後來，謝飛紅居然有點痛恨他，她一定要他屈服，偏生杜一非仍是那副「半死不活」的神態，氣得謝

飛紅牙癢癢的。

本來他倆有說有笑，到後來一天也說不上三句話，至信陽時，杜一非腿上之傷口已不礙事，但兩人之感情已淡如陌路人。

投宿之後，乃由杜一非作東晚飯，席間杜一非問道：「謝姑娘，你在信陽可有人照顧否？要否在下替你聯絡？」

謝飛紅心頭有氣，淡淡地道：「杜大俠送小妹至此，一路辛苦，小妹已感激不盡，不敢再麻煩你了，信陽城有許多朋友，不用你擔心。」

杜一非道：「如此杜某便放心了。」杜一非知道她身上囊空如洗，奈何他自己也不多，既知她在信陽有朋友，也就作罷。

次日一早，杜一非又去拍謝飛紅房門，却無人應，查詢小二方知她一早已離店，小二婉轉地道：「只是那位姑娘尚未會賬，却不知還會否回來。」

杜一非道：「賬掛在我那裡。」他草草吃飽了飯，又帶了些肉包子，然後到櫃台算賬，又借了文房四寶，匆匆寫了幾個字，道：「昨夜與杜某同來的那位姑娘，若再回店請將此信交給她。」

掌櫃當然滿口答應，當下杜一非繼續上路，他必須在七日內趕到鄭州，此去鄭州並不太遠，三四天工夫經已足夠，只是須作準備，因爲凌展雲絕非省油燈。

與杜一非有生死約之人，便是近年來崛起武林的另一名新秀「搏浪劍」凌展雲。

凌展雲來自東南沿海，年少有爲，武功出衆，聲名並不在杜一非之下，與鳳千千、燕北漢齊名，被稱「東凌西鳳南杜北燕」，江湖上咸認，十年後武林必是此四人之天下。

杜一非很不想與凌展雲決鬥，但人在江湖，很多時都身不由己，兩人雖然是秘密約定，但江湖上已廣爲流傳，是以來至鄭州，杜一非碰到許多同道，大家不約而同，都是要趕去鄭州城。

* * *

杜一非進了城並不急於投店，他直接去找好友白三公子，雖然他頭一趟到鄭州，但白家在鄭州聲名顯赫，一找便找着了。

門公通報之後不久，大門打開，走出一位一身白衣的濁世佳公子來。

杜一非含笑道：「白兄，打擾了。」

白三公子白曉義一把將他抱住，「杜兄，怎地至今方到，想死小弟了，快進內。」他爲人十分熱心，拉着杜一非進去邊道：「杜兄不是說要在一個月前來鄭州麼？」

杜一非嘆息道：「人算不如天算，小弟本來腿上受了點小傷，却遇到庸醫，越發嚴重，直至最近方治好，讓白兄久候歉甚！」

白曉義笑道：「歉甚麼？你到底來了。」說着話已至內廳，白曉義一面吩咐丫頭送上香茗和準備晚宴，一面又問：「杜兄，小弟近日聽人說，你約了『搏浪劍』凌展雲在鄭州決鬥，未知眞僞？」

杜一非沉吟了一陣方點點頭。「小弟實不想……奈何奈何，不過見到他仍希望能說服他取消約會。」

白曉義抓抓頭，道：「聞說那凌展雲出道至今，未逢敵手，杜兄是否有取勝之把握？」

杜一非淡淡地道：「成敗各佔一半，他既不怕我，而我亦不怕他，只是不想作無謂之爭。」

「既然如此，當初你們又因何會約定生死鬥？」

杜一非又嘆了一口氣，道：「那是由一場誤會而引起的，這場誤會牽涉到杜某的兩位熱心朋友，是他倆替小弟應允的。」

白曉義問道：「此兩人莫非是『俠偷』皇甫妙和『湖中蛟』胡端陽？」

杜一非嘆息道：「除了這兩個熱心人，還有誰？」

白曉義頓足道：「此兩人眞是混……哈哈，他倆既是你的朋友，又怎會替你答應決鬥？難道他倆認爲杜兄必勝？」

杜一非一笑，緩緩點頭。

白曉義再問：「決鬥在何時何地？」

「三日後，在邙山，地點是個秘密，因爲不想別人觀戰，請恕小弟不能告訴你。」

白曉義又抓抓頭。「雖然此乃難得一遇之盛事，不能親眼目睹，實乃憾事，但小弟會遵照杜兄之意。」說着，丫頭已將香茗送上來，白曉義摒退了她，他呷了一口茶，道：「這三天杜兄必須住寒舍，若有甚麼需要，杜兄但請開口。」

杜一非道：「正有一事相求……」

白曉義快口道：「快說，只要小弟力所能及，決無推辭之理。」

「小弟估計胡端陽及皇甫妙，必已在鄭州，盼白兄能派人調查一下，請他們過來商量一下。」

白曉義一拍胸膛道：「只要他倆已在鄭州，包能請到。杜兄稍候，待小弟交代下面的人一下。」他去了盞茶工夫又回來，再引杜一非至客房，着家丁準備澡水。「杜兄先休息一下，稍候小弟再來相陪。」

杜一非舒舒服服地洗了個澡，然後上床小睡了片刻，一下床，丫頭便又捧上香茗，低聲道：「杜爺，三少爺交代過，您若要找他的，可到書房去，否則稍後他會來找您。」

杜一非道：「在下要練功，不去找他了。」當下上床盤膝運功。三天之後，便得與凌展雲決鬥，他不能不用功。這一戰不單影响自己的生命聲譽，還關係到朋友們。

他內息在體內運行了七個大周天後，剛散功便見白曉義含笑而至。「杜兄，咱們已查到貴友住在三泰客棧，不過如今人不在店內，賤价在那裡等候，一見到他倆，便請他們過來，杜兄但請放心。」

「有勞白兄了。」

白曉義打了個哈哈。「彼此一見如故，情逾手足，還說這種話，不嫌見外？寒舍有練功房，杜兄若需要練功者，可到那裡去，不過今日可不許，因爲晚飯已準備好，杜兄非陪小弟喝幾杯不可。」

杜一非也笑道：「小弟已十多天唇未沾酒，給你一提，酒虫已經發作！」兩人相顧大笑，一齊步向內廳。廳內已擺了一張桌子，還有兩名青年，面貌與白曉義頗爲相似，經介紹方知那是白曉義的兩位哥哥，大少爺白曉禮，二少爺白曉書。

白曉義道：「兩位家兄雖然不諳江湖中的事，但對吾兄大名，如雷貫耳，是以未經吾兄同意，便請他倆過來同飲幾杯。」

杜一非道：「白三哥這樣說，反敎小弟不好意思了，二哥及大哥肯共同進餐，實乃小弟之榮幸。」

白曉禮道：「杜大俠不必客氣，能認識你，才眞是我兄弟之榮幸。」

白曉書則道：「既然杜兄是舍弟之好友，也就不是外人。請入席，邊談邊吃。」他拍掌連聲，一個下人走進來，白曉書道：「上菜。」

當下四人分頭入席，俄頃，下人們把菜酒端上來，主人敬了酒之後，便開始動箸，由於年紀相當，是以很快便熟絡起來，白曉禮及白曉書雖然練過武，但志在健身，未曾在江湖上走動過，是以對杜一非所說的江湖逸事，聽得津津有味。

酒過三巡，忽有僕人走進來通報。「三少爺，白虎回來了，還帶着兩個漢子，據說是杜爺的朋友，如今在大廳內等候……」

白曉義喜道：「一定是胡端陽及皇甫妙來了，快請進來。」僕人走後不久，果然帶着三個人進來，正是白虎及胡端陽、皇甫妙。

皇甫妙一見到杜一非便叫了起來：「小杜，咱們找得你好苦，原來你在此處風流快活。」

杜一非忙道：「兩位誤會了，在下也是剛到鄭州。」

白曉義道：「兩位有話，稍候再說，先請進席。」皇甫妙和胡端陽本就不會客氣，加上肚子早餓了，二話不說，便拉開椅子坐下。

杜一非待他倆舉過幾次箸方問：「兩位是幾時到的？」

胡端陽道：「咱們已來了五六天了，小杜，你怎會到今日才來？不會是準備臨陣退縮吧？」

白曉義忍不住道：「兩位既然是杜兄的朋友，又怎會逼他跟凌展雲決鬥？你以爲凌展雲是省油燈？」

皇甫妙瞪了他一眼，道：「若凌展雲是省油燈，還値得小杜與他決鬥？」

「你認爲杜兄能勝凌展雲？萬一打敗不是害了杜兄？」

「若非打敗的是凌展雲，對小杜又有何幫助？我認爲小杜有六成把握取勝，這已足夠，所謂富貴險中求，武人要成名亦如此，殺一百個無名小卒，不如傷凌展雲一根毫毛。」

白曉義道：「聲名對武人眞的這般重要？小弟認爲武功天下第一，不如大俠武學一半。」

胡端陽嘆息道：「到底多讀幾年書，便多了幾分迂腐之見，再解釋也是白說，小杜你自己認爲如何？」

杜一非沉吟道：「這不是誰怕誰，誰勝誰負，而是因誤會而引起之紛爭，能免則免，當眞解釋不了者，杜某也不能退縮，何況這兩位『酒肉朋友』，已替我答應了人家。」白曉禮及白曉書不禁莞爾。

胡端陽道：「這句話才像話，咱們也是不忿凌展雲表弟之氣燄，方大膽替小杜答應赴約的，咱們學武的人，把聲譽看得比命還重，何況小杜有六成取勝的把握。」

杜一非道：「小弟腿上受傷，失練兩個月，如今面對凌展雲，只有四成把握。」

白曉義高聲道：「你們可曾聽見？杜兄只有四成把握。」

杜一非揮揮手，止住他的話。「比武勝負，很多時臨場表現及發揮，會起很大的作用，即使有七成把握，也未必會取勝。」

白曉義乾咳一聲，問道：「其實你們之間，有甚麼誤會？眞不能解釋麼？」

杜一非道：「凌展雲有位表妹，也是他的意中人，今春被人用刀殺死，凌展雲一直懷疑是我幹的……最要命的是他表妹被人先姦後殺。」

白曉禮快口問道：「當時凌展雲肯定不在場，那麼他憑甚麼懷疑你？」

「當兇手離開時，恰好他表弟張建回家，兇手蒙着臉，腰上懸着一柄以鯊皮爲鞘的刀，現場遺下一塊玉珮，玉珮上有三個字：東海杜，那的確是我家傳之物，我雖在南方長大，但家師是在東海一艘船上救了我的，當時小弟身上沒佩着這塊玉珮。」

白曉書緊張地問：「杜兄身上那塊玉珮，如今何在？」

「一年前便已遺失，而且不知遺失在何處，也不知凌展雲如何調查，居然知道那是我之傳家玉珮，眞是天意。」

「一年前杜兄去何處？」

「在閩南一帶走動，一則小弟未曾去過，二則有意去尋求自己的身世，可惜一無所獲。那玉珮一直掛在腰上，直至要換外袍時，方發現丟失了。」

胡端陽笑道：「也許是老皇甫的行家幹的。」

可是座中却無人有笑意，杜一非道：「這塊玉珮便敎我百詞莫辯。」

白曉書皺着眉頭道：「杜兄可把玉珮遺失的事仔細告訴凌展雲。」

皇甫妙失笑道：「誰不會這樣做？只是他意中人被人姦殺，你說他會相信麼？換做是你，你也不會相信。」白氏昆仲不由默然。

杜一非含笑道：「白兄不必擔心，這種事小弟盡可處理，皇甫兄是否去過邙山看過？」

皇甫妙道：「還能不去麼？不過甚麼都沒有，看來凌展雲還是守信諾的，既不會找人助拳，也不會在比武現場做手脚。」

杜一非道：「凌展雲聲名不錯，應不是這種人。」言畢衆人經已酒足飯飽，丫頭撤去酒席，換上香茗，再聊了一陣，白曉義十分知機，便喚丫頭引他們去客房。

皇甫妙道：「咱們得先回客棧把行李搬過來。」

杜一非則道：「如此小弟則先到練功房看看。」

白曉義欣然引他到練功房，那練功房佔地頗大，刀槍劍戟十八般武器齊全，地上尚放着石擔石鎖之類的練功用具，幾個健壯的家丁，正在那裡揮刀舞槍，一見三少爺帶着客人來都住了手。

白曉義道：「你們讓開，杜大俠要練刀法。」

杜一非忙道：「不必客氣，此處地方夠大。」可是那些家丁都不願意離開，齊聲表示要開開眼界，杜一非沒奈何，只好抽出刀來，立了個門戶，立即揮舞起來。

那把刀如一泓秋水，亮晶晶，在燈光掩映下，耀人目光，舞至急處，隱隱然有風雷之聲，至後來風聲更响，刀光如鍊，令觀者幾疑風雲變色，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

倏地見刀光一領，杜一非已收刀入鞘，漫天風雲盡散，練功房內方响起一陣如雷的掌聲。白曉義看得眉飛色舞，擊掌嘆曰：「杜兄風雲刀之名，當眞名副其實，難怪胡兄及皇甫兄均認爲你有六成把握。」

杜一非却無一絲喜色，輕聲嘆道：「人謂曲不離口，拳不離手，古語誠不欺我，幾個月不練，生疏多了，如今小弟把握更小。」

白曉義吃了一驚，急道：「既然如此，請杜兄盡此三天多練幾遍，你們都出去，三日之內，誰也不許來。」

杜一非笑道：「藝精於熟，要熟則非天天練習不可，臨急抱佛脚，焉能有效。」

白曉義訕訕地道：「那總也比不練好。」

杜一非頷首道：「如此也請白兄退避一下，小弟練了功之後，便回客房休息。」白曉義欣然退出去，杜一非再度抽刀練習，一直練了一個多更次方罷手，已是一身大汗。返回客房，丫頭早已備了澡水伺候。杜一非暗讚白曉義仔細，他洗好了澡，房門被人敲响，只道丫頭來收澡盆，不料進來的却是胡端陽及皇甫妙。

「你們把東西全搬過來了？」

「早就搬好了，因恐阻礙你練武，不敢打擾耳。」胡端陽道：「聽說小杜你對自己近日的狀態不甚滿意，可是眞的？」杜一非緩緩點頭，胡端陽神色登時一黯，內心頗有點後悔。

皇甫妙打了個哈哈，「老胡，你爲何像個吊客？小杜必輸麼？我看未必。」

胡端陽迅速轉身，快口問道：「你有何妙方？」

「妙方只有一個。」皇甫妙一字一頓地道：「充滿信心赴約。」

胡端陽忍不住罵道：「放屁！」

不料杜一非却道：「老皇甫說得十分有理，這的確是個妙方，亦是唯一之辦法。」

皇甫妙高聲道：「不管咱們替小杜答應赴約是對，還是錯，小杜如今都已無退路，今日我在大街上走了一趟，你可知道城內有多少個聞風而至的同道？你又知否有多少人爲他們之勝負而賭錢？」

「賭坊開出來的盤口如何？」胡端陽問道：「賭注大不大？」

「盤口是三比二，大多數看好小杜，據說賭額超過五百萬兩白銀。」

杜一非一聽，心頭登時如壓上巨石般，搖頭道：「眞是瘋狂！嗯，消息是怎麼傳出去的？」他目光灼灼瞪着皇甫妙及胡端陽，因爲這件事除他自己之外，只有他倆知道。

胡端陽及皇甫妙同時道：「咱倆都沒張揚出去。」

杜一非拂袖道：「那一定是老皇甫醉後不慎說溜了嘴的。」

皇甫妙忙道：「小杜，我是多喝幾杯，但醉後說甚麼，誰知道啊？也未必有人相信……何況這幾天我已滴酒不沾，吸吸，今晚我便只喝了一口……這對我來說，簡直是如下十八層地獄。」

杜一非一聽更清楚必是皇甫妙在醉後漏出去的，心中甚是不快。「你眞是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凌展雲肯定又會生誤會。」

皇甫妙一挺胸膛，道：「一切由我來承擔好了。」杜一非不理他，用力將門關上。

皇甫妙邊擂門邊道：「小杜，咱們有重要的事，與你商量……」

他話未說畢，杜一非已在房內道：「你的廢話留到明天再說，我想清靜一下。」皇甫妙自知不對，只好快快地與胡端陽回房。

杜一非躺在床上，那裡睡得着覺？邙山決鬥不但關係到他個人之生死榮辱，而且關係到五百萬兩的賭注

，不管他勝負，都有許多人要因此而傾家蕩產，三日後之戰，他要背上多重的包袱上陣啊！

這一戰，他自己也不知道有幾分取勝的把握。

他與凌展雲之間的誤會，必須解決，否則他把姦殺他表妹的事，到處宣揚，杜一飛即使跳進黃河也洗不清，但引起這麼大的哄動，又引起一場巨賭，却始料不及。

他腦海中不斷盤旋着一個問題，這可以解決麼？辦法只有一個，盡速通知凌展雲，更換比武地點及日期。

想到此，他再也耐不住，一骨碌爬下床，去敲胡端陽和皇甫妙的房門。開門的正是皇甫妙，他驚喜萬狀地問：「小杜，你終於想通了？」

「想通甚麼？明日一早，你得去找凌展雲，求他更換比武地點及日期，這件事是你說出去的，也得由你收拾。」

皇甫妙苦着臉道：「但這幾天咱們走遍全城之客棧，不但找不到他，連他表弟張建的踪跡亦不見。」

杜一非沉吟道：「他一定有朋友在鄭州，是以不投店，總之你得找到他，還有一點，消息是你漏出去的，你出入須得小心，免得讓人認出來。」

皇甫妙大掌往臉上一抹，刹那之間，已變成一位其貌不揚的糟老頭。

「我身上有三張人皮面具，不虞被人認出來……」

杜一非快口問道：「你說你有事與我商量，到底是甚麼事？」

皇甫妙立時精神一振，道：「咱倆偷偷去打聽『搏浪劍法』的精義，知道該劍法由輕至重，由快至慢，但攻勢一浪高過一浪，一招重過一招，十分厲害，因此你屆時與他決鬥，絕不能讓他搶佔先機，否則很難防守……」

話未說畢，杜一非已拂袖道：「廢話，我有辦法不讓對方反攻，他便不是凌展雲了。」言畢又回房去了，不過他躺在床上，耳畔却响起皇甫妙適才的話來，直至五更方霍然一醒，索性不睡，坐在床上運功調息。

第二天，杜一非整天都在練功房內，不是練習刀法便是閉目冥思，因爲高手比武，不單只鬥力，鬥智更加重要，而皇甫妙和胡端陽亦忙了一整天，連凌展雲的影子也不見，只好回去報告。

杜一非只好把此事告訴白曉義。白曉義眉頭一皺，道：「小弟立即派人去調查。」

不料他剛把人派出去不久，門公便拿着一封信進來，「三少爺，有人送信要給杜爺。」

杜一非連忙接過去，順手撕開緘口，將信取出來展閱，只見上面寫着幾行字：杜一非兄如握，鑑於走漏了風聲，引致鄭州羣英畢集，是以建議將比武日期提早一天，即明早辰時，在北邙山虎口崖上決一生死，逾時不至，當作杜兄畏罪不至，謹此不贅，凌展雲即日。

白曉義問道：「信上寫甚麼？」

杜一非乃將信交給他們看，白曉義問道：「杜兄，你認爲如何，要依時赴約麼？」

杜一非道：「當然依時赴約，因爲正合吾意。」

* * *

太陽剛爬上山坡，杜一非、皇甫妙及胡端陽已站在邙山虎口崖上。縱目望去，但見逶迤的黃河，閃着金光，在脚底下流過，流到看不到之遠方，山風吹來，衣袂飄飛，人之胸襟亦爲之寬廣起來，煩惱盡去。

杜一非忍不住嘆息道：「這果然是個好地方，每月來一趟亦不爲多。」

忽然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每月來一趟？只怕你以後連一次的機會也沒有。」

杜一非猛然回首，但見樹後走出兩位青年來，前面那個身材頎長，人亦俊秀，那句話正是發自他口中，但杜一非的目光却落在他背後那一位身上。

那青年中等身材，皮膚似古銅色，人稱不上英俊，却也端正，且有一股剛毅之氣，他絕無前面那位的起眼，但杜一非却斷定他必是凌展雲。「凌兄果然準時。」

中等身材的青年亦道：「杜兄亦準時，在下還擔心你不敢來赴約呢！」

皇甫妙强打一個哈哈。「小杜不敢來？簡直是笑話，他一非兇手，二又不怕你，因何會爽約。」

凌展雲淡淡地道：「在下不是與你說話。」他語氣並不嚴峻，但皇甫妙居然乖乖閉上嘴。凌展雲目光落在杜一非臉上，杜一非的目光毫不退縮，四道目光就像四柄利刃，在半空中交擊，誰都不退讓。

半晌，杜一非方輕嘆一聲：「可惜。」

凌展雲雙眉一掀，問道：「可惜甚麼？」

「你本應是位明理的人，因何會單憑一塊玉珮便斷定兇手是杜某？」

凌展雲也道：「凌某也得覺可惜。」

杜一非微微一怔，也問：「你也覺得可惜？」

「凌某看你一表人才，因何會做出天人共憤之事。」

胡端陽罵道：「簡直胡說八道，小杜是頂天立地之大丈夫，怎會做出那種事！胡某也深覺可惜，可惜你居然是個傻瓜。」

凌展雲勃然變色，他表弟張建已怒不可遏地道：「姓胡的，你再胡謅似瘋狗地亂吠亂咬，張某可不客氣，難道你認爲舍妹是自殺的？」

胡端陽冷笑一聲：「你不客氣那好得很，胡某一向也不客氣。」

杜一非忙道：「胡兄別打岔！」一

頓，轉頭對張建道：「胡兄之言乃一時之氣，張兄莫怪，咱們絕不認爲令妹是自殺的，只想告訴你一件事，令妹絕非我殺的，杜某在江湖上也薄有名氣，若是我幹的，絕無不敢承認之理。」

張建怒笑道：「那麼那塊玉珮又該如何解釋？」他自懷內掏出一塊玉珮來，厲聲問道：「杜一非，你敢說這塊玉珮不是你的麼？」

杜一非嘴角肌肉抽搐了一下，雖然上次皇甫妙及胡端陽已查驗過，那確是自己之物，但他仍忍不住道：「張兄可否借在下仔細瞧瞧？」

「有何不可，」張建手腕微抖，將玉珮拋給杜一非。「張某不怕你會毀滅証據。」

杜一非接過玉珮，仔細查驗，這塊玉珮他自小即佩在身上，豈有認不出之理，尤其是左上方因自己練武不小心摔跤，而撞破了一小缺口，更難於仿製，是以他用嚴肅之語氣道：「這的確是杜某之物。」張建向他一伸手，他稍一猶疑，便將玉珮拋回給他。

凌展雲道：「死者張鶯是凌某之未婚妻，此際凌某雖然悲憤，但仍想聽聽你之解釋。」

杜一非遂將自己在閩南失掉玉珮之事說了一遍。「這是有人存心嫁禍的，尚請凌兄明察。」

張建厲聲道：「你死口不認，咱們便會相信你？」

「令妹是今春被害的，但杜某在嶺南過年的，時間上已不符合，而且杜某可以找來人証，其中一位是『鐵面鏡心』馬不悔。」

凌展雲臉色一變，澀聲問道：「是住在雲夢的馬不悔？他怎會去嶺南？」馬不悔是出名的公正俠士，難怪他臉上變色。

「馬不悔的妹夫住嶺南，恰是杜某之朋友，我到他家拜年，巧逢馬不悔，馬不悔之妹夫在嶺南亦薄有名氣，人稱『小孟嘗』姓朱雙名放海，凌兄不信大可以查一查。」

張建道：「凌大哥，您不可信他一派胡言。」

皇甫妙忍不住插腔道：「姓張的，凌展雲在江湖上赫赫有名，他又不是傻瓜，你不必推波助瀾。」

凌展雲問道：「杜一非，你因何去閩南？又與甚麼人結下不解之樑子？」

「杜某是位孤兒，家師在東海一艘小舟上救了我，是以在下一直認定自己極可能是閩南籍人，是故去歲去閩南，希望能查得出自己的身世，去閩南兩三個月，未曾與任何人結下樑子。」

「既然如此，誰會嫁禍於你？」

杜一非沉吟了半晌方道：「說不定兇手不是閩南人，亦可能他只是志在洗脫嫌疑，並非有心插贓嫁禍於我。」

他自始至終，語氣都十分平靜，態度不亢不卑。

凌展雲把這一切都看在眼中，不由猶疑起來，耳際忽聞張建道：「凶手雖然蒙面，但他之身材與你一模一樣，即使化灰，張某也不會認錯。」

皇甫妙道：「荒謬荒謬，天下間有多少人身材是雷同的，豈能以此入罪。」

張建聲音更高。「還有一件事，令妹手上緊緊抓住一塊白布碎，那肯定是你一件衣服上扯下來的，証明凶手穿的是白衣，但那蒙面人穿的却是黑袍！張某還想聽聽你的解釋。」

凌展雲目光落在杜一非一身白衣上，冷冷地道：「杜一非，江湖上盛傳你長年累月都穿白衣，是否事實？」他語氣已有所改變，但杜一非仍坦然地應是，凌展雲霍地把劍抽了出來，「既然如此，已無須再說廢話。」

胡端陽道：「且慢！小杜可不是怕你，但是非可得弄清楚……」

凌展雲目注杜一非，語氣不帶一點情感，「杜一非，你既來應約，料不會臨陣退縮，這一戰是免不了的。」

杜一非哈哈笑道：「杜某再不濟也不會臨陣退縮，而且在任何情況下都不會讓敝友助陣。」

「好，這才不愧是杜一非。」

「不過適才敝友說得有理，這是兩回事，杜一非若敗了，無話可說，只能怪自己學藝不精，但要杜某揹黑鍋，死不瞑目。」

凌展雲不爲所動，橫劍於胸前。

「你抽刀吧，假如你能贏得凌某一招半式，凌某便與你携手調查眞相，如此你該滿意吧？」

「萬一杜某敗了？」

凌展雲一字一頓地道：「那只能怪你自己學藝不精，不能怪我！準備！」他踏前一步，一股殺氣立即湧出，張建、皇甫妙和胡端陽都不由自主地退開幾步。

杜一非猛覺迎面傳來一股壓力，「嗆郎」一聲，把刀抽了出來。他由拔刀至橫刀胸前，不過眨眼間事，凌展雲目光一亮，淡淡地道：「原來你是快刀手，今日便看看誰出招比對方快。」

話音未落，他長劍已如毒蛇出洞般，刺向杜一非的胸前，但與此同時，杜一非的寶刀亦展開攻勢。

白光一閃，刀尖已抵在凌展雲的胸前，這刹那，凌展雲的劍尖亦同時抵在杜一非的心房上。

刹那間，兩個人的動作全部頓住，旁邊的三個人都緊張得捏了把汗，杜一非和凌展雲既不敢進也不敢退，恐怕任何一個細微的動作都會引來殺身之禍。

半晌，胡端陽道：「兩位如此，如何能分出勝負？不如由胡某數三下，兩位同時退開，然後再鬥。一、二、三！」三字尾音未落，杜一非和凌展雲同時向後急退，隨即站定，如同兩尊石像般，一動不動。

表面上兩人悠閑地站着，其實都

在找尋對方的破綻，比動手更加緊張。過了兩盞茶工夫，兩人依然不言不動，却急煞了旁邊的三個人。

適才那一招，使杜一非和凌展雲都有了戒心，亦深知對方之能，是以不敢貿然再動手。

太陽逐漸升高，地上的影子越來越短，也就在此刻，兩人又同時動手，以快鬥快，一刀一劍不曾接觸，對方便已變招換式，眨眼之間，已換了數十招，不聞一道金鐵交鳴之聲，可是凶險尤甚，只要稍露破綻，對方的兵刃便會送進自己的胸膛。

兩人越鬥越快，只見刀光劍影繞體，就似兩團白光，旁邊的三位觀衆根本看不清對方是如何出招的，空捏一把汗，但又都覺得有股莫名的興奮。

「噹！」刀劍突然相交，兩人同時一退，但隨即又猱身上前，再度激戰，這一次雙方都把出招的速度放慢，但刀如風雲使日月變色，劍若波濤令江河起伏，附近樹上的枯葉，不斷地飄飛落地，又迅速被飛劍絞碎，似蝴蝶般在半空飛舞。

兩人鬥了兩百多招，不但不分勝負，亦未發現對方的破綻，但是刹那，兩人又齊忘了勝負榮辱之事，一心只放在刀劍上。

劍隨刀而變，刀隨劍而易，在人與招式融化為一時，根本不會考慮以何招破何招，是以出招不成規，更為緊張精采。

太陽漸移中天，兩人亦不知鬥了多少招，衣服都為汗所濕，出招更慢了，兵刃帶起的風聲却更响了，旁邊的觀衆都知道快分勝負了。

激鬥中，杜一非突然發現一件怪事，每逢凌展雲長劍直刺時，右肩必然輕微地抽搐了一下，而且以左肩微側來相就。他心頭一動，忖道：「莫非他右肩受傷未痊癒？」

這對他來說，實是件好消息！當下加強向對方右方進攻，他鼓起餘勇，連攻十七八刀，攻得凌展雲心煩氣躁，覷得一個機會，長劍急攻一招，劍尖直奔杜一非的胸膛。

這一劍不可謂不快，但似已全落在杜一非計算之中，他長劍尚未刺到，他人已一偏，寶刀一沉，在對方肘下穿過，再一招，刀尖刺向凌展雲的左胸！

凌展雲左肩一晃，左胸不期然向前，剛好向刀尖湊去，長劍在外，又來不及回收，電光石火之間，只好向後急退。

他退得急，杜一非進得更快，凌展雲念頭剛起，他雙脚已用力一蹬，身子如離弦之矢射前。

好個凌展雲臨危不懼，脚尖一落，再往後退，杜一非緊跟着前進。這刹那，凌展雲的長劍已收了回來，但聞「噹」的一聲响，凌展雲站脚未穩，又向後退。

與此同時，張建忽然發出一道驚呼聲，而凌展雲亦同時發覺左脚踏空，登時失却重心，向下墜去，却原來他一退再退，早已退至崖邊，只因形勢太過危險，根本不容他察看！

凌展雲能夠成名的確有其本事，生死俄頃之際，仍能鎮定從事，只見他左手一落，五指如鈎，緊緊抓住崖邊一塊突出的石頭，身子凌空盪了幾下，終於穩下來。

與此同時，杜一非立即標前，張建大驚失色，急喝道：「休落井下石！」人亦竄前，却被胡端陽及皇甫妙左右夾住。「規矩是你訂的，你自己要破壞？」

張建急得大叫：「快讓開！」

胡端陽冷笑道：「有本事便殺了咱們吧。」

杜一非標前蹲下身，右手緊緊地抓住凌展雲的左臂，往下道：「先收起長劍，提氣躍上來。」

這刹那，任你凌展雲如何英雄，也毫不思索地收起長劍，但覺左臂上傳來一股引力，他不願受惠太多，右掌在崖壁上一拍，借力翻身上去。

杜一非微覺手上一輕，連忙退後，把凌展雲拉上崖去。「凌兄沒事吧！」

凌展雲一張臉忽青忽紅，牢牢地盯着杜一非，半晌方問道：「適才你為何不一刀砍斷凌某之左掌？」

杜一非道：「我不砍斷你的左掌，也可以離開！」頓了頓方續道：「依你看，杜某是這種人麼？」

張建本來已抽出劍來，此刻忙不迭將劍收起來，澀聲道：「小恩小惠也想收買咱們？」

胡端陽怒道：「放屁！救你未來妹夫一條生命，還算是小恩小惠？」

杜一非沉聲道：「別越描越黑，凌展雲，適才你非敗，咱們可以再來一趟。」

張建道：「那當然再來一次，姓杜的，你這話才有點人味。」

凌展雲喝道：「張兄，你少說兩句，杜一非，我知道你本不想與我決鬥，如今即使肯來鬥一次，凌展雲也不會在今日動手，現在我仍相信你是凶手，不過我只能再給你三個月的時間作準備。」

胡端陽低聲道：「這不像人話！」

杜一非道：「若杜某是凶手者，適才絕對可以置你於死地，再集咱們三人之力，相信張建插翅亦飛不出北邙山，我肯伸手，便足以証明杜一非胸膛坦盪盪。」

凌展雲沉吟不語，張建却冷笑一聲：「難說得很，這也許是你高明之處。」

杜一非忍不住放聲笑起來。

半晌，凌展雲道：「我仇恨難解，而且手上有你之玉珮，教我如何相信你？」

杜一非沉吟道：「杜某完全了解你的心情，在下有個建議，請凌兄寬限一年，一年之後再來此決鬥如何？杜某將窮此一年，調查眞凶，希望屆時能將眞凶親手交給你處理！」

張建嚷道：「凌兄你千萬別答應他，一年後他若不來，咱們去何處找他？」

他話未說畢，凌展雲已道：「好，凌某答應你……一年之後再見！」說時遲，那時快，突有兩枝短矢自樹後射了出來，直奔凌展雲左頸。

杜一非在對面看得眞切，立即揮刀標前，與此同時，也有兩枝短矢射向杜一非，而凌展雲同時出手替杜一非擋格！

「噹噹」幾聲响，杜一非與凌展雲先是一怔，繼而相顧而笑，笑聲剛起，兩人又同時向兩邊射去。

當四枝短矢落地，草叢裡已冒起兩條人影，向外急掠，胡端陽三人至此方霍然一醒，大叫一聲，齊向左首追去。杜一非幾個起落，已追近前面那漢子，他冷笑一聲：「閣下有膽施放冷箭，為何無膽面對敵人？」

那漢子道：「因為我自知不是你的對手。」他雙脚忽然一慢。杜一非再一個起落，已追至其身後，左手抓住肩頭，再用力扳過來，但見那漢子只有三十左右大，臉上泛着黑氣。

那是他服毒自盡的跡象，杜一非立即改抓其手腕，喝問：「快說，是誰指使你來的？」

那漢子苦笑道：「我本不想來，却不能不來，若我會告訴你誰指使我來暗殺你，又怎會服毒自盡？」

杜一非冷笑道：「你不說，咱們也能查出來，而且只要你說出來，對你也有好處。」

漢子嘿嘿地笑道：「可惜已經太遲了，對一位死人來說，好處跟壞處根本沒有分別。」

杜一非笑道：「那你想得太簡單了，你不說半句話，他相信麼？你一了百了，但你的家人呢？他會否放過你家人！」

這席話如一把鋒利的匕首，刺進那漢子的心坎，只見他身子一抖，顫聲問道：「你可以……保護我家人？」

「將竭盡全力！你叫甚麼名？家在何方？」這問題好答，是以杜一非由此突破。

那漢子果然答道：「在下……蔣超品……家在信陽……城……」

杜一非見狀知他毒已發作，急問：「是誰指使你的？」

「我本是……是幫……指使的……」

杜一非急得如同熱鍋上之螞蟻，再問：「再說一遍，我聽不清楚！」可惜那漢子已出不了聲，杜一非將耳朵貼近，但聞他喉底「咯」地一聲响，已然斷氣。杜一非失望地長身而起，只見凌展雲他們都走過來，乃問道：「凌兄抓到人吧？」

「抓到了，可惜那漢子服毒自盡，甚麼也問不到。」

凌展雲問道：「杜兄難道問到甚麼秘密？」

杜一非乃將經過告訴他，凌展雲眉頭一皺，喃喃自語地道：「武林中似乎沒有姓邦的大人物。」

杜一非沉吟道：「小弟聽他說的似乎是甚麼幫……或者是幫主之類的。」

胡端陽頓足道：「那廝說了等於沒說。」

皇甫妙道：「那也不盡然，最低限度咱們已知道兩件事，第一此人叫蔣超品；第二他家住在信陽城。」

凌展雲道：「說得也是，咱們到信陽城調查一下，也許能查出眞相來。」

杜一非忽然抬頭問道：「凌兄是否有想過是誰殺咱們的麼？」

凌展雲沉吟道：「莫非是姦殺我未婚妻之凶手？」

杜一非笑道：「正是英雄所見略同。」

張建冷冷地道：「說不定是杜一非的仇家，更有可能是他安排的朋友，意欲替他開脫罪名。」

皇甫妙譏道：「誰在放屁？簡直臭不可聞。」

凌展雲不理張建，道：「反正凌某近日無事，是眞是假，到信陽調查過後便水落石出了。」他目注杜一非，似在徵詢其意。

杜一非喜道：「凌兄若肯與杜某攜手調查，那就更妙了！相信沒有甚麼人能阻擋得了咱們。」

凌展雲臉色一沉，續道：「但假如到信陽查不到甚麼又如何？」

「若查到是杜某幹的，不須吾兄幫手，杜某便自己割下腦袋給你！否則依約一年後來此相會。」

「大丈夫一言既出，駟馬難追。」

杜一非道：「杜某即使不是君子，也絕非小人，咱們下山回城吧。城內許多人都為咱們之勝負而下了賭注，是以小弟建議咱們故意在大街上出現，讓賭徒們失望。」

凌展雲大笑，這一笑似乎消除了對方之芥蒂，遂携手下山。

* * *

五人回城，正是午飯時刻，飯館茶肆全是食客，且都是武林中人，莫不為杜一非及凌展雲明日之戰而議論紛紛，忽然有人跑上樓頭呼道：「杜一非及凌展雲來了。」酒樓立即引起一陣騷動，食客們紛紛探頭下望，果見杜一非及凌展雲信步而來，笑語晏晏，就像是多年老友，且携手進店。

如此一來，食客們無不詫異，未幾，樓梯上傳來一陣步履聲，隨即見杜一非及凌展雲上樓，但聞胡端陽高聲問道：「小二，可有座位。」

小二哈腰道：「諸位客官來得不巧，今日生意特別好，全滿啦，您請等一會兒。」

杜一非目光一掠，哈哈笑道：「凌

兄，咱們來得眞不巧，看來只好枯候一下啦。」

話音剛落，忽有食客長身道：「兩位少俠請過來，咱們吃飽啦。」杜一非等五人也不客氣，走了過去。那食客忽然壓低聲音問道：「兩位……咳咳，聽說兩位明天在鄭州城決鬥，但……」他期期艾艾說不下去，樓上的食客却早已忍不住走了過來。

杜一非故意裝出一副愕然之色，反問：「這是誰謠傳的，杜某與凌兄神交已久，惜緣慳一面，是以特別約他來此一晤，不料竟在城外遇到，眞乃天意。」

凌展雲接口道：「是極是極，眞乃天意，想不到竟然提早一日見到面！嗯，諸位很想咱們決鬥麼？」

這一問，使衆人臉臉相覷，有的後悔自己白跑一趟，有的因爲失去一場豪賭之機會而極端懊喪，表情雖異，但都是失望之色。

有人道：「聽說是杜一非好友皇甫妙傳出來的。」

「大概是你們搞錯吧，」杜一非道：「杜某與凌兄無寃無仇，又怎會擧行甚麼決鬥？」

皇甫妙因戴上面具，是以自嘲道：「皇甫妙向來說話跟放屁一樣，諸位怎可當眞，幸好這也不是甚麼傷天害理之事……只是令杜一非及凌展雲的仇家失望罷了。」那些食客們臉色如土，紛紛喚小二會賬，似鬥敗公雞般下樓去了，杜一非及凌展雲相顧而笑。

可是過了頓飯工夫，却不斷有人上樓探視，杜一非故意高聲道：「凌兄，想不到咱們竟然如此受人注意。」

張建故意道：「是啊，表哥，說起來咱們還得多謝杜兄之好友皇甫妙哩，錯非他胡說八道，今日焉有這般風光。」皇甫妙心中把張建祖宗十八代全罵遍了，却作不得聲。

半個時辰後，整座鄭州城都知道杜一非只是約凌展雲到鄭州相會，在街上破口大罵皇甫妙的不計其數。飯後，杜一非便邀凌展雲到白家。

白曉義聽見杜一非無恙歸來，心頭大喜，親自到大門迎接，待他見到凌展雲同來，不由一怔。杜一非却像沒事人般，笑嘻嘻地道：「曉義兄，小弟大膽，代你邀展雲兄到府上作客！」

白曉義强笑道：「歡迎歡迎，能得凌大俠光臨，眞是蓬蓽生輝，幸何之有！兩位請進！」當下杜一非携凌展雲之手進內。

白曉義引他們至內廳，招呼他倆坐下，道：「諸位且稍候，待小弟着丫頭烹茶。」他臨行時向皇甫妙連打眼色。皇甫妙知其意，走出內廳，只見白曉義在前面向他招手，未待他走近，已急不及待地問道：「皇甫兄，杜兄怎地與凌展雲化干戈爲玉帛？他倆到底有否比武？」

皇甫妙笑嘻嘻地道：「他們是不打不相識，如今已成莫逆，並相約南下信陽，聯手調查一件案子，反正你大可以放心，不必有所顧忌。」

白曉義大喜，叱着丫頭烹茶，又通知兩位兄長，又要厨師今夜準備豐盛的酒席，然後方返回內廳。

凌展雲道：「凌某來得冒昧，又沒携禮物，尚請白三公子見諒。」

「凌兄大名，小弟如雷貫耳，久有拜識之心，今日得識荊，實乃快慰平生！凌兄再客氣便是看不起小弟了。」

杜一非接口道：「白三公子十分好客，凌兄不必客氣。」當下衆人東南西北胡扯起來，言談無忌，笑聲不絕。

忽然凌展雲問道：「杜兄祖籍在閩南？」

杜一非將自己的身世說了一遍，嘆息道：「小弟自己也不知道到底是那裡人氏，蓋那艘小舟雖然在東海，但並不能証明小弟祖籍便一定在東南方。」

「除了那玉珮之外，尚有甚麼憑記？」

「沒有了，甚至連姓也是杜撰的，斯時船上有盆花，小弟一手抓住花枝，一手又抓了把泥土，家師靈機一觸，乃賜姓杜。」

張建接口道：「如此要查明身世，可就困難了。」

（未完・三）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玉辟邪

部署人手迎擊 聯盟偷襲難逞

上文提要・・石破衣將丁天仁易了容，又將王紹三易了容，又使金瀾、易雲英服了解藥，並約明晚到白帝城九里外的小廟相會。丁天仁和金、易兩人到茶館喝茶，又遇上磨劍老人向溫九姑兜售鳩頭拐杖，又向他叮囑在小廟再見。丁天仁趕來赴會，見一漢子恭請入內，原來是副總護法召開會議，溫九姑也在內，會議內容是攻打神女宮，丁天仁以王紹三的身份出現，是幫內的要角……

丁天仁含笑道：「行走江湖，穿了男裝要方便得多，愚兄怎麼會怪你呢？三弟原是我師叔的義女，叫做易雲英，就是爲了要在江湖上行走，才改穿了男裝，改名丁天義的，今後我們仍以兄弟相稱好了。」

「謝謝大哥。」金瀾回過頭去朝易雲英道：「三弟，原來妳也是女的，妳怎不早說呢？」

易雲英輕笑道：「妳沒有說，我怎麼和妳說呢？」

金瀾拉着她手道：「現在好了，我總算有伴了。」

三人趕回夔州客店，就各自回房就寢。第二天，因要下午才動身，上午這段時間就各自在房中練習磨劍老人教的一招奇學。

午餐之後，就結算店帳，離開客店，出了夔州，剛到白帝城，就見路邊閃出一條人影，那是一個身穿藍布勁裝的漢子，老遠就躬着身道：「小的紅總堂下，奉命給丁公子三位領路來的。」

丁天仁點點頭道：「好，你只管走在前面好了。」

藍布勁裝漢子應了聲「是」，返身在樹下牽過馬匹，翻身上馬，一領繮繩，當先馳了出去。丁天仁三人跟在他馬後，一路追了下去。

四匹馬穿城而過，又奔馳了半個時辰光景，藍布勁裝漢子忽然捨了臨江大路，朝右首一處山坳間馳去。

丁天仁三騎跟着他折入小徑，但見兩邊山勢逼仄，古木參天，雖在大白天，也使人有陰森之感。

不多一會，已經來至一座宅院前面。

藍布勁裝漢子迅速下馬，躬身道：「丁公子三位請下馬了。」

丁天仁跨下馬鞍，問道：「這是甚麼地方？」

藍布勁裝漢子恭敬的答道：「這是屬堂下的一處莊院，因爲地近巫山，平日只是用王家澳作掩護，丁公子三位請到裡面奉茶，牲口自會有人照料的。」接着連連躬身抬手道：「丁公子三位請。」

山間的莊院，當然不會很大，只有三間兩進。藍布勁裝漢子領着丁天仁進入大門，在左首廂房落坐，就躬身道：「三位公子請稍坐，小的告退。」接着由一名莊丁給三人送來茗茶。

接着只聽一陣急促的脚步聲及門而止，一個身穿藍布夾袍的中年漢子頭先人後鑽了進來，朝丁天仁連連拱拱手道：「小的王長根見過三位公子。」

丁天仁點點頭問道：「你在這裡是甚麼職司？」

王長根道：「小的是紅總堂派在這裡的管事，方才溫護法四位也剛到不久，小的剛把他們送進去，沒想到三位公子來了，小的沒有在門口迎迓，

特來請罪。」

丁天仁含笑道：「王管事毋須客氣。」

金瀾問道：「溫九姑她們也來了？住在那裡？」

王長根道：「這是紀堂主昨晚着人來吩咐的，溫護法是女的，安排在後進休息，丁公子三位在這裡休息。」

敢情他平日很少遇上過大人物，這回聽紀堂主吩咐，今天來的人，都是上面派來的，因此說話之時，就特別緊張，臉上也有了汗水，却不敢用手去揩。

丁天仁道：「王管事一定很忙，不用招呼我們了。」

「是，是。」王長根連應了兩聲是，又道：「這裡離神女宮還有六十多里，晚餐之後，要等天色全黑了，才能出發，三位公子的牲口，只好暫時留在這裡了。」

丁天仁點點頭道：「好。」

王長根才躬着身退出。

易雲英悄聲道：「大哥，今晚我們怎麼辦呢？」

丁天仁道：「石道長，磨劍老人都已去了，他們自然會有安排的，這裡耳目衆多，妳們說話務須小心。」

易雲英輕哦一聲道：「大哥，我和二哥都不會傳音入密，你教我們咯！」

丁天仁道：「傳音入密，學並不難，只是它必須以內功作基礎，內功越高，可以傳得越遠，內功較差，只能對面才聽得到。」

易雲英笑道：「我們只要對面聽得到就好了。」

丁天仁就把如何練音成絲，如何傳到對方耳中的訣要，和兩人仔細的講解了一遍。

金瀾、易雲英二位姑娘都是冰雪聰明的人，自然一聽就能領悟，用心的練習起來，不過半個時辰，就已學會了十之六七，可以在對面互相說話了，只是限於內力，無法把話聲送到十步之外，但就是如此，已使得她們喜形於色，甚是高興。

一直練到傍晚時分，門口傳來了一陣脚步聲，接着只見管事王長根一臉恭敬的走了進來，躬着身道：「丁公子，晚餐已經準備好了，三位請入席了。」

他領着三人進入中間大廳，廳上早已點起了燈，也擺好一桌筵席。

左首一排椅几，已經坐着九寡十八迷溫九姑，和兩個青年，這兩人丁天仁自然認識，穿紫紅長衫是金少泉，穿白色長衫的是白少雲。

紅兒自然只有站的份兒，垂手伺立在溫九姑身後。她看到王長根領着丁天仁三人走入大廳，一雙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含情脈脈的朝丁天仁投來，連她自己也不知道，怎麼會對他有如此關切？小姑娘春花般臉上，不禁熱烘烘的有些發燒。

現在溫九姑已經知道了丁天仁的身份，可不敢再託大了，一眼看到丁天仁走入，慌忙從椅子上站了起來，雙腮鼓動，呷呷尖笑道：「丁少俠來了，快快請坐，老身給你們介紹……」

她朝跟着她站起來的金少泉、白少雲兩人說道：「這位是丁天仁少俠，這位是丁少俠的義弟金瀾金少俠，這位是丁少俠的胞弟丁天義丁二少俠。」

一面又朝丁天仁道：「這位是自流井金家莊少莊主金少泉，這位是劍門山少莊主白少雲，跟老婆子一起來的。」

金少泉、白少雲中了她的「迷信丹」，本來出身武林世家，傲氣天生，如今却是十分謙恭，聽了溫九姑的話，朝三人拱手爲禮，連說「久仰」。

丁天仁、金瀾、易雲英三人也連忙拱手答禮，各自落坐。

溫九姑尖着嗓子，叫道：「紅兒，還不過去見過丁少俠？」

紅兒紅着臉，躬躬身低低的叫了聲：「丁少俠。」

丁天仁因自己扮的是王紹三，不好說曾和紅兒見過，慌忙起身道：「紅兒姑娘不可客氣。」

溫九姑已經呷呷尖笑道：「她是小徒，丁少俠不用和她客氣，以後還要丁少俠多多指教呢！」

她竭力的跟丁天仁拉着近乎。紅兒心裡可越聽越覺得奇怪，師傅何以對他會有如此迹近奉承的「客氣」？

王長根一直站在下首，直到此時才躬身道：「筵席已經擺好，請溫護法、丁公子可以入席了。」

溫九姑雙腮鼓動，呷呷尖笑道：「丁少俠請上坐。」

丁天仁忙道：「在下不敢當，溫護法年長名重，職位崇高，自然該由溫護法上坐才是。」

這話聽得溫九姑大是高興，呷呷笑道：「丁少俠少年雋才，人品武功，不愧是盟主門下高弟，最難得的還是謙讓美德，老婆子那就不客氣了。」

她走上去坐了首席，一面拍拍她左首一把椅子，尖笑道：「來，丁少俠，你也坐下來，不用和他們客氣。」

丁天仁落坐之後，心中暗道：「妳稱自己是盟主門下高弟，盟主，該是『武林聯盟』的盟主了，難怪她對自己前倨後恭，一直在和自己拉着近乎了。」

他坐下之後，金瀾、易雲英就在他下首相繼落坐。溫九姑也招呼金少泉、白少雲兩人坐到她右首，紅兒則是坐了末座。

桌上早已放滿了菜餚，還有一錫壺酒，放在最下首，紅兒取起錫壺，走上去給師傅面前斟滿了酒，順着次序第二個自然是丁天仁了。

丁天仁慌忙站起身來，說道：「多謝姑娘，在下如何敢當？」

溫九姑沒待紅兒開口，就尖笑道：「敢當，有甚麼不敢當的？丁少俠只管坐着，不用站起來，和小徒客氣甚麼？」

紅兒站在丁天仁身邊，早已雙頰飛紅，垂首不語，等她師傅說完，才手捧錫壺，給金瀾、易雲英兩人面前斟酒。

金瀾站起身悄聲道：「謝謝紅兒姑娘，妳眞美！」

易雲英接口道：「和我們大哥眞是天生一對！」

紅兒聽得心頭大羞，但也有一絲甜甜的感覺，迅速走開，又給金少泉、白少雲二人斟滿了酒，才回到自己坐位落坐。

溫九姑起身，手擧酒杯，說道：「今晚咱們還有事去，酒不宜喝得太多，老婆子這一杯敬丁少俠，也敬大家的。」說完，一口喝乾。

丁天仁和大家一起乾了一杯，紅兒慌忙給大家斟滿了酒。

接着丁天仁站起身，擧杯道：「在下這一杯敬溫護法，也敬大家。」一口乾了。

溫九姑一臉高興的和大家乾了一杯，就目視紅兒，尖聲道：「紅兒，丁少俠是年輕一代中不可多得的雋才，少年老成，前途似錦，今後還要丁少俠多加指教，妳該敬他一杯才是。」

她把所有的好話都搬了出來，敬酒的主要目的，還是有意給兩人拉攏也。

紅兒心裡一百個願意，但却有一份少女的矜持與嬌羞，但師命難違，脹紅了臉，站起身，擧杯道：「我……我敬丁少俠……今後還要請丁少俠多多指教……」

丁天仁慌忙站起身，說道：「在下敬姑娘。」

兩人對飲了一杯，才各自坐下。

溫九姑看得好不高興，尖笑道：「丁少俠不用和她客氣，今後就叫她紅兒好了。」

她有意要紅兒結交丁天仁（其實是王紹三），自然要竭力給兩人拉攏了。

金瀾朝紅兒擧杯道：「紅兒姑娘，在下敬妳。」

紅兒喝了兩杯酒，早已紅透雙頰，秋波如水，聞言爲難的道：「謝謝金少俠，我不會喝酒，再喝就會醉了……」

金瀾含笑道：「姑娘方才和我大哥喝了一杯，在下敬妳就不肯喝了，豈非厚彼薄此……」

紅兒脹紅了臉，嬌急的道：「我……眞的不會喝酒……」

丁天仁道：「二弟，咱們飯後還有事去，紅兒姑娘不會喝酒，就不可勉强她了。」

金瀾嗤的笑道：「我是逗逗她的，早就料到大哥一定會幫她說話的，那好，這杯酒就由大哥代她乾了吧！」說完一口把酒喝乾了。

丁天仁被她說得玉臉通紅，只好笑道：「賢弟要愚兄喝，愚兄只好喝了。」

果然一口把酒喝了。

易雲英就坐在紅兒上首，故意湊過頭去，悄聲道：「妳看，大哥對妳眞好。」

紅兒羞得一張粉臉比大紅緞子還紅，芳心怦跳，低着粉頸連頭都抬不起來。

溫九姑內功精深，易雲英說得雖輕，她自然全聽到了，心頭更是高興，看看丁天仁，又瞧瞧自己徒兒，年輕人果然一說即合，看來自己的心事，已有七八分光景，自然喜在心裡，笑得一張癟嘴幾乎合不攏來！

這一席酒筵，是紅總堂特別準備的，菜餚自然十分豐盛，大家都吃得十分愉快。

只有紅兒今晚一副羞人答答的模樣，菜吃得很少，但內心有着一股甜甜的喜悅，却是十八年來最美好的一餐了。

飯後，由兩名青衣漢子撤去筵席，泡上香茗。天色差不多已經黑了一會，方才陪同丁天仁三人前來的青衣漢子和王長根一同走入。

那漢子朝丁天仁拱手說道：「丁少俠三位，仍由小的領路，現在該上路了。」

丁天仁喝了口茶，放下茶盞，說道：「二位賢弟，咱們走吧！」一面朝溫九姑拱拱手道：「溫護法、金兄、紅兒姑娘，在下兄弟先走一步了。」

他雖在和溫九姑說話，但站在溫九姑身後的紅兒一雙含情脈脈的眼睛朝自己投來，自然也看到了，不覺朝她微微點了下頭。

溫九姑也站了起來，尖笑道：「丁少俠請，老婆子過一會也該起程了。」

紅兒一顆心都在丁天仁的身上，他雖然輕輕的點了下頭，對她來說，已經芳心極爲滿足了。

金少泉、白少雲也同時站起，說了句：「三位兄台請。」

丁天仁三人擧步走出大廳，王長根一直送到大門口，才躬着身，恭敬的道：「今晚多有待慢，小的不送了。」

丁天仁道：「王管事不用客氣，請留步。」

當下仍由青布勁裝漢子領着三人，展開脚程，一路東行。這領路的漢子一身輕功相當不弱，丁天仁目下功力大進，跟在他後面，自然毫不吃力，金瀾和易雲英姑娘家天賦較弱，時間稍久，就感到心跳氣粗。

這情形，丁天仁自然看得出來，這就脚下一停，回頭笑道：「二弟，三弟，你們伸過手來，愚兄帶着你們走好了。」

易雲英和大哥較熟，立即依言伸過手去。金瀾因大哥已經知道自己是女的了，就顯得有些忸怩，但還是把手伸了過去。

丁天仁雙手分別握住了兩位姑娘的纖纖玉手，「柔荑入握軟如棉」，心頭也不禁怦怦跳動，立即洒開大步，

朝前趕去。

兩位姑娘家讓大哥手牽手奔行，先前也有些異樣感覺，但奔出一段路之後，就漸漸感覺到從大哥手中傳來了一股無形潛力，奔行之間，絲毫不覺得吃力，當然心也不跳了，氣也不粗了，心中暗暗奇怪，只有幾天工夫，大哥功力似乎比從前不知精進了多少。

這條山路雖然還算寬敞，却是盤旋在崇山峻嶺的山麓之間，有時還可隱隱聽到壯大的水聲。今晚沒有月色，四周全籠罩在一片雲霧之下，更顯得伸手不見五指。

約莫奔行了五六十里路程，前面領路的青衣漢子忽然脚下一停，回過身來，悄聲道：「丁少俠，前面就是神女峯了，從現在起，千萬不可出聲了。」

說完，輕快的朝路側一片樹林中閃入。

丁天仁三人跟着閃入林中。林中當然更爲黝黑，青衣漢子似是對這片森林極爲熟悉，一路穿林深入。

丁天仁內功精深，目能夜視，還能看到青衣漢子的人影，金瀾、易雲英幾乎甚麼也看不清了。

入林之後，丁天仁就不能和兩人手牽手並行，由他握着金瀾的手，金瀾再握住易雲英的手，朝前行去。也不知走了多少路，只見前面忽然傳來兩聲啁啾鳥鳴！

丁天仁心中暗想：深夜之中，怎麼會有鳥鳴之聲？莫非是暗號不成？心念方動，只聽領路的青衣漢子也撮口發出了啁啾鳥鳴之聲。

接着只聽前面有人低聲喝道：「來人報數。」

領路青衣漢子說道：「紅總十二。」

面前那人問道：「丁少俠來了嗎？」

領路青衣漢子答道：「屬下是領路來的。」

面前那人道：「好，你們快過來。」

領路青衣漢子應了聲「是」，當先走去。丁天仁三人正待跟去，突聽有人悶哼一聲，撲倒地上，丁天仁方自一怔，脚下立即一停。

只聽有人尖聲笑道：「小伙子，你們還不快過來？」

那是磨劍老人的聲音！

丁天仁放開金瀾的手，急忙掠了過去，喜道：「是老哥哥。」

這一掠近，就看到磨劍老人身側不遠的地上，直挺挺撲倒着一個人，那正是剛才領路的青衣漢子，心中覺得有些不忍，問道：「老哥哥殺了他嗎？」

磨劍老人笑道：「幾十年來，小老兒從未殺過人，只是點了他睡穴而已！」

話聲未落，金瀾、易雲英相繼掠來，口中也叫着：「老哥哥。」

磨劍老人道：「你們快隨我來。」一手抓起青衣漢子，朝林中走去。丁天仁三人緊隨他身後而行，又深入了二三十丈光景，只見前面一棵大樹下站着一個淡金臉紫衣少年。

磨劍老人走近樹下，停下身來，從懷中取出三張面具分給三人，說道：「你們三個戴上面具，這裡有三件長衫，快換上了。」

丁天仁三人迅速戴上面具，從地上取過三件紫色長衫，穿到身上。丁天仁目能夜視，看到金瀾、易雲英二人戴上面具，換了紫色長衫，和站在樹下的淡金臉少年十分相似，敢情自己也變成淡金臉了，只不知這人是誰改扮的？

只見磨劍老人含笑道：「你們原是熟人，他就是王小七、王老二的令侄。」一面又朝王小七笑道：「他叫丁天仁，你們不是見過嗎？」

丁天仁心中暗暗哦道：「原來他就是王紹三。」

王小七果然抱抱拳道：「原來是丁兄。」

丁天仁連忙還禮道：「王兄也來了。」

磨劍老人道：「王老二也來了，他正在忙着，你們四個今晚排定的對手，是溫九姑，除了丁小兄弟對付溫九姑，其餘的人由你們自己決定，好了，你們現在跟小老兒來。」

說完，領着四人穿林而出。

這裡正好是神女宮右首的一片樹林，林外不遠已是神女宮的高牆。

磨劍老人領着四人迅速繞過宮牆，來至神女宮左側，朝身後打了個手勢，一下閃入東首一片樹林，丁天仁等四人急忙跟了進去。

磨劍老人已在入林不遠站停下來，低聲說道：「好了，你們就在這裡待着，等小寡婦來了，就在這裡截住她們。」一面以「傳音入密」朝丁天仁道：「王小七神智受迷，要有人指揮他才行，這裡就交給你的了。」

丁天仁遲疑的道：「老哥哥，溫九姑我對付得了嗎？」

磨劍老人拍拍他肩膀，笑道：「你一定行，我走了。」

話聲一落，人影閃動，就已穿出林去。

丁天仁道：「我們現在不妨先坐下來休息一會。」

四人找了樹根坐下。

金瀾道：「大哥，我們應該分配一下人手才好。」

丁天仁道：「待會由我對付溫九姑，王兄迎戰金少泉、二弟對付白少雲、三弟監視紅兒。」

王小七問道：「金少泉是誰？」

丁天仁道：「到時我會指給王兄看的。」

王小七點點頭道：「好。」

易雲英道：「大哥要我監視紅兒，

那就不用動手了？」

金瀾輕笑道：「紅兒人還不錯，她如果不出手，三弟當然不用動手了，大哥，我說得對不？」

＊　＊　＊

時間漸漸接近二更，神女宮三重殿宇，在夜色籠罩之下，不見一點燈光，好像事前沒有得到一點消息，是以毫無戒備。

現在神女宮正面，突然間有了情況，那是宮前一片石砌平台上，一下出現了三四十條人影，這些人影個個身手矯捷，在石砌平台上集結，面向神女宮大門，雁翅般排開。

當前一個身材高大的黑袍老者正是武林聯盟副總護法陰陽手歐陽生。緊隨他身後的是紅總堂堂主紀效忠，和三十六名紅總劍士。

歐陽生眼看自己到了神女宮大門前，對方依然毫無半點動靜，心頭不禁暗暗有些懷疑，威震江湖的神女宮，就算事前沒有得到甚麼消息，但敵人已經到了門前，不應毫無動靜。

他右手摸着垂胸長鬚，嘿然道：「紀堂主，你去通知神女宮一聲，就說老夫請秦宮主答話。」

紀效忠答應一聲，朝前走了一丈光景，面向神女宮，正待開口。

就在這一瞬之間，神女宮兩扇高大宮門豁然開啓，門樓上隨着挑出十六盞氣死風燈，燈光大亮，從門內分兩排走出一式青衣窄腰身的神女宮弟子，一個個花不溜丟年在二十上下的少女，生得眉目如畫，嬌艷如花，纖纖柳腰旁，還分插着兩柄柳葉銀刀，不但婀娜多姿，還英風颯颯，不遜鬚眉。

青衣少女一共是二十四名，稍後一個同樣是二十來歲的青衣少女，只是左手提着一柄長劍，像是這些人的領隊，她，就是宮主的小師妹葉青青。

然後是一個鳳髻高峨，面垂輕紗的白衣女子，神女宮宮主散花仙子秦楚雲。

她身後是兩個青衣小鬟，一個手捧長劍，一個手捧玉拂。最後則是四個青布衣褲腰插雙鐧的大脚婆子，乃是秦仙子的護轎四煞。

紀效忠眼看神女宮的人已經列隊走出，不用自己再通報了，就悄悄退下，站到了副總護法的身後。

散花仙子一雙寒電般的目光透過蒙面輕紗，一下落到對面歐陽生的臉上，冷冷的道：「你就是武林聯盟副總護法歐陽生？」

歐陽生聽得不期一怔，她居然連自己來歷都查清楚了，可見神女宮果然消息靈通，這女魔頭當眞輕估她不得！心中想着，不覺嘿嘿沉笑道：「秦宮主既已知道，何用再問？」

散花仙子微哂道：「歐陽副總護法今晚大舉率人來犯，這是有意向神女宮尋釁來的了，我想聽聽你有何說辭？」

她聲音極冷，說來極爲柔婉，不帶絲毫怒意！

歐陽生道：「好，秦宮主既然這麼說了，老夫那就直說了。」

散花仙子柔聲道：「你只管請說。」

歐陽生道：「聽說神女宮和長江盟聯合，正在到處明查暗訪，查探武林聯盟，不知可有此事？」

散花仙子輕唔一聲道：「神女宮一向和武林同道河水不犯井水，你們自稱武林聯盟也好，武林盟主也好，都與神女宮無關，但你們却故意把長江盟的人引來，又以『百變神功』假冒『天龍爪』和文中秀的摺扇、巢湖蒙叟的旱烟管殘殺我宮中弟子一十九人，我自然要找出你們的巢穴所在，找你們頭兒討回這筆血帳，這有甚麼不對嗎？」

「哈哈！」歐陽生大笑一聲道：「武林聯盟，聯合天下武林同道，和武林聯盟作對，就是和天下武林作對，秦宮主可知和武林聯盟作對的人，有甚麼後果嗎？」

散花仙子道：「我想不出有甚麼後果，歐陽副總護法不妨說出來聽聽？」

歐陽生一字一字的道：「和武林聯盟作對的人，武林聯盟決不會讓他留在江湖上的。」

散花仙子微微頷首道：「這麼說，歐陽副總護法今晚大舉率人而來，是要把神女宮剷爲平地了？」

歐陽生道：「所以老夫奉勸秦宮主，最好加盟武林聯盟，庶可保全神女宮兩百年來的基業……」

他話聲未落，却聽散花仙子發出一聲冷哼，徐徐說道：「歐陽生，你率領的四路人馬，夜襲神女宮，以爲一定有勝算嗎？就憑你歐陽生、余滄海、向問天，再加個溫九姑，就能動得了神女宮一草一木，神女宮就不用在江湖上開門立派了。」

這話聽得歐陽生心頭猛然一震，己方來了幾個高手，對方竟然瞭若指掌，照說，憑自己這邊的實力，要吃掉神女宮，可說綽有裕如，但看散花仙子這份毫不在乎的神情，好像已經勝算在握！就算她有長江盟的人趕來助拳，也未必是己方的對手，那麼難道還另有高手相助？

今晚這一行動，早就有了詳細佈置，也早已把可能有長江盟助拳的人都已算了進去，何況神女宮一向很少和武林同道有交往，另有高手相助，實在並無可能。他心念電閃，不覺大笑道：「秦宮主消息果然靈通得很，但今晚……」

散花仙子抬了下手，截着他話頭，說道：「你不用說了，不信的話，你要手下施放起流星火炮，看看他們還會趕來會合不？」

這話聽得歐陽生又是一楞，她居然連己方以流星火炮爲號，進攻神女宮都知道了，但他堅信今晚同來的高

手，神女宮縱然有人助拳，也決不是己方的對手，散花仙子說不定只是虛張聲勢而已，這就呵呵一笑道：「其實秦宮主既已知道，咱們也不用隱瞞了，紀堂主，你就施放火炮，要大家到這裡集合也好。」

紅總堂主紀效忠躬身領命，向後揮了下手，早有兩名劍士點燃號炮，「嗤」、「嗤」兩聲，兩道帶着銀色火花的火炮沖天直上，然後子「叭」、「叭」兩聲，在半空中爆出一大片銀雨，蔚爲奇觀！

這兩個火炮一直衝上十來丈高空才行爆開，在一里方圓的人，都可以清晰的聽到看到。

照說左(溫九姑)、右(丁天仁)、後(青竹神向問天)三方面的人，早在二更以前已經齊集在附近待命，流星火炮放起之後，三方面的人就該同時現身才對；但事情並不如此，號炮響了，左、右、後三方竟然一點動靜也沒有，不但沒有一個人現身，甚至連一點聲息都沒聽到。

這下眞把歐陽生看得臉色大變，三方面的人都是頂尖高手，神女宮縱然隱伏了高手，也應該經過一番激烈的打鬥，才能分出勝負來，就算對方武功高過己方的人，也不可能全軍盡覆，何況還有余滄海一身武功之高，已經很少對手，由他擔任三方的總支援，只要發現任何一方較爲吃緊，立可趕往支援，連自己也想不出神女宮方面有甚麼人能夠和他對抗的，如今連余滄海在內，這許多人怎麼會無聲無息都失去了蹤影？

散花仙子冷然道：「歐陽生，你現在相信了吧？此時爾等已陷入我『朝雲暮雨』陣法之中，在陣法還未發動之前，束手投降，還可保住性命，陣法一旦發動，如有頑抗，那就格殺毋論了。」

歐陽生聽說自己等人已落入她「朝雲暮雨」陣中，心頭暗暗一凜，目光迅速一轉，但見自己等人身後三丈之外，不知何時，已多出四十八個青衣女子，這些女子衣着雖和那些少女相同，但年齡都在四十以上，她們早已遠遠分散開來，和對面二十四名青衣少女合圍，圍成了一圈，正好把自己一行人包圍在中間。

歐陽生見多識廣，經驗豐富，一眼就看得出她們三三兩兩的站着，看去並無規律，實則由七十二人組成的陣勢，各按生尅位置編組，一經發動，就有相輔相成之妙，即使沒有發動，也已可感覺到從她們身上散發出來的濃重殺氣，即此一點，已可見「朝雲暮雨」陣的威勢了。

歐陽生心頭雖然暗暗震驚，但臉上絲毫不露，嘿然道：「秦宮主縱然搬出這副陣仗來，對老夫却並無用處，因爲老夫從不接受威脅，秦宮主如果願意和老夫放手一搏，以決勝負，老夫倒可奉陪。」

散花仙子微哂道：「大概你是不到黃河心不死，好，取我劍、拂來。」

話聲出口，她身後兩名青衣少女立即捧着劍、拂雙手送上。

散花仙子左手中指套上拂塵，右手抬處，嗆的一聲抽出一柄青瑩奪目的長劍，目光盈盈注視着歐陽生道：「你兵刃呢？」

歐陽生大笑道：「老夫從不使用兵刃，秦宮主只管請。」

他在四十年前就以「陰手」成名，外號無敵陰手，自然從不使用兵刃。

散花仙子右腕輕抬，劍尖朝前一指，口中嬌喝道：「好，那你就接着了。」

她動作輕曼，連身子都未移動半步，但一縷森寒劍氣，已從劍尖直射出去。

歐陽生久聞巫山秦楚雲是江湖上出名難惹的幾個女魔頭之一，自然不敢掉以輕心，却沒想到她舉手之間，居然就使出劍炁來，心頭也不由一驚，忖道：「此女果然不好對付。」急忙右手橫掌拍出，人也跟着一個輕旋，閃了出去。

散花仙子身形一晃，宛如一片輕雲，歐陽生堪堪閃出，她已迎着而來，左手白玉拂塵一抖，千百縷銀絲散作一蓬白霧，朝歐陽生身前襲到。

歐陽生沉嘿一聲，左手立掌如刀，猛劈而出。

這一掌風聲如濤，凌厲無匹，和一蓬拂絲乍然一接，兩人之間，登時激蕩起一陣强大的旋風，兩人也同時被震得各自後退了一步。

歐陽生對敵經驗何等豐富，就在受到强大推力被推得往後退出之際，右手及時輕飄飄的一掌朝散花仙子遙拍去。

他這一掌使出來的正是成名數十年的「陰掌」，一道無聲無形的潛力之中，含蘊的是他數十年潛修苦練的至陰至寒之氣！

散花仙子身如飛絮，早已飄飛而起，右手長劍在空中一圈，劃起一道數丈長的青光，宛如一條青龍，張牙舞爪般朝歐陽生當頭撲攫而來。

兩人這一交上手，心中都已知道今晚遇上了最强的勁敵，是以誰也不敢存有絲毫輕敵之意，數招之後，攻拒之勢，反而漸趨和緩，沒有先前的凌厲，但兩人使出來一招半式，莫不蘊藏着無窮殺機，就算是一點衣角，一縷拂絲，都能置敵人於死地。

就在兩人動上手之後，葉青青長劍一指紅總堂主紀效忠嬌喝道：「姓紀的，你給姑娘出來，再不束手受縛，姑娘就不客氣了。」

紀效忠在幾位老護法面前，他似乎矮了一截，只有侍立一旁的份兒，實則他身爲武林聯盟五大堂主之首的紅總堂堂主，身份已是極高。

在江湖上，不論任何組合，決無畬緣倖進之輩，職位高低，一定是和

他一身武功成正比的，武林聯盟有志爭霸江湖，所任用的堂主，武功自然不會弱到那裡去。

紀效忠聽到葉青青指名叫陣，心頭不禁大怒，大喝一聲：「小丫頭，妳說甚麼？」

葉青青從小由散花仙子代師授藝，在巫山神女宮和她同年紀的人，都要叫她一聲「小師叔」，無形之中養成了她的驕縱，紀效忠這聲「小丫頭」，聽得她柳眉兒挑，杏眼兒瞪，長劍直指，嬌叱道：「不知死活的東西，姑娘叫你出來，跪下受縛，可免一死……」

紀效忠大笑道：「小丫頭，妳少冒大氣了，妳能在老子劍下走得出十招八招，已經不錯了。」

口中喝着，人已大步走上，長劍一掄，發出嗡然劍鳴，喝道：「小丫頭……」

葉青青沒待他第三聲「小丫頭」出口，人影倏然欺近，叱道：「看劍！」長劍疾刺，一點寒芒，直奔紀效忠前胸。

紀效忠冷嘿一聲，長劍疾轉，朝刺來的劍上硬砸下去。

葉青青劍法輕靈，豈會讓你砸中，長劍一收再刺，襲向紀效忠右肩。

紀效忠一劍砸空，心頭更怒，厲笑聲中，長劍連揮，一連擊出五劍，記記都是力沉勢猛，和葉青青硬打硬砸。

葉青青使的是神女宮劍法，因爲神女宮弟子都是女子，女子天賦較弱，和人動手，不能以力拚取勝，故劍勢以輕靈爲主，再配以「流星身法」，眞有身如流雲，劍似閃電，令人虛實莫辨，捉摸不定。

葉青青是依照大師姐的吩咐行事，等大師姐和歐陽生動上手之後，自己就要指名向紀效忠挑戰，等葉青青和紀效忠動手之後，七十二名宮中侍女佈下的「朝雲暮雨」陣便立即縮小包圍，圍住紅總堂三十六名劍士動手。

這一行動，是早就計劃好的，正在逐步實施，現在葉青青和紀效忠動上手了，七十二名侍女也在此時，一齊施展「大挪移身法」，身形閃動，眨眼之間，縮小包圍，把散花仙子和歐陽生、葉青青和紀效忠兩對正在動手的人劃到陣勢之外。

也在這頃刻之間，迅疾無儔從腰間撤出雙刀，「朝雲暮雨」陣隨着發動，人影飛閃，刀光如雪，朝雁翅般凜立的三十六名紅總劍士像流水般攻去。

紅總堂三十六劍士，都是從江湖黑白兩道中羅致來的好手，有些還是名門正派出身，誤入歧途，被武林聯盟所吸收，再經挑選，才能當上紅總堂的劍士，因此每一個人的身手都不含糊，此刻被七十二名神女宮侍女圍入陣勢之中，遭到攻擊，也立即各自撤出兵刃，展開還擊。

這是一場相當激烈的戰鬥，如以武功來說，三十六名劍士一身所學，和七十二名侍女相較，絕不會遜色，甚至還可能高過這些侍女。

這七十二名侍女，也該分爲二撥來說，一撥是二十四名年在二十左右的少女，她們是近十年來才進神女宮來的第二批門下弟子，也是神女宮的新人，學武不過十來年時間，功力也自然較淺。

另一撥是年在四旬以上的四十八名侍女，她們進入神女宮已有三十年了，乃是散花仙子擔任神女宮宮主之後，招收的第一批弟子，練了三十年武功，自然要高出第二批甚多。

如論單打獨鬥，三十六名劍士和四十八名侍女中的任何一人，應該不相上下，但第二批的二十四名侍女，就會接不下來。

但這場搏鬥，可並不是單打獨鬥，而是以有組織的陣法對付各自爲政的劍士，而且在人數上又是二比一。

因此三十六名紅總劍士縱然武功高强，在「朝雲暮雨」陣中七十二名侍女一陣又一陣的衝擊之中，此去彼來，找不到一個固定的對手，好像只有被攻擊，沒有還手追擊的機會，逐漸落盡了下風，暫且按下不表。

* * *

神女宮後進，早就沒有燈火，二更光景，屋脊上突然出現了五道人影，這五個人一前四後，前面一個是瘦高老者，身穿一襲青衫，黑夜之中，一雙眼睛宛如兩點寒星。

後面四個都以黑布蒙臉，只留了兩個眼孔，但每個人從眼孔中透射出來目光，也同樣炯炯有神，可見這五個人各有一身極高的上乘武功。

看情形這瘦高老者是五人中領頭的人，他目光朝四周略一打量，左手正待揮起！(他揮起左手，乃是要身後四人隨他朝前進掠去的暗號)

就在此時，耳邊忽然響起一縷極細的聲音說道：「你老哥才來。」

瘦高老者聽得一怔，迴目四顧，問道：「甚麼人和老夫說話？」

那聲音在耳邊又道：「和你老哥說話的自然是小老兒了，小老兒在這裡等了快一個更次了，所以才問上一聲的。」

瘦高老者嘿然道：「你人在那裡？還不給老夫出來？」

那聲音忽然輕笑出聲道：「嘻嘻，小老兒就在這裡，你不會回過頭來看看？」

話聲果然從身後傳來，瘦高老者心頭驀地一驚，身形電旋，一下轉過身去，目光一凝，果見離自己等人不過一丈來遠的屋脊上，像騎馬似的蹲着一個瘦小老頭，這時緩緩的站起身來。

這人頭戴毯帽，身穿一件藍布大褂，藍布紮脚袴，看去像個鄉巴佬，但瘦高老者絲毫沒有輕視他。

試想方才自己五人飛落之際，自

己經向四周察看過，根本沒有半個人影，此人能在自己毫不察覺下潛入三丈之內，騎在屋脊上和自己說話，光是這份輕功已非同小可！心念轉動，一手摸着幾莖蒼鬚問道：「老哥是甚麼人？找老夫何事？」

瘦小老頭聳聳肩，笑道：「小老兒叫王老二，我有個朋友叫區老大，據說他昨晚到白帝城外那座小廟裡去參加一個極機密的會議，要小老兒今晚在這裡等候一個叫青竹神的人，他說這位青先生人生得瘦瘦高高的，就像青竹竿一般，很好認……」

瘦高老者正是青竹神向問天，他當然不會相信面前這個自稱王老二的人，會是眞的叫王老二，以他這身輕功而言，決不會是名不見經傳的王老二。

那麼他說的區老大，當然也不會是眞的區老大了，揑造兩個假名，原也無關宏旨，但使他吃驚的是這個自稱區老大的人，去參加了昨晚白帝城外小廟的機密會議。

昨晚在小廟中參加會議的有副總護法歐陽生、九爪蒼虬余滄海、自己和溫九姑等人，可以說都是一流高手之列，那個自稱區老大的人即使想覷伺機密，如何能瞞得過這許多高手？

這自稱區老大的人，和眼前這個王老二，究是甚麼來路呢？

心中疑念愈來愈甚，但臉上絲毫不露，依然一手拈着幾莖蒼鬚，徐徐說道：「你老哥說了半天，還沒說出找老夫何事？」

「是，是！」王老二連連點頭，忽然瞪着兩顆豆眼，問道：「這麼說，你就是青竹神青老哥了？」

向問天道：「老夫向問天，青竹神只是老夫的外號而已！」

王老二喜道：「原來是向老哥，這就等對人了。」

說完，連連拱手，看他模樣眞是一副十足的鄉巴佬。

向問天道：「王老哥在這裡等候老夫，究有何事？」

王老二聳聳肩，諂笑道：「小老兒的朋友區老大再三拜託小老兒，務必在這裡等到你老哥，要你老哥不用到前面去了。」

向問天雖然看出此人可能是個紮手人物，但也未必把對方放在眼裡，聞言嘿然道：「爲甚麼不用去了？」

王老二笑嘻嘻的道：「因爲區老大託付小老兒，務必在這裡把你老哥留下來。」

向問天怒笑一聲道：「你留得下老夫嗎？」

王老二古怪的笑了笑道：「小老兒受人之託，就是留不下也只好勉爲其難了。」

向問天對這個鄉巴佬實在有些莫測高深，問道：「你老哥打算如何留下老夫？」

王老二得意的笑了笑道：「不瞞你老哥說，小老兒小時候練過幾年拳脚，普通三五個人，小老兒還能應付得下來。」

向問天微哂道：「你說老夫五人都是普通人了？」

「不，不！」王老二連連搖手道：「你老哥五位，當然不是普通人了，所以小老兒那朋友也給小老兒另外準備了四個人。」

向問天目光環視，問道：「你準備的人呢？」

王老二伸手朝屋脊後面一指，笑道：「你看他們不是在那裡嗎？」

屋脊後面果然隨着站起四個人來，這四人也和向問天帶來的四人一樣，每人臉上都蒙着黑布，只留兩個眼孔。

向問天仰首大笑一聲道：「看來爾等果然是替神女宮助拳來的了，老夫那就不用和你客氣了！」

笑聲中揮手一掌朝王老二迎面劈來，掌風呼然，劃空生嘯，光聽聲音，這一掌就十分凌厲了！

王老二聳着肩笑道：「你老哥說得沒錯，小老兒受人之託，今晚是非把老哥留下不可，老哥總不甘心束手就縛吧，那就非頑抗不可，自然不用客氣了。」

他話說得並不快，在說話之時，才縮着頭舉足向左跨出，脚步當然也不會快到那裡去。向問天這一記勢如奔雷的一掌，來勢何等快速，但不知怎的，好似在撞到他身前之際，勢道緩得一緩，直到王老二左足跨出去之後，才從他身邊掃過，這一記就這樣落了空。

青竹神向問天成名數十年，豈會如此好對付，右手未收，身形已跟着右轉(對面的王老二朝左跨出，他朝右轉，是同一個方向的)，左手五指勾屈，閃電般朝王老二右肩抓來。

王老二好像背後長着眼睛一般，沒待對方抓到，弓着腰頭先身後朝右(即向問天右方)鑽去，身形一閃，就閃到向問天身後，尖聲道：「你在小老兒背後發抓，難道小老兒不會？」

向問天抓勢落空，眼前人影頓杳，心頭方自一怔，陡聽王老二的聲音從身後傳來：不，自己右首腰眼上忽然被人抓了一把，心中這一驚非同小可，急忙一個輕旋，身向後轉，那裡有王老二的影子？不，自己左腰上又被人抓了一把。

急切之間，又是一個飛旋，向後轉去，還是沒有王老二的人影，自己「靈台穴」上又被人輕輕戳了一下。

向問天又急又怒，右手在腰間一探，「呼」的一聲，一條鞭影朝身後橫掃過來，但就在鞭影掃過之後，左肩又被人拍了一下。

向問天一張青慘慘的臉上，幾乎被氣白了，身形電旋，一支金蜈鞭前後左右使得密不透風，就算蒼蠅也進不去，但他背後還不時的被人用指點

中。

就在他舞得興起，耳中忽然聽到王老二的聲音說道：「小老兒早就不和你玩了，你還一個勁的使着鞭做甚麼？」

向問天循聲凝目看去，王老二果然悠閒的坐在屋脊上，手中拿着一根兩尺來長的旱烟管，正在吸着烟，笑嘻嘻的朝自己望來。

向問天心知今晚遇上了高手，但細數武林成名人物，怎麼也想不出有這樣一個人來，口中狂笑一聲道：「閣下躲躲閃閃算得甚麼人物，有膽就該和向某放手一搏！」

話聲甫落，人已一躍而前，手中金蜈鞭像泰山壓頂般朝他當頭砸落。

「誰躲閃了？哼，放手一搏，方才小老兒抓過你幾把，拍過你幾掌，你心裡有數，小老兒只要稍微用上點力，你兩個腰子早就給小老兒挖出來了，你以爲小老兒和你好玩？小老兒只是好讓你知難而退罷了！」

王老二說起話來，嚕囌得拖泥帶水，動作也不快，一邊說話，一邊站起身來，說也奇怪，向問天在他還沒說話之時，已經揮動鞭影，縱身撲來，這一撲，來勢如電，照說早該撲到了，但他撲到之時，王老二也正好說完話，站起身來，手中旱烟管迎着一圈金蜈鞭揮起，口中續道：「去吧，小老兒瞧在和你叔叔有一面之緣，就放你一馬，不過你帶來的四個人可得留下。」

向問天話聲入耳，但聽「啪」的一聲，手中猛然一震，連鞭帶人被震得「呼」的凌空飛出去三丈多遠，落到圍牆之外，虎口劇痛，一條手臂又酸又麻，金蜈鞭幾乎脫手飛出！

心中更是不勝駭異，這小老頭不知究是何人，就憑他剛才這一手，武功高出自己不知多少，他說和自己叔父相識，這話也許可信。叔父去世已有四十年之久，那麼此人少說也該有七八十歲了。

哦，自己帶來的四人，他說要全數留下，自己身爲武林聯盟護法，這樣回去，顏面如何掛得住？

一念及此，雙足一點，重又躍上牆頭，目光一注，不由得楞住了，方才自己和王老二動手之際，對方四個蒙面人也和自己帶來的四人動上了手，但這一瞬間，不但王老二沒了蹤影，連正在動手的八人，也已一個不見，屋面上黑沉沉的，不聞一點人聲，好像方才根本沒有發生過甚麼事一般！

青竹神向問天一生之中，也經歷過不少陣仗，但像今晚這樣詭異的情況，眞還是第一次遇上！

他略爲定了定神，想起今晚同來的幾撥高手，不可能全軍盡墨，自己何不到前面去看看？心念轉動，立即縱身而起，朝前進掠去。

讀者大概已經知道這個自稱王老二的人，就是石破衣了。

原來昨晚歐陽生等人的集會，被磨劍老人聽得一清二楚，還獲悉青竹神向問天率領的四個人是被「迷信丹」迷失了神志的荊門山山主季傳賢，排敎總柁主羅長發，冷面屠夫束大成，黑手神赫連天等四人。

才決定今晚在神女宮後進由石破衣截住青竹神向問天，巢湖蒙叟、潛龍于千里、陰世秀才文中秀、白素素四人迎戰迷失神志的四人。

巢湖蒙叟、于千里、文中秀和被迷失神志的四人，同是長江盟的人，對每個人少說也有二三十年交情，對方縱然蒙面而來，但身形步法，一眼就可以看得出來。

今晚每個人的對手，早就預先計議好的，就在石破衣截住向問天的同時，四人也及時掠出，截着被迷失心神的四人立即動上了手。

那是由巢湖蒙叟對荊門山主季傳賢，潛龍于千里對排敎總柁主羅長發，陰世秀才對冷面屠夫束大成，白素素對黑手神赫連天。

雙方武功幾乎只在伯仲之間，要想在一二百招之內制住對方，那是絕無可能之事，但就在石破衣一下把向問天摔出圍牆之後，即以極快身法，在四對正在激戰的人影中一晃而過，就已制住了季傳賢等四人的穴道，伸手抓起赫連天身子，低喝一聲：「咱們快退下去。」

巢湖蒙叟、于千里、文中秀也各自挾起一人，跟着飛身落地，隱入暗隅。

白素素因自己的對手赫連天已由石破衣提着下去，她空着雙手跟在三人身後，飛落地面，心中暗暗忖道：「石破衣人稱江湖清客，除了在江湖上人頭極熟之外，好像並無多大名頭，想不到他竟有如此高絕的身手！」

* * *

神女宮三進殿宇，是依山而起的，所以一進比一進高，你如果坐在第二進大殿的屋脊上，就可以清晰的看到第一進大殿前的物事。

現在(二更時光)就有一個人大馬金刀般坐在第二進大殿的屋脊之上。

這人是個藍袍老者，年約六旬開外，生得方面濃眉，花白鬚髮，一雙目光黑夜之中炯炯如電，他，就是今晚負責總支援的九爪蒼虬余滄海，黑白兩道中極負盛名的扎手人物。

這時也正是無敵陰手歐陽生率同紅總堂三十六劍士抵達神女宮前面的同時，余滄海看到一行人在神女宮平台前雁翅般列陣擺開，臉上不禁微有笑意。

他得意的是自己選擇的這個地方，可以安詳的坐着看到四面八方，那一方需要自己趕去支援，都看得清清楚楚！

（未完・十三）

羌笛怨

俠義奇情連載故事／高皐・文　可飛・圖

身負重任赴帝京　暫棲慈隆探虛實

上文提要：鐵山一行沿途遭一批幪面人跟踪騷擾，至客棧更施毒欲置鐵山等人於死地，幸及早發現，鐵山等提早撤離客棧，幪面人又尾隨而至，原來幪面人首領乃黑道魔頭綠夫人，是個毒辣的施毒手，晚流香以雷火彈嚇退她。到了許飛卿將軍府，誰料綠夫人又先到，毒迷所有侍衞，並正在威逼許將軍與之同流合汚，遭到拒絕，正要擊斃許將軍，却被鐵山制止，但許將軍已中了毒……



孫采蓉道：「這就很難說了，一般的毒我都能解，但是，要是遇到獨門奇毒，那就不是我的能力所能應付的了。」

鐵山道：「像孤鴻莎？」

孫采蓉道：「是的，沒有莎莖，任何人也解不了這種奇毒。」

鐵山道：「如果咱們到陰山去找，有沒有找到的可能？」

孫采蓉道：「這個小妹就不知道了，對孤鴻莎的了解，小妹所知不多，只是聽到家師偶爾談及而已。」

許飛卿道：「我有一點意見，想提供各位參考。」

鐵山道：「將軍請說。」

許飛卿道：「各位先到京師找阿侍郎，由他安排晉見皇上，待查明病情再作處理，京師距離陰山不遠，由那兒前往也比較方便，不知各位意下如何？」

鐵山道：「孫姑娘，妳說呢？」

孫采蓉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

鐵山道：「將軍身中奇毒，還要獨撐危局，使小民非常感動，但不知有甚麼需要咱們效勞之處？」

許飛卿微微一笑道：「鐵大俠不必替我擔心，這般么魔小丑奈何不了我的，如非我一時大意，妖婦焉能得逞。」

一頓接道：「我擔心的還是皇上，希望鐵大俠儘快起程。」

鐵山道：「小民回去拾掇一下，三日之內一定就道，將軍的書信請派人送到下處，小民不來辭行了。」

許飛卿道：「好，鐵大人珍重。」

包蓮兒道：「京師五大高手，有幾個曾經前來西北，將軍可知道他們的下落？」

許飛卿道：「岳渡，余勁在幫我做事，卡青及葛懷民回京師去了，鐵夫人還有甚麼疑問？」

包蓮兒道：「沒有了，愚夫婦就此告辭。」

孫采蓉取出解藥交給許飛卿，以便救治被綠夫人毒倒的官兵，然後隨着鐵山連夜馳返綏來。

* * *

夜色闌珊，晚風帶來一股寒意。

順昌號的大廳却敞開着，裡面燭影搖紅，正在舉行一個重要的會議，主持會議的是鐵山，他向與會者環視一眼，然後咳了一聲道：「我本想追還國寶，緝捕叛賊，並且懲戒蒙王，使胡騎不敢犯邊的，想不到世事的變化，竟這般出人意外。」

包蓮兒道：「大哥，這件事十分複雜，賊人能夠向皇上下毒，也可以向其他的大臣下毒，如果讓他控制了朝廷，咱們前往京師又能有甚麼作爲？」

鐵山道：「是很糟，還不至糟到這種程度。」

包蓮兒道：「你認爲沒有可能？」

鐵山道：「有可能，但可能性不

高。」

包蓮兒道：「理由呢？」

鐵山道：「宮廷御醫有些是對毒技很有研究的，除了像孤鴻莎這類罕見的奇毒，一般毒藥難不倒他們，孤鴻莎畢竟不多，所以我認爲可能性不高。」

包蓮兒道：「聽來好像有點道理，那你是決定進京了？」

鐵山道：「是的，咱們明天起程。」

晚流香道：「大哥，你預備帶那些人去？」

鐵山道：「京師藏龍卧虎，人去多了容易生出意外，我想除了妳跟蓮兒，就只借重孫姑娘了。」

孫采蓉道：「這是小妹的榮幸，但不知鐵大俠在京師可有落脚之處？」

鐵山道：「沒有，我想先住客棧，待見到阿侍郎之後再作安排。」

晚流香道：「住客棧不太方便，大哥，咱們去高公庵胡同吧，那裡的慈隆寺是咱們的燕京分舵。」

鐵山啊了一聲道：「冰蟾門當眞是神通廣大，觸角居然伸到京裡去了，不過我不想住到那裡。」

晚流香道：「爲甚麼，是瞧不起冰蟾門？」

鐵山淡淡一笑道：「妳想到那裡去了，我只是怕連累了冰蟾門而已。」

晚流香櫻唇一撇，哼了一聲道：「你早就連累咱們了，事到如今，你跟冰蟾門還能分個清楚明白？」

包蓮兒道：「流香妹子說的是，大哥，你就不要顧慮那麼多了。」

鐵山道：「好，好，聽妳們的，總該可以了吧。」

晚流香嫣然一笑道：「這還差不多。」

孫采蓉道：「鐵大俠，小妹要回去收拾一下，主要是携帶一些解藥，咱們在京師見，明早我就不向你辭行了。」

鐵山道：「好的，不過漫漫長途，孫姑娘請多加保重，到達京師後立刻到慈隆寺會合。」

孫采蓉道：「小妹遵命，告辭。」

待孫采蓉退出大廳，鐵山對尚曉春道：「尚大哥，有沒有興趣到京師一遊？」

尚曉春道：「不了，兄弟，到京師老哥哥幫不上忙，所以我不去了，見到伍兄的時候，代我問候一聲。」

鐵山道：「老哥哥本是閒雲野鶴，被小弟拖累這樣久，實在過意不去，好在咱們是道義之交，小弟就不說客套的話了，以後如果有暇，我會來探望老哥哥的。」

尚曉春道：「好，兄弟，咱們一言爲定。」

翌日凌晨，鐵湘菱、諸葛麟、熊起鳳第一批上道，他們也是去京師，只是不跟鐵山同行。

接着孫采蓉主婢，尚曉春師徒也走了，最後才是鐵山夫婦三人，爲了避免麻煩，他們是易了容的，冰蟾四婢跟在他們的身後，扮着跑單幫的商人。

其實前往京師的不只這些，冰蟾門曾經被武林各派逐出中原，晚流香要在武林中爭回一席之地，所以精銳盡出，只是沒有告訴鐵山而已。

他們行走的路綫，是經寧夏，綏遠，山西的北部再趨京師，也許是易容之術高明吧，這一路之上倒也沒有發生甚麼事故。

* * *

慈隆寺是明代萬曆二十二年太監高勳所建，一般人稱它爲高公庵。

住持冰禪師太年約四旬，生得一副姣好的容顏，身材也修長適中，如非遁身空門，雖是美人遲暮，仍足以顚倒衆生。

本庵除了住持，還有浮雲、浮生等十大弟子，及四名作雜事的老尼。

晚流香等來到高公庵，受到親切的接待，原來冰禪師太是她的師叔，這座尼庵自然是冰蟾門在京師的秘密基地了。

高公庵有三重大殿，及左右側殿，建築極爲輝煌，平日香火也頗爲興盛，除了這些殿宇，還有一座十分隱蔽的地下暗室，鐵山一行及冰蟾門的大批人馬均住在地下暗室之內。

當天晚餐之後，在地下室的起居室中，鐵山首次與冰禪師太相見，在座的還有包蓮兒、晚流香、冰蟾四婢及浮雲、浮生在一旁侍候。

晚流香首先咳了一聲道：「師叔，侄女兒替妳老人家介紹兩位朋友。」

冰禪師太目光流轉，向鐵山、包蓮兒瞥了一眼道：「江南神捕，奪命蓮花，是兩個家喻戶曉的人物，貧尼久仰了，不過，流香，妳剛才對他們兩位怎麼稱呼來着？對師叔說話，可不能不盡不實。」

晚流香面色一紅道：「師叔……」

冰禪師太微微一笑道：「妳娘前些日子捎了一封信來，所以你們的事師叔全都知道。」

一頓接道：「妳這次率領大批人馬進軍中原，是想算算本門的陳年舊賬？」

晚流香道：「當年將本門逐出中原的仇家，沒有一個還活在世上，有些門派都不存在了，這筆賬我也不想再予追究。」

冰禪師太道：「那妳是……」

晚流香道：「中原武林總該有咱們一席之地吧。」

冰禪師太道：「好，師叔將全力跟妳配合，只是妳不必前來京師。」

晚流香道：「鐵山受伊犁將軍之託，咱們來京師是另有目的的。」

冰禪師太啊了一聲道：「此事非比尋常，咱們江湖人是不輕易涉及官府的，妳有沒有取得妳娘的同意？」

晚流香道：「侄女知道江湖人的禁

忌，不過此事與一般官府不同，我已經派人稟告我娘了。」

冰禪師太道：「怎麼個不同，妳說說看。」

晚流香道：「師叔是否知道大內之事？」

冰禪師太道：「不知道，大內縱然有事，也不會傳入民間，究竟是甚麼事？」

晚流香道：「皇上可能被人下毒……」

冰禪師太面色一肅，良久才沉聲道：「京師藏龍臥虎，形勢極端複雜，任何一個門派或個人，要想在此地有所圖謀，將是一項極大的錯誤，別人怎麼作我管不着，但冰簞門不得與官府交往，更不能涉及皇室恩怨，這是妳娘的信，妳瞧瞧。」

她取出一封書信交給晚流香，接道：「你們聊聊，我失陪。」然後長身而起，領着浮雲師姊妹退了出去。

送走了冰禪師徒，晚流香取出信箋與鐵山、包蓮兒共同瞧看，她的臉色也在變，最後竟是花容失色。

「大哥，蓮姐，你們說，娘怎麼會這樣？」

晚流香冰雪聰明，愼謀能斷，武功之高，在冰簞門固然無人可比，縱然放眼天下，能夠勝過她的也很難找出幾個。

所以她娘將代表冰簞門最高權威的九節神符交給她，讓她統率門下弟子，便宜行事。

如今她娘要她將九節神符交給冰禪師太，不僅撤消她指揮門下弟子的權力，還要她服從師叔的命令。她不信她娘會這樣，却又無法否定這項事實。

在鐵山的立場，這是冰簞門的家務事，他不便管，也不能管，因而平淡的一笑道：「這封信莫非是假的？」

晚流香道：「這倒不假，是我娘的筆跡。」

鐵山道：「那妳就應該聽妳娘的，快將九節神符交給冰禪師太吧。」

晚流香道：「可是大哥，你的未來將是一片驚濤駭浪，我要盡全力幫你啊。」

鐵山道：「多謝妳，流香，未來的事我會應付的，人多了不見得就會幫得上忙，一旦牽連上貴門，我就難以心安了。」

晚流香道：「今後你有甚麼打算？」

鐵山道：「先找阿侍郎談談再說，蓮兒，去通知一下湘菱，咱們立刻就走。」

包蓮兒道：「好，咱們在庵門外面等你。」

晚流香嘆口氣道：「紫菀，妳們也去拾掇一下。」

鐵山一怔道：「流香，妳要作甚麼？」

晚流香道：「自然是跟你走了，這還用問？」

鐵山道：「妳是要違抗母命，作一個不孝的女兒了？」

晚流香神色一黯道：「嫁鷄隨鷄，嫁狗隨狗，這是無法兩全之事。」

鐵山道：「不，流香，妳娘只有妳這麼一個女兒，妳不能傷她老人家的心。」

晚流香幽幽道：「我娘如果失去女婿，必然也會失去女兒，那時候豈不更傷心了。」

鐵山的心弦震動了，他想不到晚流香用情如此之深，但仍然婉言相勸，不希望為他而破壞她們母女之情。

當勸說無效之後，他提出最後的一個要求，請她暫留高公庵，利用冰簞門在京師的人力，為他作情報上的供應。

晚流香勉強答允了，但雙目泫然，顯得十分委屈。

鐵山伸手握了一下她的玉掌，身形一晃，逕自奔出地下室，向庵外放步急馳。

「等等，大哥，咱們對這兒一片陌生，你可不能到處亂闖。」說話的是包蓮兒，她身後還跟着鐵湘菱、諸葛麟，及熊起鳳等三人。

鐵山道：「我不是亂闖，咱們去找孫姑娘。」

包蓮兒道：「你知道孫姑娘住的地方？如果她還沒有到達京師呢？」

鐵山道：「她落脚之處是馬尾巴斜街，緊靠東不壓橋的天津藥材店，她縱然還沒有到達，咱們也可以找店東郭雨亭，先安置下來再說。」

包蓮兒道：「但姓郭的並不認識咱們。」

鐵山道：「他必然認識這塊玉珮。」

那是一塊色呈碧綠，光可鑑人的寶玉，一眼瞧去就知道必非凡物。

包蓮兒撇撇嘴道：「原來你們郎情妾意，早已玉珮定情了，哼！」

鐵山道：「妳胡說些甚麼，也不怕孩子們見笑。」

包蓮兒道：「別介意，我是跟你鬧着玩的，咱們走吧。」

天津藥材店是老字號，屋宇寬宏，氣勢頗為不凡，現在已是黃昏，仍有買藥的客人進出。

這回讓包蓮兒說對了，孫采蓉果然還沒有到達。

店東郭雨亭是一名六十出頭，勤樸精幹的老者，鐵山一目之下，就知道他是一位內外兼修的高人。

好在孫采蓉的那塊玉珮十分管用，當鐵山說明來意之後，不僅獲得熱忱的招待，並且撥出一個側院安頓他們。

鐵山問明阿侍郎是住在大佛寺左側的取燈胡同，當晚二更與包蓮兒向阿府奔去。

侍郎府一片漆黑，只有一個房間還有燈光，鐵山包蓮兒像兩片落葉，

一閃之間便已貼身於窗檻之下。

由窗隙向裡瞧，這是一間書房，四壁都是書架，而且琳琅滿目，藏書十分豐富。

書房中央擺着一張書桌，一名面白無鬚，身材削瘦的中年男子正在燈光下瞧看書籍。

包蓮兒悄聲道：「大哥，此人是不是阿侍郎？」

鐵山道：「我也不知道，只得請教一聲了。」

語音一頓，隨即提高嗓門道：「鐵山夫婦求見。」

房裡的中年男子呆了一呆，道：「進來。」

鐵山推開房門，與包蓮兒雙雙抱拳一拱，道：「鐵某夫婦受託晋見阿侍郎，請問……」

中年男子向他們打量一眼道：「我就是阿侍郎，你們受何人所託？」

鐵山道：「咱們夫婦來自邊塞……」

阿侍郎道：「是許將軍派你們來的？」

鐵山道：「是的。」他同時取出許飛卿的親筆書信交給阿侍郎。

瞧完書信，阿侍郎神情有些激動的嘆口氣道：「皇上已經有十多天不臨朝了，除了幾個別有居心之人，滿朝文武如處沸湯，你……唉，又能如何？」

鐵山、包二人同時一呆，他們想不到阿侍郎會說出如此輕視的言語，如非伊犁將軍許飛卿在信上曾經介紹過鐵山的出身，阿侍郎必然不會是這等態度，一個江寧府的捕頭，在侍郎大人的眼中，比一隻螞蟻的份量重不了多少，這是官場中的積習，倒也怪他不得。

但這位侍郎大人的見識竟如此淺薄，鐵山對京師之行，不由十分後悔。

於是雙拳一抱道：「草民信已送到，告辭。」身形一閃，已與包蓮兒退出書房，隱身於夜色之中了。

沿取燈胡同北上，至叭喇營西轉，經東不壓橋向馬尾巴斜街的住處奔去。

四野靜寂，夜涼如水，濃厚的雲層使得星月無光，街道上也瞧不到一個行人。

他們奔行了一陣，然後才放緩脚步，包蓮兒向鐵山瞧了一眼道：「大哥……」

鐵山道：「嗯。」

包蓮兒道：「我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說。」

鐵山道：「說吧，夫妻之間用不着顧慮。」

包蓮兒道：「阿侍郎狗眼看人低，其他官場中人也不會好到那裡。咱們原是閒雲野鶴之身，何必要替自己戴上一副枷鎖？」

鐵山長長一吁道：「妳說的對，但我却欲罷不能。」

包蓮兒道：「為甚麼？」

鐵山道：「拯救黎民，是咱們的初衷，何況我已經接受許將軍的付託，怎能失信於人？」

包蓮兒道：「咱們沒有失信，是阿侍郎不肯合作。」

鐵山道：「盡其在我，何必求助於人。」

包蓮兒秀眉一蹙道：「大哥，京師藏龍臥虎，大內更不乏身負絕學的高人，咱們人單勢孤，還背着一件盜寶的刑案的罪名，一個弄得不好，會落得身敗名裂，此事太過重大，希望大哥三思！」

鐵山道：「蓮兒，妳害怕了？」

包蓮兒一嘆道：「我以往過的是刀尖上舔血的日子，從來不知道甚麼叫害怕，現在……」

鐵山道：「現在妳却害怕了，為甚麼？」

包蓮兒沒有回答為甚麼害怕，只是一片幽怨，無限柔情的道：「有人說懷了孩子的女人，會發揮母性的愛，當眞是這樣的麼？」

現在鐵山明白了，包蓮兒的害怕，是為了腹中的一塊肉。

長長一吁，鐵山道：「人生百年祇不過曇花一現，最後誰也免不了一坯黃土，三尺孤墳的結局。咱們如是不能在有限的歲月中留下一點甚麼，豈不枉生天地之間了，所以古往今來，才有一些拋頭顱，洒熱血的慷慨悲歌之士。再說，以咱們一身所學，只要小心一點，不見得有人能對咱們怎樣。」

包蓮兒道：「看來我不得不聽你的了。」

她語音甫落，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你瞧……」

鐵山瞧到了，那是三條人影在含尾急馳，由於夜色昏暗，瞧不清他們的形象，却引起包蓮兒的好奇之心。

「大哥，咱們跟去瞧瞧，好麼？」

「好的，不過如果沒有必要，最好不要現身。」

「我知道。」

那三條人影相距約莫十丈，他們的輕功也頗為高明，雖然如此，鐵山夫婦要想追上他們，並不是一件困難之事。

鐵山不願招惹不必要的麻煩，因而始終與對方保持不即不離，一直追到什刹後海南岸的李廣橋，他們才停了下來。

此時鐵山夫婦藏身於幾株大樹之後，要瞧瞧這三人是何方神聖，以及夜臨李廣橋的目的。

「啊，是她……」鐵山認出其一個，忍不住一聲驚呼。

「哼，眞想不到這女人也來了京師，八成是來找你的。」

「妳瞎說些甚麼，聽，聽……」

聽，是叫包蓮兒聽那三人的對話

，要想瞭解他們，聽對話是很重要的。

場中三人是兩男一女，兩個男的一胖一瘦，胖的身着黃色長衫，手中提着一具鍊子錘，瘦的穿一件銀色衣衫，在昏暗夜色之中，銀衫上的光綫，依然頗爲强烈，此人並未携帶兵刃鐵山由他那副沉穩如山的神態推斷，猜忖他必然是一個身負絕學的高人。

此時黃衣人嘿了一聲道：「玉瑪姑娘，在下有點不解，咱們相處得不是很好麼，爲甚麼不辭而別？」

原來這女人是鷹王都木塔的女兒玉瑪，勿怪包蓮兒會說她是來找鐵山的了。

在邊塞她像一位公主，叱咤風雲，唯我所欲，如今來到京師，她不僅一改常態，眉宇之間，還有一份深沉的落寞。

黃衣人手提兵刃，惡聲迫問，如是在往日，她早已出手敎訓他了，此時她僅僅皺了一下眉頭，道：「任大人誤會了，我只是出來走走，那裡是不辭而別。」

穿黃衣的任大人道：「對不住，玉瑪姑娘，這是我的錯，夜深寒重，咱們回去吧。」

玉瑪搖搖頭道：「兩位大人請先回去，什刹海是一個令人响往的地方，我還想留一會兒。」

任大人一怔道：「姑娘是在說笑話吧，無論什刹海如何美麗，在這等夜色之下……」

玉瑪輕哼一聲道：「這就是薰蕕不能同器的道理了，咱們觀念不同，見解不同，咳，兩位大人又何必苦苦相逼呢！」

迄未出聲的銀衣人忽然發出一陣冷笑，笑聲雖是不高，却令人感到他那笑聲之中，有一股叫人冷到心底的寒氣，功力較差之人，必然難以忍受。

笑聲入耳，玉瑪立即感到一股寒意，當然，以她那身頗爲高明內功，一時之間還不至被笑聲所傷。

銀衣人似乎不想傷到玉瑪，一笑即收，然後以嚴竣的語氣道：「妳太愚蠢了，玉瑪，惹火了咱們對妳沒有好處。」

玉瑪道：「誰惹你們了，是你們仗勢欺人。」

銀衣人道：「咱們如果仗勢欺人，妳怎能走出寶隆王府？跟咱們回去吧，王爺不會虧待妳的。」

玉瑪撇撇嘴道：「我知道寶隆王府高手很多，不過要想攔阻我就得付出代價，再說我是有丈夫的，隆王爺强奪民婦，也爲大清法律所不容。」

銀衣人冷冷道：「妳有丈夫？嘿嘿，這種事也能騙人？」

玉瑪哼了一聲道：「本夫人有丈夫天下皆知，閣下居然蒙在鼓裡，不能說不是孤陋寡聞，好啦，兩位大人如果沒有別的事……」

任大人道：「玉瑪，把話說明白一點，妳的丈夫是誰？」

玉瑪道：「這個麼，我丈夫是江湖中人，兩位大人不會知道的。」

任大人道：「不管咱們知不知道，說說又有何妨。」

玉瑪道：「他叫鐵山。」

她此言一出，場中的兩位王府侍衛固然神色一呆，連遠在十丈之外的鐵山夫婦也爲之愕然。

她沒有說錯，鐵山曾經參加比武招親，而且雀屏中選，說他是玉瑪的丈夫，離題不算太遠。

只是他們並沒有成婚，甚至反臉成仇，她這一廂情願的說法，就令人不敢苟同了。

鐵山在搖頭苦笑，包蓮兒却瞪了他一眼，不過他們誰也沒有說話，因爲場中的發展正逐漸趨於高潮。

此時任大人嘿嘿一陣冷笑道：「原來妳是江洋大盜鐵山的老婆，好得很，跟咱們打官司去吧。」

玉瑪一怔道：「你說甚麼？鐵山是名滿天下的江南神捕，你這麼信口胡謅，是不是太笨了一點？」

任大人道：「鐵山偷盜大內寶物，朝廷曾經張貼皇榜緝捕，跟咱們走吧，如果妳不想株連九族，最好合作一點。」

玉瑪道：「當眞麼？任大人，咱們夫婦會少離多，我從來沒有聽他提過。」

她神色從容，語氣平靜，但雙手突然一揚，兩蓬多如牛毛的毒針，分別向兩名王府侍衛襲去。

沒有人料到她會突施毒手，在如此接近的距離，也無人能夠逃避她那多如牛毛的獨門暗器。

在一聲慘呼之後，姓任的侍衛倒了下去，令人駭然的是，銀衣人同樣身中毒針，他却夷然無損。

這並不是銀衣人練得刀槍不入，以及不畏劇毒的奇功，只是他那件銀色天蠶寶衣使他逃過一劫。

此人的一身功力倒也驚人，他在微微一呆之後，便大吼一聲，騰身向玉瑪猛撲。

他這一撲之勢，帶起强烈的勁風，右手五指箕張，猛扣玉瑪的肩頭。

玉瑪心頭一震，她知道此人功力不凡，却沒有想到他不僅身着寶衣，武功又是如此的驚人。

纖足斜踏，以全力閃身避讓，她勉强避開了這一記擒拿，但嘶的一聲响過，肩頭的衣衫已被撕下來一塊。

玉瑪功力不弱，尤其長於小巧身法，但在銀衣人强悍攻勢之下，她幾乎動輒得咎，連一點反擊的機會也沒有。

十丈外觀戰的包蓮兒道：「大哥，玉瑪很難再支持二十招，快救她下來吧。」

鐵山道：「妳認爲咱們應該救她？這女人可是一樁痲煩。」

包蓮兒道：「至少她跟咱們的立場相去不遠，咱們也不應該讓銀衣人活着回去。」

她沒有說錯，銀衣人是敵非友，乘他落單時除去，必然可以減少未來的阻力。

當然，銀衣人不一定會礙着他們甚麼，但可斷言必然會是他們的敵人。

在敵人越少越好的原則之下，就此除去銀衣人，也是一條可行之策。

於是鐵山夫婦離開了隱蔽之處，舉步之間，便已到達鬥場。

銀衣人與玉瑪全是高人，鐵、包二人剛剛現身，他們已經有了警覺，由於敵友未分，他們的搏殺不得不停頓下來。

令人駭然的是，銀衣人竟乘玉瑪分神之際，忽然點出一指，制住了她的穴道。

包蓮兒勃然大怒道：「好一個卑鄙的無賴，欺侮女人已是不該，出手偷襲豈是男子漢所應爲？過來，讓姑奶奶治治你。」

銀衣人雙眼一翻，冷冷的向鐵、包二人一瞥道：「你們是誰？跟兇手是一夥的？」

包蓮兒道：「咱們是誰你管不着，也不是跟你一夥的。怎麼，你還想跟姑奶奶套交情？」

銀衣人怒叱一聲道：「本大人問妳跟兇手是不是一夥的，誰跟妳套交情了？」

包蓮兒道：「還說沒有，你不就是兇手麼？咱們分明瞧到你殺死姓任的，你想狡賴？」

銀衣人呆了一呆，忽然仰天一陣狂笑道：「很好，你們就跟我去打官司吧。」

包蓮兒撇撇嘴道：「那多痲煩，姑奶姑就是鐵面無私的青天大老爺，你殺了人，就得判你死罪，是伸長脖子讓姑奶奶剁，還是要咱們多費一點手脚？」

銀衣人名叫史南村，是滿州鑲白旗之中武功最高的一個，此人陰沉狠毒，動輒傷人，因而搏得史閻羅的稱號，他是隆王府的侍衛領班，也是隆親王的親信。

被殺的侍衛任逸，是羌笛怨組合中一名堂主，四年前玉瑪來過京師，與姓任的曾經有過接觸，如今她舊地重遊，並與任逸相見，不巧遇到寡人有疾的隆親王，才演出這麼一場悲劇。

如果沒有外力介入，玉瑪是逃不過史南村的掌握的，現在包蓮兒插了手，還將殺人兇手栽到他的頭上，怎能不挑起他的殺機。

口中一聲厲嘯，史南村衝了過來，他像一頭攫食的豹子，銀光一閃，帶起强烈的勁風，這一撲之勢，當得是威猛無比。

可惜他衝得太猛，以致衝過了頭，包蓮兒擰身出掌，既讓過了他的來勢，還替他加了一把勁，叫他衝向一塊巨石。

鷄蛋碰不過石頭，他這麼全力一衝，比鷄蛋好不了多少，如果刹不住車，非一頭撞死不可。

好在他功力夠高，一看去勢不妙，立即振臂拔身，提勁上竄，雖是嚇出一身冷汗，總算逃過了一劫。

他擰轉身形，瞧着包蓮兒冷冷道：「姑娘好功力，能不能將妳的姓氏見告？」

包蓮兒道：「我看免了吧，咱們不想交你這麼一位朋友。」

史南村面色一沉道：「姑娘，在下是誰妳可知道？」

包蓮兒道：「適才那位姑娘不是叫你大人麼？閣下不只是人怪，這個姓也怪得出奇。」

史南村怒叱道：「妳少跟我裝瘋賣傻，開罪了寶隆王府，京師你們固然待不下去，天下雖大你們也難以找到立足之地了。」

包蓮兒啊了一聲道：「閣下原是來自王府，你何不早說。」

史南村道：「現在說也不算晚，你們可以走了。」

包蓮兒道：「咱們爲甚麼要走？莫非這什刹海是寶隆王府的私產？」

史南村面色一變道：「你們既是存心找痲煩，何必浪費唇舌，請！」

他躍下巨石，手中已經多了一把軟劍，右臂一伸，軟劍陡然挺得筆直，劍尖還在輕輕的顫抖，顯得此人的一身內力已達爐火純青的境地。

包蓮兒撤出一柄長刀，單臂一振，一片寒芒挾着冷冽的秋霜猛揮而出。

她沒有使用成名的兵刃金蓮花，是怕人瞧出她的身份，其實鐵山傳給她的破山刀法，才是冠蓋武林的無雙絕藝，用它來對付史南村，實在是有點浪費。

果然這一刀揮出，殺人比劈柴還要容易，在一聲慘呼之後，地上已倒着一具幾乎被劈爲兩半的屍體。

包蓮兒向地上的屍體瞧了一眼道：「一刀畢命，好凌厲的刀法。」

鐵山道：「是的，所以我很少使用。」一頓接道：「咱們把這兩具屍體埋了吧，別給那位姑娘留下痲煩。」

包蓮兒道：「好吧。」

他們埋掉屍體，正待轉身離開，玉瑪忽然叫道：「兩位請留步。」

包蓮兒道：「你是叫咱們嗎？」

玉瑪道：「兩位救命之恩，玉瑪理當道謝。」

包蓮兒道：「咱們只是舉手之勞，姑娘不必放在心上，大哥，咱們走。」

玉瑪道：「兩位，你們何不好事作到底？」

包蓮兒道：「你還有甚麼事？」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阿坤、小三子打走阿爾巴德，救了鐵蓮花，她說出她爹鐵老虎發請柬和殺害他的人約會，原來鐵老虎復活，眞是功參造化，學究天人，阿坤是相信的，三小便到南海瀛台，伺機行動，萬里長、赫隆納、阿爾巴德三巨頭帶領手下赴會，鐵老虎怕人多不敵，另約在玉峯塔決鬥，只准他們八人同去，屆時鐵老虎變了了愚和尚，加上三小，四人併肩殺敵，殺了他們五個，三巨頭拔腿兔脫……

新派武俠中篇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魔鬼的門徒

聽取重要情報　組織刺殺胤禎

左側是牛人英(張勇)、牛人雄、牛人豪、牛人傑。

右側是牛人復、牛人興、牛人明、牛人朝(阿芳)。

英、雄、豪、傑與復、興、明、朝，日月會的八俠全部到齊。

哥兒倆好光彩，一進入會場，馬上掀起一陣騷動，一致起立歡迎，由牛人俊親自迎至他兩側特設的兩個寶座上。

先將不曾照過面的牛人雄、牛人興引見一下，然後便開門見山的道：「據三俠人豪報告，兩位昨天一早便到了天橋，爲何直至此刻才來百珍齋，這二日一夜到那裡去了？」

小三子搶先道：「別提了，我們忙着去捉鬼。」

阿芳呂四娘驚噫道：「捉鬼？捉甚麼鬼？」

馬少坤將經歷之事簡單扼要的說了一遍，張勇興高采烈的道：「好，殺得好，萬里長、赫隆納、阿爾巴德身邊的幾名頂兒尖兒的高手差不多俱已趕盡殺絕，他們三個老魔頭也中了花毒，這樣對付雍正那個狗皇帝就更加容易了。」

阿坤目注全場，神情肅穆的道：「扳倒胤禎，扶正弘曆的事不曉得進行得怎樣了？」

石敬三道：「已大致就緒。」

馬少坤道：「可知雍正所立的太子是誰？」

王友之道：「雍正並未預立太子。」

無敵公子聞言一怔，道：「怪事，代代都有儲君，爲何雍正未立？」

小三子亦道：「沒有太子，狗皇一蹺，豈不要天下大亂？」

牛人俊道：「本會最近得到一則至關緊要的消息，關于帝位傳承的大事，雍正早有安排，寫在一張詔書上，但未對外公開。」

阿三一聽此言，神采飛揚的道：「這可好，只要把詔書弄到手，或塗改，或掉包，就可將漢家的兒郎推上金鑾殿，坐上九龍椅。」

馬少坤道：「但不知此物存放何處？是否已派人調查？」

天橋一條蟲牛人豪道：「已指派專人負責。」

阿坤精神一振，道：「何時會有回音？」

大掌櫃牛人俊道：「大概很快，我們正在等他。」

「誰呀？」

「阿貴。」

「哦，年羹堯的第三子，御書房的小太監？」

「正是此人。」

「今夜會來嗎？」

「事先約好，不論成敗，都會來百珍齋回話。」

＊　＊　＊

等人是一樁很煩的事。

尤其事關重大，更使人如坐針氈。

還好有人想出一個熬夜的好法子——喝酒。

喝光了三罎子女兒紅。

喝光了十大壺七里香。

也不知吃光了多少道菜。

千呼萬喚，千等萬盼，子夜前後，阿貴終於來到了百珍齋。

是一個十五六歲的娃兒。

生得眉清目秀，細皮白肉的。

但是，由於「那話兒」已經閹掉的關係，男子氣概已失，說話的音調顯得有點娘娘腔。

一進門就成爲大家注目的焦點，數不清的聲音同時追問一件事：「那詔書的事查清楚沒有？」

阿貴入坐在二老的中間，目光掃視全場一週，低沉而又緩慢的道：「幸不辱命，已查出詔書藏放的處所。」

大掌櫃牛人俊急聲追問：「在那裡？」

阿貴道：「藏在乾清宮。」

石敬三神情激動的道：「乾清宮甚麼地方？」

阿貴道：「正大光明匾額的後方。」

王友之搖頭晃腦的道：「怪啊，這麼重要的東西，雍正不自己保管，或交由親信大臣，爲何要藏在乾清宮？」

年貴略一尋思，振振有詞的道：「據小可側面瞭解，胤禎鑑於他當初繼位之時，先是各皇子連橫合縱，構陷誣害太子，嗣後太子既廢，各阿哥之間的爭鬥猶烈，終至演變成骨肉相殘，兄弟鬩牆的悲慘局面，故而一改舊習，不預立太子，將傳位詔書存放正大光明匾後，待他一旦魂歸西天，大臣們一打開遺詔，新出爐的皇帝便可立即產生，以期避免不必要的無謂紛爭。」

張勇頻頻稱善道：「這個法子的確不錯，確可避免骨肉相殘的往事再度發生。」

阿三緊跟在他老子的後面隨聲附和道：「也給了咱們一個絕佳的好機會，只要動一動手腳，就可以奪下大清的萬里江山。」

馬少坤道：「可知詔書的內容？」

阿貴搖頭道：「不曉得。」

呂四娘道：「誰知道？」

年貴想了想，道：「知悉內容者可能只有胤禎獨自一個人。」

小三子忽發奇想，作了一個扒竊的手勢，神秘兮兮的道：「能否設法把詔書偷出來？」

阿貴一臉肅容道：「乾清宮關防嚴密，警衛甚多，在下根本無法接近，不過……」

牛人俊道：「不過怎樣？」

年貴道：「屬下身在御書房，近水樓台，弄到一張空白的御用詔書。」

話完，立從懷中取出一張黃綾詔書來，攤開在桌上。

果然是空白的。

已經蓋好玉璽。

阿貴是個有心人，心思細密，還帶來幾張胤禎親筆所寫的字，作爲摹擬的範本。

換言之，只要模仿雍正的筆跡，寫下一張將帝位傳給弘曆的詔書，將原來的詔書換掉，設法殺死胤禎，這件偷天換日，旋乾倒坤的大事便可大功告成。

關鍵是如何進入紫禁城？

如何殺死身懷絕技的皇上？

阿三道：「阿坤哥有辦法，小小的一條護城河，一座城牆，難不倒無敵公子，可以輕而易舉的飛上去。」

天橋一條蟲牛人豪道：「我相信馬少俠有此能耐，但皇宮大內，非比別處，一等一的好手何止千百，少數幾個人潛入根本辦不成事。」

小三子道：「我們預備去多少人？」

牛人俊道：「茲事體大，只許成功，不許失敗，爲了確保勝利，除英、雄、豪、傑、復、興、明、朝日月八俠全部出動外，還打算再徵調數十人，與胤禎這個狗皇帝決一死戰。」

阿三望着馬少坤，洋洋得意的道：「人再多也不打緊，阿坤哥的本事大得很，可以用吸的，將大夥一個一個的吸上去。」

石敬三撫鬚一笑，道：「不行，賢侄的想法太天眞了，紫禁城上崗哨林立，少數一二人或可乘虛而入，人多絕對行不通，未入皇宮，就有可能造成重大的傷亡。」

七姑娘牛人明喟歎一聲，道：「那怎麼辦？」

這是大家共同的一道難題，誰也解不開。

阿芳含情脈脈的睨着阿坤，忽道：「阿坤哥，聽說你跟鐵蓮花的關係很好，是不是？」

馬少坤聞言臉上一熱，含混其詞的道：「馬馬虎虎的啦。」

呂四娘道：「可否請她幫忙，看能不能找到方便之門？」

阿坤遲疑一下，道：「這事可能有困難，鐵老虎死而復生，我們之間的關係八成會起變化。」

小三子啐道：「阿芳，妳昏頭啦，就算關係再密切，這事也不能找阿花，雍正那個狗皇帝是她的親舅舅呀。」

王友之鄭重其事的道：「是啊，此事萬萬不可傳到鐵蓮花的耳中，以免機密外洩，功敗垂成。」

呂四娘垂頭喪氣的道：「阿花幫不上忙，就想不出還有誰能助咱們一臂力。」

馬少坤腦中靈光一閃，道：「咱家想起一個人來。」

張勇、牛人俊、石敬三齊聲追問：「誰？」

阿坤道：「神丐常青。」

呂四娘愕然道：「常幫主能夠協助

咱們進入紫禁城？」

「大概八九不離十。」

「小妹不懂。」

「到時候妳就會明白的。」

不懂的人何止阿芳一個，大家都弄不懂阿坤葫蘆裡賣的是甚麼藥，但見馬少坤不肯明言，只好悶在心裡，再說了一會兒閑話後便各自回房睡覺去了。

阿貴逕返大內，阿坤、阿三則寄宿百珍齋。

＊　＊　＊

丐幫的總舵在北京城內一座荒蕪的城隍廟裡。

廟外三三兩兩的，或坐或卧的，到處都是身穿百寶衣，手持打狗棒，另一隻手端着一個破飯碗的乞食兒。

忽見巷子口上大踏步的進來三位衣裳亮麗的年輕人，共是二男一女。

男的是阿坤、小三子。

女的則是阿芳呂四娘。

三人昂首闊步，直往廟內闖。

却陡聞一陣衣袂飄風之聲傳處，原來躺在地上打呼嚕的幾名乞丐已彈身疾馳而至，堵住去路，其中一名乾瘦乞丐將打狗棒一橫，沉聲道：「三位來此何事？」

小三子神氣八啦的道：「找人。」

另一名肥胖的乞丐道：「找那一位？」

阿坤道：「找你們頭兒。」

呂四娘補充道：「就是常幫主啦。」

瘦丐道：「找我們頭兒作甚？」

小三子乾淨俐落的道：「討債。」

肥丐道：「討甚麼債？」

瘦丐道：「報上名來。」

馬少坤從鼻孔裡冷哼了一聲，道：「你們還不夠資格問，還不快滾進去打報告。」

念動招發，隨手一揮，立有一股剛猛的暗力如波浪般排空而出，撞得羣丐暈頭轉向，紛紛退避。

三人脚下未停，續往前行。

攔截的人則愈來愈多，打退了一批，又上來一撥。

可是却無一人能沾上阿坤的邊兒，三小橫衝直撞，如入無人之境，片刻工夫便從廟外打到廟內，一口氣直衝至城隍廟的主殿前面才停下來。

因爲正主兒神丐常青已聞警趕到。

隨後又緊跟來一羣精神矍鑠的老丐。

哥兒倆認得其中的兩名長老。

一個是田榮。

一個是柳安。

二丐就分站在常幫主的左右兩側。

神丐常青一見是阿坤、小三子，心裡已明白了八分，臉色陰晴不定，但仍以禮相見，抱拳道：「兩位小兄弟好久不見，是甚麼風吹來的？」

阿坤一開口就沒好話：「是討債風。」

小三子的話也很難入耳：「洛陽古墓被你從網中漏走，看你今天還往那裡逃？」

哥兒倆名頭響亮，如日中天，聲威震驚武林，丐幫的人可不敢存有絲毫小覷之心，長老田榮字斟句酌的道：「玄元貞經已被少俠得去，這事至此應該已經告一段落，鐵老魔失去的不過是驢脚馬腿，斷不可以人臂抵償，且請裡面坐，一切好商量，不要傷了彼此的和氣。」

阿坤胸有成竹的道：「坐倒不必，事情可以商量，只要常幫主肯替咱家辦一件事，這一條手臂的帳就一筆勾消了。」

神丐常青緊鎖着眉頭道：「一定是很棘手的事吧？」

「在別人來說是很難，丐幫應該很容易才是。」

「少俠究竟有何見教？」

「想麻煩常幫主找兩個人。」

「甚麼人？」

小三子冷聲道：「找大富翁不會麻煩丐幫。」

阿芳接着說：「自然是臭要飯的，丐幫連富翁的邊兒也摸不到。」

長老柳安小心翼翼的道：「可否請報一個姓名出來？」

馬少坤道：「一人叫阿其那。」

常幫主一臉迷惘的道：「阿其那？好奇怪的名字。」

小三子解釋道：「是滿洲話，就是豬的意思啦。」

長老田榮道：「幹甚麼的？」

呂四娘沒好氣的道：「剛才已經說過，一個臭要飯的。」

柳安道：「另一人叫甚麼？」

馬少坤道：「叫塞思黑，滿語是狗的意思。」

神丐常青沉吟一下，馬上命人把北京分舵主找來，問他有無阿其那、塞思黑其人？

北京分舵主思索了好一會工夫，却搖頭道：「在京都地面上從未聽說有阿其那，塞思黑這兩個乞食兒，許是流丐，並未納入本幫。」

小三子聞言大怒，端足了架子，威風凜凜的道：「媽的，你是幹甚麼吃的，身爲地頭蛇，居然未能將地面上的乞丐全部掌握，我看即使常幫主不炒你的魷魚，你自己也該捲舖蓋啦。」

能否找到塞思黑、阿其那，關係到常幫主一條手臂的存廢，田長老代爲傳令道：「發甚麼呆，還不趕快去查，找不到這兩個人就不必幹分舵主了。」

「是！是！」

北京分舵主躬身應是，躬着腰，倒退回去。

＊　＊　＊

恰在此時，守在廟門口的那名瘦丐急匆匆的上前稟道：「有兩名流丐要見幫主。」

神丐常青未加考慮，立道：「你沒有看見本幫主有貴客在此，不見！」

瘦丐道：「流丐說有極重要的機密大事要報告幫主。」

「甚麼機密大事？」

「他們不肯對屬下講。」

「可知這二人的身份來歷？」

「一人自稱阿其那，一人自稱塞思黑。」

夠了，這就是最好的通行証，得來全不費工夫，阿坤越俎代庖道：「好啦，去請，快！」

瘦丐不聽使喚，却站在原地未動，靜候常幫主的命令。

常青吹鬍子瞪眼睛的道：「少俠的命令就是本幫主的命令，你還傻呼呼的杵在這裡幹嘛。」

瘦丐這才轉過身去，給肥丐打了一個手勢。

肥丐立即將那兩名流丐帶了進來。

一樣的乾枯瘦弱，一樣的面有菜色，一身百寶衣千縫百補，一雙粗布鞋空前絕後，兩隻鷄爪似的手，不停的這邊抓抓，那邊搔搔，想必是蝨子太多，奇癢難耐。

但畢竟是龍種，眉宇眼神之間仍流露出一股與衆不同的神韻。

阿其那是八阿哥，塞思黑是九阿哥，曾叱咤風雲，顯赫一時，誰也想不到雍正萁豆相煎，竟落得如此悲慘下場，豈不叫人扼腕長歎！

馬少坤首先說道：「那一位是阿其那？」

左邊的流丐指着自己的鼻尖道：「是我。」

「豬？」

「是。」

小三子也想過過癮，瞪着右邊的流丐道：「你是塞思黑？」

「不錯。」

「狗？」

「是！」

神丐常青盤問道：「你們找本幫主有事？」

八阿哥阿其那道：「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向幫主報告。」

長老田榮道：「說下去。」

九阿哥塞思黑臨時編造了一個故事，道：「實不相瞞，我與阿其那以前曾在朝爲官，積攢下不少金銀財寶，至今仍存放在皇宮大內的一處秘密所在。」

長老柳安雙眉一挑，道：「這是你家的事，幹嘛要說給本幫聽？」

八阿哥阿其那道：「我們是想請幫主幫忙，派幾位武林高手去設法取回來。」

九阿哥塞思黑接口道：「一旦取回財寶，我們願奉贈一半給丐幫。」

神丐常青板起臉孔道：「兩位並非本幫弟兄，按照丐幫傳統，沒有協助流丐的義務。」

阿其那怔愣一下，以乞憐的語氣道：「我們現在申請加入是否可以？」

小三子搶着說：「沒有問題。」

阿芳呂四娘隨聲附和：「准啦。」

馬少坤道：「你倆現在已經是丐幫的弟兄。」

他們三人衣着亮麗，神采奕奕，全身上下找不到一絲丐味，塞思黑不禁一呆，道：「不知三位公子小姐是何身份？」

小三子脫口就說：「同行啦，也是乞丐。」

阿其那睜大了雙目道：「從來沒見過這麼乾淨而又福泰的乞丐。」

阿芳急中生智道：「是淨衣丐。」

馬少坤順着這個話頭瞎吹道：「咱家便是淨衣丐的首領，也是丐幫的太上幫主，說了就算。」

塞思黑望着常青道：「常幫主，是這樣嗎？」

常青怎敢說半個不字，忙道：「沒錯，是這樣。」

「那麼，我倆如今已是幫中弟兄？」

「當然。」

「願協助我倆完成心願？」

馬少坤道：「沒問題，但不知朋友需要那些協助？」

阿其那道：「把風，掠陣，助拳。」

「兩位可是練家子？」

「懂得一些皮毛。」

小三子冷嘲熱諷道：「開玩笑，三脚貓的功夫如何能進得了紫禁城，朋友不是神經錯亂，就是吃錯了藥。」

塞思黑左瞧瞧，右看看，既神秘而又謹慎的小聲道：「區區曉得有一條秘密通道。」

他二人乃是皇子阿哥的身份，從小在那兒長大，對皇宮大內的一切自然瞭如指掌，阿坤在日月會誇下海口，找上丐幫查詢他們昆仲下落的目的，爲的就是想尋找一條出入之路。

聞言如獲至寶，內心欣喜若狂，表面上則不動聲色的道：「塞思黑，你是說有一條秘道，可從紫禁城外通到皇宮大內去？」

「正是這樣。」

「在那裡？」

「我們可以帶領大家去。」

「兩位打算幾時行動？」

「越快越好。」

阿其那又加了一句：「請太上幫主成全。」

馬少坤喜不自勝，將神丐常青拉至一旁，小聲道：「常幫主，恭喜你，看來你這一條手臂是可以保住了。」

小三子幫腔道：「臭要飯的，算你走狗屎運，誤打誤撞的，幫你大忙的竟然是素不相識的一頭豬，一條狗。」

常幫主頂着滿頭的霧水，道：「少俠眞的相信這兩個流丐的話？」

阿坤道：「相信。」

「眞以爲他倆在皇宮大內藏有金銀財寶？」

「就算他倆說話當屁放，紫禁城內本身就多的是財寶珍玩。」

「鬧了半天，三位原來是想混進大內去？」

「是啊，人無橫財不富，馬無夜草不肥。」

小三子扮了一個鬼臉，嘻笑道：「至低限度，在天子的地盤上玩玩一定很刺激。」

呂四娘道：「這兩個流丐就交給我們了，常幫主不必再過問。」

阿坤乍然換上一副冷厲的臉孔：「關於這件事，希望常幫主能三緘其口，勿對外人言講。」

八俠呂四娘道：「田榮，柳安等人亦應守口如瓶。」

小三子道：「就是你老婆也不可以透露消息半點。」

「如其不然，小心本公子以最殘酷的手段對付你。」

「果不幸而言中，常幫主損失的不會是一條手臂。」

「會要你的老命。」

「甚至毀宗滅派。」

「殺個鷄犬不留。」

「叫丐幫在江湖上除名。」

舌劍唇槍，輪番上陣，阿坤、阿三、阿芳說了連串狠話後，隨即領着八阿哥阿其那，九阿哥塞思黑離開丐幫總舵。

* * *

阿芳很精明，並未將塞思黑、阿其那直接帶往百珍齋，而是安置在日月會經營的另一家餐館中，先給兄弟倆大吃一頓，交代屬下派專人「侍候」，然後才與阿坤、小三子返回百珍齋。

這是一則天大地大的好消息，朱明二老，日月八俠與大掌櫃牛人俊等人皆爲之雀躍不已。

冰雪美人白冰冰亦爲之心花怒放。

她是專爲尋夫而來。

循線找到了百珍齋。

把婢女小青、小蘭也一併帶來。

阿坤先是有些兒不悅，但念她情深意重，千里相隨，尤其正值需人之際，亦不忍苛責，欣然的將他們主婢接納下來。

大夥隨即聚集在大樓之內，召開緊急會議。

日月會長牛人俊一本正經的道：「非常感謝無敵公子、不敗少爺、以及八妹阿芳，很順利的找到八阿哥阿其那，九阿哥塞思黑，覓得一條進出紫禁城的秘密通道。」

天橋一條蟲牛人豪質疑道：「這一條秘道在那裡？三位是否曾親眼目睹？」

馬少坤道：「他們不肯說。」

張三元道：「自然沒見着。」

呂四娘道：「他倆會帶咱們去。」

四俠牛人傑道：「會不會是塞思黑、阿其那憑空捏造，謊言使詐？」

石敬三神態嚴肅的道：「他二人窮途末路，沿街乞討，連三餐都有問題，沒有理由跟丐幫開這麼大的玩笑。」

五俠牛人復劍眉一揚，道：「這樣說，石老認爲他們兄弟口中的秘道的確存在？」

王友之撫弄着及胸的長鬚微笑道：「他倆是皇子阿哥的身份，紫禁城是他們的家，當然知人所不知。」

七姑娘牛人明嬌聲道：「二老也相信阿其那、塞思黑確有金銀財寶存放在皇宮大內？」

石敬三謹愼的評估道：「這倒不一定，他們兄弟倆也許另有所圖。」

三俠天橋一條蟲牛人豪道：「目的何在？」

牛人俊道：「八阿哥、九阿哥想幹甚麼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只要能將咱們平安的領進紫禁城去就夠了。」

小三子道：「對，咱們的目標是進入皇宮大內，至於那一頭豬那一條狗想幹甚麼，與我們無關，不必去管他，應該集中精神，研究如何將詔書掉包，如何將雍正那個狗皇帝置之死地。」

一提到詔書，阿坤驚「哦」一聲，道：「僞造的詔書寫好沒有？」

王友之笑呵呵的道：「早已書就。」

阿三方待索來一閱，王友之已及時攤開在桌面上，連胤禎的幾幅親筆字一併放在一起。

大家圍攏來定目一看，只見詔書上清清楚楚的寫着：「傳位四子弘曆」六個字。

再與雍正的親筆字兩相對照，簡直一般無二，彷彿是一個模子裡鑄出來的。

小三子嚷嚷道：「讚，恐怕連狗皇帝自己也分不出眞假來。」

羣豪亦有此同感，暗中稱慶不已，彷彿勝利就在眼前，大清的萬里江山眼看就要落在漢人之手。

石敬三是個有心人，從懷中取出一幅皇宮大內的草圖來供大家參閱，阿坤細看片刻，忽道：「記得阿貴曾經說過，那塊藏放詔書的『正大光明』匾額在乾清宮。」

牛人俊領首道：「是在乾清宮。」

「御書房又在那裡？」

「養心殿。」

很快便在圖上找到養心殿的位置，一直不曾開口的白冰冰這時說道：「這麼近啊？」

王友之道：「是不遠，任何一邊有一點風吹草動，必會驚動另一邊。」

小三子道：「是兩邊一齊幹？或是分先後進行？」

石敬三道：「可以兵分兩路，但必須先在乾清宮將詔書掉包後，才能在養心殿內動手殺人。」

阿三不懂，道：「先殺人再掉包有何不可？」

乃父張勇道：「當然不可以，假使

先殺了雍正，而掉包不成，繼位登基的皇上還是愛新覺羅氏的子孫，咱們就白忙了。」

馬少坤道：「張叔之言極是，須有先後之分，同時雍正技深若海，萬里長、赫隆納也很可能已逃進宮裡去，跟阿爾巴德會合在一起，想要取他性命，勢必難上加難，各位可有萬全之策？」

小三子自以爲是，嘻皮笑臉的道：「這有何難，魔刀一出，馬上就可以叫他人頭落地。」

阿坤不以爲然：「錯，胤禎身在養心殿內，非但身邊有貼身高手保護，四周也一定崗哨林立，很難輕易接近，魔刀又沒有長眼睛，可能很難派上用場。」

小三子還是不服氣，理直氣壯的道：「那就乾脆將崗哨幹掉，殺進養心殿去。」

馬少坤道：「此乃匹夫之勇，智者不取，須知一旦大開殺戒，勢必會招引來千軍萬馬，咱們付出去的代價一定會更大更慘。」

白冰冰秋水似的眸子注視着馬少坤，嬌滴滴的道：「依坤哥之見該當如何？」

阿坤道：「只宜智取，不可力敵。」

王友之動容道：「少俠文武雙全，謀略過人，石老、牛會長與老夫的腹案正是想用智取。」

馬少坤錯愕一下，道：「不知三位有何高招？」

石敬三道：「打算用美人計。」

無敵公子道：「好極了，美人計確是高招，只有美人才能夠擺脫雍正身邊的護衛，更接近胤禎本人，在床上殺人成功的機會更高。」

小三子咕噥道：「計是好計，可是狗皇帝身邊的女人太多了，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只怕咱們的美人打不動他的心。」

王友之道：「小友所慮甚是，我們三個人也想到了這一點，已另作安排。」

馬少坤道：「如何安排？」

牛人俊遲疑了一下，道：「此乃非常之事，須用非常的手段，爲了除此妖孽，本會決定用藥。」

張勇愕然道：「用春藥？」

石敬三肅容道：「是，春藥！」

小三子又有意見：「乾脆用毒藥豈不更省事。」

王友之道：「雍正是用毒的專家，多的是解藥，恐有不當。」

馬少坤面色凝重的道：「辦法是不錯，只是美人難求，三位心目中可有情願犧牲奉獻的絕色美女？」

牛人俊道：「準備從風塵中重金挑選。」

二俠牛人雄道：「風塵女子手無縛鷄之力，恐怕難當大任。」

阿芳呂四娘毅然決然的吐出來兩個字：「我去！」

張三元大吃一驚，傻楞楞的道：「什麼？妳要去陪那個狗皇帝睡覺？眞是好花插在牛糞上。」

呂四娘一臉戚容道：「我們呂家滿門抄斬，這是我呂四娘復仇的最佳機會，即使因而丟了性命也甘願。」

牛人俊道：「此事非同小可，盼能三思。」

呂四娘道：「四娘心意已決，絕不反悔。」

阿芳登高一呼，立即有人響應，是冰雪美人白冰冰，正容道：「我也去。」

小三子嚇一跳，道：「開什麼玩笑，別忘妳是阿坤哥的未婚妻呀。」

白冰冰一絲不苟的道：「正因爲我是坤哥的妻子，才想步阿芳的後塵。」

「人家阿芳跟雍正有仇，妳呢？」

「我也跟他有仇。」

「有什麼仇？」

「冰冰是馬家的媳婦，馬家的仇就是我的仇。」

這話好不感人，阿坤神情激動的道：「好，冰冰，就衝着妳這幾句話，將來不論如何，我馬少坤決定娶妳爲妻。」

從阿坤口中從未聽到如此甜蜜的話語，白冰冰心花朵朵開，喜上眉梢，無限溫柔的道：「坤哥哥不反對小妹這樣做吧？」

馬少坤正經八百的道：「本公子以妳爲榮。」

美人計中最困難的餌已解決，事情就這樣敲定，決定第二天入夜之後便付諸行動。

* * *

行動是由阿其那、塞思黑領頭。

集結的地點在神武門外的景山。

日月會長獨行秀士牛人俊到了。

朱明二老石敬三、王友之到了。

日月八俠四男四女全部到齊。

阿坤、阿三、白冰冰主僕也到了。

另外，日月會還挑選了數十名頂尖高手。

爲了便於在皇宮大內走動，男的全部是太監的打扮，女的則清一色扮作宮女的模樣。

不過，爲免引起塞思黑、阿其那的疑慮，除阿坤、阿三十餘人外，其他的皆隱身別處、八阿哥、九阿哥並不知情。

饒是如此，八阿哥阿其那已經心滿意足，十分感激的道：「太上幫主，你眞有辦法，請來這麼多武林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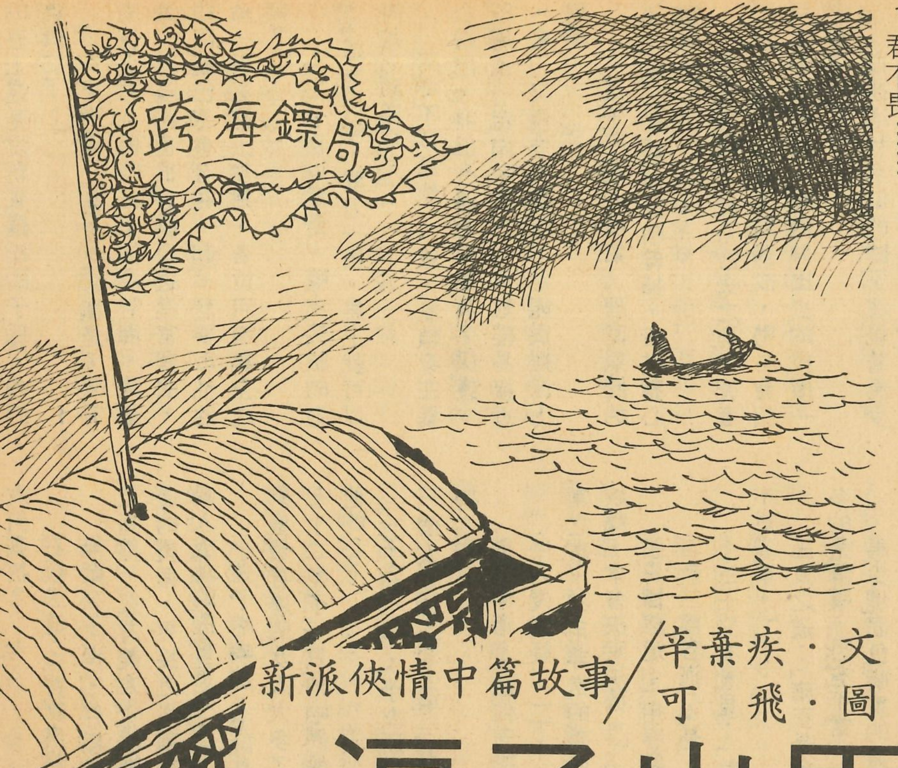
阿坤笑道：「小意思，人多好辦事嘛。」

小三子的話更有趣：「把風、掠陣、助拳之外還可以幫兩位抬金銀財寶。」

塞思黑打了兩聲哈哈，道：「是啊，銀子很多，是需要有人幫着抬。」

（未完・廿一）

上文提要：君不畏雖然來到魚山島賊巢，却找不到田九旺，修好了破船，爲了船上的鏢銀，不敢在島上躭擱太久，既然找不出田九旺老巢的寶藏，只好離去。船向上海水道進發，君不畏自懷中取出贏來的五千兩銀票，除了在船上奉獻給船夥幾十兩之外，剩餘的全部都贈給苗小玉，作爲到上海修船或再買一條新船之用，將到上海，遇上田九旺的二當家侯子正，想劫鏢銀，沈文斗則想殺君不畏……



新派俠情中篇故事／辛棄疾・文　可飛・圖

浪子出馬

餉銀遭劫掠　躡踪查原因

姓侯的的板斧舉一半，立刻無力的忙收回。

他猴叫着以左手掩緊褲襠往後閃，君不畏「懶驢打滾」站起來。

只這麼一交手間，沈文斗看清楚了，人家姓君的果然夠高明，難怪苗家大姑娘看中，再看兩邊人馬，鏢局的人似乎還能撐住場面，但却已傷了不少人。

沈文斗的反應尚未明朗，君不畏好快的身法，他已斜着身子箍住姓侯的粗脖子。

別以爲姓侯的個頭大，被君不畏手臂一挾，立刻憋得臉發青。

姓侯的三斧頭未砍中君不畏，早被君不畏右膝頂撞在他的腰眼上。

君不畏「吭吃」一聲叫，姓侯的力道盡失，斧頭也掉了。

這些連串動作只不過刹那間，沈文斗急忙走上來。

「君兄，你幹甚麼?」

君不畏鬆開手，姓侯的一跤跌坐在船板上。

「操你娘!」

姓侯的似乎常罵人，他張口三個字，三個不受人喜歡的字。

沈文斗奔到姓侯的身邊，道：「二當家，你怎麼了?」

姓侯的身上不見傷，實際上他傷得眞凄慘，因爲只要看他左手在褲襠下揉呀搓的就可見一斑。

沈文斗上前問，姓侯的只是吸大氣。

沈文斗抬頭問君不畏，道：「君兄，你……」

君不畏道：「沈大相公，你好像不喜歡我這個人，你叫這大狗熊殺我！」

沈文斗道：「我承認，我也眞的想殺你。」

「爲甚麼?」

「你自己應該明白。」

「我如果明白就好了。」

「你裝糊塗?」

君不畏指指正在搏殺的苗小玉，道：「是不是因爲苗姑娘她不喜歡你?」

沈文斗道：「那只是原因的一半。」

怔了一下，君不畏道：「還有另一半?」

沈文斗道：「你又裝糊塗?」

君不畏道：「你明說吧!」

沈文斗道：「我妹子的事，君……」

他咬咬唇，又道：「你妹子怎樣了?」

提到沈娟娟，確實令君不畏吃一驚，不錯，他曾和沈娟娟一張床，但那也是沈娟娟誘惑他，他實際上並未主動求甚麼。

他也很清楚，沈娟娟不是完璧的姑娘，而他，他君不畏又是個浪子，二人在一起，會有甚麼大不了的事情?

君不畏道：「令妹怎麼了?」

沈文斗道：「她恨你，她更愛你，而你……」

君不畏道：「甚麼意思?」

沈文斗道：「你見了她就明白，而你……你還賴在苗小玉身邊不離去。」

事情大致明白了。

沈文斗把妹子交給君不畏，君不畏也別纏着苗小玉，各有所取，各取所愛。

但他却不知道，君不畏也沒有糾纏苗小玉。

*　*　*

大船上，沈文斗與君不畏爭論着，鏢船上却正殺得凶，那一邊，姓侯的突然平飛而起，張開雙臂抱向君不畏雙腿，君不畏如果被他抱中，大概是要往大海中滾去了。

衣袂飄風，君不畏渾身一個大車轉，他的人剛站定，姓侯的好長一聲嗥叫。

「唔……噢……」

仔細看，才發現姓侯的背上連到大腿開了一道血口子，約二尺那麼長。

一挺身只站起一半又坐下來，姓侯的咒駡了。

「操你三代老祖奶，你最好再給老子加一刀，否則，你個王八蛋走到天邊也要你死無葬身之地。」

淡淡的，君不畏道：「我給你個機會，所以我不取你性命，我想……」

他轉而怒視沈文斗，冷冷道：「沈大少爺，你們幹甚麼我不管，只是我要你們馬上滾。」

沈文斗咬咬牙，道：「好，你狠，只不過沈家堡不是好欺的。」

他對滿身是血的二當家侯子正，道：「侯二當家，這仗就不用再打了。」

姓侯的出氣有聲，道：「娘的，這筆帳咱們改日算，王八蛋們，回來吧。」

他這一聲吼叱，奔殺在鏢船上的十幾個惡漢，紛紛退回大船上，他們這才發現他們的二當家重傷流血不能動，張口吸氣還帶哆嗦。

君不畏跳回鏢船，那小劉撥開大船往北駛，苗小玉大聲叫：「姓沈的，原來你們和海盜有勾結，我恨你們。」

沈文斗也大聲叫：「苗姑娘，別誤會，誤會!」

兩船分開了，只見大船上幾個大漢把姓侯的往艙內抬，姓侯的還在駡不絕口。

鏢船上的人可眞慘，大伙的衣衫剛涼乾，如今七八個人身上在流血。

包震天也免不了流血，他背傷才好兩天，如今肩頭上挨一刀。

苗小玉的頭上在流血，有一刀砍上她的頭，眞幸運，被她的銀簪子擋住，但還是流了不少血。

黑妞兒坐在艙門直喘氣，她的眼睛看海面，也不知她在想甚麼，半天不說一句話。

君不畏對小劉道：「咱們傷了多少人?」

小劉也在流血，聞得君不畏的話，粗聲的道：「我數了一下，十一人只有三個沒受傷，君先生，你知道剛才大船的黑漢吧!」

君不畏道：「他姓侯。」

小劉道：「對，他叫侯子正，乃田九旺的左右手，也是那股子海盜的二當家，大海上他殺人就像砍西瓜，尤其他的水中功夫了得，聽說他能在海中搏鯊，半個時辰不換氣，凶得很啊!」

君不畏道：「他還等着要我命吶，哼!」

小劉道：「君先生，你要多加小心啊!」

君不畏道：「我還會再來。」

小劉道：「再回來?」

君不畏道：「是呀，我饒不了田九旺。」

小劉道：「君先生，你看看咱們這船，別說是個子小，便是互撞一下也會碎掉了，你要找田九旺，我看你得找個大船。」

君不畏道：「我不找大船，小劉，叫那沒受傷的快弄些吃的，受傷的也得治一治了。」

小劉道：「君先生，我們小姐……」

君不畏回頭看，附近艙內傳出飲泣聲，敢情苗小玉忍不住的哭了。

君不畏也明白，女人就是女人，苗小玉經過這一連串的折騰，她當然會傷心。

苗小玉雖然很堅强，這時候她也吃不消了，她的大哥下落不明，鏢船又如此殘破，主桅杆也斷了，還得在上海找人先修船，他只是個姑娘，她怎麼辦?

*　*　*

遙遙的望向北方，海面上出現兩條快船。

君不畏看得一瞪眼，還以爲是苗剛他們的船。

包震天站在船頭仔細看，忽然他哈哈笑了。

他對掌舵的小劉道：「快，快把船迎過去。」

小劉道：「包老爺子，咱不應該靠岸呀!」

包震天道：「不用了，接我的人在那船上。」

苗小玉走出來了，君不畏沒有，他仍然躺在船艙內，因爲他正在思忖一件事情。

鏢船往來船迎去，只見來船落了帆，只剩下主桅上一面長條旗。

那旗子是金黃色，一看便知道北王韋昌輝的後勤船。

*　*　*

苗小玉來到包震天身邊，她低聲的道：「包老，你可要認清楚，別像上

一回。」

包震天道：「我看得很清楚，船上兩個人，我們時常在一起飲酒。」

他低頭拍艙門，叫君不畏快出來。

君不畏無精打彩的走出來了。

苗小玉立刻走過去，道：「君兄，我在上海要修船，多則十日，希望你盡快趕回來。」

君不畏道：「這次海上遇難，我希望你多打聽，也許還可以找到你哥哥。」

提到苗剛，苗小玉眼眶有淚水，她在抽噎。

君不畏道：「苗姑娘，你放心，我自會幫助你，只不過我有個提議。」

苗小玉道：「君兄，你請說。」

君不畏道：「如果找不到令兄，我以爲這鏢局子也就別幹了。」

苗小玉道：「我也是這麼打算。」

便在這時候，兩條船已攏上來了。

那包震天大聲呼叫：「喂，鐵兄呀，咱們在這兒相見，太令我高興了。」

來船的船中央站着一個身披淡藍色長披風的大漢，這大漢的手上提着刀。

「包兄，久違了，哈哈！」

兩船繩子套牢，另一船上也過來一人，是個矮胖子。

包震天一瞪眼，道：「你……」

矮胖一聲哈哈，道：「包兄，許久未見了，你仍然神氣十足呀！」

姓鐵的拉住包震天一手，笑道：「等你好久了。」

君不畏還未曾走過去，包震天却忙着和人打招呼。

只見姓鐵的哈哈笑道：「前後應該二十萬兩銀子了，包兄，你弄齊了？」

包震天面皮一緊，道：「二十天以前我押了十萬兩現銀，我遇上了于文成那奸臣了。」

姓鐵的道：「于文成投靠東王府了，你怎麼把銀子送姓于的？」

包震天道：「我還挨了他一刀，差一點老命不保。」

說着他對這二人抱拳，道：「鐵兄、林兄，我把二十萬兩銀子押回來了，也總算在北王面前有了交代。」

姓鐵的道：「包兄，這批現銀來的也正是時候，咱們自江北撤回來的兩萬大軍，正要去抄敵人後路，缺的就是這批餉銀。」

另一大漢姓林，他倒提着一把刀，沉聲道：「就在江面上交割，包兄，你的任務也完成了。」

包震天點點頭，道：「銀子來之不易，我命他們開艙，當面清點。」

他高聲對苗小玉道：「苗姑娘，千辛萬苦，銀子總算到了地頭上，你這就命人開艙吧！」

苗小玉道：「這是應該的。」

她對小劉點點頭，君不畏淡淡的站在一邊不開口。

包震天又對苗小玉道：「押鏢的費用在小風城已與令兄清過帳，苗姑娘，你怕是要辛苦修船了，只可惜我幫不上你的忙。」

苗小玉道：「我不會再向包老要求甚麼，二十箱銀子搬完，我們就靠岸了。」

艙門打開了。

兩船上的大漢們一窩蜂似的圍上來搬銀子，有幾個還哈哈的笑。

當然，有銀子總是惹人高興的。

姓鐵的撫髯點着頭。

姓林的斜眼望向包震天。

包震天笑道：「鐵兄、林兄，你們不打開一箱查驗一下嗎？」

姓鐵的道：「有你包兄在場，我們信得過。」

包震天到了這時候才伸出手來了。

他把手伸向姓鐵的，道：「鐵兄，二十萬兩銀子沒有少，該把北王的收據給我吧？」

姓鐵的道：「你要收據？」

包震天道：「也好向北王交代呀！」

姓林的哈哈一笑，道：「我們都是自己人，我看嗎，這收據免了吧！」

包震天立刻警覺到他上次吃的虧。

他的背傷才剛剛好，戒心當然還在，只見他雙目一瞪，道：「兩位仁兄，交情歸交情，公事歸公事，兩位如果沒有北王的証據，這二十萬兩銀子你們不能搬。」

姓鐵的一瞪眼，旋即哈哈一笑，道：「包兄，進入長江七十里，你就會看到自己人了，我們又跑不了。」

包震天沒有忘記上一次于文成的去向，那不也是往長江去的嗎？

包震天一念及此，立刻搖頭，道：「不，我寧願在此等兩位，你們取了收據再回來，這銀子……」

姓林的大吼道：「怎麼找起自家人麻煩來了？」

他這話好似打暗語，姓鐵的突然出掌。

姓鐵的掌上功夫高，只一掌便把包震天打落江中。

水花四濺，包震天載沉載浮的，可也離死不遠了。

事情太突然了，君不畏看得一瞪眼。

苗小玉要拔刀，鏢局的人都要抄傢伙了，就在這緊要時候，姓鐵的手一揮，兩條船上又冒出十七八個惡漢，加起來就是三十多人，這些人手上均提着刀，如果鏢局的人動手，他們四個殺一個。

姓鐵的哈哈笑道：「你們識相，別動手，那個想動手，放火燒了你們的船。」

姓林的也得意的道：「你們押鏢已到，你們也沒有責任了，我們把銀子搬走，你們也可以回小風城了。」

君不畏怔怔的在想，他怎麼知道押鏢是來自小風城呢？

苗小玉一看沒了主意，包震天的人已不見了，也不知是死是活，回去如何對石不全交代？

她的煩惱又來了。

* * *

一箱箱的銀子搬得很快，分兩批分別抬到兩條快船上。

姓鐵的走向苗小玉，道：「咱們早已投靠東王了，只有包震天，他太不識時務了。」

苗小玉道：「我不懂，我們只保鏢……」

姓鐵的道：「你們的任務已經完成了，東王府的人是不會虧待外人的，吶，拿去吧，算是給大伙吃紅的。」

他遞了一把銀子並不多，算一算也有三十多兩重。

苗小玉本不欲伸手的，但她現在太需要銀子了。

她接過來，只淡淡的道：「謝謝。」

* * *

很快的，兩條船一前一後的往長江口駛進去了，好像是往江北岸去的樣子。

君不畏開口了。「苗姑娘，咱們暗中追上去。」

苗小玉楞然道：「咱們追上去幹甚麼？」

君不畏道：「我以爲這兩個人有問題。」

苗小玉道：「他們由北王轉而投入東王府，這些天誰都知道南京城中各王不和，這種事咱們少去惹。」

君不畏道：「苗姑娘，至少咱們應該弄明白一件事情。」

苗小玉道：「君兄，你發覺甚麼不對了？」

君不畏道：「天下沒有那麼巧的事情，上一回包老挨刀，這一回又被人打落江中，我以爲這箇中必定有陰謀，也許前後兩批人……」

他沒有說下去，因爲他還不敢確定。

苗小玉道：「君兄，就算我們發覺有甚麼不對，又如何？我們能出手嗎？」

君不畏道：「如果我們把事情弄明白，小風城你也可以向石老爺子面前交代了，你該知道，包老與石老的交情，石老會問你的。」

苗小玉一聽，點頭道：「對，我們是應該暗中追上去看個明白。」

她對小劉道：「追上去瞧瞧。」

小劉道：「大小姐，天都快黑了。」

君不畏一笑，道：「天黑好辦事，追上去。」

小劉點頭道：「他們的船快，咱們的人要加把勁，找兩支槳划起來。」

果然，胖黑在船邊抽出兩支大槳，四個人用力划，還發出哼呀咳的聲音來。

* * *

江面上歸帆眞不少，檣林巨帆之外，還有幾艘洋船在江面上。

船多，前面的兩條船當然也不會注意有甚麼船暗中追踪他們。

那兩條船並未駛遠，進入長江口三浬地，便掉頭往南岸這面靠過來了。

這時候，苗小玉也吃一驚，他們要把銀子送往那裡？

她抬頭看看君不畏，這時候晚霞已落，孤雁不見，江風微微帶着一股子淒涼味。

「果然是有陰謀。」

「而且是大陰謀。」君不畏再看遠處，兩條船靠在一起了。

小劉低聲問：「君先生，要不要咱們靠過去？」

君不畏道：「暫時別靠過去。」

苗小玉道：「這一段江岸是甚麼地方？」

君不畏道：「我只知道這附近有一條大道，可以通往上海。」

苗小玉道：「你以爲他們把銀子運往上海？」

君不畏道：「很難說。」

苗小玉看看江面，又道：「這地方很靜。」

君不畏道：「天黑以後更靜。」

苗小玉道：「君兄，你打算怎麼辦？」

君不畏一時間沒回話，但他的眼睛睜大了。

* * *

君不畏似乎發覺情況怪異，先是他不及出手去救包震天，因爲姓鐵的與姓林的兩船人幾乎把他們圍起來了，等到君不畏往江中瞧，已不見包震天的影子。

包震天的生死，實際上對君不畏而言，那是無關重要的小事一件。

君不畏只想殺田九旺，只不過他發覺事情越來越複雜，因爲田九旺又與沈家堡勾結，這件事太出乎意料。

他在思忖良久之後，便對苗小玉道：「苗姑娘，你把船開到上海去修理，三五天後我會去找你們。」

苗小玉道：「你去那裡？」

君不畏道：「我也不知道，只不過我一定會去找你們，還有，我得去查看那靠岸的兩條船。」

苗小玉道：「好，我這就找地方送你登岸。」

很快的，苗小玉把君不畏送到一大片蘆葦岸邊，君不畏立刻登上岸直往下游奔去。

* * *

現在，他來到那條大路旁，往江邊瞧，只見兩輛大車在岸邊停着，船上有人在抬箱子。

君不畏當然知道箱子裡面的是銀子，只不知道這大車是甚麼地方來的。

天已灰暗下來，岸邊的人漸漸模

糊，就在君不畏快要潛到大車附近的時候，忽見遠處飛馳來幾匹快馬。

仔細數一數，一共是六匹。

六匹馬上坐着五男一女，各人還帶備着傢伙。

東升的月亮雖然不太亮，但還是能把來人大概的看到他們的模樣。

君不畏一看嚇了一跳，他幾乎要叫出聲來了。

他的眼睛睜得大，他的嘴巴也闔不起來。

他在心裡大聲叫：「那不是小風城石敢當賭坊的少東家石小開嗎？」

他把身子貼地面，匐伏在矮草叢仔細聽。

他越聽越吃驚，天下還有這種陰毒的人物在。

天下還眞有狠毒的人，要不然天下怎麼會大亂。

* * *

一箱箱的銀子往大車上抬，君不畏可不管那些，他靜下心來仔細聽。

那邊有人大聲說：「少東家，你怎麼親自趕來了，辦這點小事還用不到少東家操心事，一切十分順利。」

又聽得石小開一聲笑，道：「上一回十萬兩銀子，是不是已全部送到我大伯的手上了？」

那人笑笑道：「翼王很高興，十萬兩銀子當場就發放兄弟們了。」

石小開道：「上一次差一點誤事。」

「怎麼了？」

「包震天被一個混混救了，我爹便來個順手推舟，答應再送二十萬兩銀子，哈哈，包震天！」

「包震天落入大江中了，他中了我的鐵砂掌，狠狠的印在他胸上，他便是牛也會重傷，少東家，我出掌有分寸，不能叫他馬上死。」

「他死了，有誰去對韋昌輝報告是東王下的毒手。」

「哈哈！」

「哈哈！」

一羣人全笑了，君不畏楞然了。

笑是開懷的大笑，爽極了的人總是掩不住那樣的大笑，也可以說是狂笑。

便在這些狂笑聲裡，君不畏放眼過去仔細看，這一看之下嚇了一跳，也令他想發笑。

君不畏既嚇一跳，又想發笑，便也露出一副哭笑不得的怪模樣。

原來這些人當中竟然還有莫文中、李克發與尤不白三人，至於另外的一男一女，其中那個女的君不畏也見過，不就是在石敢當賭坊後面耳房中侍候過他的那個年近三十的女子。

君不畏心中想：「石小開怎麼把這些人也帶來了，而且看每個人的樣子，僕僕風塵，帶着些許疲憊，顯然他們只是剛剛來到。」

君不畏躲到暗處仔細聽，他越聽越心驚，可也帶着些許喟嘆。

他可以肯定一件事，太平天國完了。

* * *

銀子全部搬上大車，只聽得一人向石小開道：「少東家，我們這就繞道趕往翼王軍營，少東可向令尊報告，翼王大軍這就要進入湖湘了，勝利指日可待。」

石小開拍拍那人肩頭，笑道：「去吧，帶句話我大伯知道，我們等着變天了。」

這幾句話是甚麼意思，君不畏聽了也不懂，只不過他相信，石小開的大伯必然是翼王石達開。

他們原來是一家人，而陰狠的乃是石不全的嫁禍東王之計。他明着出銀子支持北王韋昌輝，却又命人改扮東王的人劫去銀子，而實際上銀子却到了翼王手上。

君不畏總算弄清楚這件事，他心中便也吃驚於江湖之險惡可怕。

* * *

兩輛大車駛走了，江岸邊立刻只剩下石小開六人站在那裡，這時候從船上奔來兩個漢子，其中一人對石小開道：「少東家不打算上船？」

石小開道：「告訴我，運鏢銀的船去那裡了？」

那人指向上海道：「少東，我好像聽他們說是去上海修船。」

石小開道：「幾條船？」

那人立刻應道：「只有一條。」

石小開一怔，道：「他們一共三條，爲甚麼只有一條船，另外兩條呢？」

那人看看身邊漢子，道：「兄弟，咱們只看到一條，沒有看到另外兩條。」

石小開吃驚的急問：「船上可有女人？」

那人立刻笑笑，道：「有，一共是兩個女的，一黑一白，白的比較漂亮。」

石小開面皮一鬆，道：「她還活着，我便放心了。」

那人立刻又道：「少東，前幾天那場暴風雨，傳言海上沉了不少船，也死了不少人啊！」

石小開笑笑，道：「你不覺得世上的人太多了？」

他只是淡淡的一句話，聽得人却也不太舒服。

* * *

石小開的笑聲突然停下來，換了一聲雷吼：「苗小玉不死，那個王八蛋必然也在，這幾天馬不停蹄，爲的就是那小子。」

他大聲對那人吩咐：「秦不老、苟在耀，我們大伙住在船上去。」

那姓秦的躬身道：「是，少東家。」

石小開看看身邊幾個人，又對姓秦的道：「這次前來，我們是要殺人的，你們兩條船慢慢往上海駛，找到鏢局的船以後別去驚動它，我們設法把

人誘上岸，找個機會幹掉那小子。」他重重的哼了一聲，又道：「石家的銀子也是他那個狗雜碎花用的。」

姓苟的道：「少東家，像這種小事情，你只要派個人來知會一聲就成了，又何必頂風冒雨親自前來。」

石小開道：「聽說那小子的本事大，我們當然要小心，你們應該明白我爹的作風。」

於是，這六人順序的登上船，石小開加以分配，他和那女的住在姓秦的船上，另外便是中、發、白與那個精壯矮漢一齊住在苟在耀的船上。

君不畏漸漸的明白了。

他大概也猜得到，原來這些人是爲他而來，他還以爲是銀子的事情。

他笑着摸摸脖子，道：「玄，想不到有人在暗中打我的主意要我的命了。」

不就是白銀五千兩嗎？如今他除了身邊一些零花的，有幾百兩在船上輸給小劉他們，四千兩送了苗小玉去修船，他如果今夜未遇到石小開，還以爲好朋友找來了。

君不畏拍拍身上灰與草，邁開大步往南走，他要去上海了。

他是去找苗小玉的，因爲他既然發現這件秘密，他就要告訴苗小玉多加小心了。

* * *

君不畏大步往街上走，迎面奔來一個拉車，這種拉車兩個輪，一個人可以睡在車上，車頂還有個白布頂，那當然是爲了遮太陽。

如今天黑沒太陽，拉車的漢子走得快，快得差一點撞向君不畏。

君不畏閃一步，拉車的回頭罵道：「操你娘，你走馬路中央呀！」

君不畏笑笑，道：「誰該走中央？」

拉車的又罵道：「操你娘，土包子呀！」

君不畏一瞪眼，他還未開口，從白布篷下伸出一個人頭來。

是女人，而且頭上還插着花，耳墜子叮叮鈴鈴響。

君不畏不由望向那女的，她已經笑出聲了。

「哎呀！是你呀！你怎麼在這兒呀？快上車來嘛！」

君不畏本來不想坐車的，但見拉車的兇巴巴，他便不客氣的坐上去了。

拉車的心中想，怎麼如此巧，偏就遇上自家人。

原來車上坐的是沈家堡大小姐沈娟娟。

君不畏往車上一坐，他衝着拉車的扮個鬼臉。

拉車的眞會表現，他也向君不畏點點頭，但君不畏心中在想：「好小子，你出口就罵人，我非整整你不可。」

他還眞的整人。

君不畏何許人也，他不但武功高，歪點子也不少，只見他伸手拉住沈娟娟的手，笑呵呵的道：「我們又見面了，你可把我想死了。」

女孩子通常聽到男人說這兩句話，總是十分溫柔的靠向男的身上。

沈娟娟也一樣，笑瞇瞇的便把頭放在君不畏的胸前來，她還半閉上眼。

君不畏暗聚氣，由氣轉力，力貫全身便是一個千斤壓。

拉車的才拉了十幾步，忽覺車子沉甸甸的，好像一下子車上放了幾百斤的東西一樣。

回頭看，車上兩個人抱得緊緊，如果此刻去打擾，準會挨罵。

拉車的又拚命拉，也倒楣，偏就又是一段上坡道，這更叫他吃不消了。

沒奈何，拉車的把車一停，仰天直喘氣。

沈娟娟挺身而起：「車爲甚麼停了？」

「小姐，我拉不動了。」

「才兩個人你就拉不動呀！」

「眞的拉不動了，小姐，你們換車吧，這些錢我也不要了。」

沈娟娟指指前面，道：「就在前面了，你不拉？」

拉車的一看，咬咬牙道：「好，我拉。」

眞輕鬆，拉車的覺得車上好像少了幾百斤，這是怎麼一回事？

果然，沒多久便到了，沈娟娟下了車，她當然付車錢，君不畏却對拉車的道：「老兄，你這車子有問題。」

拉車的一怔，道：「有甚麼問題？」

君不畏指指天，道：「天黑了，你看看。」

「看甚麼？」

「有鬼呀！」

「鬼？」

君不畏笑得不甚好看，當然是他裝出來的。

他拍拍拉車的肩，又指指車上，道：「我坐在你的車上全身不自在，起雞皮疙瘩，那一定有鬼，你老兄可得多加小心，別惹上那東西，會倒楣的。」

拉車的雙目圓睜，君不畏却跟着沈娟娟往一座三合院中走去。

* * *

這是一座四週花圃中間三合小院的寧靜住宅，奇特的是正面房子大，房子後面兩邊有客室，沈娟娟就好像怕君不畏跑了似的，緊緊拉住君不畏不放手。

沈娟娟拉住君不畏走進後面客廂中，關上門，她的動作便使出來了。

她雙手攀住君不畏脖子，俏嘴翹起，美眸閃爍，半歪着頭等着君不畏吻她了。

君不畏沒有吻，他低聲的道：「我知道你恨我。」

「嗯。」

「我也知道你喜歡我。」

「嗯。」

君不畏看看出氣有聲的俏嘴，又道：「沈大小姐，我想知道一件事。」

「你問吧！」

「你哥哥呢？」

「他回沈家堡了。」

她說的是實情，沈文斗果然回沈家門了，而且是與大海盜田九旺的二把手侯子正一同回去的。

君不畏把雙手摟緊沈娟娟的柳腰，又道：「令兄爲甚麼突然回去？」

沈娟娟道：「你問這個做甚麼？」

君不畏道：「就算是關心吧！」

沈娟娟道：「不關自己的事就少去關心。」

哈哈一笑，君不畏道：「你說得對，事不關己少關心，我應該關心的是你，哈哈！」

沈娟娟主動的吻上去了。

君不畏當然回應，但在他心中却想着另外一件事，那便是沈家堡與大海盜田九旺怎麼會勾結在一起的？

* * *

這間客廂好像是沈娟娟的閨房一樣，裡面的設備有一半很洋氣。

甚麼叫洋氣？洋人用的東西很多，也很新奇，單就那張大床就不一樣，人坐上去還會晃，人站上去也會顫動，當然，人若在上面滾動就更會令人覺得柔軟舒適。

沈娟娟光溜溜的爬在君不畏身上，她的指頭撥弄着君不畏的嘴巴，一邊還吃吃笑道：「上一回你一句話不留就走了，留下我一個人多寂寞啊！」

君不畏道：「你永遠也不會寂寞。」

沈娟娟道：「誰說的？」

君不畏道：「我知道，你不是一位寂寞的人，你會自己製造快樂的。」

沈娟娟吃吃笑了。

她笑着，便在君不畏的身上摸起來。

她有幾個動作，應該是男人做的，但她却使出來了。

君不畏的浪子作風很實在，對沈娟娟的反應是刺激的，也是熱烈的。

他在沈娟娟一陣纏撫之後，忽然把沈娟娟搬到他的身子下方，他的目光充電了。

沈娟娟吃吃一笑，道：「要吃人呀！」

君不畏道：「你馬上就知道了。」

「那就吃吧！」

君不畏的動作粗野，因爲他知道這位沈大小姐不但不是貞節女子，她更是個標準尤物，也許還帶着幾分玩弄男人的心理。

於是，彈簧大床更彈簧了。

於是，這間卧室中傳出那種令人聽了莫名其妙的似笑非笑聲。

這眞是一場眞才實學的男女戰爭。

本來君不畏是强者，但他却不知道，沈娟娟來的時候剛剛抽了兩煙包的鴉片煙。

那種煙抽過之後，人的精神特別好，當然，上了床辦起那種事來便更加威猛如獅了。

* * *

君不畏累得大喘着氣，沈娟娟也在他身邊，四肢平伸的養神。

君不畏可不是要幹這種事的，他本來是想去找苗小玉的，却在途中碰見沈娟娟。

已經半夜了，外面一片死寂。

大床上，沈娟娟低聲道：「想吃消夜嗎？」

君不畏不知道甚麼叫消夜，他頭也不動的道：「你說的甚麼話？」

沈娟娟一笑，道：「就是你想不想吃東西。」

君不畏道：「如果此刻擺上一桌上好酒席，只有你我二人對酌，那光景必然令人愉快異常。」

沈娟娟挺身而起，她拍拍君不畏的臉，吃吃笑道：「我總是不會叫我所愛的人失望的，嘻嘻。」

沈娟娟披衣而起，她走出房間，不久之後便又愉快的走進來。

不旋踵間，沈娟娟拉起君不畏，道：「起來吧，外間的酒菜擺好了。」

君不畏披衣而起，兩個人一路來到外廂房，只見六樣菜一碗湯，兩隻酒杯一壺酒，碗筷也放在一起，再看六樣冒熱氣的菜還眞齊全，天上飛的、地上走的、水裡游的，每一種兩道，香味撲鼻，還未吃便口水快流出來了。

君不畏笑笑，坐下來就是一杯酒下肚，盤中菜他挑着吃，也不管身邊的沈娟娟了。

沈娟娟陪着吃，只不過她吃得並不多，她還挾菜往君不畏的口裡送。

二人邊吃邊聊。

沈娟娟道：「咱們已是自己人了，我有句話倒想問問你，可以嗎？」

君不畏道：「我在聽。」

沈娟娟道：「你的口音不對勁，你爲了甚麼要一而再的往小風城去？」

君不畏道：「爲生活。」

沈娟娟道：「做甚麼營生？」

君不畏道：「像我這種人還能有多大本事，只要有銀子賺，我甚麼也幹。」

沈娟娟道：「你別再去小風城了，行不行？」

君不畏道：「我不去小風城你管飯？」

沈娟娟一笑道：「你就那麼怕餓肚子，如果我把你推薦到我爹身邊，你這一輩子也餓不着肚子。」

君不畏直想笑，在大海上他便碰上她大哥沈文斗了，沈文斗同姓侯的在一起，這說明沈家堡的「蒼海怒蛟」沈一雄與大海盜田九旺有關係。

如今沈娟娟想把他介紹給沈一雄，就事論事已經是太晚了。

君不畏酒足飯飽了，他愉快的雙手按在桌子上，他這就要站起來了。

沈娟娟却伸手勾住他的腰，滿面桃花似的吃吃笑。

君不畏道：「大白天呀！」

沈娟娟道：「大白天又怎樣？」

君不畏道：「想起初次在沈家門見到你的時候，你的表現就是一位淑女，而如今……」

沈娟娟道：「這裡是上海，不是沈家門。」

君不畏道：「上海又怎樣？」

沈娟娟道：「上海是個洋地方呀，你看看，洋人在街上還親嘴哩！」

君不畏道：「那是洋人，我不是，我……」

君不畏突然不說了，他雙目直看門外面，果然，只見一個穿大褂的中年人，急匆匆的走來了。

沈娟娟也看到了，她的眉頭一緊。「西門風，你幹甚麼？」

「大小姐，場子上來了幾個傢伙，老千架式十足，咱們的莊推不下去了。」

沈娟娟道：「我哥哥怎麼還不回來？」

西門風道：「大小姐，你是知道的呀，少東家前天才回沈家門的。」

沈娟娟道：「他應該快回來的。」

坐在一邊的君不畏心中好笑，沈文斗與侯子正在大海上還想劫鏢船，沈娟娟却還以爲她的哥哥快回上海。

西門風道：「大小姐，你得打定主意啊！」

沈娟娟看看君不畏，道：「君兄，我要你陪我去，好不好？」

君不畏道：「賭幾把牌九我願意，幫你穩場我不敢，沈大小姐，你自己去吧！」

沈娟娟伸手拖住君不畏，道：「你不去，我不依，你去壓陣，我出賭資。」

君不畏心想：「沈家與大海盜有勾搭，我今天就去輸他幾個也未嘗不可。」

一念及此，君不畏大剌剌的站起來，道：「走，我跟你過去瞧瞧。」

沈娟娟吃吃笑，伸手摟緊君不畏的腰，兩個人大步往外走，那位西門風已先奔到大門外了。

門外面他招來兩部車，君不畏與沈娟娟分別坐在車上，拉車的便跟着西門風往大街上走去。

君不畏發覺，上海這地方眞熱鬧，沒事幹的人全都擠在街上來了。

拉車的左轉右彎了幾條街道，很快的停在一個大門外，君不畏抬頭看，有個牌上面雕刻着大金字：「沈家賭坊」。

沈娟娟已跳下車，他拉住君不畏，道：「走，進去看看，是甚麼樣的牛頭馬面王八蛋。」

君不畏却低聲道：「沈大小姐，我只能站在一邊看，不能下場去打拚。」

沈娟娟道：「爲甚麼？」

君不畏道：「腰裡沒銅不敢橫行呀。」

沈娟娟道：「你忘了，這兒是我家開的賭坊，你還怕沒賭本。」

君不畏道：「輸了怎麼辦？」

沈娟娟道：「算我的。」

君不畏心中在笑，立刻又問：「贏了呢？」

沈娟娟道：「全數是你的。」

君不畏就覺得妙，小風城的石敢當賭坊，石小開也曾邀人陪他賭牌九，贏了全部自己的，如今又遇上同樣的事，怎能不言妙！

只不過當君不畏與沈娟娟二人從正門走進偏廳的時候，中央牌九桌上竟有人仰天笑起來了。

君不畏也哈哈的笑。

沈娟娟怔怔的問君不畏道：「怎麼了？你們原本是認識的？」

君不畏道：「他們四位，其中三位乃是我的舊識，我們也是牌上見的對手呀。」

其實他心中在想，怎麼不見石小開與那個女子？他二人怎麼沒有來？

君不畏大搖大擺的走過去，只聽得莫文中笑道：「有緣，有緣，今天咱們又遇上了，哈哈！」

君不畏也笑，他還看着一邊的矮壯漢子，道：「這一位是……」

莫文中道：「這位是尹在東，都是場上的好朋友。」

君不畏往正面站，那位原先推莊的漢子拭着汗水往一邊站，他還喘了幾口氣。

原來沈家賭坊來了四個人，正是小風城石不全身邊的大殺手。

別以爲他們只是殺手，賭牌九也有一套。

君不畏淡淡一笑，道：「怎麼樣，可要我推幾莊？」

尤不白嘴角冷冷笑道：「咱們忘不了輸給你的那麼多銀子。」

笑笑，君不畏道：「那點銀子不夠花，早就沒有了，如今再碰上四位，財神爺來了，哈哈！」

李克發哈哈笑道：「我們不是財神爺，財神爺見了我們也會嚇跑。」

君不畏道：「那麼咱們別耍嘴皮子，我這就出牌了。」

他洗牌的動作漂亮，出牌更是乾淨俐落。

李克發四個人的銀子並不多，眞正多金的是石小開，他們四個人加起來也不過一百多兩銀子。

他們並非是來賭的。

他們是在找尋君不畏，因爲他們知道，要找君不畏，就得往賭坊去找。

現在，他們果然找到了。

* * *

「下下，下的越多越好，下呀！」

君不畏大聲叫，李克發瞪眼了。

「一百五十兩，你擲骰子吧！」

君不畏道：「李老闆，我的毛病你知道。」

「你喜歡輸？」

「對，我喜歡輸，贏你們的五千兩銀子我早輸光了。」

「你輸給誰了？」

「不知道。」

他擲出的骰子是五點，君不畏取第一把牌，他吃吃一笑，道：「氣死我了。」

他身後的沈娟娟低聲道：「慫十？」

君不畏兩張牌往桌上砸，滿面不高興的道：「操，我喜歡輸，它偏偏來個猴子王。」

下注的全直了眼，君不畏把所有的銀子掃到他面前來，他嘆口氣，道：「王八蛋喜歡贏，我要輸呀，下！」

莫文中舉着一個小布包，道：「這是咱們剛才贏的一百來兩銀子，君先生，你就看着辦吧！」

君不畏道：「我祝你們大家贏！」

「嘩！」他把骰子又擲出去了。

出現的點子是八個點，末門先取牌。

君不畏把牌放在門前直瞪眼，他心中在想，莫文中這些人是衝着他來的，甚麼大老闆，全都是石不全的殺手，只不過自己實在不想和這些人幹一架，又不知如何才能令面前這四個人離開。

三家的牌掀開來了，掀出的點子都不大，李克發四人的點子最大是八點。

君不畏手壓牌上淡淡的道：「我實在不想贏，我最愛輸幾個，你們大家要相信，所以這一把我就不用掀開來了，大家交個朋友吧！」

這是甚麼話，別說對面尤不白四人不答應，另外兩門也搖頭。

尤不白冷冷笑道：「君先生，少來這一套，你掀開牌再說風涼話吧！」

君不畏把牌按壓得緊，他搖搖頭，道：「何必呢？銀子輸光叫人痛苦的。」

莫文中冷聲道：「君先生，你不掀牌也可以，照數把銀子賠大伙。」

君不畏的手鬆開了。

只見兩張牌完好無缺的放在桌面上，但君不畏就是不去掀牌。

李克發道：「掀牌呀，操！」

君不畏嘆口氣，對一邊的賭坊漢子道：「厤煩你去取個鏟子來。」

一邊的沈娟娟道：「要鏟子幹甚麼？」

她伸手去摸牌，却被君不畏擋住了。

很快的，那人在灶上取了個鏟子走來，道：「你先生要的鏟子。」

只見君不畏接過鏟子，小心翼翼的把鏟子去剷桌面上的牌。

這光景大伙全都直了眼。

李克發罵了一句：「娘的，弄甚麼詭？」

莫文中也冷笑道：「鬼名堂可不少！」

矮壯的尹在東沉聲道：「咱們這是幹甚麼來的？」

只有尤不白未開口。

尤不白注視着剷起來的兩張牌。

君不畏把牌剷起來，然後小心翼翼的把牌翻轉在他的手掌上。

赫然是地牌一對，一共四個紅點。

君不畏道：「既然各位一定要看，我只好痛苦的統吃了，對不起啊！」

莫文中驚怒的道：「你他娘的眞會擺譜，爲甚麼還要人找個鏟子來。」

君不畏把牌攤送到莫文中面前，道：「你仔細看。」

君不畏張口對着兩張牌吹。

他吹的並不用力，但兩張牌却變成粉狀，騰飛得莫文中急忙閉眼睛。

驚叫聲發自人們口中，刹時間兩張天九牌化爲灰燼消失不見。

「這是甚麼功夫？」

「神吶！」

「說給誰會相信？」

人們驚呼中議論紛紛，李克發一聲冷笑，道：「君先生，你眞高！」

尹在東怒目而視，道：「甚麼東西？」

尤不白却向君不畏笑笑，道：「君先生，咱們能不能借一步說話？」

君不畏道：「不能在這裡說嗎？」

李克發道：「不太方便。」

君不畏心裡明白，他們這是想找地方圍殺他，還以爲他是傻瓜蛋。

莫文中抹去吹進眼中灰塵，眶眥欲裂的沉聲道：「姓君的，這是甚麼意思？」

君不畏道：「我沒有打算贏你們的錢呀！」

「你已經贏去了。」

「看了牌只有分輸贏了。」

尤不白道：「君先生，我們在門外候教了，你是人物，大概不會鑽進女人裙子裡面不出面吧！」

尤不白說完還拿眼看看沈娟娟。

君不畏側轉身，他對沈娟娟道：「沈姑娘，我出去一下，你就別再等我了。」

沈娟娟道：「他們好像對你不善，君兄，這是咱的地盤，豈容得他們撒野！」

君不畏看着走去的四個人，他笑道：「如果我想往女人的裙子裡面躲，你便也不會喜歡我了，是嗎？」

沈娟娟道：「我陪你去。」

君不畏道：「我不要喜歡我的女人看到血腥，沈姑娘，我想我會很快再回來的。」

沈娟娟點點頭，道：「君兄，你的高傲令我不敢苟同，他們是四個人啊。」

君不畏伸手摸着沈娟娟的面頰，對桌邊的人點點頭，道：「各位，希望你們都是贏家，再見了。」

君不畏也把桌上的銀子用手一撥便撥進袋子裡，他覺得沉甸甸的，但還是哈哈一笑。

沈娟娟送他到大門口，却發現莫文中四人正大步往東行，而且邊走邊回過頭來冷笑。

那時候上海東面還沒有街道，好像就是外白渡橋附近，黃浦江的帆船有一大半從太湖駛出來。

這附近還有幾家造船的，如今正在趕工忙着，君不畏很想找到苗小玉，但他沒有時間仔細找。

現在，江邊上併肩站着四個惡漢。

莫文中四人聳動着鼻子看着走過來的君不畏。

君不畏剛站定，李克發已冷冷道：「有種！」

君不畏道：「四位有甚麼指教？」

李克發道：「姓君的，咱們不穿大褂裝老闆，你也別故作傻瓜二百五，打開天窗說亮話，你這大老千找上爺們頭上了。」

乾乾一笑，君不畏道：「四位，你們之中三位原來不是甚麼銀號的掌櫃驟馬站的老闆呀！」

尤不白沉聲道：「別裝了，你小子早就知道了。」

雙方從先生、老兄，如今成了小子，君不畏便也不再客氣了。

他不笑，但看上去似笑道：「我到小風城，原本與各位沒過節，大家見面一場喜，只不過當我發覺被你們擺我一道，我的心裡不舒服。」

李克發道：「所以你詐了五千兩銀子便大搖大擺的走了。」

君不畏道：「那是贏，怎說詐！」

莫文中道：「你很高明，不錯，咱們未曾看出你玩詐，但事實上你玩詐，姓君的，你如果識相，就把五千兩銀票一個崩子不少的拿出來。」

君不畏笑道：「行，我答應送還，只不過我有個條件。」

莫文中道：「你沒有條件，你所面對的就是四對一的局面，你還琢磨甚麼！」

君不畏道：「聽口氣，已無商量餘地了？」

莫文中道：「不錯。」

李克發道：「石爺的銀子你也敢詐，也不打聽打聽，石爺是幹甚麼的。」

君不畏一笑，道：「你們說那石不全嗎？」

尤不白道：「大膽，要叫石老爺子！」

君不畏道：「他是你們的老爺子，我沒拿他的骯髒錢，他憑甚麼是我的老爺子。」

他此話甫畢，但聞「嗆郎」拔刀聲，四個人便把君不畏圍起來了。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羣毆呀，哈！」

「你應該哭。」尤不白冷聲道。

君不畏道：「江湖險惡，人心詭詐，姓石的原來與石達開是一家子呀。」

他此言一出，四個人幾乎跳起來了。

李克發沈聲叱道：「小子，你說甚麼？」

尤不白也加上一句：「我們不懂你說甚麼。」

君不畏道：「我的話你們眞不懂？」

尤不白道：「你把話說清楚。」

君不畏道：「有時候話說得太清楚，聽的人反而會糊塗，四位，你們還等甚麼？」

莫文中道：「姓君的，你都知道些甚麼？」

君不畏道：「小風城石不全的銀子，根本不是運交北王的，南京城各王不和，你們嫁禍東王，而銀子却運往翼王手中，這件事我已知道。」

四人聞言大驚，也彼此一瞪眼。

君不畏哈哈一笑，道：「石不全眞是老奸巨猾，我可以稱他一聲老狐狸了。」

李克發道：「你聽甚麼人造這謠言的？」

君不畏道：「不是謠言。」

李克發道：「必是道聽途說，胡扯一通。」

君不畏道：「有甚麼比親耳聽到的還正確？」

「殺！」

「殺」字由莫文中的口中叱叫出來，尹在東已抱刀滾向君不畏的左側，十七刀激射出一片刀芒，凌厲至極的劈殺君不畏的下三路。

君不畏雙眉一挑，見這人身材矮小，刀法怪異，單足點地騰身一丈八尺高下，半空中前後兩把刀平削斜殺，另一人却緊守方位斷絕君不畏的退路。

這四個人好像具有一套特異殺法，不用呼應而能聯手合擊。

君不畏半空中嘿然有聲，眞快，他人未落地，幾點寒星已陡然射出，隨之便聞得幾聲慘叫。

幾聲慘叫出自緊守一邊那人的口中。

那是李克發，他慘叫着抛刀彎腰，雙手捧着自己那張泛紅的臉，血已自他的指縫中往外溢了。

君不畏怪異的身法空中旋，他就落在李克發的身後面，他不但閃過地上的一片刀芒，更把圍殺的兩人抛在兩丈外，「叭」！他出腿，直把受傷的李克發踢了個狗吃屎。

「颼颼颼」的衣袂飄飄聲，三個人立刻奔到李克發的身邊看。

「老李，你傷在那裡？」

莫文中把手去掀李克發的肩只一半，李克發已轉身挺腰坐起來了。

天啊，只見他的一隻眼睛在流血，另一邊臉上也有三個坑，那當然是血坑。

（未完·十）

上文提要： 鄭海說出燕子飛和齊天洪交厚，若得燕翎協助，策反的希望很大，跟着便和余懷芝訂下連絡方法，便分手了，鄭海到太白居誘燕翎出來，向她說服了策反之計，才離去，却遇一黑衣蒙面人攔擊，鄭海不敵，清虛道人協助亦受傷，正危急時，得一矮瘦老人協助逃脫。其後余懷芝遇上燕翎，被魏薇跟踪，兩人妙語解頤，魏薇妒火中燒，拂袖而去，路上却遇上兩個回子，長孫奎和馬騰，馬騰更將她捉去張金之墓裸祭……




新派俠情長篇連載／東門白・文
可飛・圖

亡命怪俠

互相救助無私念　恨意難平起殺心

深夜很冷，山風很大，加上內心的恨和絕望，她渾身猛顫，因爲此刻已完全赤裸，躺在石碑前。

她可以看到石碑上的文字。

「一代大俠張金之墓」八個字有多刺目。

更使她悔恨的是，她根本未殺張金，居然做了代罪羔羊，作了他的奠品，而且是這樣的奠品。

長孫奎上了香，也磕了頭，還禱告了一番。

馬騰和張金的私交較近，還伏在墳上哭了一會。

這工夫長孫奎站起，目光傾注在魏薇的胴體上。

和張金常在一起鬼混的人，那會有好貨？

只是長孫奎過去却未作過採花勾當，今夜適逢其會，欣賞了魏薇的動人胴體。

這是一個成熟女人的胴體，膩滑如脂。

長孫奎忽然又跪了下去，喃喃禱告，道：「張兄，此女已在你的墓前祭奠過，已爲你報了大仇，希望你不介意，這吃剩的奠品賞給小弟吧！」

馬騰不由一怔，還以爲自己在哭聽錯了呢！

他立刻側頭望着師兄，見師兄禱告完畢，拏起魏薇的衣衫要抱起她離去，不由大驚，道：「師兄！」

「甚麼事？」

「師兄，你要……」

「這是張兄吃剩的牙慧，順理成章地享用一下。」

「師兄，小弟記得你不是那種人。」

「那種人？」

「好色荒淫之人。」

「胡說！師兄當然不是那種人。」

「可是現在……」

「馬騰，她赤裸躺在張兄墓前，已被張兄的靈魂玩過，就像一道奠品菜餚被吃過一樣，我只不過是吃了一道『接羅』一樣，也等於是張兄賞給我的。」

馬騰道：「師兄，爲張兄報仇是交友之道，來這一手，却對張兄不敬，這是不可以的。」

「你少管我的事，走吧！」他抱起魏薇，走出墓地。

由於剛才她躺在墓碑前一段時間，已解了一穴，已能說話，道：「張金不是我殺的，絕對不是。」

長孫奎微微一驚，正要再點她的穴道，馬騰道：「師兄，這要問明白，如她眞未殺人，那就……」

長孫奎道：「此時此刻她當然要否認。」

「師兄，保持形象要緊，咱們師兄弟和張金雖是朋友，那是因爲張金在西北道上紅極一時那段時間，咱們在他那兒作過一個月的食客，如此而已，却絕不會和他一樣到處糟蹋女人。」

「你聒噪甚麼？滾開！」

「師兄，總該問明白才是。」

「不必問了，我以爲就是她殺死張兄的，我玩了她，也等於爲張兄報仇，反正我是玩定了。」

馬騰道：「師兄，小弟爲你可惜，希望你打消……」

「滾！你沒有資格管我！」

「滾就滾！師兄，請記住萬惡淫爲首這句古訓。」

說畢，馬騰改道而行，一會就去遠了。

長孫奎以前的確不是這種人，「不見可欲」就不會如此，可惜他此刻抱了一個肉香四溢的女人，他迫不及待地四下打量。

稍後，他奔向一個小村落，這兒最多有二三十戶人家。

長孫奎掠進一個被火燒燬的廢墟，他來過此村。

這民房雖遭回祿之災，但燬得並不太嚴重，有的屋中的炕還在，炕上還有蓆子，頗爲完整。

長孫奎把魏薇放在炕上，正要去關門，人影自內間射出來，因爲內間的窗框都不見了，所以進出容易。

這人居然是馬騰，他故意拂袖離去，却又暗暗跟了來。

長孫奎當然比師弟高明。

只可惜此刻他念念不忘的是炕上的白羊。

甚至在關門時也能嗅到那濃郁的體香。

所以當馬騰到了他的身後才覺察，但爲時已晚。

長孫奎應指而倒。

這一手窩裡反，魏薇不以爲怪。

她以爲二人都是一丘之貉，出了狠窩，再入虎口而已。

剛才馬騰是勸過長孫奎，那不過是想分一杯羹，撇清而已，如今向師兄施襲，自然是想獨佔了。

魏薇閉上眼，她只有認了。

那知這時，身上被戳了幾下，穴道已解。

魏薇心頭大震，無異死而復生。

她睜眼一看，見馬騰在她身邊背向而立，道：「魏姑娘快點把衣衫穿上走吧，以後見了師兄要小心！」

魏薇內心的感激是無法形容的，道：「馬大俠救我一命，必當厚報，我要殺此淫賊！」

「姑娘務請看在小可面上，放他一馬。」

「馬大俠，若非你心地光明，小女子絕不苟活人世。」

「我知道姑娘是冰清玉潔之人，所以在下才冒開罪家師兄之大不韙，暗暗跟來，拯救姑娘。」

「不殺此賊，此氣難平。」

「姑娘要報此仇，以後再說，今夜就給在下一個面子如何？」

魏薇深深襝衽爲禮，出廢墟而去。

馬騰解了長孫奎的穴道，道：「師兄，小弟……」

長孫奎盛怒，立刻就出了手。

馬騰把他的天鵝放了生，更傷了他的尊嚴，道：「王八蛋！你是甚麼？君子？狗屁，你也不過是賣弄人情而已。」

馬騰道：「師兄，小弟不過是希望你保持令譽。」

「放屁！我非宰了你不可！」

馬騰不是長孫奎的敵手，未出六十招，就中了一掌，那知長孫奎眞要殺他，掌掌不離要害。

馬騰道：「師兄，有一天你會體會到小弟的心意。」

長孫奎不出聲，又擊中馬騰一掌，坐在地上。

就在這時，忽然身後有勁風襲到，長孫奎一迴身，不由一驚，竟是魏薇去而復返。

二對一，他們制住了她，一對一未必成。

魏薇在殺機頓起之下，全力施爲，絕對未出七十招，一掌擊中他的腹部，「吭」地一聲，長孫奎連退五步。

這一掌擊垮了他的信心。

長孫奎知道，他們尚有一段差距。

從今以後，他還要時時小心，迴避這個「笑面羅刹」。

他就勢一個側縱，逃出了廢墟。

魏薇沒有追，因爲已經追不上了，道：「馬大俠，你傷得如何？我看他對你毫無同門之情。」

馬騰道：「姑娘，以前還好，今夜壞了他的好事，他的本來面目就露出來了。姑娘，說來慚愧。」

「馬大俠慚愧甚麼？你乃是頂天立地的大丈夫奇男子。」

「不敢當。」

「你絕對當得起。」

馬騰道：「姑娘，張金眞的不是你殺的？」

「眞的不是。」

「姑娘應該早說才對。」

「我當時不屑分辯，但以後要說明却已來不及了，因爲長孫奎又點了我幾個穴道，我無法出聲。」

馬騰道：「姑娘要去何處？」

「去找一個人。」

「能告知找誰嗎？」

「『閃電飛虹』余懷芝。」

「是他，久仰大名，倒是見過幾次，但未交談，昨天在三十里外小鎮上見過，他身邊還有一位女郎。」

魏薇道：「有沒有看到他去了那個方向？」

馬騰道：「西南方。」

魏薇道：「馬大俠，此恩此德，小女子永生不忘，容圖後報，就此暫時別過，後會有期。」

「後會有期。」

魏薇猜出，余、燕二人往西南方走，是去崤山的方向。

但峭山遼闊，找人很難，除非在他們未到之前追上。

* * *

秋高氣爽，山野中雖是一片肅煞氣象。徐、燕二人邊走邊談，却不寂寞，余懷芝發現燕翎很健談、善解人意。

「燕姑娘，你當初怎麼會參加此幫？」

「我和幫主動手打賭輸了。」

「貴幫幫主在多少招上贏了你？」

「三十招上。」

余懷芝心頭一緊，三十招勝了燕翎，這人是很厲害的了，余懷芝就作不到，道：「有沒有用兵刃？」

「沒有。」

「姑娘盡了全力？」

「當然，我又豈是輕易服輸的人。」

余懷芝道：「貴幫幫主用的是哪一派的武功？」

燕翎搖搖頭道：「我也未看出來。」

「姑娘是說他的武功路子很怪？」

「也不能說怪，只是看不出是哪一派的，」她忽然想起一事道：「有一兩招，倒是和余大俠用過的有點類似。」

「和我用過的一樣？」

「不是一樣，我是說好像有一兩招頗像……」

余懷芝也未在意，天下武功本是一家嘛！

這天晚上，宿在一個小村落中。如不宿在這兒，要趕三十里才有鎭甸，只好遷就。

這兒沒有甚麼客棧，不過是百姓騰出空屋留客。

當然，收費十分便宜。晚飯還供應大餅及炒蛋。

「余大哥，你要委曲點。」

「我倒是無所謂，只怕你食不下嚥。」

燕翎道：「其實我吃東西很隨便，只是我有個習慣，不論春夏秋冬，每天一定要洗澡，不然就不舒服，甚至無法入睡。」

余懷芝道：「這兒正好有個大鍋灶，我來燒水。」

一人生火，一人提水，燒了一大鍋。

余懷芝叫她先洗，她要他先洗，最後還是由燕翎先洗，那是用大木盆，先把水調得冷熱適度。

甚至余懷芝還親自爲她調配好了水才帶上門。

燕翎在內插上了門閂。

但不久，就有人窺伺。

是余懷芝嗎？應該不會吧！當然，燕翎不知。

燕翎一件件地脫了衣衫，大木盆中熱氣氤氳，所以在窗外窺伺，更加虛幻而迷人。

她是個十三歲的少女，只因早熟之故，不知道的人，看她的身材，都以爲她有十七歲光景。

主要的原因是，她身爲「青苗幫」第三號人物，別人就不會把她估計只有十三歲，這幾乎是不可能的。

青春代表了活力。

而活力又代表細嫩，如肌膚有彈性，沒有皺紋等等，不管是眼睛看到的或鼻子嗅到的，青春就是不一樣。

這雙眼盯在燕翎的白玉似的胴體上，不免冒出妬忌之火。

好就是好，即使硬要說不好，也無法說服自己。

那知屋內忽然傳來了一聲嬌呼，應該是慘呼。

余懷芝爲她調好了水，就來到外院，他是爲了避嫌。

也許正因爲如此，才會發生這種事的。

他聽出，這是一聲慘呼，而且是燕翎的聲音。

他奔回內院道：「燕翎，你怎麼呢？」

「余大哥，你調的水太熱，我的大腿及臀部八成已被燙傷了。」還呻吟了起來。

後窗外一雙冷厲的眸子立刻消失了。

「這……這怎麼會？我爲你調得不冷也不熱呀！」

「可是正因爲我信任你，我坐下時也沒有先用手試試。」

「燕翎，我調好之後，還用手背放在水上試了一下，我以爲那熱度正好，絕不會燙傷皮膚的。」

「可是，我已經燙傷了。」

「燕翎，我能進來嗎？」

「余大哥，你非進來不可，你要爲我急救。」

「當然，嚴重燙傷，要盡快急救才行。燕翎，我眞的記得很清楚，那水溫絕對不會燙傷皮膚的。」

「余大哥，現在也顧不得了，你快進來吧！」

「好，第一，我要提些冷水來，第二，我把藥取來。」

他先取了藥，幸好隨身帶了藥來，然後提了兩大桶水進入屋中，燕翎蹲着，身上披着衣衫。

由於是臀部燙傷，不敢穿上褲子，只好半蹲在地上。余懷芝先試試木盆中的水，不由一驚。

這怎麼會呢？他當時試過，那有這麼熱？

況且自燕翎被燙傷到此刻，大概已有盞茶工夫，水已經凉了些，尚且如此燙手，這是怎麼回事？

「燕翎，你傷在臀部，就先用冷水淬臀部。」

他把大木盆中的熱水倒掉，倒入冷水。

然後叫燕翎坐入木盆中，但却不能坐實。

她必須蹲着，使臀部淬在冷水中。

這當然要余懷芝協助她才行。

「余大哥，不要你幫忙。」

「我怕你萬一坐實，傷了被燙的部位。」

用水淬了一會，就要塗藥，她自己看不見傷處，自己當然不能塗，非要余懷芝幫忙不可，這眞爲難。

「燕翎，雖然此事有點蹊蹺，不是我把水弄得這麼熱的，也許你自己調水，就不會發生此事，所以我總是內疚。」

「余大哥，我不怪你。」

「你不怪我，我還是很難過，我抱你到炕上去上藥。」

「余大哥，我要自己上藥。」

「燕翎，我也知道，你自己動手是最好，但是……」

「余大哥，把藥給我，我自己來。」

「燕翎，你自己上藥，由於看不見，不知哪裡燙傷，那裡沒燙傷，哪裡燙得重，哪裡燙得輕。」

「余大哥，我不能……」她哭了。

即使任何女强人，此刻也會如此的。

除非有她自己的貼身丫頭在身邊。

「燕翎，你自己看着辦，喏，藥在這裡，如果不行，你便叫我……」余懷芝帶上門出屋而去。

燕翎含淚自己塗藥，可是自己塗的確有些地方無法塗到，而且也會重複和浪費藥物。有的地方未塗到，有的地方塗多了或重複了。

停了一會，她悲呼道：「余大哥！」

余懷芝在門外道：「燕翎……」

「余大哥，有的地方我塗不到。」

「我來好不好？燕翎，首先你要信任我。」

「余大哥，我當然信任你。」

余懷芝進屋接過藥，爲他塗抹。

此時此刻，看到她這個部位，却也沒有一點非非之想。

擦好之後，發現燕翎的眼都哭腫了。

「由此看來，」余懷芝道：「你又不像是『青苗幫』的第三號人物。燕翎，我對不起你。」

燕翎以蟻語傳音道：「余大哥，不是你。」

余懷芝也以傳音入密道：「不是我是誰？」

燕翎道：「我相信有人弄鬼。」

「弄甚麼鬼？」

「你爲我調好水之後，你出屋我也不在屋中的那一會，一定有人偷偷地在木盆中倒入大量的開水。」

「這……」余懷芝道：「那會是誰？」

「我也不知道，但如今想來，好像後窗外有人窺伺。」這些話他們都是以蟻語蝶音說的。

余懷芝突然自前窗穿出，上了屋頂。

果然，他發現一個人影越出後牆。

乍看這顯然是個女人，他疾追而出。

由於後牆外是樹林，他沒有追上，但是，他略一回想及思索，他以爲這女人的身影頗像魏薇。

略加思索，余懷芝相信自己的猜測，九成是她。

在一個有心人的眼目之中，他和燕翎的交往當然過火了些。

趁機在大盆中加些滾燙的熱水，那也是很溫和的手段了。

想想這幾年的來往，內心也不免有些歉意。

但是，鄺海的忠言，也絕不會是空穴來風。

余懷芝立刻趕回，此刻燕翎的安全十分重要。

是不是僅是聽鄺海提到燕子飛昔年和他的前師齊天洪的交往，而使他對燕翎特別關注？這只是理由之一。

另一理由，也許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來。

「余大哥，有未追上？」

「沒有追上，但發現了個後影。」

「是男是女？」

「好像是個女人！」

「余大哥認不認識？」

「沒看到正面，難以猜測。」

燕翎笑笑沒有再說甚麼，她應該也能猜出是誰了。

因爲她暗中看到過余懷芝和魏薇在一起。

當然他們還動過手呢？只是燕翎未揭穿。

「燕翎，在未到貴幫之前，我該負責你的安全。」

「余大哥，本來在未達本幫之前應由我負責你的安全才對，眞是慚愧！在本幫幫規來說，我算是失職了！」

余懷芝道：「塗上藥之後感覺如何？」

「好多了，只不過我可以感覺燙得不輕。」

「也不太重，我這藥甚管用，是名醫送的。」

「余大哥是說哪位名醫？」

「羅雅堂。」

「果然是名醫。不過，據說此人很吝嗇。」

「也許，不過據我所知，他看着不順眼的人就不來往。」

「聽說他不喜歡的人，給錢也不治病。」

「那是指十惡不赦之徒而已。」

「他能送你這燙傷藥，表示交非泛泛了。」

「也不是交非泛泛，而是我和他能談得來。」

「余大哥，多久我才能全好？」

「這也要看調弄得如何？要勤換藥，不要常常磨擦傷口，就會好得快，

而且也要忌口。」

「余大哥，這麼說不能上路了？」

「可以僱車上路。」

「不要，躺在車上回幫那有多難堪？我要好了才回幫。」

余懷芝道：「一切由妳決定。」

「余大哥，你也該去睡了。」

「燕翎，夜裡要警醒點！千萬小心……」

這一夜相安無事，爲了使她快好，一切都由小余侍候她。

＊　＊　＊

五天後，燕翎的傷好多了，她道：「余大哥，悶死人了！」

余懷芝道：「忍耐幾天，我估計再有五七天就好了！」

「天哪！五七天對我像五七年一樣。」

余懷芝道：「五七天之後，我會帶妳出去好好玩一下。」

「玩甚麼？」

「妳想玩甚麼都成。」

「余大哥，你對賭在不在行？」

余懷芝笑笑道：「燕翎，這話要我如何回答？」

「怎麼不能回答，在行或不在行，兩三個字就回答了。」

余懷芝微微搖頭，道：「燕翎，誰敢說在行。」

「這麼說，余大哥在賭場上必是頂尖高手了？」

「這更不敢當，懂是懂一點，頂尖太不敢當了。」

「大哥都會玩甚麼？」

余懷芝道：「反正喜歡玩的人，大概不外乎牌九、骰子、紅黑寶、麻將、番攤，甚至洋賭『梭哈』。」

「余大哥也會玩『梭哈』？」她知道說錯了話，道：「大哥，對不起，也許是由於我也會一點，就目中無人了。」

「不妨，我相信妳必是此中能手。」

「不……不，我相信不如余大哥的。」

「不用客氣了，妳好了之後，可以去大顯身手。」

「況且，我相信余大哥手頭的銀子也用完了。」

「還……還有一點！只怕作賭資就不夠了！」

「不妨，我可以找部下籌措一點。」

又過了兩天，燕翎的傷快好了，道：「大哥，我們去賭場。」

「妳的傷還沒有好呀！」

「快好了。」

「好了再去，也不差這兩三天。」

「不，大哥，我忍不住了。」

「想不到妳居然是一位年輕動人的女賭徒。」

「大概比大哥還差得多。」

燕翎又道：「余大哥答應了沒有？」

燕翎道：「我要仔細看看妳傷，適不適合出門走動。」

燕翎褪下褲子，伏在床上。

只要兩腿併攏，是看不到甚麼的。

余懷芝看了一會道：「燕翎，最好是忍兩天。」

「兩天後就會好？」

「我保証，兩天後就可以出門了。」

「好，大哥，我再忍它兩天。只不過這兩天你要寸步不離陪着我。大哥你會不會以爲我是個累贅？」

「不會，我覺得和妳在一起很愉快。」

「眞的？余大哥。」

「當然，但我不能長久和妳在一起。」

「爲甚麼？」

「我會消磨了意志，甚至離不開妳……」

燕翎美眸中跳躍着異彩。

她以前從未想到自己有這麼大的本錢，居然能吸引住這樣一個大英雄，一種成就感就油然而生了。

這天傍晚，余懷芝上街去買糖炒栗子。

燕翎很愛吃，只要她喜歡的，他一定爲她張羅到。

也許是爲了一個大前提——策反，而把幕後的操縱者揪出來。據說「武林三老」可能就是死于此人之手。

「武林三老」是空空道人，百了和尚和白骨居士，死時都在六旬左右，被逐個施襲而亡。

這三人的技藝，都被視爲頂尖。

世上凡是頂尖的必然受人尊崇，也會被人妬妒。

「三老」可算是有涵養不炫露的人了，仍是不免。

當然，他的師父齊天洪之死，且自剝指甲，據猜測，也可能是「青苗幫」的幕後操縱者幹的。

這時大約正是晚飯時刻，初冬晝短夜長。

余懷芝買了糖炒栗子回來，忽見他們住的後院失了火，也正是他們住的客房，不由大驚失色。

由於這三間獨立客房四周起火，一看便知有人縱火。

因爲，如果是屋內失火，火舌會從內往外。

這三間屋子都是由外面四周燒起，有的地方剛剛燃燒到窗上，可以看出，門窗部位火勢較烈。

縱火者當然要封閉此屋的出路。

余懷芝立刻自井中汲上兩桶水，一桶潑在自己的頭上及身上，另一桶提着上了屋頂，弄破屋瓦，道：「燕翎……」

「大哥……我出不去了……」

「往上竄，我把屋頂弄個洞。」

「不成，大哥樑柱和屋上天花板都着了火。」

接着傳來了咳嗆聲。

「燕翎，不要怕，我下去……」

屋頂已弄了個洞，提了一桶水落入屋中。

屋中已被濃烟瀰漫，這工夫燕翎忽然悲呼着撲入他的懷中，道：「大哥，八成有人縱火……」

不是八成而是十成，余懷芝道：「我們快衝出火場。」

先把一桶水倒在燕翎頭上及身上，然後把剩下的半桶水往西邊窗上潑去，抱着她射出窗外。

此刻已有很多人嚷嚷救火，也有人用水來潑。

但由於火勢太猛，不敢接近，水往往潑不到火上。

二人立刻去追縱火之人，自然是追不上的。

在郊外，二人相對無言。

稍後，燕翎又投入他的懷中道：「大哥，謝謝你。」

「謝我幹甚麼？不怪我就很知足了。」

「我爲甚麼要怪你？」

「燕翎，不要顧左右而言他成不成？」

「沒有啊，大哥對我照料關顧，我十分感激呀！」

「難道妳猜不出來，是誰縱火？」

「噢！我當然可以猜個八九……」

「她縱火，自是由我而起的。」

「但至少不是大哥要她縱火的吧？」

余懷芝道：「燕翎，我前幾年隱在一個小村鎮中，而她似乎也隱在那兒，我們以賣豬肉和顧客的身份相識，日久有了點情感，但却沒有婚約，也未跨越。」

「這一點我相信，她也隱在那小鎮上，未免巧合。」

「妳是說……」

「大哥，我以爲她可能早就有意接近你的。」

余懷芝道：「接近我幹甚麼？」

「反正必有深意。」

余懷芝道：「我們不要談她了，就此離開這兒也好，燕翎，妳的傷似乎已經好了吧！」

「大哥，我的身體都被你看到了，怎麼辦？」

「燕翎，在特殊情況下，何必拘泥這些？」

「大哥，你說得倒輕鬆。」

「燕翎，未來如何，不得而知，總之，我不會虧待妳，除非我們是處於敵對狀態之下。」

「大哥，我想也許不會。」

二十里外有一大鎮，余懷芝背她來到此鎮，還不到三更，這是因爲怕她的傷處嫩肉再次磨破。

其實她的傷處，算是好了。

巧的是，一入鎮就發現了一個賭場。

余懷芝道：「可惜沒有賭資。」

燕翎道：「我有點手飾，也許能押幾千兩。」

「押妳的手飾怎麼好意思？」

「你就是押我的人，我也會答應，但一定要有把握。」

「甚麼手飾？」

燕翎取出一副翠鐲道：「這個大約值三千兩，但押的話最多能押一千兩，另外還有個鑽石胸飾。」

「值多少？」

「大約五千兩，也能押二千兩。」

「要是手氣不靈輸了呢？」

「身外之物，輸了就輸了！」

二人進入賭場。

由於二人衣着入時，器宇也不凡，甚受注目與歡迎。

負責人哈腰肅客，道：「二位要玩甚麼？這兒應有儘有。」

余懷芝道：「先玩玩牌九如何？」

「那就這邊請……」二人進入東廂中。

這兒共三間，一明兩暗，明間有三桌，左右兩暗間各有兩桌，一色的大牌九，其中一桌全是女的。

二人一看，雖然有七桌之多，却只有這一桌賭注較大。

這一桌上居然全是女人，而是最大的也未超過三十歲，余懷芝對其中一個十分注意。

女人進賭場本不多見，這麼年輕的女人，而且又這麼多，眞是罕見的事，其中還有一個相當美艷呢。

管事的一商量，「末門」的女人讓出位子。

余懷芝要燕翎坐下，燕翎也未客氣。

莊上是個二十五六歲的婦人道：「這位姊妹賭小枱面？咱們這一桌場面大，鷄零狗碎的不歡迎。」

燕翎取出翡翠鐲子往桌上一放，衆人不由眼睛一亮。

莊家取過一看，道：「貨色不錯，押多少？」

「兩千兩。」

「不值，只能押五百兩。」

燕翎面色一變道：「此鐲時價值三千以上。」

「對，但到了賭場中，這些東西是不值錢的。」

余懷芝低聲道：「五百就五百吧！」

燕翎道：「也太便宜了她。」

美婦道：「如果姑娘知道穩輸，就不如不賭！」

燕翎道：「知道自己穩輸的人也不會到賭場來。」

「這就對了！所以押得少，贖的時候也輕鬆對不？」

余懷芝道：「但輸了就吃虧了。」

這女人洗牌，余懷芝十分注意。

却也看不出弄甚麼手脚，砌好了牌，這美婦道：「姑娘押多少？」

「五百兩全押了，前三百後兩百。」

婦人看看三家都下了注，立刻打

出了骰子。

「七對門」，燕翎拿第二把牌。

莊家的牌放在面前先不動，等三家揭了以後再說。

「出門」是三七點。

「天門」是七、八點。

「末門」是前七後九點。這算是很不錯的牌了。

所有的目光全注在莊家的牌上。

莊家似乎很沉得住氣，她的牌自拿回來後就未動過。是大是小？誰也不知道，包括她自己在內。

當然，如他是「郎中」或「花惑」(比郎中高一級)，她就會知道自己是甚麼牌，但能控制自己的表情更難。

假如一個賭徒知道自己的兩扇牌是「天九王」而能不露聲色，那是很了不起的，如他知道自己的四扇牌是前「大天」一對，後面是「小皇上」，而能寵辱不驚，那才了不起。

這美婦不慌不忙，先掀開前兩張「長三」一對，後面兩扇，居然是「地」一對，這當然是通吃，四週一片嘩然。

莊上美婦雙臂一圈一掃，三家的賭注都到了她的面前。

燕翎知道遇上了方家。

對方顯然是「花惑」而非「郎中」，她回頭看了余懷芝一眼。

因爲她的翠鐲已到了莊家面前了。

燕翎道：「余大哥，你來吧！」

余懷芝點點頭，燕翎又取出了胸飾。

她近來根本不戴這些手飾，因爲她知道小余不喜歡。

余懷芝喜歡的，她一定會去作，不喜歡的絕對不作。

莊家接過看了一下，再取出放大鏡看了一會，道：「金鋼鑽是不假，他已不太流行了！妳想押多少。」

「三千兩。」

「不值，它只值一千兩。」

燕翎要發作，這倒不是恃技欺人，實在是這胸飾出自大銀樓名銀匠之手，時價值五六千兩，押三千是值的。」

但是，在賭場中抵押作價，和在當鋪中典當一樣，就算是昨天做好的一套新衣服拏去當，當票上也會寫上「估衣一套」。所謂「估衣」也就是舊衣服。

當東西能得典當物的價值三分之一就很好了。

一般大約是五分之一，甚至七八分之一。

在賭場中略有不同，有些人到賭場撿便宜，這種人既非賭徒，也不是開賭場或賭場東家。

他們只是投機取巧撿便宜買便宜貨的奸商。

有很多人身上不方便，就會臨時取下飾物如帽正(帽子一塊翡翠，玉或瑪瑙等)，玉珮甚至名貴鼻煙壺等。

當然，女人身上可典當的飾物就多了。

不管是甚麼名堂飾物，到了這兒是不值錢的。

燕翎道：「一千就一千吧！」

于是莊家開始洗牌，余懷芝也幫她洗。

這樣把牌砌好，三門都下了注，莊家拿起骰子。

余懷芝接過骰子，看了一下，又交還莊家。

他很佩服這個女人。

他在外闖了這多年，還沒見過這麼高明的女賭徒。

所以他要特別小心，這可是燕翎最後一件飾物，是不能輸的。

莊家打出了骰子。

這一次余懷芝當然暗中較上了勁。

骰子多轉了一會才停。莊家看看這六點，笑笑不語。

這一切都看在余懷芝眼中。

到此地步，這女人居然會輕鬆地笑笑，眞是莫測高深。

六點是「出門」拿第一副牌。

余懷芝揭牌一看，不由心頭一涼。

他本以爲自己是前九點後「大銀」一對。那知竟然變成前五後八點。不算太小也不算大的牌了。

余懷芝忽然想起一個人來。

他以爲這女人八成和「賭仙」金子超有關連。

不然的話，沒有這麼高明。

這次莊上是前七點後九點，吃了余懷芝，只陪了「出門」的前八點後九點。因爲「出門」的九點是「天七九」，比莊上的九點大些。

余懷芝很尬尷，燕翎道：「大哥，不要緊。」

「那是妳心愛的首飾呀！」

「不，你沒看到，我好久都不戴了，已經不喜歡了。」

余懷芝道：「慚愧！」

「余大哥，你千萬別介意，我們走吧！」

「先別急！咱們還沒有一敗塗地！」

怎麼會沒有一敗塗地呢？燕翎以爲他要動武。

這是因爲她還不太瞭解余懷芝的爲人。

這工夫，莊家收拾枱面，似要走人。

「慢着！」余懷芝道：「我還要再下一次注。」

莊家笑笑，道：「這位仁兄，賭桌上有贏有輸，沒有人永遠輸，也不會老是贏，但贏要贏得光明磊落，輸也要輸得有骨氣，這位仁兄，你認了吧！」

余懷芝笑笑道：「我們當然認了！」

「認了又如何？」

「想再賭一次，只是一次。」

「仁兄還有賭本嗎？」

「當然，沒有賭本怎麼賭。」

余懷芝抬抬下顎，指指出門那個較爲年輕而美艷的女人。

莊上一楞，道：「你們認識？」

余懷芝點點頭，嘴唇嗡動了一會。

莊家一臉驚怒之色，而一邊的燕翎也十分惶惑。

余大哥認識「出門」這個看來冶蕩的女人？

這似乎毫無疑問。余大哥和這女人有交情嗎？

燕翎本以爲她已佔有了余大哥十之五六了。

只不過一個英俊而名氣大的男人，很少有一個女人能獨自擁有他，現在，莊上這個女人似乎不能走了。

也可以說被余懷芝幾句話扣住非賭一次不可。

「好！只賭一次，下不爲例對不？」

「對！下不爲例！」

「如果再輸，仁兄絕不後悔？」

這次由余懷芝作莊，原先莊上的女人道：「各位儘量押，我保証，莊上如果輸了能全數賠出。」

「天門」道：「如果賠不出呢？」

「我賠！」

這當然沒有話說。事實上這幾個女人是一伙的。往往是三個自己人夾上一個外人。這個外人當然是包輸不贏的。

余懷芝洗牌時，屋中突然吹起一陣夜風。

幾根蠟燭同時熄滅。

余懷芝雙手按在牌上，道：「快點把燈點上。」

點了燈以後，他才又開始砌牌。

當然，剛才的莊家也幫他砌牌。

一切就緒，都下了注，前莊家把燕翎的首飾全押上，還加上她今夜全部贏來的金銀和銀票。

估計不在十萬兩以下。

燕翎大爲驚奇，余大哥枱面上沒有一文錢，對方却把所有的都放在枱面上了。這是怎麼回事？

余大哥可眞有辦法呀！

姑不論最後是贏是輸，這一手她就作不到。

「出門」的年輕冶蕩少女是一、二開步走，也就是前一點後兩點。

「天門」是前四後七點。

前莊家是「末門」，他一翻牌，衆人大嘩。

她的四張牌中居然有兩張是白板。

人所共知，麻將牌中有白板，牌九則無。

看來是以十分深厚的內力貫於指上磨光的。

這內力渾厚還不够，還要作到手法細膩才行。

但是，把牌上的點子磨平，應該有骨粉才行。

桌上却又沒有骨粉。

燕翎大奇，這位「末門」更是張口結舌，半天說不出一句話來。

由于這一桌的輸贏太大，圍觀者不少。

有很多人有生第一次見識這麼大的賭局，動輒十萬兩以上的輸贏，他們相信兩三輩子也賺不了這麼多的錢。

余懷芝一掀牌，也不大，前六後八，正好通吃。

余懷芝正要收拾枱面，這女人一擋，道：「慢着！」

余懷芝道：「怎麼，輸不起？」

這女人沉聲道：「你才輸不起啦！」

余懷芝道：「妳這是甚麼意思？」

「問你自己！輸不起就別賭，爲甚麼把我的牌變成白板了？」

四周又是一陣嘩笑。

「我把妳的牌變成白板？」

「不是你是誰？八成是洗牌時利用『百步吹燈』之法吹熄了巨蠟，然後把我的兩張牌抹光，吹走了骨粉。」

別人無法想像這女人說的話，尤其是不會武功的人。

但是，燕翎却暗暗點頭，她以爲有此可能。

想不到余大哥也會玩花梢。這正對了她的胃口。

余懷芝笑笑道：「各位評評理，洗牌時刮起一陣風，吹熄了幾根巨燭。試問，就算會『百步吹燈』術，也要一根一根地吹，不可能一下子吹熄七八根對不？」

這話大多數人都相信。

因爲圍觀者當中也有武林中人。

當然，燕翎却聽說過，眞正高層次的「百步吹燈術」能同時分出很多股吹出。顯然，這女人並不知道這箇。

余懷芝又指着對方的牌道：「各位請看她的牌。」

衆人都注視着這女人的牌。

兩張已成白板，另外兩張是天、地各一張。

賭牌九有所謂「天地不配」之說。

這有兩種說法，一是指天和地配在一起，點子不大。

也有糟蹋了兩張大牌的意思。

另一點是指，天和地配上其他不適當的牌也會糟蹋這兩張大牌。

如地牌配上八點變成「閉十」。

「天」牌配上八、九點或虎頭等，不是「閉十」就是小點子。

衆人議論紛紛，有人道：「另外兩張抹去點子的牌九，要是配上『虎頭』『大十』等牌，穩輸不贏……」

這女人狠狠地瞪了這說話者一眼。

余懷芝道：「這位朋友說的雖是臆測之詞，却也是十分可能的事，要不爲甚麼被抹去點子的不是『大天』和『大

地』二牌？」

這話很有說服力，衆人紛紛私語。

他們本就對這幾個女人抱懷疑態度。況且，這些圍觀者之中還有人和這幾個女的賭過而輸得精光。

這些人對這幾個女人自然沒有好印象。

余懷芝再次去收枱面上的賭資，這女人要扣他的脈門，余懷芝就讓她扣住，這女人不由暗驚。

因爲他的脈門滑來滑去，根本扣不住。

余懷芝齜牙笑笑，把所有的賭資都收了過來。

首飾交還燕翎，銀票也交給她，沉重的金銀由他自己收起，還拿出好百兩銀子讓圍觀者吃紅。

眞正是皆大歡喜，只有這幾個女人不歡喜，臉都綠了。

這女人面色鐵青地道：「請留下字號來如何？」

余懷芝道：「在下余懷芝。」

這女人一凜，眞倒楣，遇上了一個罕見高手。

余懷芝近年來聲名大噪，是年輕一輩中的頂尖人物。

這女人道：「希望不久還能和你賭一場。」

余懷芝道：「在下也希望如此，姑娘芳名是……」

「金步瑤。」

余懷芝道：「見到令師代爲致意……」說畢，來了個羅圈揖，和燕翎聯袂出了賭場。此刻已近五更了。

「大哥，你會障眼法？」

「當然不會。」

「那兩張牌眞是她自己抹去了點子？」

「雖不是她自己抹的，別人却相信是她抹的。」

「這麼說，是大哥抹去的了？」

「當然，不然的話，妳的首飾拿不回來！」

「那是怎麼弄的？」

「金步瑤說得不錯，就是巨燭全熄時弄的。」

「先吹熄了燭，再抹去兩牌的點子，且及時把磨下的骨粉吹走，再把這兩張牌砌在一起讓她拿到？」

「對，就是這樣。燕翎，我從未作過這樣的事。」

「一定有原因的吧？你似乎認識那個年輕的女人。」

「對了！要不是她，我就沒有資格兩手空空再賭一次了。」

「是怎麼回事？」

「那個年輕的女人十分冶艷是不是？」

「是啊！一看就不是個正經女人。」

「非但不正經，還幹倒採花的勾當。」

「這……」燕翎「呸呸呸」唾了三口，道：「大哥怎麼知道的？」

「一個十四歲的童男子在山中放牛，她途經該處，先和那童子搭訕，以言語挑逗，但那童子不解風情，就乾脆把他制住弄到林中要霸王硬上弓。」

「眞給女人丟人！結果呢？」

「被我遇上，把她趕了。由于是夜晚，那女人也許當時未看清我的面貌，或者不敢正視我，所以剛才在賭場中她未認出我來。」

「這幾個女人到底是幹甚麼的？」

「『賭仙』的門下。不過也並非正式拜師收歸門下，所以有人說，『賭仙』是這些女人的過房爺。」

「『賭仙』原來是這種人。」

「只是聽人說的。」余懷芝道：「若非有這種師父，哪會有這種徒弟，妳見過女人上賭場的嗎？」

「沒有。」

「妳見過女人倒採花的嗎？」

「也沒有！」

「剛才我以『蝶語蟻音』把此事告訴了那個作莊的女人，她最初不信，我說如她不信，我可以把那牧童找到作証，她才信了。事實上她的師妹是甚麼貨色，他是應該知道的。」

「她們會吃這啞巴虧嗎？」

「也許會找機會，但據我所知，這些女人賭技一流，武功却不怎麼樣。」

燕翎道：「余大哥，你猜贏了多少？」

「不知道。」

「光是銀票就是九萬兩左右，金銀合起來，如果是兩萬多兩銀子我搬不動呢，那是以金子折合銀子之數。余大哥，在那一刻以指上的陰柔之力抹去點子，這一手如何用力？」

「當然，用勁要適中，如出現粗痕，明眼人可以看出來。」

「抹去後還要吹去骨粉，使屋中到處有風，像外面進來的風一樣！這一手就不是小妹所能想像的了。」

「雕虫小技而已！」

「抹去點子以後，還要記牢，再砌牌，如何能分給那女人？」

余懷芝道：「那是利用眞力遙遙控制骰子。」

「可是第一二次她打骰子你似乎未控制骰子。」

「也控制過。」

燕翎道：「大哥，你控制了爲何輸了？」

「問題就在這兒！我擾亂了她的骰子，不使它作成某些她要的點數，但結果她仍然贏了。」

「爲甚麼？」

「因爲他們有三人，只有一門是外人，也只有在一門點子大的情況下，他們才會輸，所以她們有四分之三的機會。」

「原來是這樣的。」

「當然，無論如何，她們還是很了不起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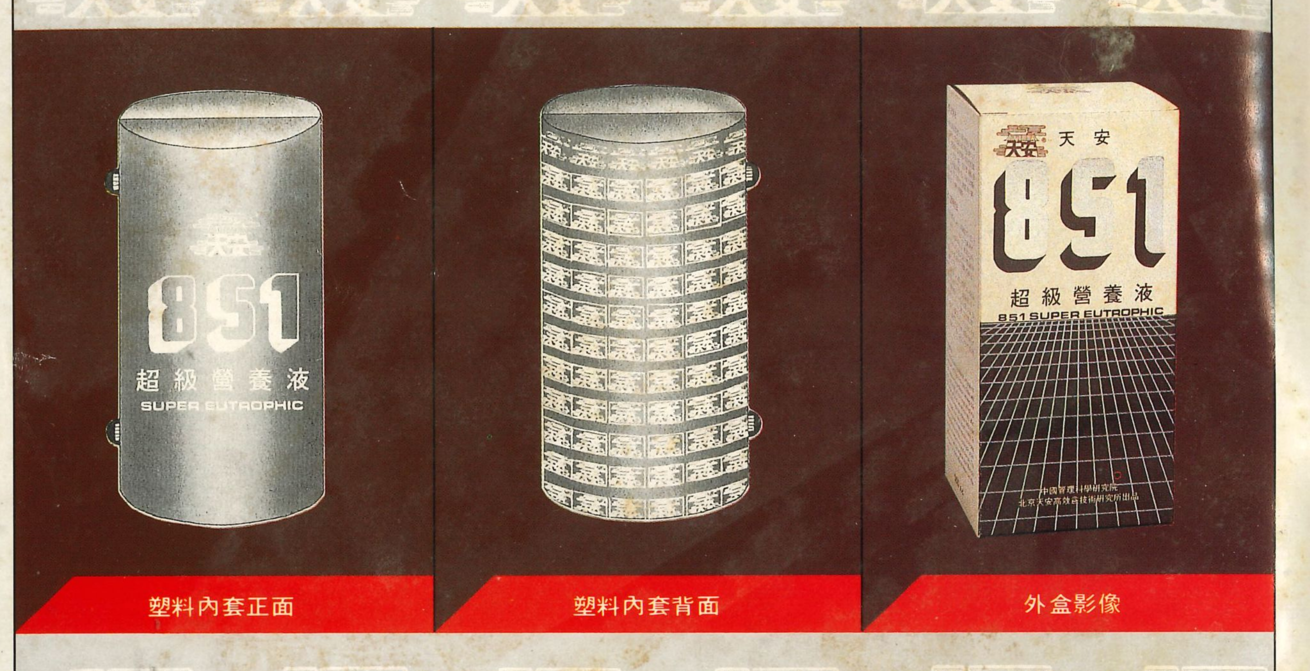
（未完・四）



註册商標

天安851超級營養液

由1990年4月15日起更改包裝



塑料內套正面　塑料內套背面　外盒影像

逕啟者：

我公司總代理之天安牌851超級營養液是集多位專家精心研究產品，並由天安高效益技術研究所批量生產，質量上乘，療效顯著，救人無數，著譽中外。本品自在港上市以來，深受消費者所樂用。我公司爲了精益求精，由1990年4月15日起盒內加上塑料內套，敬希各界人仕垂注！

我公司鄭重聲明，本品經已商標註册，任何假冒、仿製或使用"天安"字樣都是違法的（包括出售，儲存任何假冒、仿製商品）。爲了保護消費者利益，諸君購買，希認明眞假，以免受騙，庶不自誤。





總經銷：華聲醫藥(香港)有限公司
電話：5483811　傳眞：5597762

德利貿易公司
電話：5435508　傳眞：8507509



中國保膚適專治一切痕癢、標本兼治、療效高、功效快。

如有痕癢請服用 **中國保膚適**





功能補氣血，理臟腑，清血毒、潔腸胃、去濕熱、解痕癢、消敏感

立止痕癢

96粒裝
每瓶HK$120元

請認明佛山出品，帆船牌商標

總經銷：永康醫藥公司



天府牌

强力固牙護齒丸



功能：滋陰補腎・固齒壯腰・消除牙炎

主治：

- 牙齒發炎
- 嘴嚼無力
- 牙根鬆動
- 牙肉酸軟
- 牙根出血膿腫
- 牙週袋深
- 牙齒鬆脫

正宗泰和烏鷄白鳳丸

應用範圍：

氣血兩虧、陰虛盜汗、
頭暈虛弱、婦女體虛、
腹部疼痛、腰膝酸軟。

必備良藥・高貴禮品





每盒6丸裝

"泰和老鷄，甘平無毒，產於江西泰和………白毛烏骨者，補虛勞羸弱，………一切虛損諸病，煮食飲汁、搗和丸藥。" ——《本草綱目》李時珍

泰和烏雞白鳳丸是中國最早和最正統的烏鷄白鳳丸。它所選用之烏骨鷄是江西泰和縣所特有的泰和鷄。明朝李時珍對其推崇備至。泰和鷄在清朝年間被列爲貢品，御賜"武山鷄"。1915年曾在巴拿馬萬國博覽會上展出，受到高度讚賞和評價。

用上等藥材及"武山鷄"精製而成的正宗泰和烏鷄白鳳丸具有清虛熱，補氣血，壯體魄的功能。

香港免稅店、機場、國貨公司及各大藥房有售

®宜利藥品公司
宜利天然保健品有限公司
地址：香港沙田火炭坳背灣街26號－28號
富騰工業中心1814室
電話：(852)6015715　傳眞：(852)6918344

M&A CO.
M&A NATURAL HEALTHCARE PRODUCTS CO. LTD.
Add: Rm.1814 Fo Tan Ind. Centre,
26-28 Au Pui Wan St.,
Fo Tan, Shatin, N.T., Hong Kong.
Tel: (852)6015715　Fax: (852)6918344